向非科幻迷推荐的科幻小说

学徒文库 01

“学徒文库”总序

有一个短语，现在大概已经是过时的语言了，叫做“变成铅字”。现在印刷出版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然而还是有成本的。与之相对，电子刊物则很难看到隐性成本以外的付出。无论是软件的购买或是学习，制作刊物的时间付出，都给电子刊物一种“廉价”的感觉。因此，电子书的价格不低于实体书甚至比某些实体书还高就不被人理解了。

实际上，图书的定价方式本身就不相同。有根据成本定价的，有根据利润定价的，还有根据对图书的价值的理解而进行定价的——获得最新诺贝尔文学奖的短篇小册子的价格显然不是夫妻闺房笑话集能比的，即使它们的页数一样。

这是可以理解的。编辑们，文编和美编们抱怨说买书的人忽视他们的劳动，经过一校二校三校一审二审三审的精装版图书竟然要和粗制滥造错字满篇的再生纸大部头比价格，真是冤死人也。而某些读者则会反驳：明明用再生纸大部头就可以做出的廉价诗集非要用长而窄的精品纸来印刷，每页还只钱一首甚至半首诗，真是坑钱。对此，我只能说，道不同不可相谋。

实体书是这样，电子书同样如此。电子图书正版的概念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发展起来，盗版 TXT 书籍的传播比比皆是。这一方面固然传播分享了知识，另一方面，传播分享的知识却时常出现谬误，令人哭笑不得。因此如果要看电子书的话，我还是推荐扫描版的 PDF。大概这类电子书的内容不能复制很不方便，然后究竟是经由一道又一道的实体书手续，比较保险些。当然，某些实体书和正版电子书的质量也不算好，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就不多说了，但它们毕竟不会出现乱码这类错误，还是可以勉强一读的。

我以前梦想的职业是成为编辑，后来偶然接触到了设计行业，自学了一点设计软件的东西，又接触了专业的排版软件，顿时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这套“学徒文库”就是我在某时冒出的一些想法，大多数是科幻奇幻内容，不过也包含了其他。本意是希望可以做出一点自己的东西，然后等到自己年老或意外死去时，可以说声“我这一辈子没白活，我为人类的知识库的传播贡献了点自己的力量”，这就可以了。

是以为序。因为我的这一点点力量还是太过微小，所做的电子图书出错的可能性很大。本书的读者如果发现任何错误，欢迎来邮至我

的科幻信箱：

secretkeeper@126.com

谢谢！

2017 年 6 月 14 日

《给非科幻迷推荐的科幻小说》序

对科幻迷们来说，总有一个烦恼，那就是传教困难。大概从是否喜好科幻来看，不同人的兴趣点就不一样。因此，向本来对科幻无感的人推荐科幻，结果大多就是失败。

对此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不过，即使向对科幻无感的好友推荐“科幻”不可行，向他们推荐某篇科幻小说应该还是可以的，毕竟科幻的魅力方方面面，包含甚大，不可能存在一个人对所有科幻小说都深恶痛绝的情况。

本书选择了有趣或动人的几则故事，重点在于“小说”而非“科幻”，希望其中一两篇能得到推荐对象的喜爱。将来本书的内容将会继续增加，当发现有趣的小说后会放入其中。

是为序。

2017 年 6 月 14 日

目录

“学徒文库”总序 3
《给非科幻迷推荐的科幻小说》序 4
世间众生 7
　　理查德·楚戴克 7
寂静之城 25
　　马伯庸 25
寻找波波 61
　　苏珊·帕尔维克 61
飞呀飞 90
　　胡行 90
小星体天才 144
　　詹姆斯·范·佩尔特 144
带上她的眼睛 159
　　刘慈欣 159
真名实姓 170
　　弗诺·文奇 170
祖母家的夏天 245
　　郝景芳 245
最后的原生生物 257
　　詹姆斯·范·佩尔特 257
到德克萨斯学汉语 273
　　凌晨 273

世间众生

理查德·楚戴克

他是否微笑着欣赏他的作品？

他创造了你，也创造了羔羊？

——威廉·布莱克

第一个看见汽车从大路驶入车道的是阿克塞尔。他站在花玻璃窗户边的桌子上——早饭以后，他总是站在那儿，看外面的树木，看太阳（如果它出来的话），看云（如果太阳没出来）。他不断把自己的体重从一只笨拙的脚上移到另一只，抬起尾巴，让自己能在滑溜溜的桌面上站稳。他的嘴巴总是张得大大的，露出一排排小牙。跟他的原型猎食动物相比，这些牙完全没有杀伤力。他那双小小的黑眼睛始终闪耀着惊异的神情，似乎随时随地都能发现奇迹。

“人——人!”他大声嚷嚷着，“人——人从路上过来了!”

我刚刚清理完厨房，取出储备的食物：大量小饭团子（有些龙龙仍旧十分钟爱它们）；以后几天所需的甘兰叶和肉；还有不可或缺的橘子汁，足够吃一个星期。我需要更多的咖啡，但因为它是“人的事”，所以只能放到次要位置。如果还能有一把剃须刀就更好了。我还需要新的梳子，再来一条牛仔裤我也不反对，我还缺一条皮带（我的体重减了些）。缺的东西虽多，但食物方面总算还不用发愁。我喝着早晨剩下的凉咖啡，有点闷闷不乐地走进起居室。

“人——人哪!”

房间里面很亮堂。窗户全是打开的。虽然气象局预报今晚要下雨，但这会儿天气好极了，你不可能指望有比这更美妙的春日了。几乎没几个龙龙理睬阿克塞尔的警报，因为永远热情高涨的阿克塞尔随时随地都在宣布异型战斗巡洋舰到了，或者警告我们死光射过来了，海啸就要来了（我们的房子离海岸四百公里），要不就是南方联盟军的师团正从树木中冲出来，杀向我们的房子。

“又在捣蛋了，阿克塞尔？”艾格尼丝说，她带尖钉的尾巴和背甲

竖立起来，摆出战斗姿态，“要是你再……”

“真的，”阿克塞尔坚持道，“真的真的真的，真真正正。一辆蓝色大轿车，从车道过来了！”他用小小的前肢指着窗外。

我走过去，证实了阿克塞尔的发现：一辆深蓝色的奔驰车。急于向全世界宣告他们的存在的年轻人最喜欢这种车。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我心想，不知我是否也憧憬过这种豪华车，借此证明自己的价值。我想不起来了，但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像所有伙伴一样，我什么都想要。

“是医生吗？”艾格尼丝问道。

“她要到今天下午才来。”

“不是那个吓人的科学家，对吗？想从赫特曼身上取组织样本的那个人？”

“科学家跟坐奔驰的是两类人。”我让她放心。

“我非得给他点颜色瞧瞧，看他敢不敢再取什么组织样本！”她摇晃着尾巴，以此表明自己的决心。可是，她的搏斗架势不大能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因为艾格尼丝只有四十厘米长，她的脑袋大约只有一个杏子那么大，而且，真要打起来的话，她尾巴上的那几个尖钉根本不管用。

“不是科学家。”我低头看着阿克塞尔，阿克塞尔仰着脑袋望着我，“我认为我们有客人来了。”

“客人！”阿克塞尔轻声重复着，好像他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当然，他不是第一次听说。这儿很少有客人来，但他们并不是从没听说过客人这回事。运货的司机经常来这儿。玛格丽特·帕格利奥蒂医生每个星期来一次。阿格顿基金会的人也会时时来巡视这儿的工作。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客人，只是来看龙龙的客人。

现在的人大多已经不记得他们了。这里最小的龙龙只有几厘米，最大的也不过一米五高。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恐龙——“真正的”恐龙是另一类生意——但他们确实是以真正的恐龙为原型制造出来的。有的时候，制造者不惜工本，连最小的细节都跟真恐龙一模一样，但通常情况下，为了追求可爱的效果，他们被卡通化了，像以前许多代的孩子们印在睡衣前面，画在午餐盒和笔记本上的卡通恐龙。龙龙就是

现代版的卡通恐龙，成为可爱的玩伴，世界各地所有孩子们的朋友。他们会动，会说话，取代了孩子们一直玩耍的长毛绒玩具。

这就是制造他们的目的，就是他们被带到世间的理由。我不想说制造商靠他们挣大钱的计划（他们成功了，售出了几百万个）；也不想说设计者们的秘密计划——要证明生物工程和纳米科技也可以是安全、好玩和可爱的，就像一只鞋盒大小的三角龙那样（这方面，他们做得不那么成功）。所有这些，我都不想说，至少现在不想。

对龙龙自己来说，他们来到世间就是为了充当朋友、伙伴，付出爱，从喜爱他们的男孩女孩那里得到爱。这就是他们的设计功能——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设计者们如何给他们命名而大伤脑筋。他们不喜欢“有生命的玩具”这个称呼，因为它包含了容易惹出麻烦的“生命”一词；他们不想将龙龙混同于“动物”，那样的话，他们就会受限于数百条跟动物有关的政府法令。最后为所有的销售部门认可的是“生物玩具”这一名称，有人还给这个名称下了定义：生物工程原料制作的玩具，能做动作但不是真的“行动”，像活物一样但不是真的“活着”。

蓝色奔驰停在碎石车尽头，我四下瞧了一瞧我们这幢维多利亚式的老房子，还有住在里面的龙龙们。一群龙龙聚集在电视屏幕前，正在观看一部喜剧电影；只有老鼠和松鼠大小的小个子踩在电池动力的小车上（我们称为滑板），在起居室里蹿来蹿去；餐厅里还有群小个子龙龙坐在电脑前，正在上地理课（我觉得他们在上地理课，因为我听到他们在齐声重复一个单词“多哥”）：五位智者坐在另一个角落里，他们是布达龙龙，正在吹他们的塑料嗽叭；更后面的图书馆里，我能看见第欧根尼和休伯特（他们两个个头很大，很有点暴龙的气派）正在将书摆上书架。是的，我们这儿仍然有真正的书。即使不识字的龙龙们也很喜欢里面的插图、字体，爱不释手，连书末的商标都喜欢。还有赫特曼，龙龙们把他那张摇篮式的小病床推到阳光最明亮的窗脚下，让他能晒到太阳。

除了常见的家具，屋子里还到处放着矮脚凳和活动楼梯，龙龙们可以踩着它们爬到家具上去。还有医院用的那种电梯（改造得适合龙龙用），让最弱最小的龙龙可以在一、二楼之间来回走动。

我已经渐渐熟悉了这个世界。但许多参观者会被这个世界吓一大跳，甚至因此良心不安。

“好了，”我抬高嗓门，让大家都能听到，“准备好迎接我们的客人了吗？”

大多数龙龙对迎接客人不感兴趣。有些跳上滑板去了其它地方。其余的纷纷爬上椅子、沙发。有陌生人到屋里，他们害怕被踩着。

查理是一只浅褐色的三角龙龙，只有獾那么大。他从聚在电视前的一群龙龙中一拐一拐地走开，和他的爱侣罗茜一块儿走向电梯。龙龙的设计者们设计眼睛。耳朵、大脑和声带时轻车熟路，技法纯熟，但就是掌握不好四肢。很难找到一只走路不带丝毫残疾的龙龙。当然，许多龙龙之所以瘸了腿，还有另外的原因。

“如果是乔，”查理转头叫道，“告诉他我不在这儿。告诉他我早死了。”

每逢有客人来时查理都要说这句话，这样已经有几年了。但这么长时间里，没有来过一个叫乔的客人。

“人全是白痴。”艾格尼丝恨恨地说，“真希望他们别来烦我们。”

我注意到她的伴侣斯拉哥没有和她在一起，于是向她打听他在哪儿。

“喂松鼠，喂麻雀。他总是在喂谁，像个该死的圣芳济修士。”

“他从来没有喂过我们。”说话的是皮埃特，一只很小的食肉龙龙。他站在最靠近窗户的沙发旁边，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好朋友让·克劳特，一只深绿色的暴龙，高度是他的三倍。

“食肉龙！”艾格尼丝啐出这在三个字，声音隆隆作响，简直不像她这么大小的龙龙发出来的，“没脑了的东西，一见你们就生气！”

“我真高兴，这么可爱的天气也没有影响艾格尼丝的心情。”多克说道，多克是一只浅褐的食肉龙，只有不到一米高，眼睛深陷在厚厚的眼睑下，脸上挂着温和的笑，让你觉得他准是喝了酒，才这么高高兴兴的。

“她是个坏脾气，天性如此。”我一边对多克说，一边抚平头发。

他坐在一个塑料盒子上，在那儿他可以让尾巴垂下来，也可以休息一下疲倦的腿。在他前面玩耍的是屋里最小的两个龙龙，分别叫斯利姆和斯拉姆。他们俩共同举着一枝钢笔，像举着一段粗大的树干，

用这枝钢笔在一张纸上画着直线和曲线。

“我们都知道,”他回答道,“天性这东西，要想改变一定得小心警惕才行。”

“说我坏话的时候以为我听不到？我讨厌你们这个样子。”艾格尼丝的尾巴在地板上敲 得砰砰响。

“我刚才本来想问问你”，多克一边看着斯利姆和斯拉姆玩（或者说工作），一边说,“你昨晚睡得好吗？”

“好啊。”我在撒谎。我知道我做过噩梦，但就是想不起来。最多只能模模糊糊回忆起一种像躲进又窄又黑的地方的感觉，也许我在梦中哭出了声。

“真的？”多克抬眼望着我，厚眼皮旁边挤出了好几道皱纹。

“当然。为什么问这个？”

“不为什么。”他用很能安慰人的低沉嗓门说,“你看上去很累的样子。”

响起一声轻轻的“咔”，昂贵汽车关上门的声音。

“我得出去迎接客人了。”我说道。

“安全系统是开着的吗？”艾格尼丝励声问道。

“当然，你知道它总是开着的。”

“哼!”她把自己藏在沙发旁一个放台灯的桌子下面,“别忘了，我盯着你们呢!”

这种事，我想忘都忘不了。

客人站在外面，似乎不大情愿走上门廊。我觉得他大约三十出头，比我小几岁，身板像运动员，浅灰色的眼睛，五官鲜明。他的表情过分严肃，现在的大多数专业人士都有这个毛病。他有点谢顶，前额上的纹路向上弯，形成一个小小的“V”字。他穿着深蓝色的轻便外套，浅灰色的宽松裤，外套里面是一件玫瑰色衬衣，最上面的一颗扣子没扣上。

这类着装打扮，举手投足，无一不是依照社会规范精心培养起来

的。这幢屋子外面的世界里所有人都是这么生活的。如果我在外头，我也会这样。

“快看!”阿克塞尔大叫,“他是个秃头!”

我走向门边，他上上下下蹦跳着,“带我一块儿去！求求你了！求求你带我去!”

“你一定要规规矩矩的!”

“行！行！我一个字都不会说。我只想瞧瞧他怎么掏出机关枪，嘟－嘟－嘟－嘟，打穿墙壁!”

艾格尼丝呻吟了一声。

我把阿克塞尔抱起来，用右臂搂着他。向下看他的时候，我不可避免地看到了他背上那条长长的伤疤。这道伤疤已经有好多年了，但直到现在还是能看出，当时一定是一条又深又可怕的伤口。

来到外面的门廊，我对客人说了声“早上好”。我的样子肯定糟透了，但是你不可能永远穿着见客的衣服，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

“早上好。”他用长期练习养成的低沉嗓门说,“你一定是格罗弗顿吧。”

“我是。”我把阿克塞尔移到我左边，伸出右手,“我是汤姆·格罗弗顿。这是阿克塞尔。”

阿克塞尔举起一只前爪，道 ：“你好啊！”但客人没有理他。我和客人握了握手，他没有把他的名字告诉我。

“是来找谁的吗？许多客人到这儿来都是这样。”

他说话犹犹豫豫的,看那样子,他似乎希望自己带了一个律师来。“我不太清楚他是不是——”

“你好啊!”阿克塞尔又作了一次努力。

“——在这儿。我、我们，我弟弟和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拥有他。我知道希望不大，可我还是——”

“你好啊!”

客人终于看了一眼阿克塞尔，微微点了点头。“——我想他可能会在这儿。”

我向他打了个手势，请他走上门廊，坐在那张旧条凳上。“请你向我描述一下他的模样。”

“他过去是——是，我想……是一只剑龙。大概有三十五厘米长。上半截身体大多是橙色，下部接近紫色，橙色和紫色之间还有一些黄色斑点。他的背甲也是紫色，中央有一点儿橙色。他的头不太贺，更像鸟嘴的形状。”他站在那儿，两只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拒绝坐在条凳上，“我弟弟叫他埃利奥特。”

阿克塞尔倒吸了一口气，呼哧呼哧地说：“埃利奥特！”

“来到我们这个庇护所以后，许多龙龙都改了名字。我不可能记住给谁起过什么名字，谁自己挑选了的名字。但我们这儿真有一只龙龙叫埃利奥特，跟你形容的比较接近。你想见见他吗？”

“太想了！”语气强烈得好像吓了他自己一跳。

“我太希望你能理解，我要先进去问一问埃利奥特的意见。如果他不想见你，你会失望吗？”

“我不知道。”他又恢复了先前的严肃表情，“这种事情我不太清楚。”

“这样做的原因是，”我说道，“许多龙龙到这里之前都受到过十分严重的伤害，有些几乎只剩一口气了。让他们想起他们宁愿忘记的过去，对他们来说，又是一种无形的伤害。所以我必须先问问埃利奥特。”

“我不是很明白。”他终于还是坐了下来，坐下之前还小心地提了提裤子膝盖处，“可他们只不过是玩具，不是吗？”

“如果他们仅仅是玩具，你会来这儿吗？”

他转开眼睛，吐出一口气，似乎稍稍有点不点不高兴。“好吧，随你的便吧。”

我带他走进房间。

屋里那么多龙龙，一见之下，客人吃了一惊。龙龙们正在看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

“你这儿总共有多少龙龙？”

“全算上的话，这幢屋子里一共九十八个。跟制造出来的龙龙的总数相比，这上点儿怎么说都不算多。有些人会问，基金会为什么要给这些龙龙提供一幢房子，为什么不给它们弄一片保护区什么的？他们忘记了一件事：龙龙适应不了任何天然的户外‘环境’，他们的设计使他们只能属于家庭。”

但是，当孩子们厌倦了他们的龙龙，不愿意再照顾他们的时候，孩子的父母就会开上车子，把龙龙带到树林或公园，扔掉他们。这比扔掉猫狗更糟。猫和狗至少还有一些基本的生存本领，而龙龙得从零开始学习生存，所以才会有那么多龙龙饿死，冻死，被来往的汽车压死，或者被其他的猎食动物吃掉。

我猜，可能没有哪个龙龙设计者会想到，他们的造物最后还能进入这种庇护所。他们向投资者、管理者还有广告商担保，说这些龙龙只会一些最基本的条件反射，像生物计算机，而且是很简单的生物计算机。他们能记住姓名，能辨认出面孔，能进行一些简单的对话。还会唱《龙龙歌》（难听死了，开头是这样的:“呀——呜！呀——呜！呀——呜！/ 龙龙爱你——”）。还有，如果你告诉他你很伤心，他会讲个笑话安慰你。对，设计者们说，龙龙是一种精密产品，几乎是个奇迹，多亏掌握了摆弄基因的技术，这才能开发出这种高精尖产品——但是，不能将他们与有生命的活物混为一谈。他们可以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可以记忆数据，但光有这些，并不能说明他们“活着”。设计者们就是这么说的。

图书室里响起铃声。

“赫特曼！赫特曼!”阿克塞尔在我怀里扭动着。

就在这时，只听厨房里也传来一阵骚动。艾格尼丝正在大喊大叫。我请客人原谅，然后走进厨房，正试图打开冰箱门。

“喂!”艾格尼丝冲他们大声嚷嚷着，“你他两个笨蛋，快下来!”

“我说你们这两个伙计，”我扶着他他俩从上面下来，“就不能等到午饭时间吗？要知道，你们不能吃那没煮过的肉。”

“不不不不不……”皮埃特纠正我，“我们只是在站岗，对——守着肉，免得客人偷吃。”

“真希望有人把你们偷走。”艾格尼丝气愤地说。

“客人把皮埃特偷走了!”阿克塞尔大叫起来,“客人把他提起来，扔进井里。皮埃特掉下去了，掉下去了——啊啊啊啊……!”

“看你开了什么好头。”我对艾格尼丝说。

“制造出食肉龙,这是谁想出来的烂主意？”艾格尼丝叹了一口气。“问题就在于肉，肉等于愚蠢，就是这行回事。”

让·克劳德和皮埃特跑出厨房，艾格尼丝又回到她藏身处，阿克塞尔也安静了。

我折回来的时候，客人已经自己走进了起居室，注视着那群围在电视机前的龙龙。电脑屏幕上正在放火箭发射的场面，火箭离地球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太空船飞到哪儿去了？”电脑用温和的声音问道。

这个问题在龙龙中间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讨论。蒂龙，一只大老鼠大小的食肉龙，弯着腰，认真地听着。他的好朋友阿尔菲在他耳边悄声嘀咕了几句。

“去太空站了？”蒂龙回答道。

“回答正确。”电脑发出音乐声，周围的龙龙一下子欢呼起来。

客人看到这一切，两根手指抵着嘴唇。

“有些龙龙相当聪明,”我告诉他,“有些不那么聪明。有些说话很流利，有些不是。问题是你分辨不出他们到底是不太会说话还是不愿意说话。有些龙龙可以说话，却不愿意说，精神创伤太重，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

阿克塞尔向阿尔菲和蒂龙挥挥手。

“他们彼此之间似乎有某种联系,”客人说道,“类似配偶、孩子之类的关系。可他们不是没有性别的吗？“

我耸了耸肩,“研究他们的人没有一个能明白龙龙之间的这种感情纽带。从生殖方面看，他们应该没有性别区分。但是，一个龙龙却会将另一个龙龙视为配偶，或者父母，或者孩子，或者兄弟姐妹，好像他们觉得必须建立起家庭联系，哪怕不是为了传递自己的基因。发展到现在,设计者们对他们的了解程度甚至赶不上当初创造他们的时

候。”

“就说他们的寿命吧。他们本来最多只能活五年，可那边的多克已经二十八岁了。艾格尼丝，躲在桌子底下的那个，也二十五了。”

“你怎么敢这样!”艾格尼丝尖叫起来,“干脆把什么都告诉他好了，干吗不告诉他？”

这儿的确有些事情，我既不想告诉客人，也不想告诉任何人。比如布朗妮，坐在沙发上的那个，正在孵蛋。那些鸟蛋是斯拉哥给她弄来的，都是没有父母的“孤儿”蛋。有些龙龙负责孵蛋，斯拉哥喂养幼鸟，小知更鸟、小麻雀、小黄莺之类，直到小鸟长大，可以自己飞出窗户为止。

还有，我有一天发现布朗妮在孵一个样子十分奇特的蛋，不像我见过的任何鸟蛋。

在图书馆，客人看见龙龙们有的在看书，有的在聊天，有的在听收音机。弗雷德和金格在练习跳舞。五位智者布达龙龙把他们的塑料喇叭连到一个电子合成器上，这样一来，塑料喇叭听上去就像真的喇叭一样了，但吹出来的调子依旧乱七八糟，只偶尔有一点好听的片断。

图书馆阳光最好的一个角落里，赫特曼躺在他的小床上休息。赫迈厄尔站在旁边照顾他。

“没关系，”她说,“只是个噩梦而已。”

“对……对不起，”赫特曼呼哧呼哧地说,“我不是故意想打扰大家。我做噩梦了，不知怎么回事就拉响了铃铛。”

”老天哪。“见到赫特曼，客人悄声惊呼。

自从来到这儿，赫特曼就一直躺在他的小床上。他的后腿被汽车压断了，前肢被人砍掉了，眼睛也被人烧瞎了。发现他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就算能活下来，也最多只有几天好活了，可他在这儿已经好几年了。

“没关系，赫特曼。”我说,“反正这儿随时有人，无论你需要什么，我们都会给你的。”

“我要在这儿!”阿克塞尔又在我怀里扭动着,“我留下来陪赫特曼!我要留下！我可以留下吗？赫特曼，你想要我留下来陪你吗？”

“好的，阿克塞尔。”赫特曼用嘶哑的声音低声说，“免得我再睡过去。再给我讲讲海啸的事。”

我把阿克塞尔放在赫特曼身边。

客人前额上的皱纹更深了，那个小小的“V”字似乎深深地嵌进皮肤。

“谁这么狠心，这样的事都做得出来？”

我没有回答。这种修辞性诘问句没有任何意义。被送到世间的龙龙只有最简单的生理构造，只需少量饭团子和水当食物，一个小盒子做窝。讨人喜欢的天性，有限几句设计好的话，几首歌。就这些。然后便被交到富有的父母手里。这些父母用他们来取悦自己的孩子，向邻居炫耀他们买得起龙龙。孩子们被告知龙龙只是玩具，于是把他们当成纯粹的玩具——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龙龙被窒息、被淹死、被饿死、被车撞死、被人打死、被活活肢解。一连串悲剧和错误，我可以一口气说上几个钟头：休伯特，在受到几近疯狂的折磨之后，决定用他暴龙的牙齿和爪子来保护自己，结果几乎因此被打死；第欧根尼，买他的那个父亲给他看一盒饭团子，然后告诉他，“等这盒饭团子吃完，你就完了。”这幢房子里每一张困惑的龙龙脸蛋背后，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

如果我出生在一个富有家庭中，我会做出同样的事情吗？我是个诚实的人，所以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我领着客人向楼上走去。

“这个地方会让我寝食难安。”他轻声道，“设计生产他们的那些人怎么会不知道这种事？”

赫特曼的样子让他大受震动，我向他提供了不领报酬的情况下我能想到的最好答案。“从前，设计者们把每个小小的基因，每个小小的元素想像成符号，像印出来的一个字母。他们认为每个字母都只有一个简单明确的意义。但你在字母 C 后加上 A。然后再加上 T，并出了 Cat（猫）这个词，这就复杂了。龙龙的设计者们没料到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客人上楼梯时走得很慢，一级一级小心落脚。“到现在，工程师们总算明白了，对吗？”

“他们是这么想的。”我们走过一间黑暗的小卧室，提波正在里面用纸板搭城堡。其实根本算不上什么城堡，最多只是个小棚子。但矮脚龙龙提波，长着一张严厉的、贝多芬似的脸，却整天坐在那儿，筹划拿破仑般的建筑计划。房间另一边的梳妆台上放着一个纸板盒，这是另一个小矮子杰拉尔丁所谓的“实验室”。到目前为止，她的实验中还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但我还是在这个房间放了两个灭火器。

埃利奥特和他的伴侣塞琳（淡红色剑龙）待在二楼卧室晨，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普雷斯通，一个胖乎乎的贺脑袋食肉龙龙。

“你能在这儿等一会儿吗？”我对客人说道，“我进去和埃利奥特说一声。”

普雷斯通正用只有两个指头的小前爪敲击电脑键盘，速度很慢，但看上去很有把握。我向埃利奥特形容了客人的样子，问他是否想见他。埃利奥特想了一会儿，探望地望望塞琳。

“一定是丹尼，”埃利奥特说，声音低极了。与之相比，连低语都像叫喊，“我跟你说过他，丹尼从来没有伤害过我，除了——不要我。”

他偎着他的伴侣，脸蹭着她的脸。“如果他想见我，好吧，我愿意见他。”

在我的带领下，客人走进房间，发现普雷斯通在敲键盘，不由得一愣。他越过普雷斯通的肩膀读道：

“黎明时分，广场上人的群已经增加到一万人。透过房间窗户，大使能清清楚楚地看到狂热的群众。他们都扎着红色头巾，在空中挥舞着旗帜。他们在大声呼喊，要求得到出生在诺瓦星的所有人应有的权利。”

“这是他的第八部小说。”我告诉客人说。

“他竟然能出书？”

“用的是笔名。”

就在这时，他看见了埃利奥特，脸上那种严肃的表情顿时无影无踪，像露出了一道伤口，跟阿克塞尔背上的伤口一样深。这很有可能是多年来的第一次。

“埃利奥特？”

“丹尼？”

客人弯下腰去，头几乎碰到了红木桌子。

“好久没见了。”客人悄声说。

埃利奥特点点头。

客人看看我，又看了看房间里的其他龙龙。

“我可以……”他说，“这里有地方能让我和埃利奥特单独谈谈吗？”

我向其他龙龙打了个手势，带着他们走出房间，走进过道。“不会太久的，”我对他们说，又对埃利奥特说道，“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就在外面。”

关门的时候，我向他望了一下，发现艾格丽丝正仰着脑袋盯着我，脸上的表情就像巴西坚果一样，硬邦邦的。

“没关系的，”我对她说，“不会出什么事。”

我希望我说的是对的。我的责任就是确保不发生任何意外。但艾格丽丝仍旧仰头望着我，尾巴轻轻敲打着地板。她身后聚集了一大群好奇的龙龙，包括所有大家伙：多克、第根欧尼、休伯特和山姆。

“最好不会。”多克说，眼睛冷冷地盯着那扇门，“真要出什么事。有人一定会后悔的。”

我知道“有人”指的不是我，可我的呼吸还是加快了。

龙龙们静悄悄地等待着，只有艾格丽丝的尾巴仍在轻轻敲打地板。

门终于慢慢打开了。客人走了出来，脸有点发红，还有泪光。

“喂，埃利奥特！”艾格丽丝朝房间里叫道，“你没事吧？”

我擦掉额头的汗，送客人回他的奔驰车旁。直到上车，除了一声“谢谢”，他什么都没说。

他开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这是再常见没有的事了。

一个星期后，阿格顿基金会收到了一笔一万美元的匿名捐赠款，指明给我们这间庇护所。这也是再常见没有的事了。

我回到楼上的时候，所有的恐龙都离开了，除了艾格丽丝。她尾

巴高高地举着，好像打算用它给我一下子似的。伤不了我，出口怨气也好。

埃利奥特仍旧在桌边，我离开他和客人时他就待在这儿。他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塑料玩具，一个身穿军装、头戴钢盔的士兵，是一整套玩具中的一个。一定是客人买的，留给埃利奥特。

“这是什么？”我问道。

“是中士。”埃利奥特轻声道，眼睛没有从玩具兵上移开，“从前，他上学去的时候，总会把它留在我的盒子旁边。‘这是中士’，他那时对我说，‘现在你也有玩具玩了。’我把中士想像成丹尼的化身，就是拥有——和我在一起的那个男孩。丹尼拥有我，我拥有丹尼，或者说他的化身之中。就是这样。后来情况变糟了，在我被赶出来之前，我把中士藏了起来，从一块松动的隔栅里把它滑到暖气口。我当时想，如果他们要伤害我，下一步肯定也要伤害中士。不知它是不是在那儿一待就是这么多年。”

“可能吧，”我说，“也可能丹尼刚刚发现它，所以才会到这儿来。”

“我当时真傻，是吗？像那样把中士藏起来。”

我摇摇头，“一点儿也不傻。”我弯下腰，以和埃利奥特平齐的角度看着中士，“我们该把他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埃利奥特轻轻摇头，从这边摇到那边，“我们能把他们放进博物馆吗？如果哪一天我改了主意，我们还可以再把他带下来。至少我总是知道他在哪儿。”

“博物馆”只有阁楼的一个房间。它不是很大，但里面有很多架子。架子上放着成百个玩具：布娃娃、鼓、激光枪、字谜拼板、木头数字和塑料飞机，还有领结、手绢、帽子、花瓶、照相簿、日记本、胶画等等，还有自己装订的小书。这间屋子里的每件东西都是某一个或另一个龙龙的。这么多年下来，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收藏了。

我用一只手小心地抱起埃利奥特，同样小心地用另一只手拿起中士。“我们现在就把他送过去，你可以自己给他挑一个地方。”

我抱着埃利奥特和中士出去的时候，艾格丽丝已经没堵住去路了。斯拉哥朝她滚了一个橙子过来，水果香甜的味道终于分散了她的注意力。

我想起了一件儿时的往事，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想起。

我妈妈带我去一家很大、很豪华的商城。玩具区里有一座花花绿绿的围栏，里面是十来个龙龙，跟斯拉哥差不多大小。围栏四角的喇叭传出《龙龙歌》:“呀——呜！呀——呜!”

龙龙们害怕地挤成一团。一个销售员走过来，冲他们厉声吆喝。

“笑!”她说,“绷着个脸，谁买你们!”

龙龙们勉强挤出笑容，有的做得好点，有的做得差点。后来，一个长着金色鬈发、穿一件红外套的小姑娘选中了其中的一个，用她汗津津的粉红色小手把他抱起来。这时，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些灰色小脸上的表情，包括被带走的，被留下的：离别的痛苦。

妈妈发现我盯着龙龙们看，于是把我轻轻拉走。“汤米，别想了，咱们下辈子也买不起。再说你也照顾不好龙龙。”

我抬起头，郑重地告诉她:“我不会买一个，我会把他们全部下来，让他们能待在一块儿不分开。”

现在我终于能证明妈妈错了。我不光能照顾好一个龙龙，我能照顾好九十八个。

吃完晚饭发以后，有些龙龙在起居室里看电视上播的《图兰朵》。幕间休息时，阿克塞尔向大家表演如何从沙发上一个倒仰，摔在枕头上。表演的次数未免太多了点。

“瞧，我下面有个洞！时空穿梭洞！我掉进去了，掉进去了，掉进去了！啊啊啊啊啊!”

《图兰朵》剧终的落幕曲响起来了，许多龙龙合着唱了起来。他们当然不知道歌词，但还是尽量和着调子，拉开嗓门瞎唱一气。

图书室里，五位智者霸占了音响，布达龙龙们放的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录音，一放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喜欢他的声音，他的小号，还有他的音乐中那股子兴高采烈的劲头。他们认定阿姆斯特朗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一个欢天喜地的龙龙。

斯拉哥则给小家伙们讲故事。他讲的是龙龙星球，还有勇敢的龙龙们飞回故乡的冒险旅程。

“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回到龙龙星球吗？”故事讲完以后，斯拉哥问小家伙。

小家伙中间会说话的回答道:“为了躲开人!”除了这个答案，其他任何回答都会惹火旁听的艾格丽丝。

“人!”艾格尼丝点着脑袋,“把所有东西都糟蹋了！整个世界都让他们糟蹋了!”

“坏！坏！坏!”在艾格尼丝指点下，小家伙叫起来,“人是大坏蛋!”

我在图书馆里念书给赫特曼听，其他二三十个龙龙也围了过来。书是赫特曼选的，显克微支的《洪流》。

“他们干吗要来？”查理打断我的朗诵，他还想着早上来的客人，“他们想从这儿得到什么？原谅？良心安宁？他们为什么无法无天干脆把咱们全记了，那样不是好过得多吗？换了我就会。”

“不，查理。”赫特曼喘息着说,“你是不会记的。往事虽然让人难过，但遗忘相当于死亡。还有，说到底，凡是真正有生命的活物，没有谁愿意死。”

夜深了，天空布满了乌云，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即使最聪明、最理智的龙龙都害怕电闪雷鸣。有人开玩笑说，雷电唤醒了他们远古的记忆，让他们想起了彗星撞地球导致恐龙灭绝的那一刻。但我们人类不也有同样的远古记忆吗？

到了睡觉时间，所有的龙龙都聚到二楼最大的那间卧室里。大个子帮助吓得晕头转向的小家伙。赫特曼连同他的小床被推上来了，布朗妮还用垫了棉花的滑板把蛋也运了上来。我四处检查，看有没有掉队的，在桌子下，书架背后等旮旯拐角里迷路的。最后，我关上灯，爬上自己的床，但每隔一会儿就会传来某个我漏掉的龙龙的细声器叫。每到这时，我就得循着哭声，在柜子里、水槽下、床角里找到他或她，再把这个小可怜送到那间大卧室。

龙龙们蜷成一堆，大的在中间，周围挤着小的，正如诗人安德鲁•尤拉舍克在那首《恐龙生活的小岛》中写的那样:

“……四肢绞缠，楼在一起，

一堆背甲、带刺的脑袋和蜷曲的尾巴。”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真的如诗中所说,“漫游在同一个梦乡”。房子里有许多可以睡觉的地方,但即使最不合群的龙龙都跟大伙儿挤在一块儿。提波放下了他的纸板城堡,杰拉尔丁离开了她的秘密实验室。多克、第欧根尼和休伯特拿出大毯子,盖在挤成一大团的龙龙身上。

房子在雷霆中摇晃着,每个窗口都被明晃晃的闪电照得一片通明。再次上床前,我认真检查了他们的卧室。每一记电光划过,毯子就是一阵乱动。伸手放在毯子上,我能感到下面的一阵阵哆嗦。

“我没事。”是艾格尼丝的声音,绷得紧紧的,掩饰心中的恐惧。她紧紧偎着斯拉哥,“没事,只是——我知道是我犯傻,可就是害怕,怎么都忍不住。”

我转开目光,以免让她觉得丢面子。紧挨着罗茜的查理在梦中不断痉挛。皮埃特缩成一个小球,挤在让.克劳德和布朗妮之间。蒂龙用两只短短的前肢抱着阿尔菲,而阿尔菲呢,大眼睛瞪得滚圆,盯着墙上随电光乱晃的幢幢黑影。

“大雷雨!”阿克塞尔咧嘴笑了,身体却颤个不停,“好大、好大的大雷雨!把什么都炸了!轰,轰,轰!”

“看在老天份上——”艾格尼丝呻吟着。

“对,好大的大雷雨。”我抚摸着阿克塞尔的头。他缩起身子,在我的手上蹭着,寻求安慰。

“害怕是正常的,免不了。”多克的声音跟雷雨一样低沉。

“说得对。”我说。

“不管大家伙有多大,总有比你更大的东西让你害怕。”

“我知道。”

他的鼻孔里长长地喷出一股气,喷气声马上被又一串滚雷淹没了。“晚安,我的朋友。”

“晚安,我的朋友。”

我回到自己的床上,可怎么都睡不着。好大的雷雨,一点没有减弱的迹象。但让我辗转难安的并不是雷电。

我不是个动辄惶惶不 安的人,但我想到了死亡,或者说,想到

我们对生命的看法是多么荒谬。我们都知道，人类之前数十百亿年，宇宙便已存在，人类灭亡之后数十百亿年，宇宙仍将继续存在下去。所谓生命，不过短短一瞬，像在我们眼前打开了一扇窗，于是我们看到了世界。但转眼间，这扇窗户便会永远关闭。

我躺在床上，禁不住想像起我自己的弥留之际。到那一刻，我会发出痛苦不堪的惨叫吗？我来得及向这个世界最后道一声再见吗？

乍看之下，世间万物仿佛无一不是出自人手，从上帝到龙龙，概莫能外。

除了雷雨。

风雨大作，连抽屉里的硬币都震得格格直响。就在这时，从龙龙的卧室响起另一个声音。

或许是斯拉哥，或许是蒂龙，或许是出乎我意料的另外哪个龙龙，但他或她唱起来了，嗓音清脆，唱的是那首瞎胡闹的《龙龙歌》："呀——呜！"

接着，歌声再起："呀——呜！"

歌声第三次响起时，别的龙龙也加入进来：最初只有几个，但越来越多。这是一首老歌，一首催眠曲，在他们一排排出厂面世的纯真年代教给他们的。它让我想起过去的黑奴曲子。废奴运动之后无数年代了，但直到今天，在野外干活的工人们还是会哼唱这些曲子。即使最没意义的曲子都具有某种力量。歌唱的冲动比任何曲子更强大。过去，生产者们要求龙龙为自己的主人唱，但现在，他们在为自己歌唱。

我侧耳倾听。龙龙们歌唱着，用歌声对抗风雷。接着，我也唱了起来。用我自己跑腔走调的声音，唱起那首瞎编的龙龙歌——"呀——呜！"

"呀——呜！"

我伴着他们，唱呀唱呀，直到雷声停止。

（译：高颖）

寂静之城

马伯庸

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ten thousand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d, no one dared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 The sound of silence

美利坚合众国，2015 年，纽约。

当电话响起来的时候，阿瓦登正趴在电脑前面睡觉。电话铃声十分急促，尖锐，每一次振动都让他的耳膜难受好久。他揉了揉干涩的眼睛，十分不情愿地爬起来，觉得脑子沉滞无比。

其实他的脑子一直就很沉滞，这种感受既然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他身处的房间很狭窄，空气不很好，唯一的两扇窗户紧闭着——即使打开窗户也没用，外面的空气更加浑浊。这是一间大约只有三十平米的小屋子，屋子墙壁上泛黄的墙纸有好几处开始剥落，天花板上的水渍渗成奇怪的形状；一张老式的军绿色行军床摆在墙角，床腿用白漆写着编号；紧挨着行军床的是一张三合板制成的电脑桌，桌上摆着一台浅白色的电脑，机箱后面五颜六色的电线纠缠在一起，把它们自己打成一个古怪的死结，杂乱无章地蔓延到地板与墙角，仿佛常春藤一样。

阿瓦登走到电话前，慢慢坐到地板上，目光呆滞地盯着电话，手却没有动。这部古怪的东西是老式的按键式电话，大概是十几年前的款式，这是阿瓦登有一次去费城出差时偶尔在一家杂货店里买到的；他拿回家以后稍微修理了一下，发现居然还能用，这让他当时小小地兴奋了一阵子。

电话继续在响着，已经是第七声。阿瓦登意识到自己不得不去接

听了。于是他弓下腰，用两个指头拈起电话，慢慢把电话放到耳边。

“请说出你的网络编号？”话筒里传来的声音并不急噪，事实上它也不带其他任何的感情色彩，因为这是电脑合成的人工智能语音系统。

“19842015。”

阿瓦登熟练地报出一连串数字，同时开始觉得胸有些更闷了。说实话他并不喜欢这些空洞的电子声音， 他有时候想，假如打过电话来的是一位声音圆润的女性该多好。阿瓦登知道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过这幻想会让他的身体得到几秒钟的舒缓。

话筒里的声音仍旧在继续着。

“关于你在十月四日提交的网络论坛用户注册申请已经被受理，经有关部门审查后确认资格无误，请在三日内持本人身份证件、网络使用许可证及相关文件前往办理登记手续，并领取用户名及密码。”

“知道了，谢谢。”

阿瓦登谨慎地选择词语，同时努力挤出一副满足的微笑，好象话筒的另一侧有人在看着自己一样。放下电话，阿瓦登先是茫然地盯着它看了大约两分钟，然后站起来活动一下手腕，坐回到电脑前面，缓慢地推动了一下鼠标。

电脑屏幕“啪”地一声亮了起来，显示出一个登陆的界面，还有一行英文:“请输入你的网络编号和姓名。”阿瓦登将那八位数字敲进去，又输入了自己的名字，点击“登陆”。随即机箱的指示灯开始频繁地闪动起来，整个机器发出细微的噪音。

每一个使用互联网的人都有一个网络编号，没有这个编号，就无法连接进互联网络。每一个编号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只有一个；这是使用者在网上的唯一代号，既不能修改，也不能取消。这些编号分别对应着使用者身份证上的名字，因此 19842015 就是阿瓦登，阿瓦登就是 19842015。阿瓦登知道有些记忆力不好的人会把自己的编号印在衣服的后面，那看起来颇为滑稽，也容易引发一些不正当的联想。

有关部门说使用网络实名制是为了规范网络秩序方便管理，杜绝因匿名使用网络而产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混乱。阿瓦登不太清楚那一系列重大问题会是什么，他自己没试过用假名上网，他所认识的任

何人里也不曾有人尝试过——事实上，从技术角度来说，他根本没办法匿名登陆互联网络，没有编号就没有权限上网，而编号则连接着他的详细档案，换句话说，没人能在网上隐藏自己。有关部门把这一切都考虑的很周详。

“有关部门”，这是一个语意模糊、但却有着权威与震慑力的词组。它既是泛指，又是确指，其所涵盖的意义相当广泛。有时候，它指的是为阿瓦登颁发网络编号的美国联邦网络管理委员会；有时候它是将最新通告及法规发到阿瓦登 EMAIL 信箱的服务器；还有时候它是监察网络的 FBI 特属网络调查科；总之一句话，有关部门是无处不在，无职不司的，总会在适当的时候出现，给予指导、监控或者警告，无论你是在网上还是网下。

简直就象是老大哥一样无微不至。

电脑仍旧在持续运转着，阿瓦登知道这得花上一阵子。这台电脑是有关部门配发给他的，具体型号和配置阿瓦登并不清楚，机箱是被焊死的，无法打开。于是他拿出一小瓶清凉油，用右手小拇指的指甲挑出一点抹在自己的太阳穴，然后从脚下堆积如山的杂物里翻出一个塑料杯子，从桌子旁的饮水机里接了半杯蒸馏水，就着一片镇痛片一饮而尽。蒸馏水穿过喉咙和狭长的食道滑进胃里，空泛的味道让他有些恶心。

音响里忽然传来一阵美国国歌的旋律，阿瓦登放下杯子，重新把目光投到电脑上去。这是已经连入互联网络的标志。屏幕上首先跳出来的是有关部门的通告，白底黑色四号字，里面陈述了使用互联网的意义以及最新的规章制度。

“缔造健康的互联网络，美国万岁！”

音响里传来激昂的男性呼声，阿瓦登不大情愿地跟着大声念了一遍。“缔造健康的互联网络，美国万岁！”

这段呼号持续了三十秒钟，然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写着“缔造健康的互联网络”标语的桌面背景。另外一个窗口慢慢浮上开，上面开列出几个选项：工作、娱乐、电子信箱和 BBS 论坛。其中 BBS 选项呈现灰色，说明这项功能还没有开通。

整个操作系统简洁明了，这台电脑的浏览器没有地址输入栏，只是在收藏夹里有几个无法修改的的网站地址。理由很简单，这些网站

都是健康向上的，假如其他站点和这些网站一样，那么只保留这些网站就够了；假如其他站点与这些网站不一样，那么就是不健康的，是低级趣味，不能保留。这是有关部门精心设计的，是为了公民的精神健康着想，生怕他们受到不良信息的侵染。

阿瓦登首先点开了“工作”，一连串和他工作相关的站点列表与相关软件在电脑上显示出来。阿瓦登是一名程序员，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根据上级的要求编写程序。这份工作很无聊，不过可以保证他有稳定的收入。他不知道自己的源代码会被用到哪里去，上级也从来没有跟他说过。

他打算继续昨天的工作，但是很快发现自己很难继续下去。阿瓦登觉得今天的情绪比以前要烦躁，无法集中精神，大脑还是很呆滞，胸口仍旧发闷。他试图娱乐自己，但是他发现“娱乐”选项里只有纸牌与挖地雷，根据有关部门的说法，这是两个健康的游戏，没有暴力，没有色情，不会让人产生犯罪冲动，也不涉及任何政治色彩。据说美国境外也是有互联网络站点的，不过无法连上去，因为本国的互联网络自成格局，独立自主，普通人无法直接连接到国外——IE 浏览器没有地址栏，就算知道地址也没有用处。

“您有一封新邮件。”

系统忽然跳出来提示，阿瓦登终于找到了可以暂停工作的理由，他很快移动鼠标到电子信箱的选项上，点开，很快一个新的界面出现了。

“To: 19842015

From：10045687

Subject: 模块、已经、完成、当前、项目、是否、开始。”

阿瓦登微微地叹了一口气，觉得有些失望。每一次他收到新的电子邮件，都希望能够有一次新鲜的刺激来撞击他日益迟钝的脑神经，每一次他都失望了。其实他早就知道这一点，只不过他觉得保持期待至少能够享受到几秒钟快感。就好象他期待着打电话过来的是一个圆润温柔的女性声音一样。不给自己一些渺茫的希望，阿瓦登觉得自己迟早会疯掉的。

这封信很简短，但是内容很充实。19842015 是阿瓦登的网络编号，而 10045687 则是他的一位同事的编号，这种工作性质的信件

通常都以编号相称。信的内容是几个不连续的英文单词，这是有关部门所提倡的一种电子邮件书写方式，因为这样可以方便软件检查信件中是否含有敏感词汇。

阿瓦登打开回信的页面，同时另开了一个窗口，打开一份名字叫做“网络健康语言词汇列表”的 TXT 文档。这是有关部门要求每一位网民所必须使用的词汇。当他们书写电子邮件或者使用论坛服务的时候，都得从这个词汇列表中寻找适合的名词、形容词、副词或者动词来表达自己想要说的话。一旦过滤软件发现网民使用了列表以外的词，那么这个词就会被自动屏蔽，取而代之的是“请使用健康语言”。

“屏蔽”是个专有名词，被屏蔽的词将不允许再度被使用，无论是在书信里还是口头都不允许。讽刺的是，“屏蔽”一词本身也是被屏蔽的词汇之一。

这个列表是经常更新的，每一次更新都会有几个词在列表上消失，于是阿瓦登不得不费劲脑汁寻找其他词语来代替那个被屏蔽掉的词语或者单字。比如在以前，“运动”这个词是可以使用的，但后来有关部门宣布这也是一个敏感词汇，阿瓦登只好使用“质点位移”来表达相同的意思。

他对照着这份列表，很快就完成了一封文字风格与来信差不多的 EMAIL——健康词汇表迫使人们不得不用最短的话来表达最多意思，而且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修辞，所以这些信件就好象是那杯蒸馏水一样，淡而无味，阿瓦登有时候想，他早晚也会和这些水和信一样腐烂，因为这些信是他写的，水是他喝的。

接下来阿瓦登启动检查软件先扫了一遍，确保自己没无意中加入什么敏感词汇。等这一切都完成后，他按下了发送键，邮件被送出去了。

阿瓦登没有留下备份，因为他的机器里没有硬盘，也没有软驱、光驱或者 USB 接口。这个时代宽带技术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应用软件可以集中在统一的一个服务器中，个人用户调用时的速度丝毫不会觉得迟滞。因此个人不需要硬盘，也不需要本地存储，他们在自己电脑里写的每一份文档、每一段程序、甚至每一个动作都会被自动传送到有关部门的公共服务器中，这样便于管理。换句话说，阿瓦登所使用的电脑，仅仅具备输入和输出两种功能。

完成了这封信后，阿瓦登再度陷入了软绵绵的焦躁状态，这是一

个连续工作了三天的程序员的正常反应。这种情绪很危险，因为它让人效率低下精神低迷，而且没有渠道发泄。“疲劳”、“烦躁”以及其他负面词汇都属于危险词汇，如果他写信给别人抱怨的话，那么对方收到的将会是一封写满“请使用健康语言”的 EMAIL。

这就是阿瓦登每天的生活，今天比昨天更糟糕，但应该比明天还稍微好一点。事实上这个叙述也很模糊，因为阿瓦登自己并不清楚什么是“好一点”，什么是“更糟糕”。“好”与“坏”是两个变量，而他的生活就是一个定量，只有一个常数叫“压抑”。

阿瓦登推开鼠标，把脑袋向后仰去，长长地呼了一口气。（至少“呼”这个字还没有被屏蔽）这是空虚的表现，他想哼些歌，但却又不记得什么，转而吹了几下口哨，但那听起来与一只生了肺结核的狗差不多，只得做罢。有关部门象幽灵一样充斥在整个房间里，让他无法舒展自己的烦闷。就好象一个人在泥沼里挣扎，刚一张口就被灌入泥水，甚至无法大声呼救。

他的头不安分地转了几转，眼神偶尔撇到了摆在地板上的老式电话机，他忽然想到还必须要去有关部门申请自己的 BBS 论坛浏览许可证。于是他关掉“工作”和“电子邮件”窗口，退出了网络登陆。阿瓦登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毫不犹豫，他很高兴能够暂时摆脱互联网络，在那上面他只是一串枯燥的数字和一些“健康词汇”的综合体。

阿瓦登找出一件破旧的黑色呢子大衣，那件大衣继承自他的父亲，袖口和领子已经磨损的很严重，个别地方有灰色的棉花露出来，但还是很耐寒。他把大衣套到身上，戴上一副墨绿色的护镜，用过滤口罩捂住嘴。他犹豫了一下，拿起“旁听者”别在耳朵上，然后走出家门去。

纽约的街上人很少，在这个时代，互联网的普及率相当地高，大部分事务在网上就可以解决，有关部门并不提倡太多的户外活动。太多的户外活动会导致和其他人发生物理接触，而两个人发生物理接触后会发生什么事则很难控制。

“旁听者”就是为了防止这种事而发生的，这是一种便携式的语言过滤器，当携带者说出敏感词汇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发出警报。每一位公民外出前都必须要携带这个装置，以便随时检讨自己的言语。当人们意识到旁听者存在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选择沉默，至少阿瓦登是如此。有关部门正逐步试图让网络和现实生活统一起来，一起“健康”。

这时候正是 11 月份，寒风凛冽，天空漂浮着令人压抑的铅灰阴

云，街道两旁的电线杆仿佛落光了叶子的枯树，行人们都把自己包裹在黑色或灰色的大衣里面，浓缩成空旷街道上的一个个黑点飞快移动着。一层若有若无的烟雾将整个纽约笼罩起来，不用过滤口罩在这样的空气里呼吸将会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

距离上一次离开家门已经有两个月了吧，阿瓦登站在公共汽车站的站牌下，不无感慨地想，周围的一切看起来很陌生，泛黄，而且干燥。那是上一次沙尘暴的痕迹。不过沙尘暴这个词也已经被屏蔽了，因此阿瓦登的脑海里只是闪过那么一下，思想很快就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站在阿瓦登旁边的是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高个男人。他先是狐疑地看了阿瓦登一眼，看到后者沉默地沉在黑色大衣里，他的两只□□替移动，缓慢地凑了过去，装做漫不经心对阿瓦登说：

“烟，有吗？”

男人说，每一个字都说的很清晰，而且词与词之间间隔也足够长。这“旁听者”还没有精密到能够完全捕捉到每一个人语速和语调的程度，因此有关部门要求每一位公民都要保持这种说话风格，以方面检测发言人是否使用了规定以外的词汇。

阿瓦登转过头去，看了他一眼，舔舔自己干裂的嘴唇，回答说：

“没有。”

男人很失望，又一次不甘心地张开嘴。

“酒，有吗？”

“没有。”

阿瓦登又重复了一次这个词，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收到烟和酒了，也许是缺货的关系吧，这是常有的事。不过有一点很奇怪，“旁观者”这一次却没有发出警报。以阿瓦登的经验，以往一旦烟、酒或者其他生活必需品发生短缺现象，这个词就会暂时成为被屏蔽掉的敏感词汇，直到恢复供给为止。

这个男人看起来很疲惫，红肿的眼睛是这个时代的人们普遍的特征，这是长时间挂在网上的关系。他的头发蓬乱，嘴边还留着青色的胡子碴，制服下的衬衣领口散发着刺鼻的霉味。能看的出，他也很久不曾到街上来了。

阿瓦登这时候才注意到，他的耳朵上空荡荡的，没有挂着那个银灰色的小玩意“旁听者”，这实在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不携带“旁听者”外出，就意味着语言不会再被过滤，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和言论就有可能孳生，因此有关部门相当严厉地规定公民上街必须携带旁听者。而这个男人的耳朵旁却什么也没有。阿瓦登暗暗吃惊，一时间不知道是该去提醒还是装做没看到。他暗自想，也许向有关部门举报会更好。

这时候那个男人又朝他靠近了一点，眼神变的饥渴起来。阿瓦登心里一阵紧张，下意识地向后退去。这难道是一次抢劫？还是说他是个压抑太久的同性恋者？那个男人忽然扯住他的袖子，阿瓦登狼狈地挣扎却没有挣开。出乎他的意料，那个男人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而是大吼一声，用一种阿瓦登已经不太习惯了的飞快语速向他倾泻起话语来。阿瓦登被这突如其来的爆发弄的莫名其妙，不知所措。

“我只是想和你多几句话，就几句，我很久没有说过话了。我叫斯多葛，今年三十二岁，记得，是三十二岁。我一直梦想有一套在湖边的房子，有一副钓鱼竿和一条小艇；我讨厌网络，打倒网管；我妻子是个可恶的网络中毒者，她只会用枯燥乏味的话叫我的网络编号；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大疯人院，里面大疯子管着小疯子，并且把所有没疯的人变的和他们同样疯狂；敏感词汇都去他 X 的，老子受够了……”

男人的话仿佛一瓶摇晃了很久然后突然打开的罐装碳酸饮料，迅猛，爆裂，而且全无条理。阿瓦登惊愕地望着这个突然狂躁起来的家伙，却不知道如何应对；更可怕的是，他发现自己居然对他产生了一点同情，那种“同病相怜”式的同情。男人的话这时候已经从唠叨变成了纯粹谩骂，全部都是最直抒胸臆的那种。阿瓦登已经有五、六年不曾说过这些脏话，最后一次听到这些也是四年前。有关部门认为这都有碍精神文明，于是全部都屏蔽掉了。

而现在这个男人就在公众场合对着他大吵大嚷，似乎要将被屏蔽掉的敏感词汇一口气全倒出来。他的目光和手势并不针对任何人，甚至也不针对阿瓦登，更象是在一个人在自说自话。阿瓦登的耳膜似乎不习惯这种分贝，开始有些隐隐做痛，他捂着耳朵，拿不定主意是干脆逃掉还是……这时候，远处街道出现两辆警车，一路闪着警灯直直冲着这座公共汽车站而来。

警车开到站台旁时，男人仍旧在痛骂着。警车门开了，涌出了五、六名全副武装的联邦警察。他们扑过去将那个男子按在地上，用橡皮棍痛打。男人两条腿挣扎着，嘴里的语速更快了，骂出来的话也越来

越难听。其中一名警察掏出一卷胶带,“嚓”地一声扯下一条向男人的嘴贴去。男人在嘴被胶带封住之前，突然提高嗓门，冲着警察痛快无比地喊了一句:“Fuxk you， you son of bitch！”阿瓦登看到他的表情由疯狂变成享受，面带着微笑，似乎完全陶醉在那一句话所带来的无上快感和解脱感中。

联邦警察们七手八脚地将男人送进了警车，这时才有一名警察走到了阿瓦登的跟前。

“他，是，你朋友？”

“我，不，认识。”

警察盯了他一阵，取下他耳朵上的“旁观者”查看记录，发现他并没有提及任何敏感词汇，于是重新给他戴回去，警告他说那名男子说的全部都是极度反动的词汇，要求他立刻忘掉，然后转身押着那男子离开了。

阿瓦登松了一口气，其实刚才他有一瞬间涌现出一种冲动，也想在这空旷的街道上大喊一声“Fuxk you， you son of bitch！”那一定很爽快，他心里想，因为那男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表情很享受。不过他也知道，这也是妄想的一种，“旁观者”紧帖在耳朵上的冰凉感觉时刻提醒着他。

街上很快就恢复了冷清，十分钟后，一辆公共汽车慢吞吞地开进站里，锈迹斑斑的车门哗啦一声打开，一个电子女声响彻整个空荡荡的车厢:“请乘客注意文明用语，严格按照健康词汇发言。”

阿瓦登把自己缩进大衣，压抑住自己异样的兴奋，决定继续保持沉默下去。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公共汽车到了目的地。从破碎的车窗玻璃里吹进来的寒风让阿瓦登脸上挂起一层暗灰色的霜气，面部被风中的沙砾和煤渣刮的生疼。他听到电子女声报出了站名，就站起身来，象一条狗一样抖抖身上的土，走下车去。

车站对面就是阿瓦登要去的地方，那是有关部门负责受理 BBS 论坛申请的网络部。这是一间五层的大楼，正方形，全水泥混凝土结构，外表泛灰。如果没有那几个窗户的话，那么它的外貌将与水泥块没有任何区别：生硬、死气沉沉，让蚊子和蝙蝠都退避三舍。

BBS 论坛是一种奇特的东西，从理论上来讲它完全多余，BBS 的功能完全可以由 EMAIL 新闻组来取代，后者更容易管理和审查。而且申请使用 BBS 论坛资格不是件容易的事，申请人必须要通过十几道手续和漫长的审查才能有浏览资格，浏览资格三个月才会被允许在指定论坛发布帖子，至于自己开设 BBS 则几乎是不可能。

因此真正对 BBS 有兴趣的人少之有少。阿瓦登当初之所以决定申请 BBS 论坛资格，纯粹是因为他那种模糊但却顽强的怀旧心态，就好象他从杂货店里买的那部老式电话一样。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自找麻烦，也许是为了给生活带来些刺激，还是说为了强调自己和曾经旧时代的那么一点点联系，也许两者兼有之。

阿瓦登恍惚记得在他小的时候，互联网与现在并不太一样。并不是指技术上的不同，而是一种人文的感觉。他希望能通过使用 BBS 论坛回想起一些当年的事情。

阿瓦登走进网络部的大楼，大楼里和外面一样寒冷，而且阴森。走廊里没有路灯，蓝白色调的两侧墙壁贴满了千篇一律的网络规章条文与标语，冰冷的空气呼吸到肺里，让阿瓦登一阵痉挛。只有走廊尽头的小门缝隙里流泻出一丝光亮，小门的上面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的是“网络部 BBS 论坛科。”

一走进这间屋子，阿瓦登立刻感觉到一阵温洋洋的热气。屋子里的暖气（或者是空调）开的很大，让阿瓦登冻麻了的手脚和脸麻酥酥的，有些发痒，他不禁想伸出手去挠挠。

“公民，请您站在原地不要动。”

一个电子女声忽然从天花板上的喇叭里传来，阿瓦登触电似地把手放下，恭敬地站在原地不同。他借这个机会观察了一下这间屋子。这屋子准确来说应该是一个狭长形的大厅，一道拔地而起的大理石柜台象长城一样将房间割裂成两部分，柜台上还装着一排银白色的圆柱形栅栏，直接连到天花板。屋子里没有任何装饰，没有观赏植物，没有塑料鲜花，甚至没有长椅和饮水机。

“缔造健康的互联网络，美国万岁。”

阿瓦登跟着声音重复了一遍。

“请前往八号窗口。”

电子女声的语调很流畅，因为这是电脑制作出来的，因此没有敏感词汇的限制。

阿瓦登转头看到在自己右手边的不远处，大理石柜台上的液晶屏幕显示着八号的字样。他走过去，拼命抬起头，因为柜台实在太高了，他只能勉强看到边缘，而无法看到柜台另一侧的情形。不过他能听到，一个人走到柜台对面，坐下去，并有翻动纸张与敲击键盘的声音。

“请把文件放入盒子里。”

柜台上的喇叭传来命令。出乎意料，这一次在喇叭里的声音却变了。虽然同样冷漠枯燥，但阿瓦登还是能分辨出它与电子女声的不同——这是一个真正的女性的声音。他惊讶地抬头望去，却什么都看不到，柜台太高了。

“请把文件放入盒子里。”

声音又重复了一次，语气里带着一丝烦躁，似乎对阿瓦登的迟钝很不满。

“是的，这是真正的女声……”阿瓦登想，电子女声永远是彬彬有礼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他把相关的电子身份证、网络许可证、网络编号和敏感词汇犯罪记录等一系列个人资料卡片一起放进柜台外的一个小金属盒子里，然后把盒子□□柜台上一个同样大小的凹槽中，关好门。 很快他听到“唰”的一声，他猜测这也许是对面的人——也许是个女人——将盒子抽出去的声音。

“你申请 BBS 服务的目的是什么？”

喇叭后的女声浸满了纯粹事务性的腔调。

“为了、提高、互联网络、工作效率、为了、缔造、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更好地、为、祖国、做出、贡献。”

阿瓦登一字一句地回答，心里知道这只是一道官方程序，只需要按标准回答就可以。

对面很快就陷入沉默，大约过了十五分钟，喇叭再度响起。

“最后手续确认，你已经获得 BBS 论坛浏览权。”

“谢谢。”

“砰”的一声，金属盒子从柜子里弹了出来，里面除了阿瓦登的证件以外还多了五张小尺寸光盘。

“这是有关部门核发给你的 BBS 论坛统一用户名与密码，BBS 论坛列表、互联网 BBS 论坛使用指南及相应法规、以及最新健康网络词汇列表。”

阿瓦登向前踏了一步，从盒子里将这些东西一股脑全拿出来，揣进大衣的大兜里。那些东西其实是可以全部放在同一张光盘里的，不过有关部门认为每一张光盘装一份文件有助于用户理解这些文件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并产生敬畏。

他心里盼望着那个喇叭能再说两句。让他失望的是，对面传来的是一个人起身并且离开的声音，从脚步声的韵律判断，阿瓦登愈发相信这是一名女性。

“手续办理完毕，请离开网络部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甜美空洞的电子女声从天花板上传来，阿瓦登厌恶地抽动鼻翼，拿手揉了揉，转身离开这间温暖的大厅，重新进入到寒冷的走廊。

在回家的路上，阿瓦登蜷缩在公共汽车上一动不动，顺利申请到 BBS 的使用权让他有些虚无缥缈的兴奋。他闭着眼睛，找了一个合适的角度躲开破窗而入的寒风，右手在兜里不断摩挲那一系列光盘，还在怀念着那一个神秘的女声。

如果能再一次听到该多好，他不能抑制自己这样的想法，同时用拇指的指肚在光盘上轻轻地摩擦，幻想这几张光盘也曾经被她的手触摸过。他兴奋的几乎也想破口大骂一句“Fuxk you， you son of bitch！”，真奇怪，那名男子的骂声在他的记忆里根深蒂固，并时不时不自觉地滑到唇边。

忽然，他的手指在光盘上发觉到一丝异常的感觉。阿瓦登下意识地朝四周望去，确认周围一个乘客也没有后，他小心翼翼地把光盘全拿出来，就着窗外的光亮仔细端详。

阿瓦登很快注意到，在装有 BBS 论坛列表的光盘背面，被人用指甲轻轻地划了一道刮痕。这条刮痕很轻，如果不是阿瓦登仔细地抚摩光盘的话，是很难发觉到的。这条刮痕很奇特，是一条直线，而在这条直线末端的不远处，则是另外一条极短的刮痕，似乎刻意想弯成一个圆点。整体看上去就好象是一个叹号，或者倒过来说，象是字母

i。

很快他在其他四张光盘上也发现了类似的刮痕，它们造型都不同，但都似乎代表着某种符号。阿瓦登回想起喇叭里那个女声最后一句提到过的文件顺序，于是把这五张光盘按照 BBS 论坛统一用户名与密码、BBS 论坛列表、互联网 BBS 论坛使用指南、相应法规、以及最新健康网络词汇列表的顺序排列好，接着依次把那五道刮痕用手指临摹到汽车窗户上。很快那些刮痕构成了一个英文单词：

title

题目？这是什么意思？

阿瓦登看着这个单词莫名其妙，这究竟是纯属无意的痕迹，还是有人刻意为之？如果是有人刻意为之，他这么做的用意是什么？

这时候汽车停住了，又有几名乘客走上车来。阿瓦登挪动一下身体，不让他们看到自己在车窗上写出来的字迹，然后装做打呵欠的样子抬起袖子，轻轻把那五个字母擦掉。

阿瓦登暗自庆幸，如果他没有在现在发现这些光盘上的痕迹，那么以后就永远没有机会发觉了。按照规定，个人电脑是不允许使用任何存储存设备的，因此阿瓦登的电脑并没有光驱。他下一步所要做的是将这些光盘送交到管区网络安全部，由他们将光盘内资料登陆到服务器中，再转发给阿瓦登。这是为了防止个人私自在家里制造、阅读或者传播黄色或者反动信息，网络安全部发出的通告是这么解释的。联邦的网络警察经常会突入到个人家中进行临时检查，看用户是否非法拥有信息贮存设备，阿瓦登曾经亲眼见过一个邻居被警察带走，原因仅仅是因为他私自藏了一张光盘在家里——其实他只是打算拿那个当茶杯垫用。那个邻居再没回来过。

无论这些符号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它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这让阿瓦登感觉到兴奋。怀旧与渴望新奇是阿瓦登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两根精神支柱，否则他会与这座城市一样变的僵硬，然后窒息而死。

他先来到网络安全分部，将光盘交给那里的负责人，负责人反复地检查光盘和阿瓦登的表情，好象所有使用 BBS 论坛的人都不可信赖一样。末了负责人终于找不到什么破绽，只得将光盘收下，然后举起右手，阿瓦登和他一起高呼“缔造健康的互联网络”。这句话是唯一被允许可以连贯着被说出来的句子。

回到家里，阿瓦登脱掉大衣，摘了过滤口罩，将旁观者扔到了行军床上，然后整个人也倒进枕头里。每次出去外面都会让他疲劳，这一半是因为他孱弱的肉体已经不大适合室外活动；另外一半原因是因为他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应付旁观者。

过了四十分钟，他才悠悠地醒过来，头还是和平常一样地疼，胸口还是一如既往地闷。胡乱吃了一点东西以后，阿瓦登爬到电脑桌前，打开电脑，按程序登陆上网络，习惯性地先检查了一遍信箱。

信箱里有七八封新的信件，其中两封是同事发来的事务信。另外五封则是网络安全部发给他的，内容就是他送交的那几张光盘。

阿瓦登打开了包含有 BBS 论坛的用户名、密码和 BBS 论坛列表的两封信。他看到自己的论坛通用用户名叫做 19842015，和自己的网络编号完全一样，不由得有些失望。他依稀记得在小的时候，BBS 论坛的用户名是可以自己决定的，而且每一个论坛都可以不同，一个人在网上并不单只是一串枯燥数字。

小时候的记忆往往是跟童话和幻想混杂在一起，未必与实际相符。现实中你只能使用有关部门指定的用户名和密码，理由很简单，用户名和密码内也可能含有敏感词汇。

阿瓦登又打开了那份 BBS 列表，全部都是有关部门开设的官方论坛，没有私人的——事实上个人能够合法持有的电脑设备从技术上来说也无法架设新 BBS——这些论坛的主题各有侧重点不同，但基本上是围绕着如何更好响应国家号召，缔造健康互联网络来说的。比如其中一个电脑技术论坛，主题就是如何更好地屏蔽掉敏感词汇。

居然在这些论坛中还有一个是关于游戏的。里面正在讨论的是一个如何帮助别人使用健康词汇的网络游戏，玩家可以操纵一名小男孩在街上侦察，看是否有人使用了敏感词汇，小男孩可以选择上前指责或者通知警察，抓到的人越多，小男孩得到的褒奖就越高。

阿瓦登随便打开了几个论坛，里面的人都彬彬有礼，说话很“健康”，就好象街上的那些行人一样。不，准确地说，比街上的气氛还要压抑。在街上的人也许还有机会保留一下自己的小动作，比如阿瓦登刚才在公共汽车上就偷偷地写了 title 五个字母；而在网上论坛，人的最后的一点隐私也全被暴露出来，有关部门随时可以调看你的一切行动，无从遁形，这就是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进步。

一阵失落和失望袭上阿瓦登的心头，他合上眼睛，把鼠标甩开，重重地向后靠去。原来他天真地以为 BBS 论坛也许会少许宽松一些，现在看来甚至比现实中更叫人窒息，他感觉到自己好象陷入沉滞的电子淤泥之中，艰于呼吸。“Fuxk you， you son of bitch！”再一次涌现到他的唇边，强烈无比，要化好大的力气才控制住。

忽然，他又想到了那个神秘的 title，那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五张光盘里或许隐藏着什么？也许这跟 title 有关系？

阿瓦登想到这里，把目光重新转向电脑屏幕，仔细去看网络安全部发来的五封信的 title 部分。五张光盘各隐藏着一个字母，凑到一起就是 title，那么按照这个方式，那五封 EMAIL 的 title 凑到一起，就变成了一句话：去用户学习论坛。”

阿瓦登记得刚才他确实看到其中一个论坛的名字叫做“用户学习”，于是他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连接到这个论坛去。他希望这并不是一个巧合。

用户论坛是一个事务性论坛，里面是一些关于 BBS 用户资料的投诉帖和管理帖，斑竹的是一个叫 19387465 的人；发帖的人和回帖的人数量都很少，里面冷冷清清的。阿瓦登打开帖子列表，按照刚才的规律去搜寻每一个帖子的标题，并把它们综合到一起，很快他就得到了另外一句话：

“每周日辛普森大楼 5 层 B 户。”

又是一个谜团，阿瓦登想。但这却坚定了他的信心，这其中必定隐藏着玄机。光盘、EMAIL 和 BBS 论坛，连续三次都可以通过首词组组合的方式得到暗示，绝非巧合。

究竟是什么人会在有关部门的官方文件中隐藏着这样的信息呢？每周日在效率大楼 5 层 B 户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阿瓦登终于找到了久违的兴奋感，未知事物的新奇刺激着他麻木很久的神经。更重要的是，这种在有关部门正式文件中玩弄的文字技巧，叫他有一种喘息的快感，仿佛一个密不透风的铁面罩上几个透进空气的小孔。

营造健康的互联网络。

Fuxk you，you son of bitch。

阿瓦登盯着屏幕上的桌面背景，用嘴唇比出了那句粗话的口型，并且比出了中指。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阿瓦登一直处于一种潜藏的兴奋状态，就象是一个摆出无辜表情嘴里却藏着糖果的小孩子，在大人转身过去之后露出狡黠的笑容，尽情享受心中藏有秘密的乐趣。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健康词汇在列表里又少了几个，窗外的空气又浑浊了几分，这已经是生活的常态。阿瓦登自己已经开始拿网络健康词汇表当日历来用，划掉三个词就证明过了三天，划掉七个就证明过了一周，于是周日终于到来了。

阿瓦登抵达辛普森大楼的时间是中午，暗示的句子里并没有指明时间，阿瓦登认为在中午前往应该是比较可以接受的。当穿着深绿军大衣，耳朵上别着旁观者的阿瓦登来到辛普森大楼的入口时，他的心开始忐忑不安地跳跃起来。他在上一星期设想了无数种可能发生的情景，而现在这个谜底就要揭晓了。无论在周日效率大楼会发生什么，也不会比现在的生活更加糟糕，阿瓦登心里想，所以他并不怎么害怕。

他走进大楼内部，发现这里的人也很少，空旷的走廊里只听到他哒哒的脚步声与回音。一部老电梯里贴着“缔造美好网络家园”的广告，以及一个充满了正义感的男性头像海报，背景是星条旗，他在纸里用右手食指指向观看者，头上写着一行字是“公民，请使用健康词汇。”阿瓦登厌恶地转过身去，发现另外一侧也贴着同样的海报，避无可避。

值得庆幸的是五楼很快就到了，电梯的门一开，对面的门上就赫然挂着 B 户的牌子。门是掉了漆的绿色，门框上还点了几滴墨水，一部简易的电子门铃挂在右上角。

阿瓦登深深吸了一口气，伸手去按电纽。

电铃响起，很快屋子里传来脚步声。阿瓦登觉得这脚步的韵律很熟悉，似乎是在哪里见到过。门“咔拉”一声被打开一半，一名年轻女子一手握着把手，把身体前倾望着阿瓦登，警惕地说：

“你，找谁？”

女子疑惑地问道。阿瓦登一下子就认出了她的声音，就是那个在网络部 BBS 论坛科柜台后面的女性。她很漂亮，穿着墨绿色绒线衫，头上梳着这时代流行的短发，皮肤特别的白，只有嘴唇能看到一些血色。

看着女子的眼神，一瞬间阿瓦登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犹豫了一下，他举起右手，轻声回答说：“title。”

阿瓦登不知道这句话能否奏效，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找对了地方，但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回答了。他紧张地望着那女子，假如那女子忽然报警，那么自己就会被抓起来仔细审问为什么无缘无故跑到陌生人家里。“肆意游走罪”只比“使用敏感词汇罪”轻那么一点。

女子听到他这么说，脸上还是毫无表情，只是把头幅度很轻微地点了一下，右手谨慎地做了一个“进来”的手势。阿瓦登刚要张口，那女子严厉地瞪了他一眼，吓的他把话又吞回去了，乖乖地跟着她进了屋子。

一进屋子，女子首先做的就是把门关好，然后拉起来一层铅灰色的门帘挡在门口。阿瓦登不安地眨着眼睛，趁她拉门帘的时候环顾四周。这屋子是标准的两室一厅，在厅里摆放的是一套双人沙发与一个茶几，茶几上居然还有几束红紫色的塑料花。靠墙是电脑桌和电脑，墙上挂着普通的白色日历， 但被主人用粉红色的纸套了边，看起来颇为温馨。一盏粗笨的日光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上面象是恶作剧一样挂了几缕绿色的电线，象是垂下藤蔓的葡萄架。阿瓦登注意到厅口的鞋架上有四双鞋，尺码不同，说明今天的客人并不只他一个。

阿瓦登正踌躇不安，忽然女子从背后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朝里面走。于是两个人穿过客厅另一侧的短小回廊来到其中一间卧室。卧室上挂着同样质地的铅灰色帘子，女子伸手举起帘布，推开了门。阿瓦登迈了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三名面带微笑的人类，以及一间用真正的鲜花装点的房间。屋子里有很多旧日记忆里的古老物品，比如一幅印象派的油画、一尊乌干达木雕，甚至还有一个银烛台，唯独没有电脑。

他正在迟疑，女子也进了屋子。她谨慎地拉好门帘关上门，将耳边的旁观者取下，回过身来对阿瓦登用曼妙的声音说道：

“欢迎加入说话会!”

“说话会？”

出于习惯，阿瓦登并没有把这三个字说出口，因为他不确定是否“健康”，只是用眼神表示自己的疑惑。

“在这里你可以随便说话，这个该死的东西不会起作用的。”女子

把自己的旁观者晃了晃，那个小东西象死掉了一样，对女子句子里两个敏感词汇“随便”和“该死”充耳不闻。

阿瓦登一下子想到上星期在公共汽车站前碰到的男子，如果他摘下旁观者，会不会也会落到同一境地呢？那女子见他犹豫不决，指了指门口的铅灰色门帘说:“放心好了，这里是可以屏蔽掉旁观者信号的，不会有人觉察到。”

“你们，是什么，人，这，是，哪里？”

阿瓦登一边摘下耳朵上的旁观者，一边小声说道，语调还是改不了那种有关部门规定的说话方式。

“这里是说话会，是一个完全自由场所，在这里你可以畅所欲言，请不要拘束。”

另外一个人起身对他说道，这是一名瘦高的中年男子，鼻梁上的眼镜非常地厚。

阿瓦登嗫嚅着，却找不到发音的焦点，在四个人的注视下显得窘迫不堪，脸都要红起来。女子同情地看了他一眼:“可怜的家伙，不用太紧张，每一个刚到这里的人都是这样。慢慢就习惯了。”

她把手搭到阿瓦登的肩上:“我们其实见过的，当然，我见过你，而你没见过我。”她一边说，一边将自己的头发解下来，原来她留的是一头齐肩的乌黑长发，头发披下来的一瞬间阿瓦登觉得她真的很美。

“我……我记得你，记得你的声音。”阿瓦登终于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虽然不够流畅。

“是吗，那可太好了。”女子笑起来，拉着他的手，让他坐到沙发上，递给他一杯水。阿瓦登注意到这是一个款式古老的茶杯，上面还刻着花纹，杯子里的水带着浓郁的香气，阿瓦登尝了一点，那种甜丝丝的味道对喝惯纯净水的舌头来说刺激格外地大。让他觉得浑身一下子被注进了许多活力。

“弄到这个可不容易，我们也不是每周都能喝到。”女子坐到他身边，两只乌黑的眼睛注视着他,“你是怎么知道这个集会的？”

阿瓦登把发现光盘暗示的过程说了一遍，其他四个人都赞许地点了点头。“果然是个聪明人，脑筋还没被陈腐的空气腐蚀掉。”一个三十多岁的胖子称赞道，他的嗓门大的要命。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把两只

手交叉在一起，表示赞同。

“这正是天生的说话会成员，聪明、敏锐，而且不甘屈从于沉默。”

“那么。”胖子提议，“先让我们鼓掌欢迎说话会的新成员吧。”

于是四个人鼓起掌来，小小的屋子里响起一片掌声。阿瓦登羞涩地举起杯子做回应，他还不太习惯这样的场面。等到掌声稍息，他抬起头怯生生地问道：

“可以问个问题吗？说话会到底是什么？”

带他进屋的女子伸出食指，在他鼻子前两公分的地方比了一比，解释道：

“说话会，就是可以畅所欲言的集会。在这里你不必顾忌什么，说出任何你想说的东西。这里没有敏感词汇，也没有健康互联网络。这里是绝对自由的空间，你可以尽情释放你的灵魂，舒展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禁锢与束缚。”说着说着，她的声音变的高亢、奔放，里面饱含了许多早已经被屏蔽掉的词汇，阿瓦登不曾听到这样流畅连贯的话语很久了。

“我们的宗旨就是，说话，就这么简单。”中年人扶扶眼镜，补充道。

“可是，要说些什么呢？”阿瓦登又问道。

“任何事情，你心里想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说出来。”中年人露出宽和的笑容，“尤其是那些被美国政府限制的思想。”

这可真是一个大胆的集会啊，这分明就是犯罪，阿瓦登心想，但他发觉自己却被这种犯罪慢慢地吸引住了。

“当然，有件事我们会事先说明。说话会是危险的，每一个成员都冒着被有关部门拘捕的风险。联邦执法人员也随时可能破门而入，以非法集会以及非法使用不合法词语的名义把我们抓起来。你现在有权拒绝加入，并且离开。”

阿瓦登听到女子的警告，心里一度犹豫起来。但一想到此刻离去的话，那么又要开始持续那种窒息的泥沼生活，他就难以压抑自己的烦闷。阿瓦登第一次发现，原来“说话”对他来说是一个致命的诱惑，他先前并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如此地渴望着说话。

“我不会离开的，我要加入你们，说话。”

“那太好了。唔，那么不妨就从自我介绍开始吧。”女子高兴地说，同时站起身来，把右手搭到胸前，“从我开始。我的名字叫阿尔特弥斯，至于网络编号和身份证号码，让他们见鬼去吧！谁会去管那个！我有我自己的名字，我不是数字。”

她的话让所有人包括阿瓦登都笑了起来。接着她继续说道：“不过，这其实只是一个假名，这是希腊神话里的女神。”

“假名？”

“是的，和我户籍本上的名字是不同的。”

“可是，为什么？”

“你不会对自己在档案里的名字厌倦吗？我想起一个自己喜欢的名字，哪怕只有一次机会也好，自己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在这个说话会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名字，我们彼此拿这个称呼。”

阿瓦登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很理解阿尔特弥斯的想法。事实上当他在使用网络论坛的时候，也希望能够自己取一个称心如意的名字，而不是被分配一个用户名。

通过介绍，阿瓦登了解到阿尔特弥斯是网络部 BBS 论坛管理科的职员，今年 23 岁，未婚，最讨厌蟑螂和蜘蛛，喜欢缝纫与园艺，屋子里的花就是她偷偷从城市边缘摘回来的。

接下来是那名中年人，他自我介绍说名字叫兰斯洛特，41 岁，是城市电厂的一名工程师；兰斯洛特这名字出自英国的亚瑟王传说，是一名忠贞的骑士。他有自己的老婆和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三岁，女孩四岁，他们最喜欢吃的就是柠檬味道的水果糖。说到这里，兰斯洛特说希望下次聚会能把他们也带了，孩子们正是学说话的时候，他想教给他们真正的说话。

那个三十多岁的胖子是网络部的一名网管，叫瓦格纳。这个身份让阿瓦登吃惊不已，他的印象里网管都是些绷着脸全无表情的冷漠生物，但眼前的瓦格纳脸圆滚滚的，油光锃亮，嘴边两条翘起的小胡子神气十足。他喜欢的是雪茄和歌剧，利用网管的特权这两样东西都不难弄到。

“这个能屏蔽掉信号的门帘就是他弄的。”阿尔特弥斯补充说，瓦

格纳冲她做了个“乐意为您效劳”的手势，然后点燃了雪茄，把它放到嘴里，很快屋子里就笼罩起一片稀薄的烟雾。

说话会的第四名成员是一位穿着黑色制服的女性，今年刚满三十。她的名字是杜拉丝，城市日报（那个时代的报纸已经全部都数字化了）的编辑，她比阿尔特弥斯还瘦，颧骨高高耸起，眼窝身陷，两片薄薄的嘴唇即使在最说话的时候也很少分开，看不到牙齿。爱好是饲养狗和猫，尽管她并没有养。

“那么，到你了。”阿尔特弥斯对阿瓦登说。阿瓦登想了想，结结巴巴地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遍，当谈到自己的爱好时候，他一时间居然想不到自己喜好什么，似乎什么都没有，在那之前他甚至从来没想过。

“那，你最想做的是什么事呢？”阿尔特弥斯把手再一次放在他肩上，诱导着问道。

“真的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在这里没有任何限制。”

阿瓦登觉得自己终于找到机会了，他咳了一声，抓抓头，脱口而出一句响亮的叫喊:“Fuxk you，you son of bitch！”

在一瞬间，在座的四个人都被他这句话震惊了。瓦格纳率先反应了过来，他先叼住雪茄，用力鼓掌，然后用右手把雪茄取下来，张嘴大声地赞叹道:“真棒，痛快，这简直是最完美的入会誓词。”

“我宁可听十遍这样的脏话，也不想再去碰那个乏味的电子女声。”兰斯洛特也是一脸陶醉，毫不掩饰自己对电子女声的厌恶。而阿尔特弥斯和杜拉丝全都咯咯地笑起来，杜拉丝发现自己的笑容幅度大了一点，不好意思地把嘴掩住。阿瓦登觉得他们与其说是觉得新奇，不如说是在享受这句脏话所带来的对体制的蔑视与挑战。

“那你叫希望自己叫什么名字呢？”阿尔特弥斯歪着头问。

“唔……王二。“阿瓦登沉吟了一下，回答说。这是一个中式的名字，他以前有一个中国人朋友，喜欢讲故事，故事里的主角名字总是叫王二。

屋子里的气氛现在完全融洽了，大家都开始谈些比较自然的话题，每个人都摆出了最舒服的姿势，阿尔特弥斯不时拿起茶壶来为大家续

水。阿瓦登紧张的心情逐渐放松下来，他感觉到自己的脑子前所未有地轻松。

“你知道的。”阿尔特弥斯又给他倒了一杯甜水，“我们一直想把说话会保持在一定规模，平日是没有办法畅所欲言的，我们需要空间。麻烦的是，我们没办法公开征集会员，又不可能直接通过物理接触去寻找，那风险太大。于是兰斯洛特就设计了一套暗示系统，只有发现这些暗示的人才能知道本会的存在。”

“这套系统考虑到的还不止是安全问题。”兰斯洛特把自己的眼镜摘下来仔细擦拭了一下，得意地说，“这其实也是一个会员资格验证。说话会所吸纳的成员，必须有智慧，有头脑，内心渴望激情，并且对自由有着渴望。”

瓦格纳用两根指头夹着雪茄，在事先准备好的烟灰缸里弹了弹烟灰，大声说道：“据我的经验，申请 BBS 论坛服务的人，大多数都是为了怀旧，或者说渴望一些新鲜的东西，这样的人往往都怀有激情，认为 BBS 论坛也许能给他们一些与现实不一样的东西——当然，事实上并非如此，美国政府对 BBS 论坛的管理甚至严厉过电子邮件——这暗示着他们心里渴望解脱束缚。因此我们将暗示隐藏在申请 BBS 论坛的光盘之中，只有申请人才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暗示。而只有那些有智慧、观察敏锐的人才会发觉到这些暗示的存在，并顺利解读出来，找到这里。”

“归根到底，说话会也不过是一群渴望自由说话的秘密小团体罢了。”兰斯洛特笑道。

“你是第二个找到说话会的人，第一个是杜拉丝小姐。”

阿尔特弥斯告诉阿瓦登。阿瓦登敬佩地看了杜拉丝一眼，后者淡淡地回答道：“这没什么，这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摆弄文字。”

阿瓦登想到上一周在公共汽车站碰到的那个疯狂男子，于是把这件事讲给其他成员听。听完之后，兰斯洛特摇了摇头，从嘴唇里滑出一声叹息：

“这样的事情我也是见过的，我的一个同事就是如此。所以说话会的存在是必要的，这是缓解压力的阀门。长时间的敏感词汇限制会让人都疯掉的，因为他们既无法思考又没办法表达。”

“这正是美国政府有关部门所希望看到的，这样只有傻瓜能够存

活下来，一个全是傻瓜的社会是稳定的。”瓦格纳费力地把自己肥胖的身躯挪了一下位置，轻蔑地说。

“你也是有关部门的一分子，瓦格纳先生。”阿尔特弥斯一边往茶杯里续了些热水，一边抬头轻声说道。

“阿尔特弥斯小姐，我只是一个能比普通人多使用几个敏感词汇的普通人而已。”

大家都笑了起来。阿瓦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说这么多的话，这是前所未有的奇妙经验。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很快就融进了这个小圈子里，隔阂与陌生感很快就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胸闷与头晕等习惯性的毛病。

很快话题就从说话会本身扩展到了更加宽泛随意的话题，阿尔特弥斯唱支歌，兰斯洛特说了几个笑话，杜拉丝则给大家讲了美国南部诸州的风土人情；瓦格纳甚至还唱了一段歌剧，虽然阿瓦登一个字也听不懂，但他一点也不吝惜掌声。在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被屏蔽掉的角落里，五个不甘沉默的人正在享受着在这个时代视为奢侈品的事情——说话。

“王二，你可曾看过《1984》？”

阿尔特弥斯忽然问道，她就靠着阿瓦登坐下，阿瓦登摇摇头，反问道:“这是网络编号的一段么？”

“这是一本书的名字。”

“书？”阿瓦登听到这个名词，头摇的更大了。这是个古老的名词，在这个电脑技术非常发达的时代，网络可以承载一切信息，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图书馆查到电子版；因此有关部门认为实体书籍变成了一种没有必要存在的浪费，实体书也就逐渐消亡了。瓦格纳对此的评论是:“有关部门喜欢电子书籍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电子书籍的话，只需要 FIND 和 REPLACE 两个命令就可以消灭掉全部不健康词汇，替一本书消毒；而实体书籍的校对与修订却是件旷日持久的工作。”

“这是一本伟大的书，是旧世界哲人们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预言。”阿尔特弥斯认真地说。“它很早以前就洞察到了肉的束缚与解脱，灵的束缚与解脱，这是说话会的基石。”

阿瓦登不无惊奇地发现他的网络编号开头恰好是这这本书名字:

19842015。

“那么，该怎么样才能看到呢？”阿瓦登盯着阿尔特弥斯乌黑色的眼睛问。

“我们也无法找到纸质版，网络图书馆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书。”兰斯洛特摇摇头，然后重新露出笑容，左手向着杜拉丝摆了个请的姿势，“但我们的杜拉丝小姐应该为她的记忆力而自豪，她在很早已经有幸阅读过这两本书，并且能够记得里面的大部分文字。”

“太好了，然后她写下来了，对吗？”

“那太危险，这时代持有实体书是个大罪过，也容易让说话会暴露。我们只是在每次聚会的时候请杜拉丝小姐为我们背诵。既然是说话会，那么把这两个故事讲出来不是更名符其实吗？”

大家都安静下来，杜拉丝站起来走到屋子中央，其他四个人坐在旁边看着她。阿瓦登不经意地把手搂在阿尔特弥斯肩上，后者微微朝这边靠过来，女性头发的幽香“咝咝”地划过他的鼻子，让他的心里一阵荡漾。屋子里非常暖和，他分不清这是花香还是阿尔特弥斯的味道。

杜拉丝的声音并不高，不过却很清晰有力；她的记忆力确实惊人，不仅记得情节，包括一些细节和句子都可以复述下来。杜拉丝讲到了朱丽亚假装摔倒，然后偷偷递给温斯顿一张写着“我爱你”的纸条，绘声绘色，这让听众们都听的入神了，阿尔特弥斯听的尤其认真，以至于都没有注意到阿瓦登一直注视着她。

“1984 的作者预见到了□□的进步，却没有预见到技术的进步。”瓦格纳在杜拉丝停下来喝水的时候发表自己的评论，阿瓦登觉得他与外貌不太相称，是个很有洞察力的技术官僚。

“在大洋国人们还可以靠传递纸条来偷偷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美国政府有关部门把我们全赶到了网上，而在网络技术发达的今天，我们即使想发一条短信都会被系统或者网管看的一清二楚，无从遁形。现实里呢，还有旁观者在。”瓦格纳在腿上敲了敲雪茄根部，“一句话，技术是中性的，但技术的进步会让自在的世界更自在，集权的世界更加集权。”

“这句话说的很有哲学家的味道哟。”阿尔特弥斯冲瓦格纳挤了挤眼睛，从抽屉里取来一把饼干和曲奇散发给大家。

“就好象同样是 0 和 1，有的人就能写出工具软件，有人却拿那个编出恶性病毒？”

阿瓦登想到一个类似的比喻，瓦格纳听了以后满意地打了个响指。

“很不错的比喻，王二，就是如此，真不愧是程序员。”

谈话持续了不知道有多久，杜拉斯看了一眼墙壁上的挂钟，连忙提醒谈兴正浓的四个人时间快到了。说话会不能持续很长时间，旁听者被屏蔽的越久，暴露的危险就越大。

“那么好吧，我们就抓紧最后半个小时来完成今天的活动。”

阿尔特弥斯一边说着，一边将桌子上的空杯子收走。兰斯洛特和瓦格纳也都站起身来，活动一下已经有些酸疼的肩膀和腰，只有杜拉丝坐在位子上没有动。

“活动？还有什么活动？”

阿瓦登奇怪地问道，说话会除了说话还有其他活动？

“唔，对啊，我们还有其他活动。”阿尔特弥斯撩起额前的长发，对他妩媚一笑:“我们还会和对方完全交流。”

“完全交流？”

“就是 intercourse。”

“……”阿瓦登一下子变的脸色苍白，呼吸急促起来，仿佛胃里被灌进去零下三十度的寒风，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说话会有说话的自由，也有选择与谁上床的自由。”阿尔特弥斯毫不羞涩地说,“我们互相谈话，然后选择合适的人做爱，就象我们选择我们喜欢的词汇说话一样。”

兰斯洛特看阿瓦登很窘迫，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慢慢地说:“当然，我们不会强迫任何人，这完全是在自愿的基础上。今天我还要早点回去照顾小孩，你们人数正好合适。”

阿瓦登的脸色涨红，热的仿佛夏季的电脑 CPU，他甚至不敢多看阿尔特弥斯一眼。他憧憬过女性很长时间，但如此接近还是第一次。

还要回家去照顾小孩子的兰斯洛特向大家道别后就先行离去了，

阿尔特弥斯将房间留给瓦格纳与杜拉丝，然后带着惶恐不安的阿瓦登来到了另外一间房间。这间显然是阿尔特弥斯的卧室，屋子里很简单，但却收拾的十分干净，在床上枕头旁还摆着一个手制的布娃娃，床单和窗帘都是粉红色的。

最初的是由阿尔特弥斯主动开始的，丝毫没心理准备的阿瓦登只是被动地任她摆布。经过了几轮挑逗，阿瓦登才逐渐放开，任由潜藏在自己心内的原始欲望奔流出来，那种期待听到圆润女声的青春憧憬本来只是苦闷生活的意淫，而在今天它加倍实现了。很快这种憧憬与他在现实中被压抑的郁闷合流，转化成了猛烈的冲动，让他一次又一次与阿尔特弥斯融为一体。阿瓦登不知道这种冲动和他想大声说出“Fuxk you， you son of bitch”冲动有什么不同，不过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他现在脑子里想的只有尽情地、全无束缚地让自己释放激情，完全没有任何束缚。

强烈的刺激一波波地冲击着兴奋中枢，最终一阵快感浪潮在狂暴洋面扬起头来，达到了一个极高的顶端。阿瓦登在那一瞬间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那种轻盈无比的自由，以及因自由而生的快乐与疲惫。浑身是汗的他喘息着倒在了阿尔特弥斯身上，一阵舒畅的倦意如潮水般淹没了他的身体……

……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阿尔特弥斯躺在自己身边，赤裸的身体好象一尊白玉雕像，睡姿恬美静谧。他侧过身子去，慵懒地打了个呵欠，然后阿尔特弥斯睁开了眼睛。

“很舒服，对不对？”她问道。

“是啊……”阿瓦登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顿了顿，犹豫地说道：“你以前和兰斯洛特、瓦格纳他们也……呃，我是说，象刚才那样子过吗？”

“是的。”阿尔特弥斯温柔地回答，她半支起胳膊，长发从肩膀披到了胸口。她的大方坦白反而让阿瓦登有些不知所措。屋子里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沉默，然后阿尔特弥斯忽然开口问道：

“还记得今天杜拉丝讲的那段故事吗？女主角偷偷递给男主角写着‘我爱你’的纸条。”

“唔，还记得。”阿瓦登回答，很高兴终于能从那个拙劣的话题摆脱出来了。

“在有关部门的健康互联网络词汇列表里，没有爱这个字呢。在我们这个时代，我爱你也是一个敏感词汇，被屏蔽掉了。”阿尔特弥斯的眼神里似乎是感慨，又象是失落。

“我爱你。”阿瓦登不禁脱口而出，他知道在这间屋子里可以说出任何自己想说的话，不必顾忌。

“谢谢你。”

阿尔特弥斯听到之后只是笑了笑，起身穿上衣服，催促阿瓦登时间差不多了。阿瓦登有些失望，因为她没有预期反应的热烈，仿佛他刚才说的只是有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这时候杜拉丝和瓦格纳已经离开了，屋子里只剩他们两个人。阿尔特弥斯把他送到门口，将旁观者交给他，然后叮嘱他说:“记得在外面绝对不要提及说话会的任何事情或者任何人，我们在说话会以外的地方是完全不认识的。”

“我记住了。”阿瓦登回答，然后转身要走。

“王二。”

阿尔特弥斯忽然叫道，阿瓦登连忙转身，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两片柔软温暖的嘴唇忽然贴到了他的双唇，然后是一个细切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谢谢你，我爱你。”

阿瓦登觉得眼睛有些湿润，他戴上旁观者，推开门，重新步入到那一片令人窒息的世界中去，但他此时已与来时的心境大不相同。

此后阿瓦登的精神面貌明显有了改善。他谨慎地享受着这种秘密集会的乐趣，并且乐在其中。每一周或者两周，他们五个人都会在周日秘密地举行说话会的活动，聊天，唱歌或者听杜拉丝讲 1984 的故事。阿瓦登同阿尔特弥斯又“完全交流”了几次，偶尔他也会跟杜拉丝“交流”。他有了两个身份，一个是现实中和网上的阿瓦登，编号19842015，还有一个是说话会里的王二。他很享受这个名字，觉得这就是自己另外的一个人生。

有一次集会，他们谈到了敏感词汇的问题。阿瓦登记得很早的时候——他对这方面的记忆有点模糊——有关部门给出的是一份敏感词汇列表，由网站的内部管理人员秘密参考使用，他对如何演变成现在的局面大惑不解。那一天瓦格纳带了一瓶葡萄酒，兴致很高，于是

索性给他们讲了讲“屏蔽”的进化史，身为网管的他经常可以接触到这些资料。

在最开始美国政府只是单纯地屏蔽掉敏感词汇，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样的措施根本没有用处。很多人会采取在词组中夹杂符号或者数字的方式来绕开系统检查；于是有关部门不得不将这些近似敏感词汇也一一屏蔽掉。然而众所周知，数字与符号之间的组合方式是近乎无限的，只要你有想象力，就完全可以组合出一个新的词组而且不失掉他的原意。比如说“politic”这个词，就有“politi/c”、“政 polit/ic”、“pol/itic”等近乎无限种表达方式。

当有关部门意识到这个问题时，他们采取了新的策略。既然无法辨识词组，那么就用单词屏蔽。这一举措在一开始是奏效的，违规交谈的人显著减少，但很快人们就发现可以用同音字或者谐音的方式来继续表达自己的危险思想。即使有关部门封掉全部敏感词汇的同音字，也无济于事，思想活跃的美国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使用隐喻，借代、类比、引申及其他修辞方法，或者将一个敏感词用数个不敏感的字来代替。人类的思维方式要比电脑开阔许多。电脑屏蔽掉一条路，他们还会有更多的路可以选择。

这一场水面以下的角力看起来似乎是美国大众要取得胜利。这时候，一个具有逆向思维精神的人出现了。他的身份不明。有人说他是有关部门的主管；也有人说他是因过度使用敏感词汇而被捕的危险人士。无论他是谁，总之整个局面被扭转过来。他向有关部门建议，不再告诉大众禁止说什么，而是规定他们只能说什么，用什么方式去说。有关部门很快就心领神会，制订了新的规章制度：取消了敏感词汇列表，取而代之的是互联网络健康语言列表，并把这举措推广到了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屏蔽系统中去。

这一次，大众终于处于下风。以往他们与有关部门尽情地在网络与现实中捉着迷藏，而现在他们却被有关部门扼住了咽喉。这样一来，有关部门可以有效率地掌握住言论，因为整个语言的框架都被彻底控制了。在有限的空间内，大众几乎是无计可施。

尽管如此，大众还是不屈不挠地将这场战争——或者说游戏——继续下去，他们挑选健康词汇列表中的合法字眼来表达不合法的意思：两个连续的“稳定”意思就是“反对”，“稳定”加“繁荣昌盛”则暗示“屏蔽”。美国政府不得不对这一动向保持着警惕，并日复一日地将更多的词汇从健康词汇列表里删掉，禁止大众使用。

“当然，这场战争会持续下去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字或者词组，那么就可以继续自由交流——你知道莫尔斯电码吧？”

瓦格纳说到这里，拿起茶杯一饮而尽，满意地打了一个嗝。

“可是，这场战争的代价就是语言的失落。表达能力会越来越贫乏，越来越淡而无味，人们会越来越倾向于沉默，这对有关部门反而是好事。”兰斯洛特摆出一副忧虑的表情，有节奏地用指关节敲击着桌面，“这样一来，岂不就等于是大众的自由意识将语言推向死亡的边缘？真讽刺啊。按照这个趋势，有关部门是不会败的，他们会笑到最后。”

“不，不，笑这种情感他们是不会了解的。”瓦格纳淡淡地回答。

“我倒是觉得，美国是一直处于恐惧的情感之中呢，生怕人们掌握了太多的词汇，表达出太多的思想，变的难以掌握。”阿尔特弥斯说完摆出一副她在上班期间冷若冰霜的呆板脸孔，学着僵硬的腔调喊了一句：“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美国万岁！”

杜拉丝、兰斯洛特与瓦格纳都哈哈大笑，唯一没笑的是王二（阿瓦登）。他对于兰斯洛特刚才的那句话始终耿耿于怀：大众与有关部门的对抗，其最终结局就是语言的消亡。那么他们现在这个小小的说话会，也只不过是在一列开向悬崖的列车里关上窗帘，享受坠毁前最后的宁静罢了。

不过他没有说出口，因为这太煞风景了。阿瓦登不希望破坏说话会的气氛，这对他很重要。

从说话会回到家里，阿瓦登躺在行军床上，双手枕着脑袋，陷入了沉思。自从加入说话会以后，他变的比以前更容易陷入思考。有时候他想的是这个社会、这个互联网络或者这座城市中存在的荒谬性；有时候他想的是自己的生活；还有时候他想的是阿尔特弥斯。他不知道是不是在一个压抑的世界里，人的情感会变的格外强烈，他现在陷入对阿尔特弥斯的迷恋无法自拔。阿瓦登一直很羡慕杜拉丝讲的《1984》里面的温斯顿，他和朱利亚有一间两个人独处的小屋，一个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小世界。

他在与阿尔特弥斯“完全交流”的时候曾经吐露过自己的心声，阿尔特弥斯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表示两个人的关系无法再比说话会更近

一步——维持现在的状态就已经是个人行为的极限，有关部门可不会一直打瞌睡。“我们只能把感情生活压缩在每周一次的说话会活动里，这已经很奢侈了。”她对他说，同时温柔地抚摩他的胸膛。“只有在说话会里，我们才是阿尔特弥斯和王二。而在其他时间里，你是 19842015，而我是 19387465。”

对此，阿瓦登只能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确实他不该奢求更多。

除了感情，发生变化的还有互联网络。自从加入说话会以后，阿瓦登逐渐发现互联网表面下潜藏的一些东西。正如瓦格纳在一次活动的时候指出，普罗大众与有关部门的战争从未结束，总会有思想和言论从严厉管制的缝隙中流泻出来。阿瓦登发现，在完全公式化的 EMAIL 与网络论坛中其实隐藏着不少耐人寻味的细节，就好象那个 title 一样，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密码与隐藏寓意。这些东西出自不同人的手里，样式和破译方式都不同，阿瓦登不知道那些密码背后隐藏的是怎样的内容。不过有一点可以确知的是，说话会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地下集会，瓦格纳说的对，始终还是有人在试图用“健康”词汇表达“不健康”思想。

讽刺的是，给阿瓦登感触最深的，是有关部门的管制。以往他只是模糊地感觉到自己被绑缚起来，现在他能清晰地看清这种束缚与压抑的脉络，以及加诸在自己身上的各种手段。在小小说话会中享受到的自在让他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在宽阔现实中的不自在。

“Fuxk you， you son of bitch！”

每一次的聚会，三位男士都会轻蔑地一起高喊这一句粗话。他们清楚这不会给有关部门带来什么不良影响，不过这确实很痛快。

这一周，阿瓦登特别地忙碌，他的同事因为不明原因而被屏蔽掉了，这样一来整个项目就全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这项目是为有关部分设计一种软件，用来控制大功率主动式“旁观者”的能源分配控制。软件很复杂，他不得不每天在电脑前工作十几个小时，只有在身体实在支撑不住的时候才停下来随便吃一点东西，喝一口纯净水，困了就躺在旁边的行军床上睡上一觉，爬起来继续工作。屋子里满是浑浊的烟味与袜子脏衣服的酸臭味，阿瓦登就在这种环境下蓬头垢面地敲着键盘，并不时揉揉满布血丝的眼睛。

偏偏在这个时候屋子里的暖气坏掉了。洋灰色的暖气片从昨天开始就变的冰凉，不再有热水流动。阿瓦登检查了一下，发现并不是管

道问题，而且邻居们也碰到同样的事，看来是供热系统出了问题。这一变故的正面影响是稍微淡化了屋子内的酸臭味，负面影响是整个屋子变的有如冰窖一样。紧闭的窗户和门能挡住寒风，却挡不住寒冷，低温让本来就寒酸的房间更笼罩上一层霜气。无论是那把木椅还是行军床都象是冷酷的冰雕，屋子里唯一还有些热气的就只剩下电脑。阿瓦登不得不披上所有的御寒衣物，蜷缩在床上，把电脑的散热口对准自己。

有关部门宣布“供热”和“暖气”暂时也被列入敏感词汇，于是阿瓦登没办法写信向供热部门询问，只好静待，除了用来敲键盘的指头以外，尽量保持全身一动不动，以节约热量。在停止供暖后的第四天，暖气片里终于传来“哗啦哗啦”的声音，带着热气的水开始流动，屋子里恢复了温暖，“供热”和“暖气”又可以恢复使用了。于是 EMAIL 与网络论坛上全都是“庆祝有关部门恢复供应暖气，急人民之所急”的帖子，EMAIL 新闻组里也全是类似主题。

不过这对阿瓦登来说太晚了，他生了病，感冒，而且是重感冒。他面色苍白，全身软弱无力，头疼的象是被一枚达姆弹射入头部，只能躺在床上等医生。医生来到他家里，给他做了两三次点滴，喂了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药片，叫他静养。这一场病足足持续了数天，他不得不放弃参加这一星期的说话会，身体状况实在太差了，阿瓦登甚至怀疑自己搞不好会因此而死掉。

阿瓦登躺在床上，心里懊悔不已，说话会是他唯一的乐趣，现在他却没办法参加。他把头蒙在被子里胡思乱想，瓦格纳这一次会带什么特别的东西来呢？兰斯洛特有没有把两个孩子也领过来？还有阿尔特弥斯，他没参加的话，她会和谁“完全交流”呢？瓦格纳还是兰斯洛特？他还想到了杜拉丝，上一次的聚会里，杜拉丝讲到了温斯顿在秘密幽会的屋子里对朱丽亚说“我们已经死了”，朱丽亚附和着说“我们已经死了”，这时候第三个声音说道“你们已经死了。”

杜拉丝就讲到这里，就停住了。阿瓦登急切地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第三个声音是谁，是党吗？温斯顿和朱丽亚是否会被捕，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不光是他，阿尔特弥斯也很希望知道后续情节的发展，不过她并没有去追问杜拉丝。

“让这成为一个悬疑，这样接下来的一周我们的生活都会在期待的乐趣中度过。”她对阿瓦登说，然后两个人继续沉溺于 intercourse 的快乐。

“也许他们都会死。”阿尔特弥斯在交流结束后，看着天花板说。

“也许那只是奥布林的声音，他去探望他们。”阿瓦登安慰她道，但是他的心里也不确定。

阿瓦登的病持续了十天，然后他终于痊愈了。他痊愈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床上爬起来，然后去看墙上的日历：这一天恰好是星期日，说话会活动的日子。阿瓦登已经缺席了一周，这已经令他如饥似渴，甚至做梦都在和他们一起喋喋不休地说着话——所幸他并没有说梦话的习惯，所以 24 小时工作的旁观者并没发出任何警报。

阿瓦登简单地洗了一下脸，用一把有些生锈的剃刀沾着肥皂仔细地刮掉脸上粗硬的胡须，然后咕噜咕噜地刷了刷牙齿，用手和毛巾沾着热水将自己蓬起的乱发压下去。因为生病，有关部门发了一些补贴给他，其中包括两块羊角面包、两瓶姜汁啤酒和一份精制砂糖。他将这些东西都用塑料布仔细包好，揣到宽大的军大衣里，打算带到说话会上去与大家分享。

今天的天气和往常一样地冷，阿瓦登把自己裹在大衣里，登上前往效率大楼的公共汽车。一路上车厢里的广播重复着“营造健康的互联网络”以及一些优秀网络用户的先进事迹；车厢前面的电子屏幕不断滚动显示着最新的健康词汇列表，一个旁观者自车顶垂下来睥睨着车内的每一个表情呆滞的人。阿瓦登坐在最后一排，望着窗外不断向后移动的建筑物与枯黄的树木发呆。

车子很快就到达了辛普森大楼附近的车站，阿瓦登下了车，把手放到怀里摸了摸塑料布包着的食物，朝着大楼走去。他在半路无意中抬起头，忽然一阵冰冷的寒流刺入他的胸腔，迫使他停住了脚步。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他看到了效率大楼的第五层阿尔特弥斯家的窗户发生了一些奇怪的变化。以前阿尔特弥斯家面向大街的窗户总是挂着粉红色的窗帘，而现在窗帘则被扯到了两边，窗户大开，用肉眼可以勉强看到窗玻璃和屋子里雪白的墙壁。假如今天有说话会的话，阿尔特弥斯绝对不会把有屏蔽效果的窗帘打开。而且打开窗户这件事也绝不寻常，在这个城市里的室外空气十分浑浊，几乎不会有人会去开窗换气。

也就是说，今天并没有说话集会召开，而是发生了另外一些事情。阿瓦登望着那窗户，心情开始变的有些慌乱，他把手从兜里掏出来，

叼起一支香烟，把身体靠在一根电线杆旁故做镇静，以免被行人怀疑。究竟说话会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一周停办了呢？要知道，只要还有复数的成员能够出席，说话会就会一直办下去，难道说瓦格纳、兰斯洛特、杜拉丝和阿尔特弥斯同时无法出席？这种概率实在太小了。阿瓦登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向四周不安地张望。忽然他看到了一样东西，一个念头霎时占据了他的全部心灵，让他几乎眩晕过去。

“说话会本周不会有了，以后也不会有了。”阿瓦登嘴唇默默地蠕动着，面如死灰。

他看到在街道内侧一处不起眼的地方隐藏着一个类似雷达天线的东西，其造型很象是两个背部贴在一起的大碗。阿瓦登心里清楚这是什么东西：这正是他负责软件设计的大功率主动式“旁观者”，这造型他很熟悉。这装置可以主动发射电波去探测人们的声音，并检查其中是否存在敏感词汇。

这样的装置居然就安放在阿尔特弥斯家附近，那么就等于说话会完全暴露在了有关部门的监控之下。主动式旁观者的强大刺探电波会轻易刺穿她家中的铅质窗帘，把所有成员的话原封不动地传到有关部门耳朵里。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发明，这一技术的突破意味着有关部门可以不再被动地等待警报，可以主动出击去刺探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说的任何话语。阿瓦登可以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阿尔特弥斯他们的每一句话都被有关部门记录下来，会有机器统计出到底有多少违禁词汇被他们使用过；然后联邦警察会冲进她的屋子，将正在聚会的成员们都带走，只留下搜查过后空荡荡的房间和窗户。

阿瓦登想到这里，心如刀绞，他一点也不为自己的侥幸逃脱而感到幸运。他的胃袋翻腾起来，一种恶心的感觉从胃里直接升到嘴边，让他想吐，却又不能吐——因为“呕”也是个敏感词汇；大病初愈的孱弱身躯无法承受这种打击，象害了风寒一样颤抖起来，几乎站立不住。

他不敢继续朝前走去，仓皇地转过身去，登上另外一辆公共汽车，把嘴闭的更紧了。等阿瓦登回到自己家楼下，看到楼房附近另外一架新的主动式旁观者正在兴建中，漆黑的天线在半空舒展开来，仿佛一面巨大的蜘蛛网。看来有关部门已经着手在整个纽约市部署这种新兴高科技产品。

他不敢驻足观看，低着头从那巨大装置旁边走过，一路不停地走

回家，然后把自己的脸紧紧地压在枕头里，却不敢哭出声音来，连一句“Fuxk you, you son of bitch”都不能说。

从那以后，阿瓦登的生活回到了普通状态——就是说和原来一样沉滞、压抑、欠缺激情，健康向上，缺乏低级趣味。兰斯洛特说过：“战争的结果就是，大众的自由意识会将语言推向死亡的边缘”，现在看来，他的预言是很准确的：说话会的覆灭，导致“说话”、“歌剧”、“完全”、“交流”几个词先后被剔除出了健康词汇列表，成为敏感词汇。

另外，虽然阿拉伯数字还能用，但“1984”这一个数字组合也被屏蔽掉了，这让包括阿瓦登在内的程序员在编写程序时不得不谨慎地检查数字是否违规，这额外增加了很多工作量，让他更加疲惫。

阿瓦登不是没有担心过，也许在某一天的深夜，他就会忽然接到一封 EMAIL，让他留在家里不要动，不要试图在网络做任何动作；接着电话会响起，电子女声会把这一要求重复再重复，直到警察打开他家的大门，把他带去未知的地方，那里有未知的命运等待着他。《1984》后面的情节发展阿瓦登始终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杜拉丝已经彻底失踪了，所以温斯顿和朱丽亚的结局始终是个谜；就好象兰斯洛特、瓦格纳、杜拉丝和阿尔特弥斯的结局一样，也不从得知。其实这两件事对于阿瓦登来说没什么本质性的区别，所以它们也可以看做是同一个谜。

其实他最担心的，是阿尔特弥斯。每次想到这个名字，阿瓦登就难以抑制心中的郁闷。她究竟会怎么样，彻底被屏蔽掉吗？如果是那样，那么她在这世界上遗留下来的唯一痕迹，就是一个程序员记忆里的假名而已了。

说话会消失后三个星期，仍旧风平浪静，没有任何人来找过阿瓦登，他也没收到过任何类似内容的 EMAIL，阿瓦登一直在想，也许是他们没有吐露出自己的下落，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认识的只是一个叫王二的程序员。这个城市里有数以千计的程序员，而王二是个假名。

因此，生活一如既往地平静。不，确切地说，还是有一点不同的，那就是互联网络健康词汇列表：那上面的词组消失的速度比以前要快的快，每小时每分钟都有词与单字飞快地在名单上消失，阿瓦登不得不花上大量时间去更新列表，以跟紧当前形势。

与词汇列表更新速度相对的，EMAIL 和网络论坛上的东西越来

越乏味。因为人们不得不用极有限的词去表达广泛的意思，大家都变得寡言少语。就连那些秘密的暗语和联系方式也少了许多；整个网络就象是前些天阿瓦登家里出了问题的暖气片一样：虽然名义上是给人带来温暖的东西，但却变的冰冷、僵硬，让人如坠冰窟。

这一天，阿瓦登从电脑前抬起头来，他看了看窗外迷茫的灰色天空，胸口一阵抽搐，不由得痛苦地咳了一声。他拿起塑料杯，将杯子里的纯净水一饮而尽，杯子丢进同样是塑料质地的垃圾桶里，发出钝钝的撞击声，他觉得自己的脑子也是一团垃圾，举起手敲了敲，果然发出同样钝钝的撞击声。

然后他拿起大衣，戴上墨绿色的护目镜，走出门去。阿瓦登没带便携式的旁观者，那东西已经不需要了，城市里到处都是主动式的旁观者，随时监听是否有违禁词汇的存在。整个纽约现在就象是互联网络一样，被有关部门营造成十分健康。

阿瓦登这一次外出是有正当理由的，他决定去取消网络论坛服务，这服务已经用不着了，因为无论 EMAIL，新闻组，BBS 论坛还是其他什么现在全部都变成了一样的东西。

从日历来说现在应该是春季，但外面还是很冷，高大的灰色建筑矗立在平地上，仿佛绝对零度下的石林。大团大团的风裹着黄沙与废气穿行其间，风沙无处不在，让人置身其中而难以摆脱。阿瓦登把手揣进兜里，脖子缩进领口，畏缩着向网络部的大楼走去。

忽然，他停下了脚步，惊讶地站在原地无法动弹。他看到阿尔特弥斯正站在前面的路灯下，穿着黑色的制服。可是她的变化有多么大啊，面容象是老了十岁，满脸都是衰老的皱纹，年轻的活力荡然无存；她听到脚步声，转过头来，两个乌黑的大眼睛显得异常空洞，目光越过阿瓦登延伸到远方，没有一个明晰的焦点。

阿瓦登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碰到她，这让他已经沉寂已久的心灵泛起了几点火花，可惜他迟钝的神经已经无法表达出“激动”这一个简单的情感了。两个人互相对视了一阵，他终于木然走到她身边，张了张嘴唇，想对她说些什么。但是他掏出今天新发布的健康词汇列表，发现上面是一片空白——终于连最后一个词组也被有关部门屏蔽了。

于是阿瓦登只好保持着沉默，默默地与面无表情的她擦肩而过，继续向前走去。他的身影逐渐融入同样安静的灰色人群之中，整个城

市都显得寂静极了。

（版本：晋江文学城。补屏蔽词：守护学徒）

寻找波波

苏珊·帕尔维克

全球定位系统恢复联接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那时，天已经黑了，而且一下午都在下雪。我坐在厨房桌子旁，眼睛盯着代数书，尽量集中精力解那个二元一次方程组。这时掌上跟踪显示器突然亮了，显示屏上开始闪现传输信号。

我瞧了一眼，咒骂了几句，连忙上楼在我的电子地形图上再确认了一下信号的准确位置，冒了更多的粗话，一把抓过一件厚衣服就往身上套。

一连五天，我的眼珠就没离开过掌上跟踪显示器，向上帝祈祷：让显示屏再重新亮起来，求你啦，上帝，我就能知道波波在哪儿了。这是它头一次整夜不归，偏巧全球定位系统就出了毛病，真够倒霉的。

说不定这是大卫筹划好的。波波是从星期一失踪的，也正好是定位系统卫星出乱子的时候，可能大卫把窗户打开，乘我不备放跑了波波，他一向有这种搞鬼的德行，说不定还踢了波波一脚，他知道我没办法跟踪波波的信号。

星期一我担心坏了。放学回家，没看见波波，我开始还以为它会记着回家吃晚饭的，它总喜欢那样。可它没回来，我到外面喊它，到邻居的院子去找它，都没找到，我害怕了，可妈说不用担心，再晚点波波会回来的，即使它真的不回来，在外面过一夜也不会有事的。

可是它星期二早饭也没回来吃，到了晚上我都要疯了，特别是卫星信号还没有，我不知道它会在哪儿，它常去玩耍的地方都找遍了。

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就像地狱，我走到哪儿就把掌上跟踪显示器带到哪儿，盼着早点恢复信号，几乎每秒钟都想核实一下，即使是在学校，也不例外，尽管约翰·舒司特和里奥·弗兰克像往常一样说着烦我的话。

他们总要烦我。“嘿，迈克！喂，迈克尔——你知道今天放学以后我们去干什么吗？我们开车去卡森，迈克。没错，我们去卡森城，你知道我们到那儿去干什么？我们去——”

通常我都能做到不理他们，我知道他们就是想惹恼我。他们就想

那样，引我和他们打架，惹上乱子倒大霉。

我不能给妈惹事，家里的麻烦够多了。我也不想让妈知道约翰和里奥说了什么，我根本不想让妈想起这俩家伙，想起他俩为什么跟我找碴儿。

舒司特家、弗兰克家和我家曾是朋友，不过，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在我爸爸死、他们的爸坐牢之前。约翰和里奥认为是我爸的错，好像是我爸出了馊主意，他俩的爸不好拒绝。所以现在他俩想着法儿欺负我，因为我爸不在了，他们没法在他身上出气。

卫星出毛病的那星期我可不能忍着不理他们。妈的老板们对妈盯得紧多了，因为他们的掌上跟踪显示器也没法用。我们家里每晚都要接到无数的查询电话，确保妈是待在家里的，即使她去工作，只要出门就总有人盯着她。像过去一样，像没有掌上跟踪显示器的时候一样。而且只有老天知道大卫在干什么。我猜他还是得干仓库的那份活儿，开着铲车把大箱子运来运去的，因为他要是不去干活，老板一定会给缓刑犯监督办公室打电话。可是该回家时，他却不回来，每次一回家就和妈大叫大吵，比一般情况还要糟。

所以，有五天的时间我不知道波波到哪里去了，而在学校约翰和里奥两个又缠着我找岔子，回到家还要听大卫和妈吵闹。

终于，星期五卫星恢复工作。全球定位系统的人说他们早该把整个定位系统推出轨道，重新弄个新的——要是真那样干可就麻烦了——最后还是搞地面操作的人设法把黑客破坏的部分修复了。

这可真不赖，只是雷诺这个鬼地方一直在下雪，而根据全球定位系统的目标指示，我得爬上 3200 码的山峰找到波波。

妈回来的时候，我正在往包里再多装几块能量棒。我早就料定她不会允许我出去的，不过我做好了思想准备，一定力争，同时也希望下雪能耽搁她些时间，使她晚点回来，兴许一晚上都回不来。可我真该更理智一点，妈的那个新跑车就是拿来在这样的时候用的，随便再滑的路面，也照样开得飞快。

她看上去很疲惫，每次当班回来她都是这样一身疲惫的样子。

“你在干什么？”她说着，探过头来看我的掌上跟踪显示器，又看看旁边的电子地形图。“喔，我的天，迈克，它在皮文山顶上！”

我能闻得出她身上的香波味。下班后她总是满身香波味地回来。我从不愿意想像淋浴冲洗准备回家前，她身上会是什么味道。

“它在皮文山顶上，”我说，“波波在山顶上。”

妈摇着头，“宝贝儿——不行。你不能去。”

“妈，它可能会受伤的！也许它的腿骨折了什么的，动不了，只能躺在那儿等着！信号一直没变化。如果信号位置到下边来了，就可能是有谁把它带下山，可那么高的地方没有人家。没有哪个房地产开发商在皮文山顶建房子。”

“亲爱的，”妈的声音非常温和，“迈克，转过身来，快点儿，转过身看着我。”

我没转身，继续往包里装能量棒，妈把手放在我肩上说，“迈克，它死了。”

我仍然背对着她。“你根本不知道！”

“到现在它已经失踪了五天，信号又一直在山顶上。它肯定是死了。兴许是郊狼什么的逮住了它，把它弄到那儿去的。它自己从来没到那么高的地方去过，是不是？”

妈是对的。给波波装上发射器已经一年多了，它从不到处乱跑，更没到很远的地方去过。它喜欢在邻居们的院子或是房地产商的各开发地段之间的空地里搜寻，那儿有田鼠和老鼠。当然，也有郊狼。

“也许它是想到那里勘察一番。”我边说边把背包的拉链拉好，“反正我得搞清楚。”

“迈克，没有什么要搞清楚的。它死了，你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大卫是摊臭狗屎，“它从星期一就没回家，所以，妈，我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一点没见过它。”

我还是转过了身子，因为我想看我说这话时，妈是什么样的表情。

我猜当时我真想打一架。把这话说出口其实挺难的，因为这只能勾起那些大家都拼命想忘掉的事。

妈倒吸一口凉气，转过了脸，转得很快。

看她这样的反应，我很欣慰。她没有说责骂我的话，尽管我的确该被责骂。她也没有离开厨房，而是转过来看着我，还把她的双手都放在了我的肩上:“你是不能出去的。这样的天，不行。即使是开跑车，我开车带你——”

“波波可能正受伤躺在那儿,”我说,“或者，掉进了什么洞里，或者——”

“迈克，它死了。”我没出声。妈使劲按了按我的肩膀，温和地说，“即使它活过一段时间，你也来不及赶到那儿。根本不可能；这种天气。开跑车也不行。”

“我想搞清楚,”我盯着妈的脸说，这次我可没赌气,“这么不清不楚的，我受不了。”

“你很清楚,”妈说，声调听起来很伤心,“你只是不想面对而已。”

“好吧,”我对她说，可嗓子直发干,“不看个究竟，我受不了，这么说行了吧？”

妈把手从我的肩头拿开，叹了口气,“我给莱蒂打个电话，不过管不了多少用。你哥回来了吗？”

“没,”我回答。大卫一个小时前就该到家，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卫星恢复正常了。

妈皱起了眉:“知道他在哪儿吗？”

“当然不知道。”我说,“你觉得我在乎吗？你要真想知道他的行踪，打到州长的办公室电话问呗。”

妈用她专有的警告性眼神看了我一眼:“迈克……”

“他把波波放跑的。”我说,“你知道他就爱干那事，他是故意的，他总是那样干，好多次了。你觉得我会在乎他在什么鬼地方？”

“我给莱蒂打电话。”妈说。

* * *

从见到波波的第一眼，大卫就讨厌它。波波是爸妈送我的十岁生日礼物。我们一家四口去宠物商店，挑选了波波。可大卫一见这个小猫眯，就耸起鼻子，朝后退了几步。大卫总是这样，装腔作势，好像

比别人都更酷些。

大卫和我原来小的时候处得很好，我们一块儿玩捉迷藏，骑自行车，在地里挖坑，假装我们是淘金者，还有一次因为大卫，我才没有被响尾蛇咬：当时我不知道灌木丛里“呱啦啦”、“呱啦啦”的声音是响尾蛇，想凑过去看个究竟，大卫冲上来把我一把拽开，脸都吓白了，他大叫着告诉我说，那家伙有多危险，千万不能再那么莽撞了。那时候，我六岁，他十岁。

我们相差的四岁那阵子好像不是差距，只意味着他比我多懂许多事。可是一进中学，大卫再也不愿意和家里任何人说什么，特别是我，他的小弟弟。而且，突然之间他对我来说不再那么明智，虽然他自己觉得自个儿明智得跟狗屎一样棒。

我给猫咪起的名字是“宝波猫”，因为它浑身黄褐色，耳朵上还有一撮竖立起的小毛毛。没多久，“宝波猫”就简化成“波波”了，除了大卫大家都这么叫。他管波波叫“毛球”。

爸死的时候，波波已经长成真正的大猫了，体重十五磅。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卫开始“不小心”把波波放出去。我猜一般的猫都不是波波的对手，即使面对的是猫头鹰，波波也不怕。真让我担心的是汽车、郊狼和带枪的人，但我尽量不去想那些。

波波马上就学会了翻过篱笆出去玩，好在它知道回家，每餐饭都不耽误。即使有时候他为自己带回来什么死蚂蚱、老鼠或田鼠之类的“饭后甜点”——有次还带回来一只雏鸟，可正餐从来都准时。

米勒医生说，猫咪把猎物带回家，是因为它们认为你是它的小猫崽，它要喂你吃的。

波波是一只非常可爱的猫咪，可是大卫总是放它出去，不管我怎么和大卫说，跟他喊，都没用。妈也试过两次，可大卫只是哈哈大笑，就是不听，继续放波波出去；而波波也就总是翻篱笆走。我节约了四个月的零花钱，加上圣诞节和生日的钱，才买下了一个发射器芯片和掌上跟踪显示器。

对我这样的作法，大卫也是哈哈大笑，不以为然。“不就是只臭屁猫吗，迈克。我的天，你把所有的钱花了买来个发射器，为个啥？”

“万一它丢了，我就能很快找到。”我说话的时候胃里一阵痉挛。即使是那个时候，和大卫说话也够难的。

“万一它丢了，有什么大不了？臭水塘里猫多得很。”

那你就会把它们都放出去，是吧？我在心里大叫道。

“多得很，可不是我的。”我说。

妈当时在厨房切洋葱，她停下切了一半儿的洋葱，朝我们的方向看着。那天是她的休息日。

“大卫，别再和迈克缠了，那个发射器芯片该你出钱，你知道。”

这下他俩激烈的论战便爆发了，最终，大卫“咚咚”地跺着脚冲出房门，开起他“咔咔”乱响的吉普走了，车后扬起一股尘土。

等尘土散尽，妈来到我的房间看我，她坐在床边，把我的头发从前额理顺到后面，好像我又回到了七岁，而不是十三岁，波波也从原来躺着的地方，跳到了我的脚前。它一直在舔米勒在他肩膀上植进芯片的地方。米勒医生说，舔舔能够促进伤口愈合，如果波波开始啃那个地方，就得给它带上一个像灯罩样的塑料护肩。我没见它啃伤口，不过我得提防着它这么做。妈坐在床边的时候，它又到我桌子的台灯下面去了，灯泡的热量能促进伤口愈合，波波又在舔伤口了。

波波喜欢热乎的地方，米勒医生说所有的猫咪都喜欢热乎的地方。

妈抚摩着我的前额，看了波波一阵子才说，“迈克……有时候你能确切地知道你所惦记的人在哪儿，可依然不能保护他们。”

这话说的，好像我不知道这个道理似的，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保护爸，不让他去做那蠢事似的——尽管他每次作弊的时候，赌场老板都知道。

我知道妈是在想爸的事，不过真说出来就毫无意义。爸已经不在了，而波波就在眼前。“我要尽量让波波待在家里，妈！如果大卫……”

“我知道。”妈说，“我知道你会的。”她在我前额上匆匆吻了一下，就下楼了。

过了一会儿，波波跳下桌子，重又躺到了我脚边。看着它不停地舔着伤口，我猜不出被植入芯片是什么感觉。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 * *

莱蒂是妈的朋友;她俩从小学二年级就认识。莱蒂在土地局工作,那儿有特别好的电子地形图,所以她可以告诉我波波的准确位置:在一个废弃的矿井口。

“可能是为了躲避风雪,它才到那儿去的。”我说。

发射器的信号还在原地未动。

妈和莱蒂相互看了看,妈站了起来。“我现在要上楼了,”她说,“你们俩聊吧。”

“你也可以在这儿。”我说。

“噢,迈克,”她说了些不相干的事后,停了停,“跟莱蒂聊聊吧。”说着,她转身离开了房间。

我听着妈上楼的脚步声,过了会儿,莱蒂说:“迈克,现在出去到山上是很不安全的。你知道,对吧?就是开卡车也不安全,这种天气。而且还在下雪,你能准确地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可还是去不了。”

“我知道,”我说,“跟去年的那个徒步旅行者一样,他们开春才找到那人的尸体。”

可是那人没有发射器,所以他们不可能知道他的确切位置。什么也没挡住他们,那人失踪后,警察和土地局的人组织人员和直升机搜寻了整整十天,没在乎是什么天气。

“不错。”莱蒂轻声说道,“正是。”她等我再接着说,可我没有。“那人活不了多久了,他有病,很痛苦。他妻子后来说也许他就是要乘自己还能动的时候,在大风雪天出去。”

莱蒂又不言语了,看我要说些什么,我低着头不说话。

“他在那么坏的天气出去,”莱蒂终于又开口了,“那时天快黑了。现在,天在下雪,你妈七点半回来的时候,你正准备徒步上山。迈克?”

“波波可能还活着,”我着急地说,“不可能没有人不关心这个,州政府也不可能不会花上千美元去搜寻抢救!”

“所以你想……”莱蒂说,“所以你要跑上山,让大家都着急心焦,让搜寻队上山,把波波带回来?这是你的计划?”

“不是。”我感到难过,我可没想到要那样做,我甚至没想过即使

找到波波后，怎样把它弄下山的问题,“我只是……只是想找到波波，就这样。我想我可以上山，一切都会好的。以前下雪天我也出去过。”

“晚上？”莱蒂问，然后叹了口气,“迈克，你知道，很多人都关心波波。你妈关心它，我关心，理查•米勒也关心。那是只可爱的猫咪，而且我们都知道你很爱它。但是，我们也都关心你。”

“我没事。”我告诉她。我没在暴风雪的天一个人坐在废矿井口。我也没在缓监办挂号儿。

“如果今晚你上了皮文山，就不会那么太平了。”莱蒂说,“问题就在这儿。即使波波还活着——我不知道它真的还能活着，迈克——如果在这样的大风雪天你自己在什么地方冻僵了，就帮不了它了。对不？”

我看着手里的掌上跟踪显示器，看着那个不动的信号，想像着波波蜷缩在矿井口，越来越冷。它不喜欢冷。

“冻僵要死的时候会感到暖和，是这样吗？”我说。

“我听说是的。”莱蒂说,“我可不打算去尝尝这个滋味。”

“我也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就好。别做傻事，迈克。搜索救护不一定能奏效。”

我感到要窒息了,“我装了一背包的干粮，一整盒能量棒。不信去问我妈。”

莱蒂耸耸肩说:“能量棒不能保证你不被冻僵。”

“这个我知道。”

“好的。还有件事：别理会舒司特和弗兰克家的那些孩子。他们很狡猾。”

我猛地抬起了头。她怎么知道这些？

莱蒂的眉毛向上挑了一下,“人们会议论的。我办公室的人有孩子在你们学校。那些欺负人的孩子很狡猾，迈克，大家都知道。别让他们惹你伤心，你妈是好人。”

“我知道她是好人。”我想问莱蒂她是否告诉过妈约翰和里奥说的那些话，想求她不要告诉。可就大人们办事的方式来说，告诉妈可能

是她做的第一件事。

莱蒂点着头:“好的。别理他们。”

她真是躺着说话不嫌腰疼。她用不着整天听他们说那些鬼话。

“我不是为这要出去的,”我告诉莱蒂,“我是去找波波。”

“我知道你是去找波波,”莱蒂说,“我也知道没有什么事是那么简单的。”她把电子地形图折叠好,站起来说,“我该回去了,趁天气还没更糟。告诉你妈我明天再和她聊。好好过周末。”她出门之前把我的头发又揉了两把,就像波波刚被植入芯片时,妈揉我头发一样。

莱蒂好久没这样对我了。我坐着没动,看着显示器上一闪一闪的信号。

* * *

过了一会儿,我爬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大卫还没回来,我并不关心,可妈的门关上了。我知道她不当班时总是睡觉,我还知道要是听见大卫回来或是我出去,不用两秒钟,她就会跳下床,跑下楼。她在前门和后门上都挂了铃铛,从尼泊尔买来的那些铜饰物,或是去一号码头买来的什么叮当作响的东西。不管你要出去还是进来,是不可能不弄响什么的,想把那些铃铛摘下来,也得弄出声来。

“有了小孩你就习惯不再睡得那么沉了。”妈有一次跟我这么说的,好像我或是大卫这些年一直是小奶娃娃。我们的窗户也很旧了,本身就常吱嘎吱嘎地响。而且,雪下得更大了。

所以我只好坐在床上盯着外面的雪,尽量什么都不去想。我房间的窗户是朝东的,朝着市中心,看得到皮文山。因为雪的缘故,我看不见赌场的霓虹灯,可我知道那些灯是亮着的。

过一会儿雪停了,云层缝里透出几颗星星,也透出来霓虹灯的亮光:蓝白相间的是“胡椒磨房”,在市中心的南面,很显眼;北面一点的亮白色灯光是希尔顿——妈总叫它“母亲船”——聚集在市中心的还有红色霓虹灯的瑟卡斯游乐场,绿灯的哈瑞斯百货大楼——妈叫它“乌有城”,还有闪烁紫灯的丝拉沃芬——爸原来就在那儿上班。

爸很喜欢这种景致,很为我们能从家里一直看到市中心而骄傲,忍不住向朋友吹嘘。我还记得他把乔治·弗兰克和霍沃·舒司特,也就是约翰和里奥的爸爸带到家里的情景。他们在那儿看“全景”。爸是这

么说的。原来的旧房子的窗户外没什么好看的，只有拖斗车在路上开来开去。“我得让咱全家离开这鸽子楼，”我们在旧房子住时，爸这么说，“我们要住真正的房子，我发誓。”后来我们就搬来了，真正的房子，可很快他就又觉得不够大了。

我关上了百叶窗，无力地倒在床上。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狗叫，接着又一只跟着叫了起来，一只接一只地，整个街区狗叫声大作。接着我听见让它们戛然而止的声音：正在附近找猎物的郊狼的嚎叫。

五年前我们刚刚搬来时，一个街区以外就是皮文山了。冬天的早晨，有时候还能看见郊狼在我家车库前的车道上转悠。现在街区一再扩展延伸，房地产开发商已经建起了上百幢房屋：新奇的，大的，那些我们永远也买不起的，那些让爸眼馋手痒的，让他一连几个小时趴在书桌前琢磨的。我猜他和乔治、霍沃出去喝酒时也一定是谈那些房子。我不知道有谁会买那些大房子；在赌场或仓库干活的工人是绝对买不起的。如果妈不是要省下钱去读护理学校的话，也许她能买得起。惟一能住在那些房子的人，我看也就是在房地产公司工作的人了。

所以，我们的车道上再没有郊狼了，不过附近还是有。它们在房后，六码高的篱笆围墙外面。房地产开发商的各个开发地段之间仍有空地，那儿有野兔，你仍可以顺着这样的一片片野地走到真正的野外，一直到山里。

郊狼机敏得难以置信，如果必要，什么都可以拿来充饥。尽管人们把原来的荒野切割成一块块土地，却不能影响它们的生活。它们喜欢这个样子，因为城市和荒野之间是兔、鼠等啮齿类动物出没的地方，而啮齿类动物正是郊狼的美食，当然除了猫咪以外。所以当人们把地分割成块，它们就有了更多的狩独猎场。所以当人们杀死不少野狼——迫不得已时野狼是要吃郊狼的，郊狼却在城镇里的夹缝中快乐地生活着，而且大多数人认不出什么是郊狼，什么是家狗，它们可以悄悄溜进任何地方。米勒医生说现在纽约城里还有郊狼哩，在中央公园里。据估计整个国家得有上百万只。

牧场主和农场主痛狠郊狼，因为很难整治它们，即使你杀掉它们，总还会有更多的郊狼冒出来。可我对它们恨不起来，即使它们要吃猫眯。郊狼太聪明，太漂亮了，而且它们不过是要活命而已。就我所知，郊狼比我们人类做得好，它们知道如何利用所有有用的资源，爸以为他也是这样做的，可他不够聪明。

我躺在床上听着郊狼的叫声，听着狗的吠声，尽量什么都不去想，可思路却不知不觉地运转着：这是多么怪异的城市，有赌场也有郊狼；开发商到处建房屋，却还有大山深处人难活命的地方。过了一会儿，周围安静了下来，朝窗外看看，除了雪还是雪。

又过了一会儿，楼下铃铛响起，妈“咚咚”的脚步声下了楼，接着她和大卫开始大声争吵，我把枕头压在头上，终于睡着了。

* * *

星期六早晨我醒来的时候，雪已经停了，但是看看天，雪是随时还会再下的。发射器上的信号仍然在原地未动，想着波波在冰天雪地里，我的心都冻成冰了。楼下有响动，还有咖啡和烤火腿的味道，也就是说，妈和大卫都在家。我披上衣服，抓起掌上跟踪显示器，跑下楼到了厨房。

“早晨好。”妈说，递给我盘子和鸡蛋。她穿着毛衣，样子很休闲。

大卫穿着浴袍，满脸怒气，他总是满脸怒气。真不知道他这么早起来干什么。

“迈克，显示器上有变化吗？”

“没。”我说。

她知道不会有变化，可为什么还要问。

大卫看起来快要杀人了。不过，没关系，反正我准备尽快出门。

“好吧。”妈说，“吃完早饭，我们都上山。”

“我们都去？”我应道。

“你哥得去，不管他是不是想去，我还约了莱蒂。米勒医生早上得上班。亲爱的，除非你用不着这些人。”

“很好。”我说。

所以大卫才这么早起床。妈让他也去是给他的惩罚，让他知道自己干了什么。莱蒂要去，是因为她有电子地形图，也可能是帮妈把我和大卫分开，避免我俩动手打架。而且米勒医生没有必要去，因为妈认为波波已经死了。

我放下盘子，匆匆喝了两口咖啡,“我去把篮子放进跑车。”

“你先吃饭,”妈说,“坐下。”

我只好坐下。下雪的天开车上皮文山不是妈理想的休息日活动;至少我不能再和她顶嘴。

大卫咬了一大口土司面包，含着满嘴的面包就说:“我不去。”

他去不去对我没什么，可我不当着妈的面这么说。那是他俩要吵的事。

“你要去,”妈告诉他说,“如果波波还活着，你就要付兽医的账单;如果它死了，你给弟弟再买一只猫。如果我们再有猫，你要记住小心帮我们把它留在家里，不然，我就亲自打电话给缓监办，告诉他们取消监缓，把你送进牢里，大卫，我发誓要这样做的!”

妈真会那样做，大卫也知道妈会的。他怒气冲冲地看着妈说:“那猫自己不愿意待在屋里。”

“问题不在那儿。”妈说。我塞了满嘴的鸡蛋，脸都撑得变了形，以免对大卫叫喊起来，他恨波波，他就是想让波波死，我咒他也死，孤独地，在冰天雪地里死去。

我记得最初大卫放掉波波的情景。那时波波还没有发射器，我在后院喊它的名字。突然,我看见它翻过篱笆,飞快地朝我奔来,“喵”、“喵”不停地叫，尾巴翘着，惊诧诧的。我抱起它回了屋子。波波待在我的腿上，半个小时不肯下来，脸一个劲地朝我胳肢窝里钻，像是找地方躲藏似的。好半天它才平静下来不再颤抖，跳下去开始找吃的。我以为那次惊吓过后，即使大卫打开所有的门和窗，波波也不会再想出去了，可我猜它一定是忘记了那可怕的经历。

“它也不想被冻死吧。”我说。

大卫把椅子推到一边说,“嘿，不管你那臭猫发生了什么，不是我的错，我不会浪费时间上山的。”他又看着妈说,“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没关系。反正我早就该被关在牢里了。”

“胡扯,”妈说,“要是真的去坐牢，你失去的何止一个星期六？没去坐牢，知道你有多幸运吗？特别是这星期你所干的惊人举动？”

内华达州是对吸毒制裁极端严厉的州,轻微的吸毒行为也不例外,

所以，去年大卫开飞车被抓住后，发现他吉普车的仪表盘下的贮藏柜里的毒品，妈不得不去利用她的“关系”四处活动，保释他监外缓刑管制。这可以算是“关于青少年犯罪的软性处理方法”，因为大卫还差几个月才十八周岁，可是妈说她的“关系”认为区别并没多大，我觉得让大卫进牢房也许还能让他改过自新。

妈没说过她的“关系”都是哪些人，而我也不问他们是谁，我猜他们帮大卫并不只是出于好心肠，他们害怕妈会把所知道的他们的事说出去，虽然妈干的事是合法的。

“告诉你，”大卫说，“我是和一起工作的人出去的，你知道我们在一起吃饭，打台球什么的，我是在城里的。”

“对，”妈说，“卫星出故障，谁也没办法搞清楚，对吧？你是料到了的。”

大卫翻着眼睛，“那倒霉的ＧＰＳ昨晚什么时候好的？六点半，还是什么时候？我们还在吃饭呢。我们在胡椒磨房的那个匹萨饼店。不信你就给警官打电话问嘛。”他用拇指戳点着我的掌上跟踪显示器说，“你以为我很愚蠢？我知道它随时都可能恢复正常。怎么，难道我没上班而去了墨西哥不成？”

妈不屑再答理他。妈和我是家里明智的人：大卫像老爸。有谁要是蠢得把那么多毒品放在车里而被抓住，就一定蠢得什么都干得出来，我看是这样。大卫被逮住后，我差点儿就把这话说出来了。他扫了我一眼，说：“嘿，我说，小老弟，你要是看见过我所见到的，你也会的。”

好像我从来不想见见世面。好像我从不想出门。好像我到现在也没想像过那会是什么感觉，各种各样许许多多不同的感觉，足以使我保持清醒——有的时候。

不过，就是当时我也明白大卫那样说是想让我感觉有罪孽感。他知道怎么让别人难受。现在他又指着跟踪显示器，不怀好意地说：“我干什么都要让那些人知道的。”

他在故意向妈示威，因为爸在丝拉沃芬做二十一点发牌员的时候就总是这样。发牌的人全时段都在被监控：赌场老板、藏在不被人知的摄像头都在监视。爸说：“你是躲不开的，就像在一个该死的盒子里似的．四周都是墙围着你。”可是爸是自己选择这个盒子的，大卫也是。

“问题不在这儿，”妈对大卫说，“大卫，不仅仅是不触犯地方上的法

律。你下班后应该直接回家，你知道。”

“这么说现在你是我的监狱看守喽？就像赌场是爸的，里昂郡的警察是——”

“住嘴。”妈的声音像冰块一样，“我不是你的监狱看守，有我你才没进监狱。你是同意了保释条件的！”

“就像你决定去卡森干‘护理女郎’要同意的那些条款一样，是吧？”

妈失去了控制，大卫也是，他俩站起身，鼻子碰鼻子，四目横对，我知道今天全家一块儿去皮文山是不可能的了。即使是大卫打算去，即使我希望他去，他俩也不可能坐进同一辆车。大卫跟妈吵闹说的话从来都是没道理的，可是他知道那样才能让妈生气。有时候他得胡说一阵子，才能惹翻妈，妈到最后总是忍不住，即使已经发生过无数次，她还是要被惹恼。正像波波就算在外面被什么东西吓坏过，可大卫给它机会，它还是要跑出去。大卫专会搞得别人自己伤害自己。

他俩还在针锋相对，就像猫咪打架前相互对着绕圈一样，门铃却响了。

“我去开。”我说。

可能是莱蒂，我可以给她提个醒，里边在发生什么。

进来的是警察。“小伙子，早晨好。”他说，“我来看看大卫，你哥哥？”

“噢。”可我的腿却像直挺挺的木桩，让不开路似的。

“别担心。”他说，“只是例行毒品测试检查。”

那该是星期五做的，这么说大卫溜过了该做的检查。

“他要去坐牢吗？”我问。

大卫要是去坐牢，家里会安静得多，但是学校里会更糟。如果大卫去坐牢，很可能和乔治·弗兰克、霍沃·舒司特在一起，我可不愿意去想这些。

警察的脸色很温和：“不，不会的，只要他没再吸。只是要警告他一下。就这些。”

身后妈的声音说，“迈克，让他进来。”

我的腿这才恢复知觉挪动了。我让开了门道，动作很快。那个警察进来，抬了抬帽子朝妈打招呼。

“夫人，早晨好。”

不知道妈是否还记得上次警察们在我家的事，这个警察是不是妈的“关系”。不知道别人都怎么想的：我的老师们、所有的警察、店老板、还有米勒医生。我不喜欢瞎猜乱想，可那也是我不敢和妈说的。说了会伤害她的，那么我就和大卫一样了，或者和丽娜姨妈一样，自从妈在卡森工作后，她就没再理过妈了。

丽娜姨妈和大卫一样糟，找妈的岔子，跟妈过不去：可能更糟，因为她不和我们一起住。甚至爸死的时候，她也没来过。这跟她没关系。“喔唷，雪莉，你怎么能干那种事，干点什么不好？孩子们都这么大了，他们的爹干得还不够？让他们怎么抬头，知道——”

“知道他们的妈在给他们撑着这个家？那份秘书的工作薪水太少，丽娜，只干秘书的事——如果你知道干什么一年能有十万元的收入，就赶快告诉我吧！”

那是合法的事，而且妈能挣足够的钱去内华达州立大学读护理专业，找一份我们谁都不会难为情的工作。她一直这么说，一年，最多两年。可现在已经两年多了，钱还没攒够，因为那十万元一年的薪水不包括吃穿和保险，也不包括妈要做的各种检查，确保她仍然健康。她也做毒品测试检查。她要做的检查比大卫多得多，尽管她不是罪犯，也没做错什么，而且她还得自己支付这些检查的费用。她在卡森的时候，不可以单独去赌场或是酒吧，也不能单独和男人在餐馆用餐，还要在里昂郡警察署登记——因为从行政区划上来说，她不在卡森。她的工作在大城市是不合法的：在雷诺不合法，在维加斯、甚至在讨厌的小小卡森也一样——这可是你能见到的最有怜悯心的州府。妈得在刚巧是卡森界外，属里昂郡的地方，这样对她的“关系”们也很方便。

干妈这行的妇女，以前工作时间内出门是有人跟着的，现在都用发射器了。以前她们要一连工作三周，吃住在工作地点，然后休息一周。后来大家集在一起游说，情况才得以改变，因为很多人都是单身母亲，她们晚上要回家照顾孩子，但仍不能居住在工作的郡境内，所以妈就不得不在雷诺和卡森之间来回跑。３９５号高速公路是惟一的路线，３５英里的路段冬天很糟糕。所以妈得买那辆跑车。那车也不在年薪十万的开支里面。

妈不知道我懂得这么多。我听到过她和莱蒂说悄悄话，特别是关于那些检查的事。莱蒂担心妈会惹上什么可怕的事死掉，可妈总是安慰她，宽她的心。“看在老天的份上，莱蒂，别人以为他们不会自觉地戴上安全套!”

我给警察让开了路，试着不去想他戴个安全套的事。只要想起这些，我就想对爸大发雷霆，跟大卫大发雷霆。他比妈还好过些，这不公平，妈不是罪犯。

我跟警察进了厨房，妈给他倒了一杯咖啡，闲聊着天气；大卫拿着一个小塑料杯去了卫生间。我坐在吃了一半的早餐旁边，看着那些测试毒品的器械。

“只要两分钟,”警察告诉我,“然后我就走，让你们好好地过周末。夫人，介意我把外套脱下来吗？”

“请便吧,”妈说。

警察脱下了外套，我看见他枪套子里的手枪，禁不住朝后退了几步，尽管他是要带枪的，所有的警察都带枪。况且，除了我们之外，这里的人们差不多都有枪。

妈紧咬着嘴唇,警察也朝相反的方向退了退。他看上去并不开心。

“得，得，小伙子，我把外套穿上。”

“用不着,”我的脸通红,“反正我要到自己的房间去。”

我想在大卫拿着他珍贵的体液出卫生间之前离开,不想待在那儿,等着听检查结果。所以，我上楼了，真不知道整个该死的镇子还有没有人不知道我们家发生的一切。

我“扑通”一下倒在床上，等着听意味着警察离开的门铃声响。

没等多久，门铃就响了。

没过多久，门铃又响了，没有大叫大喊的声音，那么我猜一切平安无事。

电话铃响了，大概是大卫的不太常来往的朋友。也许他出去了，也许今天我不会和他有麻烦了。我想出去到山里，爬到山顶上，找到波波，可我知道妈的跑车要比我走路快得多，尽管现在已经耽搁一些

时间，我们还得等一会儿才能出发。

我再次下楼，却看见大卫坐在客厅看电视，妈和莱蒂在厨房里，俩人都是满面愁容。我看着妈，她说:“放心，你哥没事。”

“那好。”我说。她和莱蒂刚才大概在谈论我,“我们就出发吗？”

妈低头看着桌子:“迈克，亲爱的，抱歉，我们还不能马上就走，我得等医生的电话。”

我斜眼看着她,“医生的电话？”

“我没事,”妈说,“没什么不得了的，真的。医生在查看一些检查报告，就这样，也许我需要吃点抗菌素类的药。可我得等电话，然后我们马上就走，好吧？”

“我现在就走,”我说，我以为他们都会自觉地戴上安全套,“波波从昨晚上就在那里，妈!”

莱蒂边站起来边说,“迈克，我开车带你——”

“你不必非去不可,”我说着，其实这时候，虽然我想马上赶到波波那儿，可更想一个人待会儿,“医生来电话以后，你可以去赶上我。和妈待着聊聊吧。”

其实我的意思是，和妈待着，别让她和大卫打起来。

大概莱蒂能猜出来，因为她点着头，又坐了下去。

“那好，我们尽快去和你会合。小心点。”

“别担心,”我说,“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去哪儿。”

* * *

出来感觉真好，躲开妈和大卫，终于又能呼吸了。我抄近路从我们这片住宅边上，穿过新的建筑工地，即使存星期六这里的翻斗车和手持式凿岩机照样轰鸣，进入到处都挂着土地管理局和国家森林的牌子的地段。这些牌子没多大意思，反正林业局和土地管理局随时都可以把土地卖给开发商，只要他们愿意。现在，这些牌子表明我已经来到绵延数英里，一直到塔霍的野地。

工地的声音渐渐听不见的时候，我又听到打枪的声音——枪手们

又来皮文山练射击了。人们总能在路上找到来复枪的空弹壳，这还有人们丢弃的废旧汽车、坏了的冰箱和洗衣机什么的，练射击的人把这些破东西打得千疮百孔，就像瑞士奶酪一样。有的被打得满是弹洞，尽管如此，你还是能看出它原先是个什么物件。爸常把打得这么烂的破东西叫“粗人的花边裙”。爸他自己是在拖车里长大的，能保证我们不过他小时候那种日子，他感到很自豪。他受不了别人叫他“粗人”，尽管他和乔治·弗兰克、霍沃·舒司特每个周末都要来这儿，喝啤酒，练射击。

只有他死了以后，我好长时间没来这里了。枪声从这里是肯定能听见的，在住宅区里，你没法躲开那些烦人的事和人，在皮文山里才能一人独处。我可以徒步几个小时走到这里，一个人也碰不上。枪声离得很远，近处只有灌木丛、野兔和老鹰。夏天能碰上蜥蜴和蛇，冬天在雪地里，有鹿和羚羊留下的新鲜的痕迹。我还看到有些脚印像山狮的，有的像狗的，也许是郊狼的。

我吃力地走着，暗暗给自己鼓劲，找最陡峭的路线。好天气，到山顶要走三个小时，而今天我要走最快的一条路。爬 15 度陡坡的山路的时候，就顾不得想你可怜兮兮的猫咪这种天气被困在什么地方；就顾不得想你哥放跑猫眯，你要跟他拼命；顾不得想你知道是什么人可能戴着安全套，而即使他们使用正确，安全套也可能会有破洞；也顾不得想妈的“关系”用不着先去检查，而妈却要去，看是不是有问题。

妈从来不和我说假话。如果她的意思是“治疗艾滋病的药”，她绝不会说“抗菌素类”的药。如果担心是致命的感染，她绝不会说没事。可我还是非常气愤，因为这一切都太不公平了。

所以爬１５度的陡坡是我所需要的。如果妈和莱蒂来赶我，她们会走比较缓的坡上山。找不到我，可能会生气，但是她们可能先到废矿，把波波带回家。我不能带着篮子来，可我也不可能把波波装在篮子里，把它带下山，我自己弄不了。希望妈记着把篮子放进跑车。希望波波不论什么样，都还需要篮子。

我很抱歉，我对波波说，我没能更快找到你。没能保护好你，让大卫放跑了你。你受惊了。波波，亲爱的，请你一定还活着。请你一定好好的。

过了一会儿，又下起雪来。我继续往前走，我有最暖和的保温装备，足够三天的干粮。如果妈和莱蒂在下着雪的时候开车上山找不到

我——因为我已经下去了，她们一定会胡思乱想。所以我尽可能快地插上山路。没见到新鲜的轮胎痕迹，这说明她们还在我后头。

我继续走，不时地查看定位系统，确认信号仍在原地未动，这时突然传来汽车喇叭声，看见了车灯的亮光。

是米勒医生。“嘿，迈克，下班路过你家，你妈说你上山来了。”

我爬进了他的汽车。他把暖气开得大大的，感觉好舒服，“你妈没来，希望你不会不高兴吧。我的卡车走山路更棒些，比你妈那花哨的跑车强，不过你看这车里的地方还是不够大。”

前排座还有好大的空间哩。我朝后排看看，米勒医生带来了那只篮子。当然，下山回去的时候，我们要波波和我们一起坐在前排，前排暖和些。至于说到妈，可能是任何原因，可能是米勒医生的借口，也可能是妈的。如果是妈的借口，可能她是希望米勒医生在我面前一路扮演男性与父亲的角色，而她可以仍然等医生的电话，或是和莱蒂一起强迫大卫待在家里，或是以上所有的原因加在一起。如果是米勒医生的借口——我不愿意去想他爱惜妈的跑车，不让妈坐卡车上山可能意味着什么。米勒医生结婚了。我不愿意去想他是否开车去过卡森。

所以我又在看显示器。“波波在山上的一个废矿里。”我说。

“嗯……你妈告诉我了。多久没动了？”

“从卫星恢复后就没动过。”我说。

米勒医生点点头。他大半天没再说话，最后我说，“你认为他死了，是不是？妈是这么想的。”

雪下得更大了，雨刮有节奏地“吱嘎”、“吱嘎”响着，像要把我催眠似的。米勒医生可以告诉我他不想再往前开了，他可以掉转车头，可他什么都没做，他知道我要看个究竟。

“迈克，”他终于说话了，“我做兽医 15 年了，也经历过不少奇迹。动物是很神奇的。可是我得告诉你，只有奇迹出现，波波才可能还活着。”

“好。”我说，尽量保持声调平稳。

“这么多的郊狼，”他说，“通常是很快的……郊狼咬断猎物的脖子，就像猫对待小鸟和老鼠一样。除非波波跑掉一会儿又被逮住，否则它

不会有什么痛苦的。”

“嗯。”我看着自己的手说。

不知道我扭断大卫的脖子需要多长时间，能让他痛苦多久。接着我想到，怎么又是大卫弄得我想干蠢事，其实是干伤害自己的事。

我们花了 10 分钟开到废矿，这时雪下得大极了，卡车前二码以外都难看清。我们下了车，朝应该是矿井口的地方走，冷冰冰的雪花刺在我们的脸上。真是冷极了。除了雪什么都看不见：看不见岩石，也看不见长在旁边的柏树。走了 10 码我意识到矿井口被大雪封住了，即使我们能够找到波波，也非得挖开 5 码深的雪不可。

“迈克，”米勒医生在我耳边大声地喊着说，“迈克，抱歉。我们得回去了。”

我想说，“我知道。”可我的嗓子不听使唤。

我转过身，朝卡车走，到了车里，我开始浑身发抖，尽管暖气开到了最大。我坐在前排，空篮子放在我和米勒医生之间，那是波波的地方，我还在抖，紧紧地缩成一团。

最后我说，“临死之前要暖和的。如果郊狼没有咬死它……或者它自己跑到了山上……”

“它没有痛苦，”米勒医生说，“废话，是吧？不过是真的。迈克，不管它如今在什么地方，它不痛苦，我保证。”接着他开始给我讲关于“动物的天国”的诗歌，在天国，动物们保持本来的天性，猎食的照样捕杀其他动物，享用美餐，那些被猎杀的动物每天早晨再生，完好无损，愉快地享有自己在生物链上的位置。

这是个不错的愿望，可我惟一能想到的就是，波波浑身颤抖着，头一个劲地往我胳膊底下钻，因为它害怕。

我们开车下山，很快雪下得小多了，等我们到了开发商的建筑工地，几乎没有雪了。远处的枪声和工地机械的轰鸣声仍然能听到，或许射击手们到山下雪小一点的地方了。米勒医生很久没说话了，可当我们听到枪声的时候，他朝我看过来。

别，我对自己说，别说，什么也别说，把我带回家好了，米勒医生，求你了。别说。

“我从来没告诉过你，”他的声音很轻，“对你爸的不幸我有多伤心。”

我眼睛朝前看着，想着波波，想着那个死在皮文山上的徒步者。不知道多久雪才能融化。

* * *

波波还是小猫咪时，爸经常抖动线绳逗它，把线绳提到波波刚好抓不到的高度，哈哈地笑着看波波跳来跳去的样子。“我们要让这猫眯去参加奥林匹克，”他说，“瞧它哟！一定跳起有３码高！”

波波有很多玩具，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球呀，玩具鼠呀，还有我给它扔在地板上的皱纸团。可只要爸一开始抖线绳，它就丢开其他的玩具，专去抓它抓不到的线绳。

“跟你一样，”妈看着爸和波波总是说，“跟你一样，比尔，跳起来抓你永远不能抓到的东西。”

“哇，好啦，雪莉！为什么我们不能有部凌志？为什么我们不能有那种豪华家庭影院，嗯？”

我猜他是在开玩笑，或许妈也是。

* * *

米勒医生把我送回家时，大卫已经出去了，这很好，因为我不知道会用什么眼神看他。妈和莱蒂还在，她们试着和我说话。

我不想说，径直上楼回房间了，卸下装备，倒在床上。

不愿意去想那些不再用得着的东西：猫玩具、小盒子、波波的食物和水碗。我知道所有这一切都会扔掉的。妈要大卫再给我买一只猫咪，可我怎么可能再有猫眯呢？大卫还会放它出去。我躺在床上想起掌上跟踪显示器还在外套的衣袋里，不知怎的，这让我好伤心。

我把枕头压在头上，脸对着墙。枕头挡住了很多声音，可我还是听到了电话铃，莱蒂离开的门铃，和大卫回家的声音，枕头也挡不住他和妈大吵大叫的声音。

我起来做家庭作业，可这却让我想起星期一要上学的事。阅读吧，一个个的字看上去干巴巴的，没意思透了，就像放了一个星期的面包。所以最后我十脆坐在床上，什么都不干，透过窗户看着城里的赌场。

从这儿看去的赌场很小，小得就像个盒子，可以拿起来当骰子掷。然后，我听见了郊狼的叫声，是从另一个方向传来的。。

安受本分是人一生待过的最小的盒子：妈知道，所以我也知道，爸也知道。妈是惟一不抱怨的，可谁知道呢？也许她像我一样地痛恨这个小盒子，我看不出她会喜欢。也许妈也感觉到了爸老挂在嘴边的那种感觉，像墙壁一样从四周向她压来。“要是能出去哪怕一小会儿，也好，”爸常跟我这么说，“在赌场干活，压根儿看不见天日，整天都有人盯着你，你真想出去透透气，迈克，你知道我的意思，对吧？”

和米勒医生开车到了山上，我才体会到爸的含义。我坐在车里，墙壁从四周向我压来，气都透不出来。我需要大一点的空间，出去和郊狼待在一起，在盒子外面撒欢，不被看见。即使你想观察郊狼在干什么，他也会在你眼前活生生地跑掉，消失在杂草、灌木或是阴影里。而你会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知道他在窃笑。

* * *

星期天很安静，大卫待在电视机前看电视，我也终于做完了家庭作业，妈打扫清洁，边干边哼唱着什么。她要用 1 0 天的抗菌素，使炎症消掉后才能再去上班。“10 天的假，”她高兴地对我说，可她的假是没有工资的，也就是说这 10 天又是花为读护理学校而攒的钱。

有一次问妈，如果里昂郡警察局发现发射器信号是从她工作以外的地方发出的会怎样，如果他们找来，看见她和一个男人在酒吧，或是赌场、餐馆会怎样？是不是要坐牢？

她摇着头，温和地说，“不会的，宝贝儿，只会失去工作而已。不过，我不会的，因为那很蠢。”她的意思是说，因为那就跟爸干得一样蠢，“别担心。”

* * *

星期一起床时我的肚子很疼，我一直没有睡好，因为我总是在想波波被埋在雪里，想我没能看见它，也许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它，而我没有想到。

想着要去上学，要去面对约翰和里奥，真受不了；想着忍受了所有的这一切之后，回家却没有波波给我安慰，在我肚子上像它喜欢的那样弓起身子取暖，真受不了。不能跟其他任何人说的话，原来总可以和波波说，可现在它不在了。

可是我必须去上学，不能让妈生气。

第一节课是代数测验，我都会做，可就是手不听使唤，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只好坐在那儿，两眼直呆呆地看着卷子，奥杰威老师宣布时间到了，我交了白卷。

她看着白卷，抬起眉头，“迈克？”

“我不喜欢做。”我说。

“你不……迈克，病了吗？去看校医吗？”

“不。”我边说边走开，走过大厅，去上下一节课，是英语课。

课上讲恺撒的故事，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着墙睡着了，铃响了，我站起身，接着去上生物课，讨论青蛙。生物课总是最糟的，因为约翰和里奥也在。他们把实验台拉近，凑到我旁边，只要有机会就小声说，“嘿，迈克，知道放学我们去哪儿吗？嘿，迈克——我们开车去卡森。我们一直开到卡森，去搞你妈妈！”

我的实验搭档多娜•曼罗说：“他们这样的白痴。”

“是的。”我说着，可根本不敢抬眼看多娜，因为太没面子了。我知道学校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妈干的是什么工作，但这并不是说我不在乎约翰和里奥在众人面前胡诌八道，不知道是不是多娜的父母中哪个在土地局工作，和莱蒂说起过什么，反正谁都有可能说。

我低头盯着青蛙看，老师要我们观察青蛙的心脏。我就把青蛙当成约翰，然后割下一条腿。再把青蛙当成里奥，又割下一条腿。

多娜看着我，“喔，迈克？你在干什么呀？”

“我准备用青蛙腿做午餐，”我说，听得出我的声音怪怪的，有些恍惚，“想要一个吗？”

“喔……迈克，挺酷的，可是我们现在得找到心脏才行。”

而我呢，转身走掉了。

其实，这很简单。我径直走出教室，就像我没有报告就去洗手间一样。身后生物老师法沃罗先生似乎在问多娜什么，多娜也回答了什么。我听不很清楚。我觉得自己好像在一个很大的气泡里：能够看到外面，可什么都听不见，别人进不到气泡里边，反倒被弹回去。

这真好。

我沿大厅走着，法沃罗先生在我身后赶过来，嘴里仍然说着什么。我必须十分认真地听，听他在说什么。好像他在月球上。“迈克？迈克？有什么要告诉我吗？”

我想了想，说：“没有。”

如果我是像约翰、里奥或其他坏学生一样的话，法沃罗先生大概会大声训斥着说，现在马上回教室，他会揪起我就走，因为是我破坏了纪律。他又说了些什么，我不理睬他。最后，他掉转方向，朝校长办公室跑去。

我走出了教学楼。外套在衣帽柜里，不过外面很暖和，至少太阳照着的地方很暖和，我没感觉冷。气泡保护着我。我走过沿足球场边的一道水沟，听到后面有人在喊。我继续走着，不想知道是谁在说话，也不想知道说的什么。然后，一辆救护车停到了我旁边，有人从车里下来，声音又响了起来。“迈克，迈克迈克迈克迈克迈克。”

“什么？”我说。

校长达勒女士和校医阿莫先生，还有两个我总是记不住他们名字的辅导员教师。他们看上去都十分担心的样子。

我眨了眨眼睛说，“我只是出来走一走。”

可他们却围成了半圆，直逼我的气泡，把我朝救护车上引。

“你们用不着这样，”我告诉他们，“真的。我很好。只是出来走一走。”

他们不听我的，仍然引着我向救护车走，我上了车，车门随后关了。

他们开车把我带回去，带到阿莫先生的校医办公室室，达勒女士去给妈打电话，阿莫先生和那两个辅导员教师一起看住我，好像只要我想再走掉，他们就会采取什么行动似的。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不断地问他们，“我只是出去走一走。”

真是没有道理，我见过其他孩子出教室：他们压根没有这么兴师动众。

“我回去上生物课还不行吗？我去解剖青蛙。别给我妈打电话！”

而同时我却在想，感谢上帝，妈今天在家。感谢上帝她没去卡森，所以达勒女士打电话不会听到卡森的人会说些什么鬼话，并不是说达勒女士不知道妈在哪里工作，人们都知道。但是这些我都不太在乎了，因为气泡还在保护着我。阿莫先生和辅导员教师们不断地问我感觉如何，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们我很好，谢谢。可今天你们都怎么啦？而他们就更是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好像我说的是外国话似的，说一个“我很好”，好像是说“我的眼珠子要爆了”似的。所以，我坐在那里继续感觉很好，如果想得稍微离点儿谱的话，他们这些人才真的是出了毛病。

过了半个小时，我听见阿莫先生的校医室外面有声音。门开后，妈进来了。她依在大卫肩上，大卫用胳膊扶住妈，他的脸色很苍白，就跟他把我从响尾蛇旁边拽开时的脸色一样。

我斜了他一眼，说，“你来干什么？发生什么啦？”

“妈打电话给我，”他的声音好像有点哽咽，“上班的时候。他们先打电话给她的。所以我们就一块儿来了。”

我看着妈，她在哭泣，这下我真害怕了。

“怎么啦？”我说，“妈，怎么了，你还好吧？是不是莱蒂出了什么事情？”

可能妈给达勒女士来电话说家里有事，要来接我回去。可那不能解释救护车和辅导员教师的事，是不是？如果真是菜蒂出了事，妈难道不会自己开车来告诉我吗？

大家都看着我。妈不再哭了，不住地擦着眼睛，小声地询问说，“迈克，问题是，你感觉还好吗？”

“我当然好啦！为什么大家总是都问我这个？我只是出去走一走！为什么谁都不相信我？”

妈又哭了，大卫摇着头，“噢，你这蠢——”

“大卫。”达勒女士的声音显得无力，“不要这样。”

我觉得快要疯掉了：“可不可以有谁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啦？我只是……”

“迈克，”妈说，“因为你爸也是这么说的。”

我眨着眼没话了。

我屋子里静极了，好像人们都停止呼吸了似的。

我妈说,“他说出去走一走，就到院子里去了。不记得了吗？”

我把眼睛从他们身上移开，看着窗外。我不记得那些。那天发生了什么，爸爸扣动扳机之前的事，我一点都不记得。不过没关系：学校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会为我记住的。

我“我真的就是出去走一走,”想到这儿我说,“我又没有枪。”

* * *

达勒女士说我应该休息一天,所以妈、大卫和我一起开车回去了，是大卫的吉普车。达勒女士给妈打电话时，妈的情绪很糟，根本无法开车，所以她给大卫打电话。大卫请假回家带妈一起去的学校，他开得非常、非常小心。一只松鼠窜上马路，大卫赶紧放慢车速，等松鼠过去。我压根没见他这么小心开过车。我们下车回屋时，妈不小心踉跄了一下，他赶紧上前扶住妈。

上一次我见大卫搀着妈走路，是我们从墓地回来的时候。那段情景我还记得。我的耳朵还在“嗡嗡”作响，莱蒂就是不允许我出屋，不管我怎么挣扎乱跳。出事那天她和我们一起吃的午饭。“让我去看看。”我一个劲地央求她，想法子出去,“让我出去！我想看是怎么回事!”

可是莱蒂就是不松手，因为枪响后，妈和大卫奔到院子里，然后大卫就开始尖叫起来，接着妈大声对莱蒂喊着,“把迈克看好！别让他出来!”

然后他们回到屋，妈给警察打电话，我还是不停地说,“我要去看看,”大卫不停地摇着头,“不，你不要去，迈克，你不要去看，真的不要。”莱蒂搂着我不放。然后警察来了，向大家询问情况，后来莱蒂把我带到了她家，等我再回家的时候，妈和大卫早把院子收拾干净了，碎骨头渣子，脑浆什么的，所以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爸很蠢。你不可能赢过赌场：凡是懂点儿赌场规矩的人都懂得这一点。可是他、乔治和霍沃还是要试试。报纸上说他们有一系列的办法；乔治或霍沃，分别单独到爸的那个赌台，而爸呢，摸摸脸或揪揪耳朵，总是变换着发出不同的信号，所以他们就明白什么时候下双份的注，如果赢了，就三人平分。他们自以为很聪明，而且注意不经常

搞这种名堂。可是还是逃不过赌场老板们的眼睛，逃不过摄像头的监视。不知怎的，那天爸回家后，知道自己败露了，知道四周的墙一起向他压了下来。

乔治和霍沃去坐牢了，我猜爸知道他也得去坐牢，我猜他认为那地方是个太小、太小的盒子。

* * *

我们回家后，很长时间大家都没说话。妈开始把洗碗机里的碗、碟往外拿，她的动作很不连贯，就像旧时无声电影里的人那样僵硬。大卫坐在厨房的桌子边。我到冰箱里拿出一罐果汁。

我最后，大卫终于开口了，“你到底为什么要那样？”

他不是气汹汹的样子，也不像要和我找岔子，而是真的不知所措。可我并没有要干什么呀，只是出去走一走，我至少这样说了一百万遍了，却一点都不管用。没人相信，没人在乎。所以，我冲口而出：“你为什么总是把波波放出去？”

妈一直背对着我们，听到这她停下了手，拿着碟子，眼睛看着洗碗机。

我大卫说，“我不知道。”

妈转过脸，看着大卫，我看着妈。

我大卫从来不承认他有什么不知道的事情。他低着眼睛，看着餐桌说，“你一个劲儿地说要出去。你一个劲儿——你挣扎着要出去。那猫要出去，迈克。它出去了。”他抬起眼睛看着我，他的下巴在抖。“你根本用不着看。那不公平。”

他的声音那时候听起来幼稚得多，我一下子回想起他把我从响尾蛇旁边拽开那天，那时我们还是朋友，突然我的气泡破了，我又回到了真实世界，呼吸都感到困难，空气像砂纸一样摩擦着肉皮的世界。

“所以你借波波的下场让我明白满足自己的愿望是怎么回事？”我说，“是这样吧？好像我想这样似的，你这蠢猪头？好像……”

“嘘……”妈过来把我搂住，“嘘，嘘。好了，没事了。我很抱歉。大卫。”

“别说了，”大卫说，“反正什么都没关系了。”

“有关系，”妈说。“大卫，我让你做得太多了。我……”

“我现在想出去走走。”我说。

要是不能出去我真想大叫了，我想大叫，要不，就砸东西，“我们能不能出去走走？大家一块儿？你们可以看住我，好不好？我保证不做蠢事。求你们？”

* * *

从那以后妈和大卫相处得好多了。莱蒂和我曾经说过一次。莱蒂说他们争来吵去的，大概就是因为爸死那天，妈让大卫帮助收拾院子，大卫很别扭，而妈随后总是为这个感到内疚，却一个劲儿地朝大卫发泄，没有意识到他俩的争执是因为自己的内疚感。大家都避而不谈，反倒使局面越来越糟。莱蒂说我那天在学校就该那样干，正好提醒了妈和大卫，他们如果继续敌对下去还会失去更多，还是不要再针锋相对的好。我告诉她我根本就没打算干什么，再说我也不记得爸出去之前说了什么。她说那都没关系。他们的反应是一种直觉。她说人还是有直觉的，尽管现在大家都在小盒子里面，只要我们还活着，直觉是不可能完全丧失的。瞧波波，莱蒂告诉我说，你从宠物店里把它买回来，它从来没在野外生活过，可是还是想出去，还是以为自己应该抓老鼠。

六月，皮文山顶的雪融化了，我徒步爬到了废矿，当然在这之前我也去过几次，可都没有到那么高的地方：可能我觉得还看不见什么，可能因为我担心会那么想。但是那个星期六，我醒来看是个晴朗的好天，很暖和，妈和大卫都忙着，于是我想，好吧。就是今天。我自己到那儿去看看，去说再见。

这几个月发射器的信号一直没动过。

所以，我自己步行去了，穿过房地产开发区，走过岩石和灌木从，踏过地上窜来窜去的蜥蜴。我遇见了几只野兔，一两只老鹰，还听到了枪响，可没看见人影。

我到了废矿口，朝里面望去，却什么也看不见。虽然带了手电筒，可是进废矿是很危险的事，即使里面的空气没问题，即使不会出不来，你还是不可能知道里面会有什么在等着你。蛇。郊狼。

所以我拿电筒向里面晃着，看是不是能发现什么可能曾经是猫的痕迹。里面有疏松的土和石块，却看不见任何曾像是骨头的东西。从跟踪显示器上看应该是这个地方，所以我刨着周围的松土，电筒尽量照的范围大一点，最后，差不多在离矿口两码的地方，我看见石头缝里有什么东西在闪亮。

是那块芯片。只是芯片，一小块银质的东西在石缝里。也许曾经一段时间也有骨头在一起，后来被什么东西叼走了。也许什么东西把波波吃掉了，只留下一堆不能吃的；和芯片一起，再后来其他的都回归了泥土，只剩下芯片。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波波没有了，而我仍然想念它，却没有任何属于它的东西留下来陪伴我。

我坐在地上，看着芯片，然后把跟踪显示器放在了芯旁边。我走出废矿，坐在太阳照得到的地方。

这很好。遍地的野花，有几英里，一眼望不尽。我坐在那儿琢磨着，我可以走掉。我可以就这么走掉，朝另一个方向走，一下子到塔霍，离开所有的盒子。我没有发射器。没人能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可以想走多远就走多远。

可是盒子哪里都有，不是吗？就是到了塔霍，同样也有，可能更多，因为富人们都在那儿建花样翻新的房子。而如果我走掉了，妈和大卫不知道我的去向，又收不到任何发射信号，我是知道那种感觉有多糟糕的。还记得卫星出故障时，我是怎样盯着黑屏幕，祈祷着，尽量控制自己不哭。求你了，波波，回家吧。求你回来，波波，我爱你。

所以，我坐了一会儿，眺望着山下的城市。

后来，我吃了一块干粮——能源块，喝了点水，起身下山，回家了。

（译：陈晓莹）

飞呀飞

胡行

序言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篇小说该归到什么类里，说它是科幻吧好象差点，是言情吧又跟科幻有点关系，我想把它归到幻想类可能说得过去吧，先看了再说吧。

第一章 老爷跟人打赌

现在如果有人问这个世界上第一架飞机是谁发明的？恐怕所有的人都会回答是莱特兄弟；但据我所知，实际上第一架飞机的发明人其实应该是方生先生，而这架名叫“咸于扬威”的飞机的起飞时间则应该是 1899 年的 7 月 12 日，第一名飞行员则是大家应该永远记住的方福先生——也就是我。且不说当时的我是怎么阴差阳错的爬上这架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伟大发明，并能亲手驾驶它的——反正，我已经开过飞机了。

事情的起因也就是故事的开始，这就不得不说一下我的背景了。我其实是在汉口给方府老爷当小厮的；方府老爷方伯志先生是咸丰年间的秀才，现在在汉口经营着一家绸缎铺和一家茶楼，我跟着他每月能得到两吊半的月钱，其中有两吊是要给乡下的老妈的，另五百文钱我每月存三百花两百。方家有个少爷，就是我后面要说的方生先生，是光绪七年的留洋生，当时在上海盛宣怀老板的手下做事。

那么就要说到这故事的起因了，各位别怪我罗嗦，我还要先说一下这故事的背景。当时的汉口已经有租界了，其中法兰西国的租界就在我家方老爷府宅的对面，我经常能听到一些洋新闻，所以在下也算有些眼界了。当时最先兴起的是热气球运动，后些年有了火轮车后就有人想用蒸汽机搞航空，并先后有了些飞不起来的奇形怪状的设计，这种风气从国外开始吹啊吹的，后来就吹到中国来了，于是就出现了法兰西国领事跟英国领事掐架的事儿。

洋人打架是很文明的，不象咱中国人动辄就甩锄头抡扁担的。听说法领跟英领斗了三场。第一场英领的情妇被法领的手下给勾走，英领戴绿帽子告终；第二场是法领的秘书让英领的手下勾走，并带走一批文件，法领被总办扣了仨月薪水结束；第三场是两国领事文明决斗，

由于年老体弱，不及三合以胜负未分完事。

写到这里您可能会感到奇怪？洋鬼子掐架跟飞机有什么事儿呢？这里事儿可大着呢？英领的情妇其实是一个飞机设计师的情妇，法领的秘书手中又有一批关于法兰西国飞机的资料。这下您该明白了吧？所以在打完架之后两个领事又衣冠楚楚的坐到桌子上谈判，于是就有了一个共同举办飞机比赛的事儿了。

说是比赛其实就是一个谋略，关键就在那笔五千英镑的奖金上。五千英镑当时合三万多银子，俗话说得好"人为财死"，如果换了您，您是赢好还是不赢的好？更何况当时设计飞机的都是些穷光蛋，五千镑可以让人一夜之间变成上流社会。这样一来总是要设计者出尽全力才行。那干什么有方生先生的事儿？这就要怪老太爷了。

洋人搞比赛就要借场地，衙门把这事给捅了出来，一来二去比赛传成赌赛，奖金成了赌金。老百姓只听过赌色子赌牌九还没听过赌"鸡"的，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人拎着公鸡在租界门口转悠。洋人最爱干净，见门口的大街变成菜市场子就放了几枪。衙门怕出事，两下里解释。洋鬼子听了觉得好笑，说只有参加比赛者才有资格赢那笔钱，但不是比公鸡母鸡，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飞机。开始还没什么，这事在当时也不应该引起什么轰动的，但后来德、意、俄、日等国的参与使五千镑奖金升到一万镑的时候，就有人坐不住了。

谁说咱中国人爱赌？洋鬼子其实更爱赌。什么英女王与法兰西美女赌，俄皇与某瑞典酒鬼赌，某太子与某大公情妇之赌，吃一份牛排要多长时间之赌，真是上至天文地理古贤今痞，下至腰围身长内裤颜色，无一不是作赌之物。这飞机比赛的外围赌局就是洋鬼子先搞出来的。先是洋人私下赌，然后是租界内俱乐部的赌，跟着是几个租界拉场子收注码，后来连中国人也可以投注。咱中国人在这方面可从不小气：斧头帮洪胜老爷子一单子下了八百镑，竹山书院的学生翻了洋书后在法兰西上投了七十五镑，王举人大大咧咧的甩了三千银子跟美国领事掐上了

* * *

我家老爷凑热闹跟个法兰西人杜皮埃居的赌上了。那个杜皮埃居把几份合约往桌子上一扔，说老爷要么签要么滚蛋，老太爷气得脸上跟抹了白灰似的看也没看就签了字。杜皮埃居从鼻孔里往外喷冷气，说这份合约值一万镑，由汇丰洋行作中监人谁也别想赖。老太爷没理

他，转身就走了。

我紧跟着老太爷，身后的一个洋人追了上来把一张纸塞在我手上说这合约一式三份，两位赌家各留一份。说完了举了举头顶上的帽子就走了。我拿着那张纸说写得好。老太爷正没好气儿，抓住那纸揉成一团又赏了我一脚说我懂个狗屁。我说总要知道我们买的是哪国呀，老太爷这才大悟让我赶紧找人来看看。我说找人看非得找洋人才行，咱哪看得懂呢。老太爷说洋人不会说中国话。我说刚才那个杜什么的不是会说中国话吗？可以找他呀。老太爷又赏了我一脚说再提那洋鬼子就让我滚蛋，于是我提议到衙门找人看看，听说衙门里有留过洋的学生在做事的。

衙门里的洋学生我们管他们叫洋师爷，脑袋后面都是假辫子，平时就是一副目中无人的德行，对自己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我把那洋文递上去的时候洋师爷就象看到圣旨似的两眼珠子直放亮。我想以后是不是有张写着洋文的帖子就要好办事了？没想洋师爷看完了以后鼻子里也往外跑冷气儿。我问他这上面写的什么呢？他说我们以后会名扬天下，我说是不是就能当官什么的？他说何止当官，我们的所作所为足以让饱学之士俯首孔子汗颜。我赶紧把这一喜讯告诉了老太爷。老太爷也喜上眉梢，又是打千又是捉万儿的，最后还问我们投的到底是哪一国啊？洋师爷把单子甩过来说恭喜您老，您投的是咱大清国。我听见身后嗷的叫了一嗓子，回头见老太爷兴奋得浑身颤抖满面红光，我连忙说老太爷您也别这么高兴，咱只图个利性儿，也不是硬要载入史册。老太爷挥手赏了我巴掌，我想这老东西身份一涨架子到大了。老太爷哆哆唆唆的问洋师爷说这一万镑该合多少银子？洋师爷掐了一下说也不多，六万多两吧。老太爷一屁股就坐地上哭开了。那洋师爷甩了甩袖子转身进去了。我连忙过来扶老太爷，老太爷骂自己该打，一巴掌一巴掌的往我身上招呼。我见势不妙也不跟他执气，心想你骂自己该打却打我，我就是你的脸，以后我让你孙子打就等于孙子打爷爷，左右都是你方家的人吃亏。嘴里还得劝，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我想这是好事啊，怎么老太爷一听说一万镑合六万银子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回到家里还没坐稳，几个衙门的兵就带了个洋人进来了，旁边还跟了个穿洋服的中国人。那个中国人说他身边的这位是汇丰洋行的非得慢阁下，代表汇丰洋行对参加赌赛的双方进行资格评估。然后又对那个洋人说了几句洋话。非得慢原来也会讲中国话的，他说老太爷跟杜皮埃居在万国飞行器大赛上分别投注了各自的国家，届时需要对双

方的设计进行核实和评比，由于双方只是对各自的国家设计下注，所以在大赛中只看两国的飞机设计，并不求冠军头衔。最后非得慢说:“如一方并不能拿出设计，则在全部比赛结束后判输，并依合约赔给对方应得赌注。”然后穿洋服的中国人接茬说:“我们看了方老先生的一个绸缎铺，连地皮共值七千二百两银子；一座茶楼，连地皮值九千七百两银子，一共一万六千九百两，约合三千英镑；您这里如果没有值钱的东西我们就只好查封您的店铺另外再对贵府进行评估。”老太爷一听就背过气儿去了，我连忙说:“凭什么呀，这不还没比吗？凭什么就查我们的店啊？”那洋鬼子一愣，扭头看身边的翻译，那中国翻译在他耳边嘀咕了两句，然后那非得慢就笑起来，说:“双方签字后值钱的东西就暂时成了赌注，是不属于自己的；如果你赢了，不但可以收回自己的东西，还能得到应有的报酬。”

后面的太太们听我们这儿正热闹，都跑出来看，见家里来了个洋人都象看大戏似的围过来。老太太稳重，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把老太爷跟人打赌的事说了，老太太一听就杀千刀的哭起来。二房跟三房没了先前的劲头，匆匆忙忙跑回自己屋里打包裹去了。我见老太太哭得厉害，心想这时候挺身而出说不定以后能给我加吊月钱呢。就大声说:“光查我们老爷那洋鬼子你们怎么不查？他也签了字的啊。”非得慢笑嘻嘻的拿出一张纸片儿说:“跟你家老爷打赌的杜皮埃居先生是法兰西国最有钱的航空器设计师之一，这是他在我们汇丰洋行的一万英镑支票，你们赢了这支票就归你家老爷。”我装模作样的看了一下说:“谁知道这上面写的什么？你们拿张破纸就想唬我们中国人啊。”洋鬼子没作声，到是中国人动怒了，他翻了我一眼说:“你知道钱庄吗？这汇丰洋行就是最大的钱庄。”非得慢说:“我们汇丰洋行的信誉是最好的，你们督办大人还找我们借过钱呢。”那时的湖广总督就是张之洞，汉阳铁厂就是他开的。我虽然觉得理亏，还是想硬着头皮顶他两句。我说:“那、那有什么，我们家少爷还给盛老板做事呢。”非得慢一愣，说:“盛、盛老板？”中国翻译轻声说:“盛宣怀。”这句话有份量，洋鬼子温和多了，他跟翻译又嘀咕了两句洋文，然后那翻译就对我们说:“老太太您也别哭了，我们决定暂时不查封这儿了，有事我们另行通知。”然后就跟着非得慢一溜烟儿走了。

洋鬼子走了以后大家七手八脚的把老太爷抬到床上，又掐人中又喷凉水，好不容易把他给救过来了。老太太又打发我赶紧去看店铺是不是真给查封了。我还没出大门，两个店铺的帐房就跑来了，见到老太太就哭起来说咱那铺子茶楼全他妈让洋人给贴了封条了。老太太脸

儿刷白，还没讲话外面又跑进个丫鬟说二房和三房正为首饰掐架呢。那母老虎正没处发泄，迈小脚就跑出去了。我和那两个帐房连忙跟着跑到后院。还没进去就听见二房和三房正对骂着，二房骂三房不要脸的娼妓；三房骂二房偷人养汉毫无廉耻。我听她们骂得热闹正想跟进去瞧瞧，让帐房给拉住了。老太太带着丫鬟冲进去就又骂开了。别看老太太几十岁了，这当口开骂也象滔滔长江连绵不绝，二房三房与她相比只如山中小溪村旁流水。我想姨太太们到底年轻，见识太少，假以时日多加磨练十年之后或有小成。

里面还没骂完，门房又跑进来了，说东邻西旧的十几个人过来向老爷讨债，现在已经到老爷卧室去了。两个帐房立刻跑过去了。我对着后院大喊道:“老太太西家的王秀才王老爷带人到老爷卧室去了。”这话比他娘的圣旨还灵，里面一下就没动静了。三位太太急匆匆的跑出来直奔老爷卧室。

方老太爷的卧室里就象菜市场子一样热闹，十几二十几个债主手里拿着借据在空中扬着，白花花的一大片。三位太太一时没敢进去，都窝在房门外。我听见王老爷在里面哭，什么伯志吾兄我等相交几十年情同手足，现在你若撒手而去，这几千两银子叫我如何去还？直哭得惊天动地催人泪下，霎挪间房内一片鬼哭狼嚎捶胸顿足。我等在门外之人亦受感染，一个个心跳加速脸色苍白汗流满面。二房跟三房吓得想跑，老太太大喝一声:“站住!”真个是气壮山河万夫莫敌，哭声顿止。王秀才拨开人群出来迎接，老太太一拉面儿沉声说道:“孙临他爷爷，您跟我们家老太爷可是这么多年的交情，咱两家从来都不亏过对方，今天我们方家一没吃官司二没败家，方家还好好的站在这儿您怎么就带人上门追债呢？”王老太爷哆哆唆唆的就提老爷跟洋人打赌的事儿，老太太立刻就打断他的话说:“你们老爷们不就好跟人打个赌什么的吗？是赌还未必输呢，怎么一上手就跟我家老太爷较劲啊？”王老爷说:“可这、可这是用咱大清国跟洋人赌，还是赌、赌。”他身后有一矮个说:“是赌鸡。”老太太也不知道哪来的机灵劲，说:“赌什么鸡呀，那是飞、飞机，你们真以为是咱老太爷跟人赌哪？不怕告诉街坊，是我儿子打电报回来让赌的。”又对着我努努嘴儿，我连忙说:“是啊，那电报还是我去拿的哪，我们家方少爷那是喝过洋墨水见过大世面的，要不，哪能跟盛老板做事？”王老爷就问:“那……那刚才进门的时候我听说老二跟老三吵架、吵架。”老太太仰天打了个哈哈说:“我也不瞒您了王老爷，这老二跟老三呀。”她拿眼角瞟了二房跟三房一眼说:“她们两呀，也想赢两钱，刚才还吵着要去租界那边下注呢，这不大家都

来了吗，一起去见识见识吧？”大家伙一起都盯着二房和三房，两主子连忙说:“真是巧真是巧，哈哈。”老太太对我说:“方福啊，你就留下陪老爷，我盯着二娘三娘去投注。”我连忙说“喳”。老太太一转身悄声说:“两个狐狸精谁也别想跑，这回要死死一块，哈哈。”后面一大帮人就押着三位太太出门了。

我回身伺候老爷。老爷被折腾了半天又背过去了。我连忙又掐又喊冷水喷，老太爷晃晃悠悠又回过来了。醒过来就问:“方福，你太太们呢？”我怕吓着他就说:“西街来了个粉头，老太太领人过去砸场子去了。”老爷一听眼睛就亮起来了，问我:“哦？那婆娘住几号？长得怎么样？”我说老爷您还是歇着吧，那粉头长着个呱呱脸儿，老太太说还没见过比自己更丑的女人，心里不服。老爷说:“她到有自知之明。”

过了一会我就听到三位太太打着哈哈就进了前厅了，我连忙说:“老爷，是太太回来了，我去看看。”老爷颤颤巍巍的说:“你跟她打听一下那婆娘的住处。”我“喳”了一声就跑出来了。二房跟三房正和老太太打哈哈呢。二房说:“哈哈哈，咱方家这回可露脸罗。”三房说:“哈哈哈，咱以后就要喝西北风去了。”三房说:“哈哈哈，西北风好喝呀，放两屁就能当上厕所你可说这多方便呀。”我见太太们正高兴，连忙给打千儿说:“太太们这回可高兴了。”那三位太太顿止大笑怒目圆睁对我大吼:“你过来。”我见情况不对，有心想躲，三姨太跑过来一把抄住我耳朵，另外两位太太也跑过来，三条母狼围住我千刀杀的打得我脑袋从脖子上一直滚到脚底下，然后抱着我就哭。我还在那用脚趾头想是不是太太们要改嫁了？这嫁妆我可出不起。二房三房捶着我的头哭，说大姐你让我们把首饰都下了注了以后还怎么活呀？老太太也哭说要不是你们这两狐狸精怎么能够倾家荡产呢？我听了吓一跳，脑袋打腿肚子里又钻回来说:“那我那两吊半的月钱呢？”三位太太立马啐了我满脸口水，说这事方福也有你的份，你不好好跟着老爷老爷怎么能干这事儿？家产没了就拿你当驴使唤。我心想就没破产你们也拿我当驴看的呀，再说了，一头驴还值好几两银子呢我一个月才两吊半。正胡思乱想老太太站起来说:“我打电报去叫方生回来，他有办法。”二房三房顿时来了精神，一脚把我踹开让我服侍老爷，我如奉大赦连滚带爬的跑了进去。

老爷见我来了就说:“问、问到啦？”我还没说，他一眼又瞅见我脸了，又问:“你、你的脸怎么啦？”我抹了一脸口水说:“外面在下雨呢。”老太爷在床上直喘气儿，说:“那……那婆娘。”我说:“那粉头很厉害，三位太太打不过她正生气呢。”老爷一阵咳嗽，嘴动了两下，我以为他

要喝水，连忙端了杯茶，哪知让他给挡回来了。我听见他嘴里好象在说什么，把耳朵凑上去一听，老太爷断断续续的说:“倒……倒想会会她。”

第二章 少爷回来了

方生少爷是七天以后回来的。一进家门我就看到他的脸阴沉得跟法租界的黑鬼似的，家里人谁也不敢惹他。方少爷噔噔噔的进了客厅就往老太爷的位子上一坐然后一言不发。丫鬟四凤给他上了杯茶他碰也没碰就说烫。老太太打手势让我给换换，我上去还没咧嘴儿笑呢就给赏了一巴掌，吓得我没敢动。老太太见势不妙走过来把茶给撤了让我再换一杯，我把那茶从左手递到右手又塞给老太太说好了您哪。方少爷从他妈手上接过杯子喝了一口就闭上眼睛养神，然后又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金盒子从里面取了支外国烟点着了抽了会又叫我给拿凳子垫脚，我拿一软凳给他搭上脚就溜到一边等候发落。点了两根烟老太太憋不住了说方生你到是拿个主意啊。方少爷闭着眼摇了摇手又在那儿养神。过了会工夫他睁开眼嗡声嗡气儿的说妈我出去会儿，你们别等我了，晚上我有客人您给留些豆子什么的下酒菜。说完了又噔噔噔的出门了，剩下家里太太们大眼瞪小眼。二姨太憋了半天甩了句脏话说个板妈的。老太太把眼珠子一瞪说你说什么？二姨太知道说错话了，连忙堆笑说:“我……说他好忙啊。”老太太说你再敢骂他妈我就撕了你的嘴。三姨太懒洋洋的说都不是什么好货扭头就进内屋了。

说到这里又要讲讲方家的事儿了。方生少爷是老太太三十多岁时生的，他比我大十一岁。另外方少爷还有个妹妹方夏宜是二房生的，如今在英国读书。三姨太没生育。老太爷还有个弟弟是搞博物的，可不是什么博物馆，那年头管物理之类的东西叫博物，这可是样新行当。这位搞博物的弟弟在同治的时候就跑到外国去了，一直都没联系。但少爷跟二小姐的出国留洋他多少都参了一腿。方少爷一直没结婚，为什么呢？下面就看您是不是上路了。

到戌时，方少爷带了四、五个人回来了。有二条子的陈木匠，三下里的罗裁缝；什么瘸了腿的丁老四，打铁的老呱呱都是从小玩到大的哥们。几个人往桌上一坐就着花生蚕豆下酒。我跟丁老四一向不和，现在还得伺候他心里老大不乐意。我说少爷要没我事我就下去睡了。方少爷说你也坐下，明天你是角儿哪能走？我一听二天还要唱大戏就不干了。我说少爷我又没跟过场子，哪能当角儿？少爷一摆手说明天你就一句台词，先坐下吧。然后几个人又喝了会酒，少爷发脾气了拍

桌子说好大架子还不来？我问老呱呱还请了谁啊？老呱呱看了少爷一眼悄悄说是林寡妇。林寡妇是江面上放木排的排帮帮主，她那个短命的男的是城里富寿布店的老板，前几年得病死了。现在少爷请她干吗？

没过一会外面进来个女的，大家都站起来了，少爷坐那没动，把金盒子又甩出来点了根烟说“开会”。等人都坐下了，林寡妇冲着丁老四就来了句:“丁老四，腿还没都瘸吧？”丁老四没敢做声。我知道怎么回事心里偷着乐。丁老四在林寡妇过门那天去搅局，二天就让排帮的人给废了。少爷听了这话脸都白了，嗡声嗡气的说:“过去的事就别提了，老四是我玩到大的，以后我当他亲弟弟养着谁也别多嘴。现在先听我说说租界那档子事。”他往嘴里扔了颗豆子嚼得嘎巴嘎巴响，接着说:“飞机这玩意看着新鲜，其实也就跟咱们平时放的风筝没多大区别。”沉默了好一会又说:“说白了就是把底下那根线给剪了换上个带风叶子的蒸汽机，我先上趟厕所让德康给你们讲吧。”他站起奔后面去了。德康是竹山学院的先生，虽然没出过洋，可看的洋书也不少。他白了方少爷后背一眼嗤道:“真他妈没种，我来讲吧。”接着他就把有关万国飞行器大赛的事连带国外这方面的知识讲了一遍。这种新鲜事在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德先生讲的口沫横飞桌面上跟下雨一样就让我想起前几天让太太们啐满脸口水的事儿。陈木匠说咱中国老早就有这方面的故事了，什么三国时的孔明灯，什么明朝的万户火箭，洋人其实学的就是咱这一套。老呱呱往大嘴里添了二两白酒说你说的轻松，蒸汽机你见过吗一个有多大？别说孔明灯火箭什么的，就是用大炮都打不动。林寡妇从那紧盒子里拈了根洋烟给自己点上抽了一口说:“小火轮上就用的蒸汽机，我手下摸过底，那东西大了去啦，足有一间房子那么大，我看洋鬼子也是乱他妈吹，想飞很难，想沉我到有办法。”大家伙轰的笑起来。方少爷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他听了林寡妇的话就走过来说:“嘿嘿，其实蒸汽机也分大小的，拉多重的车就用多少马。我这儿有几副西洋照片是从上海带回来的，你们先看看。”说着就放了一迭纸片儿。我们大家都趴上去看，德先生恨不得把那些照片给塞眼眶里，嘴里说:“不多说，这些照片以后归我了。”我见那照片上尽是些古里古怪的铁砣子和大风筝，就说这个铁砣子归你，有风筝的归我，德先生说滚你的蛋。林寡妇从嘴上取下烟递给少爷，少爷接过来抽了两口说:“这铁砣子就是蒸汽机，这是英国的，这是法兰西国的，跟水桶那么大;这风筝就是法兰西国搞的飞机,这是叫覃蒲尔的早期设计，这是前年叫阿达尔做的，还有美国人搞的你们都看看。”陈木匠把那风筝的照片看了一会指着上面的几片叶子说:“这就是那个螺旋桨吧？”

少爷点点头，德先生皱起眉头说:“这飞机好大啊!”少爷说还不止，做翅膀的布料也是不同一般的，全一色是厚实的麻布。罗裁缝说我的亲爹呀那要花多少丈啊！少爷说我也不知道，所以要先实验。我说那我给您拿笔墨去。丁老四抓住机会笑我说你懂个屁，实验就是试一试的意思，跟你想的是两码事。我说你懂，你别是也让我们少爷骂会的吧。丁老四说狗屎，我早见洋鬼子搞过。少爷一摆手把烟头捏熄说别他妈争啦，现在我布置一下。“呆会德康把照片拿回去想办法放样，估个尺寸，把大致的东西先弄出来；木匠跟铁匠就听德康的。”又对林寡妇说:“等把尺寸估出来后你就准备合适的布料称一称，然后跟架子的重量合一合看看有多少斤，裁缝要多准备结实的线最好用粗点的。”然后指着我说方福明天跟我走一趟，你记住有句台词今晚要背熟，就是明天你只要看我一摸耳朵你就说“法兰西人不服，说咱大清国赢的不清不楚的”知道吗？我摸摸脑袋心想方少爷这是让我唱哪出啊？其他人也望着少爷，只有德先生一拍脑门说:“高招。”我们都问什么高招啊？德先生一板面儿说到时候就知道啦。少爷又对丁老四说:“老四，租界那片你熟这些日子多看看跑跑。”丁老四说包在我身上。少爷咬牙切齿的说这回就是坑蒙拐骗也要跟洋人玩下去。然后大家都散了。送到门口时少爷叫住林寡妇说洋人极可能走水路，你让那帮混蛋们多盯着点。林寡妇没好气的说我手下那帮混蛋们还要养家糊口呢谁能帮你老盯着？少爷说那你就别管了我找别人。等人一走少爷就对我说你明天背错一个字儿我劈了你。我老早就看出他跟那林寡妇暗里掐架，心想你跟老爷太太真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有气儿全往我身上撒，看上去人模人样的其实全是饭桶。

第二天一大早少爷就带着我出门了，边走我还边嘀咕着“法兰西人不服，说咱大清国不清不楚的。”少爷拿眼珠子瞪我说你讲什么呢？我说法兰西人不服，说咱大清国不清不楚的。少爷翻了翻眼皮子说我说的对，我说这不正念着吗？他说你就等着挨刀吧，我说凭什么呀？少爷说你再把刚才的话说一遍，我说法兰西人不服，说咱大清国不清不楚的。少爷说这就要挨刀，你少说了两字儿，我问你咱大清国哪点不清不楚了？我说咱大清哪儿不清不楚我哪知道啊？少爷说那是赢的不清不楚的知道吗？你说大清不清不楚的就是侮辱天朝，那就得挨刀。我说这话是您教我的，我说错了您也有份，您是教而不扇，有刀也一块挨。少爷想了一下说我说的对，还说要请我吃大鱼大肉。我一乐心想这回又得着了。

我们拜访了武昌县衙，少爷不知道跟官老爷说了什么一会就有衙

门里的老爷陪着去了督抚衙门。一路上少爷跟我说呆会全看你的了，我悄悄的说“法兰西人不服，说咱大清国赢的不清不楚的”，少爷拍了拍我的肩膀夸我聪明。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之洞，张老爷子身板儿结实，瘦高个，很精神。他靠在椅子上把少爷的片子拿着看了一会说你们盛老板还好吧？方少爷说盛先生很好，可惦记着您呢。张之洞笑起来说他是惦记着我的汉阳铁厂吧。少爷笑着说盛先生其实是个很爱国的人，在经营方面也很有才华。张之洞说真人面前也不说瞎话，这铁厂的事你们盛老板早就跟我提过，这些年我也觉得要整理一下，都是土生土长的你也别跟我绕圈子了，你说说盛宣怀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吧？方少爷就跟他说了一大堆关于盛老板的事，又把国外的什么经营什么方式的说了一遍；张之洞闭着眼睛想了一会指着身边的洋师爷说你说的跟他们说的差不多，看样子也只能这么做了。少爷说这是大势所趋，又说回来听说洋鬼子在搞什么万国飞行器大赛的好象挺有意思的。张之洞笑着说那是洋人吃饱了没事儿做。少爷说外面都传开了说洋人是很认真的，张之洞又问旁边的人说是吗？有个洋师爷说是的，这事其实在外国早就有了。张之洞说真能把人带到天上去吗？少爷就把昨晚上陈木匠的话说了一遍，我想方少爷看样子也让陈木匠骂过。张之洞一拍桌子说咱中国古老相传的玩意如今都让洋人捡起来了。少爷说其实咱大清国真要参赛那也不一定比别人差，张之洞说咱大清哪有这种人才。少爷说咱中国这么大人多的是，如果大人愿意我到可以代表咱大清国参赛。张之洞摆摆手说不是我小看你，如今哪样东西不是洋鬼子先搞出来的，与其到时候丢脸不如冷眼旁观。少爷说是，其实大人早就证明咱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说是旁观其实是深藏不露不跟外国一般见识。张之洞不知道是吃了什么药了一下子就兴奋起来说那是。少爷一摸耳朵根子，我一看该我上场了，就说那法兰西人不服，说咱大清国赢的不清不楚的。这话说得张之洞怒气冲冲，拍桌子说是怎么回事？少爷训了我几句然后让我滚蛋，我见势不妙连忙躲到门外去了。听屋里面叽哩咕嘟的说了一阵，张之洞又拍桌子说方生，你就去，许胜不许败，输了你就别回来了。方少爷说让洋鬼子再遭一次镇南关。

* * *

回来的路上方少爷的眉毛都拧到一块了，说方福咱这回要么名扬天下要么就得做山贼。我说少爷你别忘了还欠我一顿大鱼大肉呢。他一笑说我这就给你，然后带我上馆子吃了一条喜头鱼一碗红烧扣肉。

吃完大鱼大肉我们就奔了英租界，由丁老四带着去万国飞行器大赛报名处报名。主事的是英国领事。他知道少爷是盛老板的人先还挺客气，后来一听说他要参赛就摆手说中国人不行，最好不要在各国专家面前丢脸。我一听就火了，说洋鬼子小看人。那领事说不是我小看中国人，而是这次比赛是个很严肃的科学盛会，来的都是世界有名的专家，中国人的参加会使他们觉得受侮辱。我跟丁老四用武汉的土话把他老祖宗骂了十二遍。领事听不懂问少爷我们说什么？少爷说我们在解释航空方面的专业知识呢。那领事惊讶的看着我们说我们是不是搞过这方面的设计？少爷说这二位是众多华人设计师中的无名之辈。领事不信，让人拿来纸笔让我和丁老四画个草图。少爷悄悄说你们就把昨晚上看的风筝画一个就得啦。我还从没拿过笔呢，好在洋人用的笔跟咱中国人的毛笔不同，我跟丁老四一人拿了一支硬帮帮的墨水笔各自画了个风筝，那英国领事先还挺傲慢，后来就慢慢的变了态度了，他说方先生您让我们研究一下我将在明天答复阁下。

出了租界我说少爷刚才我吓的够呛，那风筝画的四不像的会不会让老外笑啊？少爷说明天就等着报名吧。

第二天一大早家里就来了个洋人说让少爷去报名，每参赛国报名费三个英镑。等我们到的时候报名处已经围了一帮子人，那个杜皮埃居的法兰西人也在。英国领事见到我们就向周围的记者介绍说这是代表大清国参赛的方生先生，手下人才济济。少爷跟那帮人一一握手说中国对于航空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年了，只是由于封闭的原因外界知之甚少，此次出赛只是为了向世界各国展示中国的技术并与众专家切磋切磋，并非专为了那一万英镑的赏金。一个大胡子的洋人握住方少爷的手说方先生的这番话实在讲得太好了，使我们看到主办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和有开创性的。杜皮埃居也过来说这次既是一次科学盛会也是一次比赛，希望双方全力以赴。少爷说这当然，然后我们交了三个英镑，并填写了国名和参赛者的姓名等。英国领事说中国人的参赛实在很重要希望能留下一个很好的回忆，少爷就跟他握手告辞，英国领事送出门来说方生先生你有张之洞阁下的支持所以 我们认为贵国是有诚意和这方面的技术的，中国有句话叫“不鸣则以，一鸣惊人”，所以我很担心其它参赛国会输，看样子我要重新考虑投注对象了。

回到家里少爷一天都没吃饭，躺在床上不住的叹气说这事越闹越大了；今天心情不好方福你给我在外面守着谁我也不见。到晚上德先生来了，我没拦住，让他踹了一脚闯进去了。过了一会林寡妇来了，我又没拦住，让她赏了一巴掌我躲得远远的。然后我就躲在窗户下偷

听。德先生说这叫逼上梁山，三镇的哥们都服你。林寡妇说咱中国人还没谁跟洋鬼子较过劲，你是第一个。方少爷叹了口气说德康你那事儿怎么样了？德先生说图已经放出来了，木匠正在估算木材的重量呢。少爷又说你呢？我知道这是说林寡妇，林寡妇说就是来告诉你这事的，看用什么样的布，一般的尺寸分量也不同，少则十几斤重则几十斤。少爷说看样子关键在木料上了，德先生说我也这么看的，但还有个问题就是你到哪去弄部蒸汽机来？少爷又叹口气说我就为这事儿烦呢。德先生说那完了，肯定输。林寡妇说我给你盯着，洋鬼子那破玩意我见一个烧一个，让他们全完蛋去。少爷说你懂个屁，今天英国领事说的话把咱的路都堵死了，再多的花式也玩不出来。林寡妇说那老外都说什么了？少爷就把上午的事全说了。林寡妇听了就抽抽搭搭的哭起来说如果输了就到排帮当大哥去。少爷一听就火了说讨饭也不跟那帮混蛋们混。德先生沉默了一会说你们也别吵了，蒸汽机我看了一下也就跟烧开水的意思差不多，我这么想你们两参考一下。少爷和林寡妇说你说。德先生说兵分两路：一路试着看能不能自己搞个蒸汽机；另一种办法就是看哪有就去偷一部，实在不行了就看盛老板有没有路子了。少爷说有理，就这么办，这事交给我来，你们先回去吧我好多了。两个人告辞出来，我赶紧缩到一边躲起来。林寡妇说方福那小子呢？德先生说你别找了让我一脚给踢到美国去了。林寡妇说狗蛋子也真是老对着我，动不动就骂。德先生看了她一眼说你懂个屁，林寡妇一愣说我说错了吗？德先生说你是跟排帮的弟兄混的太长了，我劝你趁早退下来，林寡妇说放你娘的屁。两个人骂着就一起出了门了。

* * *

我偷偷溜到少爷的门口往里瞄了一眼，见少爷正躺在床上看西洋书呢；少爷说方福你给我弄顿饭来我这就开干。我心想少爷看样子没怪我的意思，连忙答应一声就去弄饭了。

二天少爷问老太太说我从上海带回五百镑，合三千两银子，家里的帐面上还有多少？老太太说帐面上还有个四、五千两银子。二太太说这银子不能动，夏宜还在外国念书，家里人还要吃饭不能再拿出去用了。老太太说反正用不用的已经无所谓了，不赌是个死，赌了还兴有条活路呢，这银子你就看着花吧，实在不行我就把乡下的地给卖了也不能落到洋人手里。三太太说您都做主了我还说什么呢？阿生啊我这儿还有些私房首饰呆会你给拿去当了吧。少爷说谢谢三娘，这么着吧我先紧着手里和帐上的用，不行了再来找您要。三太太说那就这么定了。二太太磨不开也说大大姐说的对，赌了还兴有个活路，夏宜我

相信她已经能照顾自己了，咱们就顾着眼前吧。少爷说那就要委屈二娘和夏宜了，二太太说一家人别说两家话。老太太一捶定音说就这么着了，呆会我跟下人打声招呼，愿意的就留下，不愿意的就结帐走人。我心想这下要赶紧先溜，就急着回去收拾包裹。少爷知道我打主意呢，跺脚吼你敢跑我叫排帮的先把你废了。我想起丁老四，说我哪要走哇，我这不在这儿吗？三太太良心大大的坏啦，“嗤”的笑起来。老太太说方福就留下来吧，咱家能过这关我拿你当儿子看。我说是不是就能给我加吊月钱什么的。老太太一板脸说过不了关我就先把你捏碎了。

晚上我们几个人又在一起开会。陈木匠说已经扎了个三分大的架子看上去还可以就等二天试了。德先生说就剩下蒸汽机的事了。老呱呱说有个徒弟在枪炮局做事，那里有蒸汽机。少爷琢磨了一会说枪炮局里用的家伙一般都很大，看样子要在租界里想办法了。丁老四一拍桌子说法兰西领事馆里有这东西，跟水桶大不了多少。大家问他怎么回事？丁老四说有个哥们在领事馆做事，他见到地下室有人用过。德先生说这就好了，偷也偷过来用。少爷说先别急，打听好了再动手。林寡妇说今天下午有艘小火轮开来了，用布蒙着十几二十件东西奔领事馆了。少爷跟德先生对了个眼神说这肯定是英国的飞机先到了。他让丁老四多跑点路看看英国人会把飞机藏到哪。林寡妇说你想通了？少爷白了她一眼说咱们只见过洋照片，又没见过真家伙，不先看看怎么行？然后对老呱呱说我昨晚上画了份草图，你想办法让你徒弟在枪炮局用车床车几个零件，这事儿最好走暗道。老呱呱说最好方生你亲自去，洋部件你能把握住。少爷说我现在的身份是盛老板的私人代表如果去枪炮局怕有人说闲话，这样吧，德康你能不能代劳一下？德先生说那我今晚就不能回去了得跟你学学这方面的事。少爷说就这样，呆会咱一人一碗面边吃边说。正在这时外面有人跑到窗子底下敲了两声，林寡妇说是自己人，问什么事？外面的人说刚到一艘挂美国旗的小火轮，抬着几十件东西进城了。少爷想了想说美国人在这儿没租界，估计是要抬到英租界或日本租界，这可得跟去看看去，德康那面就等下回了，咱们先去看看美国人。德先生说那好吧。外面的人说原来德先生也在，失敬失敬。林寡妇笑着说丁老四也在啦。外面的人哈哈大笑就走了。丁老四脸儿铁青，少爷说我们兵分三路，方福你跟德先生盯住日本租界，木匠、裁缝和老呱呱老四在这盯着法租界；我跟她去盯着英租界。他一指林寡妇说，这就动身。德先生一拉我说走哇还愣着干什么呀？我说一起走啊。德先生说你别他妈不开面儿，美国人不会等你去了他才来。拉着我就走了。

武汉的夏天真够热的，我跟着德先生跑一段路脱件衣服，等到了租界的时候德先生都脱光膀了，我干脆就把衣服包了包只穿一条裤衩儿。德先生怕美国人不走大路，叫我到租界后面守着。我买了两条黄瓜边吃边等，足足等了半个时辰也没见到动静，实在没事儿了我就跟蚊子掐架；喝，那蚊子，大了去啦。我管那嗡嗡叫响的叫黑旋风，不声不响的叫鼓上蚤。我一巴掌拍死两鼓上蚤，仨拳赶跑一黑旋风，众好汉不依不饶的就跟我干上了。到后来我实在顶不住了就跑到前面找德先生，一看他不在，只有几个车把式往回赶。我想这狗东西八成跑回家抱老婆去了。气得我把他老祖宗都骂了十八遍。

到了英租界我想要跟少爷说一声，别让那小子就这么把我给甩了。我找了一段路发现他正跟林寡妇在前面并排走呢。我想这小子果然不是个东西， 就跟在他两后面听声。德先生说你就不该提丁老四的。林寡妇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平时能扛一百多斤布料，到他面前就像打摆子似的浑身没劲，德康你看我是不是生病了啊？德先生说你就是有病，什么病症就不知道了。林寡妇突然捂着脸抽抽搭搭的说：“我总是想拿他东西，那怕一根洋烟我也觉得跟吃顿饭似的；那回我给他递了根洋烟，真他妈见鬼，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干这事，可心里又觉得暖暖的，他接过去抽的时候，我就，我就像、像、像心里有只手在轻轻揉一样。”德先生说排帮的帮主你还没嫁过人哪。林寡妇看着他说:“我不是跟富仁成家了吗？你怎么这么说？”德先生说:“我先头也不懂，后来你嫂子嫁过来后我琢磨了几年才明白；不过我运气好，虽然依了爹妈的命令成亲但还算碰对了。”林寡妇说:“成亲就是成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天经地意的事，怎么你还要琢磨几年？”德先生哈哈大笑说老黄历全他妈都要给扔了，那是作不得数的。又站住对林寡妇说:“你有个优势就是你是江湖中人，你还可以自己做主，如果换了个大家闺秀这辈子就完了。”林寡妇说:“我本来就是自己做主的。”德先生说我看应该让方生多揍你两下，林寡妇说他敢，我废了他。德先生又笑说你敢你敢，我信的。林寡妇说想想真的把刀子架在他脖子上我怕又要打摆子了，这混蛋真让人恨啊。我心里暗暗叫骂得好。德先生说想想以前方生还没出洋的时候我们跟你爹在木排上放风筝，那多好。林寡妇说这混蛋自打回来后就变了，光看西洋票子没把义气放心里。德先生很严肃的说:“你再这么看人我就不跟你谈了，有些事儿你自己不琢磨我教了也没用。你回去想想这两耳刮子是不是值得你打回？你把这事想通了我才知道你有没有救。”林寡妇哼了一声就没言语了。我想这对狗男女在嚼什么嚼的，哦，那小子说什么林寡妇还没嫁过人什么的，感情是在这儿做无耻勾当，我得提醒少爷以后不要让他出来盯

租界了，那什么部件的最好也别给他做。想到这儿我绕了个弯子就回家了。一口气儿我就跑进少爷的卧室，推门一看少爷正在那儿照西洋镜呢。我叫了声“少爷”就要过来报功，方少爷一扭头我吓一跳，只见他鼻子上全是血，愣愣的看着我，然后就吼我说你他妈的怎么不敲门？我说那不是林寡妇……，少爷抄起一本四书五经就扔我脸上了，说给我滚。我一转身吱溜就回房了，心里想别是少爷让林寡妇给揍了，这不是让少爷难堪吗？

第三章 方福大显神威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少爷给踹起来了，我一看他鼻子已经没事了。少爷见我望着他脸上一红嗡声嗡气的说昨儿晚上让门槛儿给绊了一下，又叫我少往外说，我说我知道了。少爷一高兴拉我去吃了一顿早茶；我看少爷显得特兴奋，一边喝一边摇头晃脑的哼着西洋歌。他说方福啊，这件事完了以后你就跟着我吧，我在上海那边也少个帮手，你可以为我做事。我眨巴着眼睛望着他，少爷说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怎么着？上海那边比这儿可好得多，我不看你是个人才才不会要你呢。我心想我浑身上下有哪地方象人才了？所以我说少爷你是不是昨晚上撞坏哪啦？方少爷一拍桌子说我告诉过你这事儿跟美仪没关系你他妈的怎么老是提？我心想我提什么了我？别以为是个少爷就能乱骂，我也可以，我嘴上不骂肚子里骂你知道吗？少爷说你乐什么你？我说我没乐啊？少爷说你还没乐？我知道你肚子里乐了。我心想他妈的混不下去了，赶明儿找机会打包裹走人回乡下种田去。少爷像知道似的说阿福啊，刚才我是有点大脾气了，呃呃，我发誓以后再也不骂你了。我说您是少爷，骂下人是应该的，我光想您骂我了您平时还对我好呢？您不请我两回了吗？少爷高兴的说那好那好，以后我再对你发脾气你就骂还我，我不生气。我说那怎么敢啊，心里想这狗东西阴晴不定的不定什么时候就翻脸，你叫我骂你我爱听，可得想个办法骂你还得叫你听不出来。

吃完早茶我就跟着少爷往江边走，约莫离二滩头还有半里地就老远看见有人在扎一架大风筝。等走近了我远远的就看见德先生跟陈木匠在一起。我一下想起昨晚的事了，就说少爷有件事我得提醒你一下，少爷说你说吧。我就把昨晚的事大致的说了一下，少爷听了就把眼珠子又瞪起来说你听他两谈什么啦？我说这对狗男女谈什么嫁不嫁的我也没听明白。德先生老远就喊方生。少爷咬着牙斜了他一眼，我想这回可立了大功了，还没乐呢少爷一巴掌就甩我脸上了，然后恶恨恨的说你有功，我呆会重重有赏。我听有赏想这巴掌还值。德先生过来

说方生怎么又拿我们阿福出气儿啊？东西扎好了你也别急，试一试再动手也不迟。少爷说谁知道顶不顶用看了再说。我们就一起到了近前了。一看是个用绿缎子扎的架子，有近两丈多长三尺多宽。德先生说翅膀和身体部分都按比例缩了一下。少爷过去看了一下说飞不起来，德先生说还没试呢你怎么就知道？少爷说不信你试试看。陈木匠跟他几个徒弟早就在风筝上栓了根绳儿，就说大家伙拉着跑一下试试。少爷说等一等让方福上去加份重量，然后笑嘻嘻的对我说阿福啊，如果飞起来你就是咱中国第一个飞上天的人，你应该充满自豪和荣耀的去迎接这个伟大的时刻。我见此人充满心机，心里就有点害怕说我还年轻，家里还有八十老母……，少爷不由分说就把我推到翅膀下让我抓住那上面的木梁。德先生一声令下，陈木匠跟他几个徒弟拉着绳子就往前奔，我在后面跟头咕噜的就滚起来了。等我满脑袋土的站起来，见风筝已经给摔折了。德先生跑过来看着破烂的蒙布叫道:“可惜可惜，美仪的一片心血。”少爷听他这么一说也说:“是啊，这婆娘怎么没来？”德先生看了他一眼似笑非笑的说:“她哪还敢来啊，她是怕再捱……”少爷大吼:“德康!”然后把他拉到一边轻轻问:“你、你怎么知道？”德先生笑道:“昨晚我要不劝她怕她以后都不敢再见你。”少爷说你、你昨晚上劝她来着？说着又狠狠的瞪了我一眼。我见他气势不对好象跟德先生站到一边去了，心想这回要糟。德先生说这事还得从美国飞机讲起，呆会我再跟你说。然后招呼陈木匠跟他徒弟收拾烂风筝去了。我想先把刚才的赏钱讨到再说，不然呆会怕他不认帐。顾不得脑袋上的包说少爷您先把答应我的赏钱给我了再对付我吧。少爷说谁要对付你了？我说您都跟德先生和好了，我怕赏钱没了。德先生一愣说方福你都说什么啊？少爷跺脚吼说方福你再乱嚼舌头，我说话是算数的，你现在不是“重重有伤”了吗？

回到家里少爷对德先生说我忘了告诉你之所以飞不起来跟翅膀的剖面形状是有关系的。德先生一愣说什么剖面形状的？少爷看了看屋里拿过一根鸡毛掸子把把儿给折成两段说这断口形状就是这柄儿的剖面。德先生“哦”了一声说那又怎么样呢？少爷说翅膀的剖面有点象织布用的梭子，但一面是平的另一面是凸的。德先生说这跟飞机飞不起来有什么关系？少爷想了一会说这跟刮风的时候戴斗笠容易被掀翻差不多，你说是翻上去的时候多还是压下去的多？德先生说当然是翻上去的时候多了。少爷感慨的说其实老祖宗早就知道利用空气动力了，只可惜未加发展。德先生说这是怎么回事？少爷说刮风的时候因为斗笠上面是尖的，所以空气流动得快，下面到流动得慢，因此上下压差不同，上面低于下面，斗笠其实是被下面的空气给顶翻的。我

们都摸不着头脑，心想什么空气动力压差的？我听不下去了，拼命的揉着脑袋上的包。少爷见了笑道:“方福，男，二十郎当岁，人品极佳耐心不好且不学无术。面对世上最深奥的理论不解，急出大包一个，现正揉。”众人大笑，方少爷说我也不勉强你了。他给了我一个英镑说归你了。我说洋人的钱我又不会使拿了也没用，少爷说你就不会去跟洋人兑吗？我说我又不会说洋话，少爷说这就是个机会让你跟外国人学学，记住这个英镑值六两银子呢。我一听有六两银子心里老高兴，说少爷您要嫌我繁我就出去了，少爷说这儿没你事了，德康、老陈，我再跟你们解释一下刚才的新名词儿。

我揣着英镑就出门了，心想该到哪去兑呢？转了一会我遇到丁老四正在法租界旁边转呢，我一把就拉住他说丁老四，你今天帮我个忙我请你吃馆子。丁老四跟我有仇，爱理不理的说方福你有什么事？我掏出那个英镑说你看这是什么？丁老四眼睛一亮说是英镑。我有些失望，说你认得啊？他撇撇嘴说天天见，我说你哪天天见了？丁老四一指说那不是汇丰洋行门口天天能见到英镑法郎什么的吗？我说是不是就能在洋行里兑银子啊？丁老四说你自己去吧，可以兑六两多银子呢。我听了死乞白列的拉住他让他跟我一起去，丁老四让我许了一顿大鱼大肉后才跟我进去了。这其实是汇丰洋行的一个分行，里面柜上有一个中国人是专管华人事务的。门口的印度人见我手里有英镑到没拦我们，进去了我和丁老四就晕他娘了。这里简直比衙门老爷住的屋子还要干净还要气派。洋鬼子真会享受，每个人都对人彬彬有礼的客气着呢。我跟丁老四哆哆唆唆的问那中国人说哪管兑银子，那中国人很客气的说他就专管华人汇兑事宜。我说您也管兑银子吗？他说是的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我说我有个英镑您能给兑一兑吗？他一愣说:“你只有一个英镑吗？”我见他势头不对有点磨不开说要么就兑要么就走人。那人笑起来说他很少见到有人只兑一个英镑的，不过也可以兑的。于是就开单子让我把钱交上去。我在柜台边等着，丁老四捅捅我努嘴，我一扭头见身边有个洋鬼子也在兑钱；这洋鬼子，个真高，穿着整齐的洋服。见我望着他就很有礼貌的说了句洋话。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中国店员把银子递给我说那英国绅士在向你问好呢。我说你怎么知道？中国店员说我在这里上班当然懂英国话了。我连忙向那洋鬼子打招呼说先生你吃了吗？那洋鬼子一愣，中国店员笑着告诉他，他笑起来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是的，我已经吃过了。谢谢你的邀请。”我心想谁他妈的请你来着，赶紧拉着丁老四溜了出去。丁老四一边抹汗一边说他娘的长这么大第一次长见识，刚才差点把我吓趴下。我说那洋鬼子叽哩咕嘟的跟我说洋话差点让我们中国人难堪。丁老四

说要不是那中国人懂洋话就是洋鬼子骂你你也听不懂。我心里一动，有了个想法，就拉着他上馆子吃喜头鱼跟红烧扣肉，然后问他洋话有哪几种。丁老四吃了我的大鱼大肉嘴就短了，说洋话有刚才听的英国话，还有东洋话，我说那东洋话我懂，不就是卡你几个，晒又懒懒吗。还有呢？丁老四看着我说你真行，我都不会说东洋话，然后我就教他卡你几个，晒又懒懒。丁老四也告诉我说还有法兰西话，俄罗斯话，和德国话。我二话不说，结了帐就往法租界跑。法租界里有法兰西的新闻纸，我跟守门的兵比画了半天，那法兰西兵还真聪明，扔了张废新闻纸给我。我跑回家里一看德先生跟陈木匠他们都走了，只少爷一个人在老爷书房里画图。少爷见我跑的满头大汗的就问我有什么事。我把那新闻纸递过去轻声细气儿的问他:“少爷，您看刚才有个洋鬼子扔了张破纸给我，我又不懂洋字，您认得您看上面都写些什么呢？”少爷接过去又扔过来说法兰西话我不懂。我说那您怎么知道是法兰西话来着？少爷放下笔说我可能有点笨，可也没到面对深奥问题急出个大包的地步。这就跟我知道日本文字跟朝鲜文字有区别是一样的。我心想什么乱七八糟的。说那我就把它给扔了算了，没准儿是洋鬼子乱扔垃圾呢。少爷冷哼一声说那准是个假洋鬼子。我也不管他真洋鬼子假洋鬼子，总知我知道少爷不懂法兰西话就行了。

我又跑到法租界门口，守门的刚换岗，新来的是个年纪大的法兰西兵，他竟然会说中国话，见到我就喊:“方”，我问他:“你认得我吗？”那法兰西兵拿出一张新闻纸说这上面有你参赛的事呢，还拿出一张照片让我给签字。那照片上是我跟方少爷报名的画，我就站在方少爷身后，怪不得这洋兵认得我。我大喜说我可以给你签字，但是你要教我几句法兰西骂人的话才给签。洋兵一愣说这是为什么？我说我要骂一个中国人但又不能让他知道我骂他。洋兵考虑了一下说方，我不认为骂人能解决问题，你应该学会沟通。我说我不懂沟通，你不教我就找别人。洋兵想了一下说法兰西话里骂人的词汇不是很多，先让我考虑一下，我说不用啦，马上教。于是那洋兵就教了我一大窜词儿。我说这还不多吗，都赶上杂货铺了。洋兵解释说法兰西话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语言，想学好是很困难的。我跟他练了半晌他说中国人很聪明，我喜孜孜的在照片上写了方福两个字。我正想走里面有个洋鬼子跟个中国人说着话就出来了，我一想谁知道洋兵教我的是不是骂人的话，对不起，我得找个听得懂的人先练练。于是我对那洋人噼里啪啦的说了一大通法兰西话，那老家伙气的满面涨红，冲过来就要跟我单练。中国人跑过来怒冲冲的说:“你这人怎么能对尊敬的法达尔阁下说这种话？你这是在向法兰西的尊严宣战。”洋兵也没想到我会在他门前闹

事，吓的面儿刷白，推着我说:“方，快走，这位先生会跟您决斗的。”老法兰西不依不饶的冲过来甩了我一大嘴巴，我乐滋滋的捂着半拉巴掌印子回去了。

少爷已经画完了，正在看《西游记》，见我来了眼皮子也不抬说你又跑回来了。我心里兴奋之极，喘了口气走到少爷身边问他:“少爷，您真不懂法兰西话啊？”少爷怒冲冲的说:“你娘的，我懂这行了吧？”我说我知道您不懂呢。少爷说那你还不给我滚？我心想这可是您先骂我的，怪不得我翻脸无情，于是我轻轻的说:“我爱你（法兰西话）。”少爷一愣说你从哪儿学了些法兰西话啊？我见他果然不懂，心中大为高兴，又说:“你是我的蜜儿（法兰西话）。”少爷动了动说告诉你了我不懂问也没用。我笑嘻嘻的说:“嗷，我的宝贝，你是我的天使，我欲抚你洁白的肌肤如丝的长发，亲吻你滚烫的嘴唇（以上皆为法兰西话）。”少爷瞪大眼珠子说:“哦！你小子是学了几句法兰西话在骂我吧？”我说:“没有哇。我的小喜鹊（本句为法兰西话）。”少爷一把抓住我骂道:“王八蛋，你当我是苕，我揍死你。”一把将我放倒抄起鸡毛掸子就打，打得我哇哇乱叫，心一横全骂出去了:“我的姐儿，你是我的一切，我将拥有你的全部，对你我是爱无止境啊……”

第四章 先飞的人们

一连几天，江面上小火轮不断。排帮的兄弟不断的报告，一会说俄罗斯人到了，一会说东洋人的机器也上岸了。两个主办国向各参赛国发出邀请说开赛前要举行一个碰头会，介时希望各国的飞机设计师以及驾驶员等前往参加。督抚衙门接到邀请函后张之洞派人来向少爷打听飞机事宜，少爷说已经差不多了，就等参赛，实际上这时连根鸡毛也没准备好。衙门的态度是：我们精神支持，其它的要靠自己想办法。因为飞机这玩意是个新鲜事物，谁也不知道要往上面贴多少，衙门里的那点款子优先供给铁厂和枪炮局了。少爷在西洋留学的时候知道飞机的一些事儿，搞机身设计难度不太大，就是蒸汽机让他一天到晚闹心。再加上林寡妇这些时候一直都没露面，方少爷就拿我当成出气筒子了。上次我骂过他之后先被罚跪了两个时辰，然后少爷又叫我教他那些骂人的法兰西话。喝过洋墨水的人还真聪明，我学一下午的话他只听了一遍就记住了。教完后少爷就对我开骂了，骂了一遍法兰西话还不解气儿又用英国话加骂了一次，最后用中国话做总结。其实您还别说，这念过书的人就是跟咱老粗不同，各种词汇极多，花式翻新层出不穷，直骂的我诚惶诚恐心悦诚服。方少爷对我说了，说方福你给我带罪立功，这几天你就跟老四多跑跑，盯紧洋鬼子的一举一动

随时报告，特别是有关飞机的事有多少报多少。他告诉我说美国人的飞机已经偷偷运进日本租界，藏在领事馆后院，你想办法给我探条路让我去看看，办的好我有赏。我一听又有赏，想起上次那六两银子，暗道再多赏几次我就可以回乡下买地了。答应了一声就出去了。

丁老四自打上次吃了我一顿之后就跟我建立了友好关系，见到我再也不是一副懒洋洋不理不睬的样子。我在法租界旁边找到他，他给了我半拉西瓜，我边吃边说你怎么老在法租界这儿打转啊？难道你看上个法兰西婆娘？丁老四啐了一地的西瓜子，说我看法兰西妞？我是看她脸上有几颗麻子吧？告诉你我是在这儿盯着那个杜什么什么的法兰西鬼子。我说我认得，还跟他照过面呢。丁老四啃的呼哧呼哧响，又说你跟着咱生哥见识就是广，没准儿以后也能出洋娶个洋婆子呢（这话真让他给说对了，我后来娶的是个法兰西女子）。我听了把西瓜瓤子打鼻子里笑出来，说洋婆子就跟刚掰下的黄瓜差不多。丁老四问怎么讲？我说身上都是毛拉子，嚼起来倍儿脆。丁老四说你又见过？我说上次报名的时候就见过，脸上都是毛刺儿，就跟头发似的。丁老四吃不下去了，把西瓜扔地上说:“你说的是人还是猴子？”我考虑了一下说还是像猴子，丁老四说你说的那猴子出来了。我一看就把半拉西瓜给盖脸上了。丁老四说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小声说你懂个屁，旁边的公猴子就是杜什么什么的。丁老四说洋人怎么改穿咱的长袍了？我听见杜皮埃居说咱们穿上中国人的衣服说中国话就不怕有人盯梢了。我心想你这副嘴脸就穿龙袍也没用。又奇怪他想干什么？等那两个人过去后我对丁老四努努嘴说跟着看看。

杜皮埃居出了租界后就拐弯抹角的往江边走，一路上还跟人打听下柳街怎么走？我想下柳街就在排帮的码头对面啊，这洋鬼子带个女的去那干什么？

洋鬼子还真是笨，穿了长袍就当自己是个中国人了，满大街的打千儿捉万的，只可惜长相不好，我也懒得用心跟着，跟丁老四沿路的啃黄瓜磕瓜子，然后就跟人打听说刚才那洋鬼子去哪了？那人用手一指说东大街，您看哪有人围观他准在那儿。我就跟丁老四溜溜达达的跟上去一看可不是吗？一大堆人围着跟看杀头一样。丁老四啐了一口骂洋鬼子真他妈笨，这姓杜的我盯了他好几天了，这些天一直鬼鬼祟祟的。我说他都干什么了？丁老四说这人老往其它租界跑，好象汉口的租界就是他们家开的一样，东洋人，英国人都跟他混的很熟。我摸着下巴沉思了一下说是不是也跟其它租界在打赌就象跟我们家老爷打赌一样？丁老四说我高明，我点点头说难道排帮也想赚些银子？林

寡妇不是在帮我们少爷吗？丁老四用手指轻轻敲着额头说:“是极，这洋鬼子知道会赢，所以就到处跟人打赌，排帮的那些混蛋不知死活，到时赔得精光。”然后就对我说他不去了，免得遇到排帮的人大家脸上不好看。我拍拍他的肩膀说老哥你已经尽力了，下面就让兄弟继续，我定然完成你未成的意愿，丁老四很郑重的点点头说兄弟，这就看你的了，哥哥我先走了。我捉了个万儿，然后目送他远去。

* * *

我一直跟到下柳街，杜皮埃居跟那洋婆子进了一间屋子，我连忙跑到后面偷听。杜皮埃居说:“亲爱的，是不是我的中国话说得不好？怎么老有人围着我们呢？”洋婆子也会说中国话的，她说可能是服饰上有问题，我心想就你们那副灶王爷似的脸走哪都能卖票。两个人又都说起法兰西话。我听那杜皮埃居在骂那洋婆子，洋婆子也没生气。我想这些洋婆子真是贱骨头，挨了骂还笑嘻嘻的越骂越亲热。又过了一会进去几个中国人，一个人说杜先生，我们已经把东西运来了。杜皮埃居说很好，最好晚上运过去。中国人说我们先把酬劳算一下，您先付百分之三十的运费，剩下的晚上货到了再一起算。杜皮埃居说钱已经带来了，你先点一点。中国人点完后说还有个消息要告诉杜先生，就是一路上发现几个美国人跟着。杜皮埃居说他们有没有看到机器？中国人说机器被分开藏着，美国人不知道，就是那几桶洋油不好藏可能让他们发现了。里面一下子没动静了，过了会杜皮埃居说无论如何机器不能给发现，不然宁可毁了也要保密。然后就跟中国人告辞。中国人说我刚才来的时候外面说这屋里来了两个外国人，我一准就猜到是您先到了。杜皮埃居一愣说难道我们不象中国人吗？里面有几个人吃吃笑。中国人说您的面相实在不像中国人，穿上中国的衣服后显得很出众，反而招来围观。杜皮埃居说哎呀，这点我真的没想到该怎么办？中国人说您只要用这柄纸扇遮住脸就差不多了。洋婆子在一旁夸中国的纸扇很漂亮，中国人说那我以后就送您几柄。洋婆子直道谢。

我一溜烟的跑回家把这消息告诉方少爷，少爷听了说这到是怪事。杜皮埃居提的机器肯定是蒸汽机，那洋油又是怎么回事？而且看样子租界之间也在勾心斗角。他说要静一下，让我先出去。我给带上门就跑到院子里了。一会儿德先生来了，我说少爷这会正在沉思来着，让他一脚踹我跟头给闯了进去。我想你这踹的可不是我，是我们家老太爷呢。又过一会有个外地口音的胖子叫门，问我方生是不是住这儿。我打量了他一下，见他白白胖胖的夹着个包好象没多大来头就说方少爷今天不会客。胖子一听就往院子里闯，我没拦住让他甩了一巴掌。

少爷听我这儿正吵呢，走出来看，我连忙跑过去说这猪脑袋说要见您我没拦住。少爷满脸涨红一脚踹我腿上说狗奴才反了你了。又对那中年胖子说:“盛先生您可来啦。”胖子说:“此处不易说话，到你房里去。”

我挨了几脚心想这胖子是谁呀少爷对他这么客气？就跑到窗子下偷听。那胖子一进屋就哈哈大笑说方生，你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这一套你全给学会了，连张之洞也让你给放倒了，了不起了不起。坐下后胖子说这位是谁？少爷介绍说是我的朋友竹山学院的德康德见飞。胖子说德先生是不是就是在《字林西报》上发表《论经济纵横》的见飞谈笑生先生？德先生喜道:“文笔疏漏，见笑见笑。”胖子说:“我盛宣怀不会看错人，你，还有方生，咱中国的未来就是你们这些人的天下了，方生出过洋我还不吃惊，见飞，你可出过洋？”德先生说还不曾出洋，盛宣怀拍了一下说:“这就怪了，你怎么知道西洋工厂的经营手法？”德先生说是方生不时的给我寄些西洋的书本，湖北境内又多有留洋学生，故此不致孤陋寡闻。盛宣怀说:“我行遍天下，历尽各色人等，从李中堂（李鸿章）到张督办都讲洋为中用，只可惜老一套世故作怪，谁也不肯把手中的璞玉拿给玉匠琢磨，只依着权势垄断一切，到头来守着金山饿死不说，还要拨出钱给他上光加彩。张之洞还算开明，这些年一过来也能悟出点名堂。”方少爷说前些时他就有这意思了，看样子心里已经定下来了，盛宣怀笑道:“我接到你的电报就立刻赶来了，拿下铁厂你方生立头功，哈哈，我听说你把张之洞给摆了一道，刚才让我甩巴掌的是他吧？”我一听这里还有我的事啊。方少爷笑起来说没他还不行，盛宣怀说张之洞在镇南关打法兰西人是他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儿，李中堂不在京里搞谈判他还会乘胜打下去。德先生好象知道这事儿，说张大人就因为这一仗而名震天下的。盛宣怀叹了口气说大清这么多年来跟外国人打也就是胜了这么一次，方生你能成第二吗？方少爷就把大致的事情讲了一遍，说我开始还想坑蒙拐骗的，现在恐怕不行了。盛宣怀哗啦哗啦的翻着纸说这草图画的不错，我这里有几张带来的蓝图是关于蒸汽机的你们先看一看。至于方生说的小蒸汽机我没法弄到，但是。盛宣怀顿了一会说:“现在西欧大国又有了一种烧油料的发动机你们要注意一下，法兰西人或是英国人可能已经通过各自的渠道运过来了。”少爷大叫一声说是烧洋油的吗？盛宣怀说怎么你们已经知道了吗？少爷说我刚才就跟德康说这事呢。法兰西人已经秘密的运了几桶洋油过来，原来是有了新机器了。德先生说这新机器比蒸汽机厉害吗？盛宣怀说很厉害，说不定以后就会替代蒸汽机。又说我来这儿是机密，不要让张老头知道，还得立刻赶回去，如果将来这儿有什么不测就回上海，到那什么都不用怕。

盛宣怀走后方少爷就跟德先生说德康啊，看样子咱们要输。德先生皱着眉毛说方生你也别泄气，还没比呢怎么就知道结果呢？少爷说你也别安慰我了，我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德先生说我知道你是个撞到墙也要想办法挖洞钻的人，我不打扰你了，你自己静一静吧。少爷说那就这样吧，机身的事儿你还要多费心，然后又把我叫过去说方福你给我泡壶茶送房里，我答应一声就奔厨房了。

回屋时少爷正在床上躺着抽烟呢，我见他心情不好，就边给他到茶边劝他，说少爷您也别跟那个老杜执气，洋鬼子那一套其实都是从咱中国学去的，换个花式拿回来就变成技术了。我们知道得老了去啦，琢磨琢磨就能出来。少爷瞪着我说:“琢磨？你到给我琢磨琢磨？你能琢磨怎么骂我，我跟你说你再敢惹我我就琢磨怎么对付你。”我说别呀，怎么说我也姓方啊，咱还是一家人呢。少爷说我这方是天圆地方的方，你那方是放屁的放去半边，我跟你哪会是一家人？我闻听心中大怒，脱口就骂了句法兰西话。少爷就在床上用英国话跟我对骂，我把茶端给他，少爷说你看，我就是骂你你也得给我到茶，你骂我我就可以不给你到茶。我说您是少爷，少爷骂人就好象先生教书，您教我读书我当然要给您端茶送水的，我们下人骂人就好比台上唱戏，唱好了您给喝彩，唱不好您就起哄。少爷说我教累了，先润润嗓子再教你。我心想你哪是少爷啊，你是我爹。我苦着脸说少爷我以后不说法兰西脏话了，少爷您也别再教我了，您也说过不再骂我的吗？少爷说我哪说过这种话啊？我说您那天还请我喝早茶呢，少爷说有这种事吗？我怎么没印象？我说那不是您让林寡妇给揍的那回。少爷一听林寡妇仨字儿破口就又教起来，少爷真好学问，他教我认识了我祖宗八代。教完以后他说你以后少提什么寡妇寡妇的多难听。我说那我该叫她什么？少爷一愣，过了会说:“叫、叫、叫林林林，你娘的。”我说这个名字太难听了，我怕她会揍我。少爷说王八蛋我是不知道该让你叫她什么好。反正不准叫她寡妇。然后有亲热的说阿福啊，你过来，坐我这边。我一看又来了，凭经验我知道此人又开动心机了，我说少爷我就不坐了，您有事儿吩咐我就成。少爷一瞪眼睛说你还怕我吃了你不成？又一换脸说阿福啊……我一下跪在地上说少爷求求你不要再说这仨字儿了，我怕。少爷一愣说你怕个什么？我只不过要你帮我个忙，大家都有好处的。我说我有什么好处啊？少爷鼓着眼睛说完事后我会给你钱，你只要不说出去就行了。说着说着还下地走到门口看了一下外面又把门关上了。我吓得三魂七魄都开始要驾鹤西游了。少爷走到我面前轻轻说:“现在就我们两了，阿福啊。”我一咧嘴就哭起来了，少爷说你也不用这么感动啊。我只想问一下林家、林家妹子这些年的情况。我一下

就转哭为惊，说少爷原来你是想问这个啊？少爷听我说的不中听一拉脸说你还以为我想问什么？我心想我不是怕您问什么，我是怕您要对我做什么？少爷躺到床上说:“我出洋这么多年，回来后又住在上海，阿福，你在我家也有些年头了，林、林……她们家这些年都怎么样啊？”我一听底气儿也足了，嗓门也大了，站起来说:“这事啊？那还得问我。少爷，我早看出您跟那林、林，嘿嘿。”少爷就看着我，我咳嗽了一声说:“那也没什么，她是帮主，一天到晚就是帮里的事。”见他脸色不对，就又说:“其实她也惦记您呢。”少爷睁大眼睛问我:“这是真的？”我说:“您住上海这不过年的时候也回家吗？您回来过三次，她的布店就放过三次鞭炮。您不回来的年三十她都是在帮里过的。”少爷把牙咬的紧紧的闭上眼睛，我说:“您走后三天她还在房顶上放二踢脚，每次都是这样。”少爷抖抖索索的点了根烟又抽上了。我说少爷您也老大不小了，老太太几次给您提亲都没成，您也该成个家了。少爷又瞪着眼珠子说:“给我闭嘴。”我想别是又说错话了，就没再吱声，少爷躺了会就念了首诗：惊天震雷三千里，只盼故人闻春意。又说:“她其实是想我知道的啊。这丫头，胆子还是那么大，我还记得以前一起用炮仗炸牛屎呢，一炸一个坑一炸一个坑一炸一个坑。”说着就笑起来，扭头说方福你怎么哑巴啦？我说没呢，我正在想下句呢。少爷说:“哦？你也会做诗？”我说前两句是惊天震雷三千里，只盼故人闻春意；我后面的是每月月钱两吊半只盼主人闻铉音。少爷大笑说你这狗才，到懂得用闻铉音三个字，还不错，我说这是听老爷讲春秋时听到的。见少爷高兴我又多嘴了，说少爷您也到房顶去放炮仗，弄个西洋烟花钻天猴什么的让某些人也知道知道您明白了。少爷笑着说放狗屁烟花，现在哪找去？忽然沉默起来，又打手势叫我不要做声，就跑到桌上翻书，把一堆书都翻遍了，挑了一本就看起来。看完了就往书堆上一躺，又从口袋里掏出个英镑说归你了，去找德康和老呱呱来，我也不知道少爷什么事，就拿了英镑出去了。

等我把这二位找来时，少爷已经在桌上画了好几张草图。见我们来了就说德康老呱呱你们先坐下，我有了个灵感。又对我说方福你就在门外边给我守着，任何人都不许进来，除了林帮主。我说我都给您守两回了，哪回不是让人从屋里踹到屋外？少爷说你这回只拦两种人:一是洋人；一是衙门里的人。其他能进来的你也拦不住。我说衙门的人我就更拦不住了。少爷说你当衙门的人是强盗吗？他来我这儿不用你拦自己就站那等你通报来了。我一想也是，老爷们见客时都是先通报等里面的人出来迎接的，所以就带上门出来了，然后又躲到窗子底下偷听。少爷探出个脑袋骂我:“你娘的，你这么干几回了？”德先生

在里面说:“他都听一万遍了。方生，我劝你有遭一日先把这狗才灌醉，不然我怕你一夜风月能让他演成一百八十回。”里面轰的笑起来。我讪讪的走开，趁他们不注意，又溜到门边偷听。

就听里面德先生说:“这不是万户火箭图吗？你就要谈这个？”老呱呱说这都是老典故了，行不通。少爷笑着说:“这还是方福这狗才提醒我的。”老呱呱说方福嘴里能出什么馊点子？我心里大怒，想我的点子再馊也馊不过你身上的味儿。少爷说:“这到不必，我想还是有点道理的。”我想我到底提醒少爷什么东西了？少爷说:“有一点，那位万户为什么没飞起来？请回答我。”老呱呱说这位大人异想天开，以为在身上绑个二踢脚就能飞上天，结果还不是给炸死了，这才叫叮叮咚咚呢。少爷说:“这是书上记载，真实事情恐怕未必是这样的。”德先生半天没开口，这时却问:“你说这书上记的是假的？”老呱呱装腔作势的笑起来。少爷说:“这也不是，我只是猜测书上记载或不完整或作者本人并没有亲眼看到事情真像。”德先生“哦？”了一声，少爷继续说:“这位万户能想到用火箭搞飞天，他就不是一个傻瓜。”德先生一下来了兴趣，说方生你说的可能有道理。少爷说:“我就来推测一下这位前辈的设计，首先他的灵感来源于节日所放的烟花爆竹，不论是二踢脚还是钻天猴，得出个结论就是可以用这种方法把人送上天。接下来他就要进行设计，他肯定能去二踢脚和钻天猴之害取其益，因为书上说他本人就是实验人，所以他对这飞行器的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既不能让它爆炸又要能让它飞起来。这样一来他就弄出了可用的火箭。他甚至想到单凭火箭很难飞起，于是就出现书上所说的‘在身上绑了只风筝”德先生说对呀，真实情况恐怕就是这样的。少爷说:“中国自古以来把飞天的人当成神，所以在这些东西上除了被传神的孔明灯以外，就只有民间的风筝和竹蜻蜓之类的玩具了。其实还有许多无名英雄已经搞过这方面的事了，只不过因为技术原因无法做成，又没有专门机构做记载，所以流传下来的文件就少得很了。”德先生一下就在房里走来走去，边走边说:“是的是的，方生你说的对，记载太少了记载太少了。”少爷说:“所以这万户典故的作者很可能没有参与当时的事情，而是从其他人的嘴里得知后记载下来的，要么是搏人一笑要么是传给后人以便能从中获益。从流传的图本上看来也是这样。你们知道中国画是写意的，特别是民间的画本，它跟真实的东西有很大的差别，对万户的故事又是从别人的嘴里听到的，用当时的知识来画就只能以为是在椅子上绑火箭系风筝，而实际的事又会是什么样的呢？”德先生说:“真实，真实，当时的情景又是什么样的？”少爷呼的翻着一张大纸说:“这才是真实原图。”里面的人惊呼起来，老呱呱说:“这、这，真的，看上去就能动。”

德先生说:“古老的图画是不成比列的，而且作画有很大程度上是用的图腾的手法，那么万户使用的就不是椅子，而是装了轮子的一个架子。”少爷说:“我先前想他有可能是装的滑板在冰上起飞，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就取了另一个方法给装了两个轮子。”老呱呱说:“那这位大人就应该成功了，怎么说他失败了呢？”里面又没声了，过了会少爷说:“我看关键在他当时使用的风筝上了。”德先生大叫说:“对呀，他虽然懂得使用风筝，但就没想到出了我们那天出过的事了。”少爷说:“所以我推测这位前辈的设计甚至可能跑出过一段距离，但他没想到风筝跟飞机翅膀之间有个细小的差异，就是那个剖面。”德先生说:“所以他没飞起来，可能因为火药引燃了风筝烧着自己了。”少爷说还有一种推测，那位万户可能无法控制起动后的方向和速度而撞上了某些东西，比如撞上了南墙啊什么的。德先生哈哈大笑说方生，我就知道你是个撞到墙也要想法挖洞的人。少爷说这张图是我凭推测画的万户火箭图，而这几张是我画的现行设计图，你们给我参考参考。然后就在翻纸。德先生念叨着:“翅膀……轮子……这是什么？”少爷说:“火箭。”德先生说:“啊——？”老呱呱说这火箭怎么不象二踢脚？哪放火药呢？少爷说我不准备用火药，现在衙门怕闹事，火药已经管制起来了，我想用洋油。老呱呱说用洋油怎么做火箭？少爷就又在翻纸了。德先生说:“这些个圆筒是做什么的？”少爷说:“六个喷火筒围着中间的一个炉子就构成一支火箭了，这是我从外国的连珠枪想到的。”老呱呱说这该怎么用？少爷说:“六个喷火筒分三组，洋油注入第一组，点燃后便产生强大的喷射力，一次喷完后第二组马上注油燃烧，如此循环便可以推动飞机前进了。”德先生说有一点我不明白，你该如何点燃洋油？少爷说中间的炉子的四壁其实就是喷火筒的外壁，在炉子里燃起碳火使喷火筒的温度高到可以点燃洋油的地步。老呱呱说那不如一起点燃的力量来的大。少爷说:“一次燃烧后筒内的空气已经用完了，需要等外面的空气进入后才能与洋油混合，这就是我要用三组喷火筒的原因。”德先生说还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推力，少爷说:“我算过了，这喷火筒的内径几乎有一门火炮那么大，一组就超过一门火炮了，德康，你看江面上外国人的兵舰上的大炮，一发弹的威力有多大？我就是把一组喷火筒的威力少算点，至少推动一架飞机是不成问题的。”里面的两个人哦哦连声，少爷又说:“铁匠你拿这份图稿按样打造一个喷火筒，我要试一试看看我的推测是不是正确的。”老呱呱答应一声，少爷对德先生说德康，你看我们在汉口哪里可以弄到洋油？德先生考虑了一下说看看铁厂或枪炮局能不能搞到。少爷说现在洋油也成了关键了，我要考虑一下在没有洋油的情况下用什么做替代品。德先生说那就这么办。

我听他们开始收拾了，就赶紧走开。过了会少爷从窗里向外看了看说:“这个狗才，还真让我给骂走了。”然后开门送客，边送边说:“这事要保密，不然会凭空招来很多压力的。”老呱呱说那我该怎么向徒弟们说？少爷想了一下说:“你就说这是我要的洋酒桶吧。”

第五章 偷窥的人们

我跟丁老四围着日本租界转了好几天，看见外国人在日本租界外面租了片场子搭起个大帐篷，帐篷外面把着兵不让人进，丁老四说是小鬼子搭台子要唱洋戏，我撇撇嘴说不是，小鬼子唱戏干嘛不在租界里面？又有兵给把着，肯定是洋鬼子要掐架，你没听过法兰西跟英国领事的事儿吗？丁老四说就是掐架也不用这么大的地方啊？我说你没见识，方少爷说外国人也不知道是哪一国的吧，喜欢在一个圆的体育场里看斗兽，大家都带老婆孩子来看的，丁老四于是就同意我的话；我们遐想着一个壮观的场面：在万人欢腾尘土飞扬的沙场上，两个老家伙手持大刀打得精疲力竭的，丁老四喜欢看人打架，想到这儿就兴奋，说方福咱两去看看洋人是怎么掐架的吧？我说得赶紧买些瓜子蚕豆的给预备着，等我们抱着酱果子回来时见有洋人在那往大帐篷里搬行头呢，我连忙把两包瓜子蚕豆往丁老四手里一塞说你赶快去抢位子我去买票，丁老四站着没动，我推他说你还傻站着干什么呀？丁老四两眼呆呆的看着前面，我见情况不对，扭头看去，见从日本租界里让人拉出个盖着半拉帆布的大架子，别的我不认识那大架子我是知道的，丁老四嘴儿直抖说方、方福赶紧回家告诉方少爷说洋鬼子的飞机拉出来了。

我回家告诉少爷，少爷脸儿发白，拉着德先生就跑，半路上遇到林寡妇娇滴滴的往外冒骚气儿，说阿生啊你这是上哪儿啊？我们一看，见林寡妇竟然抹了水粉口红，头发梳得亮亮的，还穿了一白布褂，德先生噗嗤就乐了，说美仪你是动了什么春心了吧？林寡妇脸一红就想骂人，一瞥少爷那张绿脸儿连忙说:“呃，刚才在四大娘那儿吃了些酒，这就赶着回去换衣服。”少爷说林帮主是一帮之主，这套衣服跟排帮两个字不配；也没有见到脑袋上顶着块猪油的。林寡妇的脸就沉下来了，德先生赶紧说我们还有事呆会请你喝酒，拉着少爷惶惶而去，我正要走，林寡妇一把抄住我耳朵说方福你过来让我踢两脚。我见那两人急急如漏网之鱼，忙忙似丧家之犬没半点要理我的意思，心想世道变了，义气变成弃义了，林寡妇甩手就是一记，揍得我脑袋在脖子上乱滚，然后说你这狗才怎么带着这种主子？我说少爷不会说话您也不用招呼我啊，林寡妇说我们帮里大鱼大肉，我就请八大金刚十二护

法招呼你，你说，我头上是顶的猪油吗？我说那是少爷不识货，您这行头比西街的粉头用的好多了，林寡妇大怒，扬起纤纤玉掌直奔我面门而来，我想这可不能傻站着，是用缩头藏颈之术还是用挥手推月之法？或是以少林的至高拳法又或以武当之懒驴十八滚？我大喝一声说我不服，林寡妇轻轻一掌从我脸上带过去说你说什么？我说您先把我耳朵松开我再跟您较量较量不然我不服，林寡妇笑起来松开手说我到不知道你这狗才会功夫，我哈下腰使了个恶狗刨土，把地上扒得尘土飞扬，林寡妇不敌到退数步，我大骂说放木头的你总该知道我方福的厉害了吧？正得意时屁股上中了一脚，领子让人给抓住，有个人说：“帮主，这小子在地上扒什么呢？”林寡妇等灰土散尽了过来又是一脚，抓我领子的人说帮主你这是要要要……，忽的吃吃笑起来，林寡妇一愣，我身后走出一个青衣大褂的女的对着林寡妇的耳朵悄悄说了几句话，林寡妇眼睛睁的大大的说真是这样吗？那女的点点头，林寡妇脸上通红骂了句脏话就一溜烟儿跑了，我想动，领子一紧后面说：“得罪帮主带你回去过堂。”我想起丁老四的下场就说林帮主其实是我妈，青褂子说方福你再敢乱说我就把你肚子里的下水全给挤出来。

我被押到林寡妇的布店里，林寡妇悄悄吩咐了几句就上楼了，另两个家伙不怀好意的把大门给掩上堵在门边，那个青褂子说我给你弄几样小菜吧，我吓得远远的就看见孔子在向我招手，青褂子问我吃不吃白切肉？我兴奋的差点尿裤子连忙说我不吃白切肉，又问我吃不吃红烧大餐？我说一看见红烧大餐就想起我死去的爹，所以不吃，她问了几道菜说你到底吃什么？我说我吃素的，不切不烧不煮的，青褂子说你这人还真是个贱命，给你吃咸萝卜总可以了吧？我说我喜欢吃咸萝卜，咸萝卜好吃，味道美极了，她就进厨房了。我想是不是去磨刀去了？然后就听里面杀鸡的惨叫声，叫得我毛骨耸然的，过了半天青褂子出来说：“青云白虎你们都饿了吧？咱们先吃吧，”于是我就跟他们一起吃饭，那几个人吃的大鱼大肉，我吃的咸萝卜就白饭，直吃的我眼泪汪汪唏嘘不已，青褂子说你吃就吃老这么抽鼻涕还要不要人活了？我说这位婶婶，青褂子说我呸，谁有你这么大的侄子？我比咱帮主还小两岁呢。我说这位大姐有所不知，你们对我这么好我心里很感动，那个叫青云的说我看你是在闻这红烧肉的味儿吧？正说着林寡妇出来了，边走边说：“方福，一向狗头贼脑无肉不欢，今天改吃咸萝卜到是让我感动得无以下饭，”那三个人连忙站起来叫了声帮主，我一看林寡妇改行头了，头顶的猪油水粉没了，白褂子换了件青褂子，林寡妇让他们继续吃，说狗头方福，今日落入我的手掌之中若是让我满意则罢，不然我把那几根萝卜跟你腌一块，她用筷子夹了支鸡腿给

我，然后放下筷子又是摸颈子又是打哈欠的四顾说：“那什么阿福啊，你家少爷这几天还忙吧？”我没敢动那支鸡腿，说少爷还忙呢。

问：呃呃，老爷太太还好吧？

答：托帮主的福，还都健在。

问：呃……他、他还需要我们的帮助吗？

答：是啊。

喜：真的？

答：真的。

问：还要些什么？

答：我也不知道。

骂：方狗头，你不是他的跟随吗？

答：您跟他比我还熟嘛。

插一：帮主呀，这奴才不老实，干掉他算了。

叫：妈呀。

插一：你敢占我便宜？

插二：算了，方生搞这事为国争光，江湖上的朋友都卖他面子；这狗才虽然不老实也不用死，让他变丁老五得啦。

叫：少爷呀。

笑：我不是你少爷。

林寡妇笑起来说那就说说你家少爷吧，我说：“方少爷，男，三十郎当岁，品性极佳，耐心不好且不学无术，面对世上最深奥的问题急出……”林寡妇绿着脸淡淡的说：“拉下去剁了，”我头都昏了，知道说错了出了一身冷汗，青云和白虎就象跟我上辈子有仇似的盯着我，我一机灵，脱口而出：“二踢脚，大炮仗，”林寡妇一呆说你说什么呀？我想少爷前些天念的那两段诗是什么来着？惊什么的三千里，只盼故人闻弦音，我说少爷有两句话要我带给你的，青褂子说方福带的话定是机密，我跟青云白虎到外面给您盯着点，说着放下碗三个人就出去

把门带上了，林寡妇背过身子说你说，说得中听则罢，不然就把你沉到江里去，我想了半天也想不起那两段话，就给改了一下说：“惊您在房顶上放二踢脚三千里，少爷已经闻弦音，”屋里一下子静下来。林寡妇吸着鼻子双肩轻轻颤抖，我说帮主您也别难过，我是念的不对，但意思还是表达出来了，林寡妇转过身哈哈大笑说方福你这狗才真是不学无术，我憋了半天都没憋住你笑死我了哈哈哈哈，笑完后一板脸说方福你知不知道方生让我打了一拳？我看她一脸正经的想这女的变脸比变天还快，说原来少爷的鼻子是让您给打破的啊？林寡妇吓一跳说：“什、什么，我、我打破他的鼻子了？”我看她那副死气活样的样子有心要气气她就说少爷在骂人，说要报仇我不知道是说您的，林寡妇一下子就坐凳子上了，脸刷白，我心中暗暗得意说我可以走了吗？林寡妇轻轻说你走吧，就趴桌上了，我蹑手蹑脚的走到门边，门一下子推开了，青褂子说方福你敢乱讲话我打断你的狗腿，白虎大声说：“帮主，当年为了兄弟们的生活让你糊里糊涂的守活寡，如果方生要杀人泄愤我白虎挺胸而上决不皱眉毛，”青褂子说：“美仪你别听这狗才胡说，他真翻脸了怎么会说那种两句话？”林寡妇把头在桌子上轻轻摇了两下没作声，青云抓住我的领子吼我：“你妈的是不是想死啊？快说实话，”我见此人身高过丈脑门倍儿亮，手上筋肉如同老太爷收藏的根雕一般威武心里就怕了，说少爷是骂人呢，不过那是骂我不该叫您寡妇的，林寡妇咕咚的就倒地上了，青褂子急忙把她抱起来又喊又掐人中，青云一把就把我放倒了，说你妈的敢动我就劈了你，林寡妇醒过来了，她问青褂子：“方狗头刚才说什么来着？”青褂子低声在她耳朵边说了，林寡妇轻轻道：“真的啊？”青褂子点点头，林寡妇闭上眼睛说：“我很高兴，放了这狗才吧，有点累了，让我休息一下就没事了，”青褂子努努嘴，青云轻轻踢了我一脚说：“算你老实，走吧，”林寡妇又说：“阿福，等一下，小娟，给他二两银子压惊，”青褂子说知道了，青云摸了约莫三两银子哼了一声就扔给我了，我接了银子也没答谢，展开飞毛腿神功蹭墙撞门一溜小跑就奔出门外，我没敢呆外面，跑回家就喘大气儿，心想这回闯祸了，看林寡妇刚才好象气的不轻，这三两多银子拿在手里就好象有一万银子那么重，没过一会少爷、德先生和丁老四浑身是土的就跑回来了，三个人兴奋得跟抽了大烟似的，丁老四一见我就说我摸那东西了我摸那东西了；德先生说方生这回没问题了，我可以保证半个月之内给你搞好，你就等着飞吧，少爷磨拳擦掌的说今晚加菜，顺便把哥儿几个请过来一起痛饮，德先生似笑非笑的说：“哦？只请哥几个啊？那好办了，让方福去请啊，”少爷摸着鼻子说：“把那个婆娘也叫过来，我还要她出布呢。”

然后三个人就敲桌子捶板凳的唱上了。

少爷见我还站着就说你还站着干什么呀？还不快去？我轻轻说：“少爷，真要请她啊？”德先生正跳在桌子上练猴拳呢，说废话，这里能少得了她吗？我支支吾吾的说那什么少、少爷，我今天跟林帮主结了梁子了，能不能不去啊？少爷“哦”了一声说你还有这本事？我小看你了，德先生收住了猴拳蹲在桌子上说方生，不是他结梁子了，是你结梁子了，方少爷一怔，说是啊，那婆娘，今天穿的跟什么似的，德先生笑着说知道就好，这人嘛，还得你去请，不然我怕以后没布可以用，少爷说你跟我一起去，她见你在旁边不敢乱来，我心里一跳，少爷跟林寡妇不清不楚的，不知道他见了林寡妇以后是什么态度，要是林寡妇告准我的状别是我又要捱少爷费心教我了，我想还是偷偷跟去看一看，情况不对头我就打包裹先走人，到了林寡妇家附近，我老远就看见青云白虎在门口蹲着，少爷一见他们就不动了，德先生拉他他也不动，那两个家伙到也乖巧，见少爷闹别扭站起来溜的无影无踪了，德先生跟少爷说了几句话少爷这才慢慢吞吞的挪步子，我跑到屋后使出壁虎上墙的神功连滚带爬的往林寡妇二楼窗子底下爬，正爬的起劲时忽听旁边轻轻响了一下，低头一看青云跟白虎也在下面玩壁虎上墙呢，那二人面露愧色向我轻轻打了个招呼，我想这两个家伙贼头贼脑的难道也跟我一样想听里面说什么？所以我向他们点点头，大家心照不宣，那二人见我识趣也乐的大方，伸手托了我的脚把我顶上去了，上来后我们三个人就躲在窗子底下，听里面林寡妇正在哼小曲儿呢，我们偷偷往里看，林寡妇躺在床上翘着二郎腿摇着大扇子正凉快，青褂子小娟正在试那件白褂，说这件褂子其实最好看，还是丝的呢，穿上又凉快又舒服，林寡妇叹口气说我们家方生啊，就不会赏识，青褂子笑起来说谁家的方生啊？也不怕羞，林寡妇把大扇子在手里丢来丢去的说：“是啊，是我们家方生啊，我这么说了你能把我怎么着吧？”青褂子说是，人家没把你放眼里，动不动就骂，伸手就打，这就叫打是亲骂是爱，林寡妇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说是啊，他打我我乐意，青褂子说方生运气不好，遇到个狠人把鼻子给打破了，林寡妇叹口气说这我就不乐意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给了他一下子，当时吓的我没敢动，要不是德康赶过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青褂子说算啦，这褂子还你吧，我也没想到刚回来就碰上这事，青云跟白虎那两个混蛋一路上跟着我口水也要流干了，我还得想办法应付他们去，林寡妇说其实那两个人都不错的，你随便挑一个不就行了？青褂子说那怎么行？江湖上混久了难免有匪气，我到希望能找个知书达理的，说着把白褂子脱下来，里面只穿件红兜子，我听见耳朵旁边在滴滴答答的放水，

扭头一看惊呼一声，林寡妇说有人，青褂子就奔窗子来了，青云一巴掌捂住我的嘴，我只觉得鼻子一酸就有东西流出来了，我一把拉开那大巴掌刚喘了口气，就听头顶上青褂子尖叫一声，我一抬头，青褂子怒目圆睁，一巴掌就扇我脸上了，青云白虎真不是东西，抓住我的手说：“早跟着你小子，原来在这儿偷看帮内机密，”林寡妇问是谁，青云白虎流着口水说是方家小厮在这偷看让我们给抓住了，林寡妇懒洋洋的说这小子怎么又回来啦？青褂子奔回去说这狗才什么都看见了，满脸的罪证，林寡妇说我怎么还听到波涛翻滚之声呢？青褂子一愣，说都不是好东西，青云白虎说我们是无辜的，我们看见方生过来了，这小子又不规矩……，还没说完，林寡妇就惊慌失措如没头苍蝇一般跳下床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完了完了，小娟你帮我挡一阵子，就说、就说我病了，青褂子也忙着穿衣服说帮主你先别慌，搞得我也慌了；一抬眼望见我们这儿喷鼻血的喷鼻血，流口水的流口水，呸了一声就过来把窗子关上了，青云白虎回过神来亲热的拍拍我的肩膀说兄弟委屈你了，我捱了两巴掌心头大怒低声骂脏话，那两人刚才得了我的好处只讪讪的陪笑。

我听到德先生叫了一嗓子，说美仪你在吗？方生找你有事。青褂子小娟说帮主你就躺在床上装病，林寡妇立马就哼起来了，然后青褂子说是德先生吗？我家帮主病了，你们进来吧。里面咚咚咚的脚步声。德先生说先头还好好的怎么就躺下啦？得，让方生给看看吧。少爷磨磨唧唧的说：“呃，呃，你病啦？”林寡妇说谢你来看我，德先生说小娟好久不见哪发财去啦？青褂子说发个屁，上个月跟黄石的码头帮有点误会，这不今天才回来吗？德先生说：“哦？有没有吃饭啊？走，我给你接风去。”

青云跟白虎在我耳边轻轻骂了句：“淫贱。”青褂子说啊呀我还真没吃呢，你请我啊，走走。德先生说那就让方生在这儿陪你吧，我跟小娟先去喝两杯。方少爷说别呀，我跟你们一块去，德先生说去你妈的。估计是踹了少爷一脚，然后就出去把门带上了。青云白虎对了个眼神就要下去，还没怎么动呢，就见下面匆匆跑来两个人在往上面爬。青云白虎大喜过望，解下围腰把那两个人给吊上来。德先生打了个手势叫大家别做声，拿了两块瓦用唾沫在瓦上各写了一个成，一个不成，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六个大子往成字上一押就开赌了。青褂子想了一下在成字上押了仨子儿，青云白虎在成字上各押两个子，在不成上押了十个大子儿，然后四双眼睛一起盯着我，我一听里面没什么动静就在不成上押了一个子，青云恶狠狠的在我耳边说：“刚才我赏你的三两多

银子呢？”我一哆嗦连忙把那三两多银子押在成上。那四个人一见有人下大注一起都眉花眼笑的。下完了我们就一起听窗子里面的动静。少爷咳嗽了一声说:“那那什么，其实是德康叫我来请你晚上去喝酒的。”林寡妇没做声，少爷说:“那那那什么我就不打搅你休息了。”德先生面露不满，我想这就要输银子了，急得我满头大汗。少爷动了几下脚，在里面开门呢。青云白虎就要收钱。林寡妇突然叫了一声:“方生哥哥。”我们五个人一呲牙，脑袋上起了一脸的鸡皮疙瘩。德先生伸手就把那两人的手给打开，青云白虎脸涨得通红，满头汗珠子啪嗒啪嗒直蹦。林寡妇咚咚的跑了几步少爷就叫了一声。德先生这就开始收钱了。少爷说:“别碰我。”青云白虎两只大巴掌就把钱给捂住了。林寡妇没做声，我想这就要糟了，伸手想移注码，青云挡住我的手说:“买定离手。”德先生冷笑一声说:“胜负未分，鹿死谁手尚未知晓。”林寡妇真厉害，说你妈的，我已经不要脸了，你打死我再走。我我我……我……你。德先生低声给我们翻译说是“我爱你”仨字，我这就要乐，让青褂子一巴掌捂在鼻子上，我只觉鼻子一酸，就有东西流出来了。少爷骂了句脏话又说你说什么？

林寡妇一下就哭起来。里面传来啪啪两声，少爷就在轻轻吼:“你嫁什么人你嫁什么人？你说讲义气我就为你守了十几年，你妈的当我是二百五那么好欺负吗？”林寡妇冷冷的说你说什么？少爷说我什么都没说。林寡妇说那时我爹刚刚死，帮里赔了一票买卖，是富仁帮我垫上的，弟兄们感激他就给我们说合了。少爷就骂说关我屁事？林寡妇说不关你事那你就走吧。德先生叹了口气就摆手让那两人分钱，青云白虎皱着眉毛没动。少爷忽然呜呜的哭起来，德先生精神为之一振。林寡妇说你嚎什么嚎，排帮这里又没过堂。少爷呜呜的说我是堵得慌。青褂子面红耳赤的，德先生又叹了口气轻轻说这些年难为他了。青云白虎轻轻问方生都说什么了？我想少爷堵得慌就哭也太没面子了。德先生在那两人耳边悄悄说了几句，那两人竖起大拇指一个说“好汉子”，一个说“真英雄”。我说堵得慌也能成英雄好汉吗？那我堵得慌很长时间了。德先生轻轻赏了我一巴掌说你耳朵生到脚上去了连话也听不懂。林寡妇说:“你、你别骗我，我不吃骗的。”少爷大怒道:“我是骗你又能把我怎么着吧？”里面静了一会就啪啪的两声脆儿响，林寡妇说你敢骗我我就用帮规剁了你。然后就咕咚一声。林寡妇说阿生你怎么啦你怎么啦？然后就哭起来说:“我信你的我信你的，我是不信自己你醒醒啊阿生。”我想坏了，少爷别是让她给揍死了，就要跟排帮的人拼命。德先生按住我说你敢乱搅和我德康第一个跟你没完。我看他两眼通红的就没敢动了。青褂子在那里直抹眼泪，我想这女的还有良心能为我

哭一下。林寡妇就在里面轻轻的唱起歌来，什么妹念郎来郎念妹，南岸便望北岸飞之类，又是呜呜的哭得惨，唱的众人大汗淋漓两眼模糊。德先生闭着眼睛轻轻一挥手把瓦上的银子铜钱扒拉的乱七八糟，我想这狗贼是想搅局，从此我与你誓不两立。过了会少爷轻轻说:“你都在乱七八糟的哼什么啊？”林寡妇说:“方生哥哥我再也不敢打你了，以后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还手。”少爷说:“是吗？哼哼，你怕了吧？”林寡妇没做声，少爷说:“美仪。”林寡妇轻轻的说:“嗳。”少爷叫这名字八十遍了，我们听的浑身发抖。青云白虎用手把耳朵堵起来，德先生千年修行，闭着眼睛在那儿品着其中滋味。青褂子脸红耳赤耳朵能伸到窗户里面，只我方福血流满面浑若不知。

少爷说:“美仪，你脸真白。”林寡妇说你别笑我了，我是吓的白了。少爷说:“以后别离开我。”林寡妇笑着说:“我跟你一辈子了。”少爷干笑了两声，林寡妇说:“你笑什么啊？”少爷说你刚才那副打扮跟西街的……嘿嘿。林寡妇说:“我还想去找你呢，算了，以后我不那么干了。”少爷轻轻说:“不好，那模样挺好的。”林寡妇“哦？”了一声，少爷说:“只许在家里这么做，出门不许。”林寡妇叹了口气笑道:“嗌。”又说不知道你爹妈会不会……我怕他们嫌弃我是个……，少爷说他们不会的，谁都知道我一直没娶女人就是因为早就有主了，而且爹妈也是开明的人，他们懂事理的。林寡妇说:“看不起就看不起吧，死也死你们方家。”少爷说:“乱讲话，掌嘴。”林寡妇说:“是，知道啦。哎，你知道方福这小子要不告诉我你的事我真没这胆量找你。”少爷说:“方狗头？他告诉你什么？”林寡妇笑道:“惊什么什么三千里呀。”少爷干笑了几声说:“你都知道了？嘿嘿。”林寡妇说:“他记性不好，你到说说是怎么回事啊？好哥哥，方生哥哥你告诉我嘛你告诉我嘛。”德先生看着我，面露嘉奖之色，青褂子小娟拿了条手绢给我擦了脸上的血，青云白虎知道后向我一挑大拇指。我不由的有些轻飘飘的。

少爷说我讲完了有点热，把窗子打开呀还关着干什么？林寡妇大叫一声，少爷说什么事？两个人就咚咚咚的跑过来。德先生面露惊慌之色，站起来往墙边一靠，另外三个人七手八脚的也往墙上靠，瓦面上就跟猫子打架一样乱成一团。我手脚慢了点，刚跪起来，林寡妇就砰的一声把窗子给推开，那四个人躲闪不及让窗页子撞的没敢做声。少爷到了窗子边一看是我，又羞又臊，大吼:“方福，你这变态小人。”林寡妇左右看了一看说:“青云白虎呢？”我一看也不知道是谁拿着锭银子向我摇，就说那什么他们让我给打走了。少爷恨恨的说:“偷听隐私是无耻赖汉卑鄙小人下三滥无聊杂嘴子才做的，你白跟我那么久了，

要是德康在这儿他就把你给剁成零碎儿给扔江里喂王八。”林寡妇满脸涨红匆匆的拿了锭银子给我说阿福，这银子给你，你不要到处乱讲知道吗？我一看那银子起码有十来两，心中一喜接过道:“我方福对天发誓不漏一言半语,无耻小人乱讲就是不顾江湖道义,应当开堂过刀。”林寡妇点点头说好。我说少爷，以后我该叫她什么呢？少爷红着脸嗡声嗡气的说:“你娘的，叫大少奶奶。还不快给我滚？”把窗子砰的一关说:“哼，什么样的人都有。”我看了那四个人，一个个呲着牙鼻子流血面无人色。德先生把银子给我捂着鼻子悄悄说:“快走快走。”我们五个人顺着墙根鱼贯而下，跑到大街上那四个人就开骂了。

第六章 云消雾散

少爷一夜没回,老太太问我少爷哪去了？我说少爷相中一匹马正在那儿训着呢。

二天一大早少爷偷偷摸摸的溜进房里到头就睡,老太太叫我给端茶进去问一问。我蹑手蹑脚的溜进去一看，方大少连衣服也没脱就在床上说梦话，这可是我最爱听的事儿了。把耳朵凑过去一听，少爷说坏家伙你很厉害的吗？老太太在外面问我怎么样？我说少爷让马训了一顿。

到了下午德先生来了，我没敢拦他，他到没进去，问我方生还在睡觉呢？我说是，他说得啦，给我来壶茶我在大厅里候着他吧。

日暮的时候林寡妇也来了（请各位原谅，这部书里我还不能叫她大少奶奶，结婚是要结的，可惜上不了书，可惜、可惜）。一见德先生她脸上就有点发红。德先生说你昨晚怎么没去喝酒啊？方生也没来。林寡妇嘟着嘴说:“呃……呃，生哥啊，他、他昨天不是跟你在一起的吗？”德先生说:“哦？我到没见着他，叫方福来问一问就知道了。”说着就转过脸来向我一挤眼睛，林寡妇炸尸似的叫:“方福，你昨天跟着少爷吗？你要想清楚再说啊,不然说错了就不好了。”我心中冷笑,说道:“少爷啊。我没见到啊，咦，少爷不是跟德先生一起出去的吗？”德先生端着茶碗儿用盖子打得当当响，说:“哦，方福这么一说我到真的想起来了，我昨天让人给打了一下，差点什么都忘了，方生是跟我在一起，好象跟我吵架说我是无耻赖汉卑鄙小人下三滥无聊杂嘴子什么的。”林寡妇听的牙都呲到耳朵根子上了，说方福，你这狗头，你、你……我连忙说不关我事啊，您昨天只给我银子没给德先生啊。德先生哈哈大笑。林寡妇臊得四处张望，我憋着乐悄悄说您找什么呢少奶奶？林寡妇说你别管我，我看有没有地洞我好钻进去。德先生说你还

害什么羞？林寡妇羞羞答答的坐在凳子上，德先生悄悄说:“你也别怕了，怕也没用，听到的还不止我们两个。”林寡妇一下就把脑袋趴桌子上了，德先生说:“还有小娟。”林寡妇抬起头说:“那好，她嘴最严了。”德先生说:“青云。”林寡妇急道:“这个青云是有名的无风三尺浪，我得回去跟他叮嘱一下。”德先生说:“还有白虎。”林寡妇脸儿刷白，说:“完了，白虎是帮里第一号说破天。”德先生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纸说:“昨晚回去后我构想联翩，将你二人之事编成《心印集》一文，预备在竹山书院先期出版，这是目录以及大概内容，今天想请方生提些意见。”我心中大骂了一声:“老淫贼。”德先生说:“你二人之事是我中华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个向传统挑战的真实原本，从此我将以此书教授天下人，为婚姻之自由做宣扬；我必信未来之中国将遗弃古已有之的不道德习气，重开男女交往之新局面。咦？美仪，方福，看见你未来的少奶奶吗？”我指了指桌子底下，林寡妇正蹲在下面用手捂着耳朵呢。德先生用手拉她说:“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完呢，你是当事人你应该给我提点意见啊。”我听见有人走过来，一扭头少爷打着哈欠就出来了，说方福啊，给我放水我要洗澡。一下看见德先生和林寡妇，他脸一下就红了，说你、你来啦，怎么蹲在桌子下面啊？德康，怎么也不叫我一声？林寡妇钻出来靠到少爷身边低声说悄悄话，少爷睡意顿消，怒目圆睁，盯着德先生就叫:“德康，枉我把你当成至亲密友，没想到你竟然对我做这种调调，你要写我第一个反对。”说着就跑过去抢那张纸，德先生左躲右闪道:“方生，我生平最好解放人性，向往自由，我当你是情同手足，这种大事你应该全力以赴的支持我，枉我一夜没睡才写出这等文章，你却要将这惊天动地的情事毁掉，只怕我答应天下千万同胞不答应。”少爷说天下人答不答应关我屁事，又向林寡妇跟我说:“快关门上锁前后堵截，万万不可放走这变态小人。”

正闹着老太太带着四凤来了，她扫了我们一眼：少爷抱着某人的脚，方福按着某人的腰，林寡妇卷起袖子做武松打虎状。就说你们成什么样子，老大不小的了。二娘三娘赶将出来就让四凤给搬凳子。少爷站起来叫了声妈，说我有点事儿跟您说，就进了书房了。我们这儿一看角儿走了一个，立马端正了，各自整衣掸土的。林寡妇把袖子也放下来，红着脸说我先走了就要撤。二娘三娘一看没戏唱了就把我叫过去说老老实实的说你们刚才干什么呢？我吱吱唔唔的说是因为少爷、少爷。那二人瞪着眼珠子喘着粗气儿问我:“少爷？少爷怎么啦？”我见她们眼中发着红光，嘴角流着哈拉子，一副色迷迷的样子，心想的让你们恶心恶心，就说:“少爷，少爷爱上了。”她们盯着林寡妇，盯的她如站针毡面色灰白。我一指德先生说:“少爷爱上德先生了。”德先

生正喝茶运气儿，一听之下把嘴里的水喷了八丈远，说狗头方福你说什么呢？两位太太神色严肃的点点头说:“怪不得阿生没女人，原来如此，钦佩、钦佩。”德先生苦笑道:“我好痛苦啊。”二太太一声冷笑道:“你知道痛苦吗？”三太太叹口气说:“难得、难得，阿生有你这么一位红颜知己也算前世有缘。”德先生说不是这样的，我干脆都告诉你们吧，免得你们冤枉我。林寡妇非常非常没面子，就往门口退。两位太太一声“哦？”一声“是吗？”，德先生把那张纸拿给她们看说真凭实据，没有删节，这下你们信了吧。林寡妇退到门口这就要溜，二太太眼尖瞧见了说方福，关门上锁别让苦主跑了。我大喝一声冲上前去，林寡妇一下就坐地上了。那两个色情狂跑过来挽住她的手说方生一夜没回来原来在你那儿啊，快跟我们说说是怎么回事？老太太咳嗽了一声就带少爷出来了，对林寡妇招了招手说:“美仪，你过来一下我有话问你。”林寡妇哆哆嗦嗦的走过去就让老太太带里面了。二太太三太太拉着少爷的手说方生啊，我们待你一向不薄，你快快跟我们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少爷一拉脸指着我说:“这狗头爱上德康了。”德先生把纸一撕说好了好了我不写了，你可别冤枉我。少爷冷笑一声说:“你连证物也毁了还说什么？”两位太太盯着我就骂:“方福，我们一直以为你为人老实本分，没想到你会是这种人。”德先生在那边叫:“实在是让我难过。”三太太冷笑道:“你还知道难过？”德先生说我说不过你们我走。二太太大喝一声:“哪里走？四凤，关门上锁将这对狗男抓起来脱下裤子游街。”老太太咳嗽了一声带着林寡妇出来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既然这样我也没什么好说。阿生留过洋，对这种事见怪不怪了，你们就自己拿主意吧。”方少爷说:“妈，您答应了？”老太太说:“我也不是不开世理的人，眼下不能守着老世故做人了，就按你们的办吧。”说完就进去了。少爷向林寡妇一仰下巴，林寡妇伸了伸舌头偷偷亮了亮手腕上的一个玉镯子就匆匆往外走，两位太太一把拉住她说老太太都跟你说什么了？德先生一屁股坐桌上大叫方福倒茶来。林寡妇喜滋滋的说老太太答应了。问:“答应什么了？”答:“这事暂时不能说，虽然有点不合情理可也没办法啊!”少爷说这就是外国人说的爱情啊！两位太太盯住我跟德先生，二太太说:“爱情？这也太不合情理了吧？”三太太说:“想想都吃不下饭，恶心。”二太太说:“老姐姐也太心软了吧？”三太太皱着眉说:“老太太都认了我们也不好反对，等你们有了孩子给我家阿生送两个红鸡蛋，别送我，我看见你们就吃不下。”我跟德先生听的小辫子都翘起来了。林寡妇这就要溜，我跟德先生大喝一声，一个关门一个上锁就把她给堵屋里了。

少爷冷笑一声道:“这就叫做贼心虚，我等胸襟坦荡，自是身正不

怕影斜，只那做苟且之鼠辈故做声势，反是掩耳盗铃，自露乖巧。”德先生咳了一声拱手施礼道:“啊，林帮主请了，在下恭送大架，无耻方福还不快快退下？”无耻方福早已敞开大门跪送圣女呢。好个林寡妇，溜得比兔子还快，德先生转身低声对我恶狠狠的说:“令你寻味追踪，待我拿到这对狗男女的罪证必将公布于世，让千万人唾骂。”无耻方福低声应诺，窜将出去，迎面让铁匠铺的徒弟名叫黑魁者撞将回来。此人身似钢铁，实乃方福最怕人中之佼佼者。我一骨碌爬到一边。黑魁进来就象念经似的说:“方少爷德先生大事不好您设计的酒桶让人给点着了把铁匠铺给蹦了个满堂挂彩我师傅没事就是脑袋破了他让我过来叫您过去看看我忍着伤痛一溜小跑就来了我可跟您都说了您去跟我师傅说为了铁匠铺我愿鞠躬尽瘁死而后以日后我当戒酒戒烧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说完咕嘟就倒地上不动了。我一听这人都乱七八糟的嚼性什么呢？少爷跟德先生都一愣，也没理黑魁就冲出去了。我抖抖索索的赶将过去看黑魁死了没有，心想这可为我除去了个眼中钉了。黑魁听没人理他，爬起来搂着我的肩膀打着酒嗝满嘴叫着“方福兄弟”。那酒味，真厉害，真把只绿头苍蝇给喷倒了。两位太太吼:方福，还不把这只酒桶给带出去？我“喳”了一声先跑了，黑魁在后面让两位太太大扫把连带那可怜的苍蝇一起给扫出来。

我跟在后面跑到铁匠铺，还没进门就听到老呱呱在骂娘，说这条黑狗回来我非宰了他不可。我探脑袋往里看，少爷跟德先生围在一铁桶边，那铁桶有碗口粗，长大半尺，已经蹦掉了一块。老呱呱说刚才我才出去一会黑魁就用它装老高粱，我一回那小子就把这东西给扔炉子里了，好家伙，炸的我呀……少爷忽然放声大笑，德先生眼睛一亮说老呱呱黑魁这回可立的大功了。老呱呱捂着脑袋上的口子问这是怎么回事？德先生说我要是没猜错方生他是找到代替洋油的东西了。少爷说德康你很聪明，很聪明。老呱呱想了一下大悟道:“对了，是用酒来代替洋油，这我早就该想到了。”少爷说是的，这回还得动用你徒弟给我们找些最烈的酒来。老呱呱说这狗才，喝酒还喝出世界水平了。我心里气不愤，想:“呸，就那酒桶，这真是小人得志的时代啊。”德先生说:“这具喷火筒有点不大结实，如果在过程中炸碎就坏了。”少爷点点头道:“是的是的，我看要对它的承受力和每次的注入剂量实验一下。”

第二天午后，我们一伙人就到了江边了。大家架了个架子，把老呱呱连夜打好的铁桶架上去。黑魁很卖力，给我们弄来一篓子烧酒，说是从他卖膏药的姐夫那里弄来的，酒性极烈。少爷打开封口一闻，

惊道:“是酒精？你姐夫是那国人啊？”黑魁说是大清的人嘛，少爷说那这酒精是从哪儿来的？黑魁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这烧酒不能用吗？少爷兴奋的说傻小子这可是难得的燃料，我只是觉得你姐夫的本事够大的，竟然能搞到酒精。黑魁一听自己的姐夫露脸儿，不禁喜笑颜开，说:“我姐夫那里什么样的酒都有，我十天八天的去偷一回他也不知道。”少爷笑道:“你也有本事，过几天我让你发笔小财。”黑魁正色道:“方少爷要什么只管说，我黑魁刀山火海给您弄来，金钱二字万万不可再提。”少爷笑道:“果然是一条响当当的好汉，好罢，我不跟你提钱，过几日咱们干它几十大碗。”黑魁面带熏熏之意，说:“痛快。”老呱呱头上缠着白布，黑着一张面孔“哼”了一声说:“哼，我好象听说某人戒酒戒烧的。”黑魁听罢一皱眉，神情肃然，考虑良久一跺脚道:“也罢，这是最后一次。”

德先生把酒精到进筒里，擦了根洋火丢进去，那筒口冒出绿幽幽的火苗子，烧的这个香呀。黑魁大叫一声“小心!”抱脑袋就趴地上了。少爷走过去在火苗子上点了根烟叭了两口说搞错了。德先生问是怎么回事？少爷说这叫稳定性燃烧，产生的热空气可以很安全的跑走，不象爆炸可以在瞬间全部点燃产生极大的压力，黑魁上次就是因为把喷火筒给丢炉子里才发生爆炸。德先生大悟道:“是的是的，比如烟花，有的可以拿在手上兹着玩，有的却是能炸开的。”少爷说是的，这就是燃烧跟爆炸的区别，燃烧不一定就是爆炸，但爆炸里必定是有燃烧的。然后在地上画了个图，说:“现在只需要把酒精喷入筒内成气态就成了。”老呱呱爬过去说:“这个嘛，让黑魁来就行了，他最拿手的是放火。”三个人哈哈大笑。我往黑魁身上扔了把沙子，嘴里道:“砰、蹦!”黑魁抬起头说:“成啦？”

越三日，喷火筒大功告成。酒精从铁筒的一边喷进去散成雾，少爷用的是洋人的理论叫什么“唧筒原理”的，就是把喷雾器的办法给用到这上面了。那天就在院子里给试了一次。大家伙把喷火筒架在炉子上烧红，少爷把酒精通过一根铁管子压到筒里，就听“嘭”的一声，那喷火筒一下子窜出丈把远，把院墙给撞出一块口子来。大家还没做声，老太爷就在房里面喊:“方生啊，让你妈赶紧收衣服。”我们捂着嘴吃吃发笑，老太爷又喊:“你听到没有？”老太太把手从耳朵上放下来冲里面叫了一声:“听到了，我叫四凤收拾了。”四凤端着只茶盘，眼含热泪，欲哭无声。老太太说你怕什么？这响儿能听到已经是够载入史册的了。少爷说妈您这可是进了一大步了，又说:“今天在这的人都把名字留下，日后就载入史册吧。”老呱呱说我又不会写字怎么留？德先生说这么

办，我来写，越详细越好，写完后你打个指模就成。少爷就去收拾喷火筒，德先生从屋里拿了笔墨纸就写上了。头一个是方生少爷，小名狗蛋子，以下是年龄籍贯；二一个是林寡妇，大名林美仪，排帮帮主，年龄籍贯；老呱呱，大名木四清，职业铁匠，年龄籍贯；等等等等。我心想我方福也有今日，这就要上史册了。正高兴呢，老太爷叫起来：“方福，我要方便。”我心里骂声连天的跑进去。老太爷边方便边问我：“方福啊，外面这么热闹好象发月钱嘛。”我端着尿壶说老太爷外面正在写史册呢，我今天就要上史书了。老太爷抖了抖说上什么史册？我就给他一说，老爷子俩眼冒光，扭头嚎了一嗓子:“那声响我老太爷也有份听见，我叫方伯志，我年岁最大，我排前头。”

临近大赛的日子了，各国的专家们都忽忽拉拉的动起来，几个租界门口严格把守连只苍蝇也飞不进去。我们对洋人的飞行器少有窥视，只有姓杜的法兰西人不大安份，丁老四说他这几天进进出出的好象有什么动静。过了两天丁老四一头就扎进来大吼大叫说杜皮埃居那小子要在天兴洲放飞了。这消息把少爷唬的没做声。排帮的人也随后进来报告说天兴洲上出现洋人的飞机了；少爷脸色唰白，问那人:“飞、飞起来没有？”来人答:“还没呢，洋人把飞机拆开一直藏在天兴洲，昨晚上叮叮咚咚的闹了一夜，今天早上拆房子时才看见。”少爷大吼一声：“快去看看。”林寡妇跟那人说你赶快准备快船，又给他使了个眼色打了个手势，那人不声不响的就跑出去了。少爷在前面就跟上去了。我问林寡妇说未来的大少奶奶您刚才又使眼色又打手势的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少爷啊？林寡妇骂了句脏话说洋鬼子只要敢飞起来我就有办法叫他掉下去，哼哼，搭房子咱不在行，拆房子可是拿手好戏。德先生听了哈哈大笑。

天兴洲在长江下游的江面上，非常大。杜皮埃居一直把飞机藏在洲上的村子里，今天大概是法兰西的什么节庆，那小子大张旗鼓的挂了面法兰西旗，我们一眼就看到了。杜皮埃居见方少爷也来了，很傲慢的哼了一声，又故做豪爽的迎上来跟少爷握手，说方，你是第一位见到法兰西飞机的中国人，请原谅我先前一直掩藏自己的秘密，因为我不想有不愿法兰西飞上天空的人来阻拦，请原谅我并不是专指你们中国人，实际上我也多亏了我的中国朋友的帮助。我主要是怕我的美国朋友和俄、日的奸细。方少爷很奇怪的说:“杜先生，您、您不是应该防备英国的吗？”杜皮埃居哈哈大笑，回身指着一个老洋人说:“这位是英国的梅华西尔先生，实际上我非常尊重我的英国朋友，英国朋友是很有气节的，就象我的德国朋友一样，他们希望能公平的跟我争

夺这个荣誉。而我的美国朋友，请原谅我这么说，当他们面前摆放着面包和圣经时，您猜他会先拿什么呢我亲爱的方？”方少爷笑着说:“尊敬的杜皮埃居先生，您对事情考虑的方式很像我们东方人，在看待朋友的方式上既想到对方的尊严，可也顾及到一个人的真实所求，您很聪明。”杜皮埃居大笑，拉着方少爷的手走到他的飞机前说:“请让我为您介绍我的内人古柏西女士。”我一看那娘儿们就是那天见过的法兰西婆娘。杜皮埃居说:“她是奥地利大公的千金，能说七国语言，而且是一位很专业的古董鉴赏师。”方少爷跟古柏西寒暄，丁老四捅捅我说你知道什么叫大公吗？我说是那洋鬼子少说了一个主字，应该是奥地利大公主。老呱呱说我的妈呀，咱们可算是开眼了，连洋格格洋驸马也见到了。罗裁缝满脸不屑，说什么大公主小公主？见过世面吗？那是奥地利大官，你真当这法兰西鬼子说少了字吗？他只是发音不标准，这姓古的是奥地利大官的千金，什么都不懂就别乱说话。切。我跟丁老四听他说的有理，连忙说:“罗大哥见教的是。”杜皮埃居又向方少爷介绍起自己的飞机:“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我所使用的动力是烧汽油的发动机，这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机器，它的出现将代替现在的蒸汽机，请看这里，我用它带动一具螺旋桨推动我，这样我可以毫不费力的飞上天空。”那英国老头说亲爱的杜皮埃居，我们可以起飞了。杜皮埃居点点头说:“方，请退后一点，你们可以和我分享我的快乐。”他跨上飞机，用皮带把自己捆好，向后打了个手势。几个洋青年吆喝一声把螺旋桨一拨，那机器轰隆隆的就转起来，吹得地面上飞沙走石的。我们都退到一边，飞机在沙滩上跑起来，跑了几十丈远，就见那洋玩意在地上轻轻的弹了两下，就这两下，我们已经知道这东西绝对能飞上天了。快跑到头的时候，洋人们都惊呼，那飞机再不起来就会冲到江里面。只见飞机又蹦了两下，轰的叫了一声就贴着水面飞起来了。沙滩上的人们都没做声，打了个喷嚏的工夫我就听到周围爆发出令世人心跳的叫喊声。人们摘下帽子扯下衣服在沙滩上奔跑着、欢呼着，将手中的家什抛向天空。我让一个洋鬼子抱住大喊大叫。方少爷眼含热泪，向那英国老头梅华西尔伸出手说:“衷心的祝贺你们，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梅华西尔擦了把眼泪说:“这是全人类的壮举，它属于每一个人，今天，我们没有国界。”两个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古柏西走到林寡妇身边说:“您好，我是古柏西，今天，我们两个是见证这一时刻的仅有女性，我可以请您签名留念吗？”林寡妇面儿一红说:“你丈夫很了不起，我叫林美仪，是、是……”古柏西递过一支笔和一个本子，微笑道:“谢谢!”林寡妇甚是尴尬，那支洋笔握在手里左拿不是右拿也不是。我是用过洋笔的，喊少奶奶，那笔不用沾墨汁就可以写

的，林寡妇嘟着嘴说我知道，做持小刀状在本子上歪歪斜斜的写下大名，古柏西直乐，说这是航空历史上的趣闻（数年后，古柏西女士以此次飞行著书《航空先驱者》，其中就有我等众人，并将其亲笔签名作一本邮寄到上海少爷当时住所。此书于中日淞沪会战方林公司举迁逃亡时遗失。）。

那杜皮埃居开着飞机一路高歌越飞越远，大家先还兴奋，过一会就手忙脚乱起来。少爷一拉脸说不好，他飞不回来了。洋人们急了，一个个跑到排帮的船上。梅华西尔说他们只研究怎么让飞机飞起来，至于怎么让飞机拐弯还没搞出个眉目。林寡妇一听就哈哈大笑起来，让少爷一巴掌给揍的没敢吱声。大家拥上船就追，追到白沙洲附近时，见江面上漂着个死人，古柏西一见就呼天呛地起来。少爷一纵身就跳下去，身后几个洋人和排帮的会家子也下去了，七手八脚的把杜皮埃居捞上来。林寡妇用手一摸，说:“别慌，人还没死透呢，弟兄们，给他倒倒气儿。”几个手下拿出绝活，把杜皮埃居肚子里的水给到出来，又给换上气儿，杜皮埃居这才缓缓的醒过来，说:“沉的好快。”我心想你掉的也不慢。古柏西一把抱住他就说法兰西话，我隐约听到其中有几句骂人的话，然后杜皮埃居回骂了她几句。英国老头说了:“杜皮埃居先生，刚才幸亏这些中国朋友救了你。”方少爷刚一笑，杜皮埃居脸也白了，鼻子也歪了说:“不不，方，你是亲眼见到的，我已经飞起来了，你可不能赖。”一船人的眼珠子瞪得像灯笼一样，谁也没想到他会说这种话。方少爷点点头说:“是的，我亲眼见证，阁下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真正飞上天空的人，这里的每一位都可以做证的。”他扫了众人一眼，又笑起来，说:“至于因为某种原因使阁下不能参加万国飞行器大赛我深表遗憾；万国飞行器大赛是一项严肃的国际交流活动，不会因私纵情，杜皮埃居先生是文明人，想毕会遵守大会中的规定的。”杜皮埃居抱着他老婆就哭起来，真个是悲风凄雨。古柏西先是劝他，过了会见没停，古柏西突然冒出句中国话来:“乖宝宝，笑一笑，吃颗果子闹一闹。”方少爷眼睛瞪的溜圆，实在憋不住了，回头对我跺脚笑骂道:“方福，你这狗才，逗我开心是不是？”林寡妇怕少爷又揍她，趴在船帮儿上用水往脸上一抹说:“我可没笑，你瞧我这不是泪流满面的吗？哇哈哈哈哈哈……”

第七章 无赖全集

众乡邻听说姓杜的飞不成了，知道自己的银子有了着落，纷纷前来道贺。王秀才夸少爷神机妙算，说早知道飞机这玩意不成，那人哪能飞上天？洋人痴心妄想实在是自找苦吃。老太爷又抖起来，说自己

其实早算准杂毛狗成不了大事，我老人家就知道这是洋人嫌钱太多想送给我方某人花差的。老太太是个明理的人，听老太爷吹的飞沙走石的就说这还不得亏了阿生。我想起先前老太太说过的话，就偷偷给老太太使眼色。

我告诉大家，耍无赖不分贵贱老幼，人急了什么事儿都干的出。那老太太还真辣，二天把我叫过去告诉我，在方氏宗族的辈份上老太爷是志字辈，我妈是秀字辈的比老太爷低两辈，如果我给她们家当儿子就是造我娘的反。她还给了我封信，说是先前告诉我妈后捎回的一直没让我看，今天就让我看看我妈的意见。我心想我妈一大把年纪只认得个方字，怎么还会写信？打开了一看吓我一跳：上面画着一个老太太，想必就是妈了。我想做妈的还行，还会画画。那女人画的跟李逵相似，为了让我知道画的是个女的，还在李逵脑袋上加了朵花，只那朵花我怎么看怎么像铜钱。手上还操着把大刀，刀上一滴一滴的滴着几个大圈圈，地上是一特大圈圈。女人表情做痛苦状，我问老太太这女的嘴里咬着根什么呢？老太太说那是从嘴里把舌头给伸出来了。我想这是要上吊还是要挨刀啊？老太太说反面还有，我翻过来一看，辫子一下翘起来。只见上面画着一个特大的骷髅头，脑袋上戴着两个铜钱，咬牙切齿的，上书一个大大的“恨”字。我大叫一声泪流满面，说妈，孩儿不孝，再也不做这种傻事了。老太太劝我说我本来喜欢你，你在我们家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拿你当自己孩子看，但念你妈养你不易就只好顺着她的意思，既然你本人也是这个意思那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赶明儿我给你妈送三十两银子也好让她顺顺气儿，你再好好干几年娶个媳妇把你妈伺候好了就算尽到孝心了。

这里不得不介绍一下我妈了，老太太前后活了一百零九岁，一直住乡下。本来自个说活够了，辛亥那年她说要看看什么叫民主，等知道了民国她说要等北伐打完才安心。北伐打完了她说这下好了，我可以闭眼了，还没怎么闭呢日本人打过来了。武汉大会战时老太太发誓要跟小鬼子同归于尽，这一等就是七、八年。等日本人完了，她说这立马就要一统中国了，要再等两年看看新中国。中国还没统一我闹了场大病，她说等我好了一定就范，等我好了朝鲜战争都停了。我儿子跟她妈去了法国，老太太说这是无民族大义，跟踪追击杀到法兰西，在马赛摆了个报摊天天卖《人民日报》。

少爷少了个对手，肩膀上的压力一下子就松懈了，这就有点犯懒，张之洞一帖子过来问事情怎么样？少爷这才慌张起来，又组织人手忙起来。武昌府衙告诉少爷说张大人肚子里挺看重这事儿的，弄好了以

后在汉口就算站稳了。少爷想汉阳铁厂的事还没定下来，如果搞好了办起事来就容易得多，因此满口答应说请各位大人放心，此事自当尽力。又派人到湖南去搞竹子，说是用竹子扎成机身份量轻，结实。陈木匠领令而去。老呱呱打造好喷火筒一过称，有八十几斤，少爷说还好。又让黑魁找他姐夫弄了十几斤酒精。黑魁姐夫何许人也？没想到是光绪七年跟少爷一起留洋的同道，叫萨齐格，还是个蒙古人。他学的是西洋医学，回来后用不上就改行卖膏药了。两个留洋生一说都唏嘘不已，少爷当年是从上海坐的船，先一个月走的，萨齐格是从广州坐的船，后一个月走的。一个在英，一个在美国。两个洋秀才说着说着就满嘴的外国话出来了。我跟黑魁听的目瞪口呆。黑魁忽然长叹一声，我问他什么事？黑魁说早知道姐夫是洋秀才就该找个洋女人，我也好靠靠洋亲戚。我打量了一下此人，见他眉宇之间颇为奸诈，心想你这狗才，以后准是个汉奸（此猜测错误，武汉保卫战时黑魁以近六十高龄一人拼掉七个鬼子，为当时驻汉日军尊为一刀太郎）。

少爷把萨齐格推荐给张之洞，张之洞当时长叹说国家养贤不用实在是自毁长城。就留下萨齐格在身边做了参谋，没几日让竹山书院的人要走与德先生做了同僚。

竹子运回来了，跟陈木匠一起押送的是姓简的父子，满口的湖南话。正在讲价钱，法兰西人杜皮埃居说是前来拜访。少爷一皱眉说来者不善，请他到客厅说话。我还没动呢，外面就传来他的大嗓门，说方，你好，咱们又见面了，哈哈哈哈哈。上来就握手，见人就抱。四凤没留神让他给抱住亲了一下，哇的就叫起来。少爷说杜先生，中国还在学习进步，但也不要拔苗助长，我们国家有句话叫循序渐进，咱们还是坐下叙话的好。姓杜的说好啊，我正想跟你彻夜长谈呢，以后我就住这儿跟你学习中国文化。知道吗？我本人还是个历史文学爱好者，很想跟你讨论一下中国古代的名人名传，比如《诗》呀《书》什么的。少爷心里有气儿，说我给您找几本有名的古典著作送过去。杜说:“不不不，我只是想在您的跟前当个学生，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少爷说指点阁下我还不够资格，精通中国历史的人很多，我建议您去竹山书院，那里您将会有很大的收获。杜皮埃居就是摇头，一副无赖的模样。我心中大怒，暗想不给点颜色你看你还反了你了。法兰西话噼哩叭啦的冲口而出。杜皮埃居一脸惊诧，盯着我看了半天，忽然笑道:“是吗？很好，我正有此意，希望这种行为不会使大家难堪。”少爷盯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杜皮埃居，笑起来，说:“我知道，我知道，杜先生您是故意来捣乱的。”杜皮埃居打了个哈哈说方，您这是不欢迎一

位绅士的光临，所以才这么说。我怎么会给您捣乱呢？我们法兰西人是最有气节的，您这么说我可生气了。少爷说我只是这么一说，您真这么想就好，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有点事，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杜皮埃居很礼貌的站起来告辞，说如此我就不打扰了，以后再见。我心里一松，想这洋鬼子还算自觉，知道颜面无光就撤也算是个人物。哪知道这小子刚站起来就又坐下了，说:“我一直很想知道中国菜为什么在世界上那么有名气，如果方便我想打扰一餐。”少爷差点把肺给气炸了，说方福，这人是不是你亲戚？我一愣说这是哪门子亲戚？少爷就吼我说我怎么越看他越像阁下的亲戚呢？我勃然大怒，说这法兰西鬼子又不是冲着我来的。少爷就把眼睛闭上哼哼哼的直运气儿。杜皮埃居笑嘻嘻的坐山观虎斗，见没人说话了，他说了:“你们刚才是在吵架吗？为什么不学习沟通呢？我们法兰西人最讲究沟通了，只要把话说明白了就可以了。”少爷一听虎目圆睁，大吼一声:“滚——!”姓杜的一副天真可爱的样子说:“亲爱的方，这是一句什么样的话？好象只有一个单词的样子，你知道，我本身还是个文字考究者，我经常对各国文字的起源进行追朔，可是只有一个韵调的语句我还是第一次听见呢。怎么？它包含了很复杂的感情在内吗？说的如此的感情丰富。中国的文字真是让我充满敬意啊!”少爷忽然对我柔声道:“阿福啊，你把这人给弄走我就认你做大哥。”我一下子想起那戴着八个铜钱的脑袋和那个大大的恨字，就把头摇的跟拨浪鼓似的说办不了办不了。少爷一转身抱着老太太就哭上了，说妈，这洋鬼子好可恨，您去骂他您去骂他。老太太面带冷笑，拍着方少爷的肩膀说:“乖，洋鬼子欺负咱中国人，让妈来对付他。”一招手，二娘三娘就一起围上来。三员女将围住杜某人破口就骂上了。姓杜的面不改色心不跳，低着头喃喃自语；骂了半天太太们鸣金收兵，一个个累的口干舌燥的。老太太对我说:“阿福，去听听洋鬼子嘟嘟囔囔的都说什么呢？真可恶，竟然不吃骂。”我走过去竖起耳朵一听，杜皮埃居还在说呢:“我听不懂中国话，我听不懂中国话，我听不懂中国话……”我赶紧回报，太太们大惊失色，手中茶碗具都落地。杜皮埃居一抬头，说:“中国人你们实在太热情了，在我们法兰西欢迎只要握手或拥抱就可以了，你们的文化真是奇特，知道吗？我本身还是个东方习俗爱好者，我见过朝鲜的礼仪，日本礼仪，嘿！我告诉你们日本的礼仪很有意思，他们会一边向对方鞠躬，一边说欢迎。”少爷在这边抄起茶杯就要扔过去，让太太们一把抱住说骂且骂了，如果留下什么伤就麻烦了。杜皮埃居还在那边说呢:“亲爱的方，你的家人对你真好，东方人的亲情观念很强，我很感动，我见过很多国家的人，他们……”少爷就在那儿哇哇大哭。杜皮埃居心中不忍，

站起来说:“真不好意思，让你这般为难，这样吧，你写个毁约字据我就走。”少爷止住哭声吼道:“休——想——”杜皮埃居惊诧的说:“咦？这又是一句包含丰富感情的话，比方才的多出一个调调，我待要好好看看还有多少这种语言？”于是少爷就又开始使脾气，姓杜的就喃喃自语:“我听不懂中国话，我听不懂中国话，我听不懂中国话……”

杜皮埃居在我们府上闹了三天三夜，饭得了他就吃，渴了就喝，吃喝完毕倒头就睡，睡到半夜就起来唱法兰西国歌，跟着就跑到少爷身边推他说方，我听到好象有贼。少爷说没贼，他就笑嘻嘻的讲法兰西侠盗大战成吉思汗，英国的伊丽沙白挑衅法国海盗。什么北欧的海燕迎战苏格兰猎犬，瑞典狼缠斗俄国猪。少爷实在没法，竟然把杜皮埃居的那套搬过来，边打哈欠边说:“我不懂法语，我不懂法语，我不懂法语……”杜皮埃居很可恶，三推两推的又说:“方，我说的是中国话，不是法兰西话。”

林寡妇心痛少爷，派人把他接到帮里，调了艘船开到江心让他好好休息，杜皮埃居租了艘小火轮追到旁边一个劲的鸣笛，又叫了几面大鼓说是庆贺少爷得胜。排帮的会家子恼羞成怒，潜到下面就想把小火轮弄沉。杜皮埃居听到船舱下面叮铃咣啷乱响就哈哈大笑，排帮的会家子手都酸了也没弄沉。

陈木匠在江面上跟姓简的父子卸竹子，老陈听江面鼓响啐了一口说无赖。老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陈木匠就大致的讲了一遍，又说:“官府也不敢得罪洋人，真正是些文明的痞子。”那小简操着湖南话给他授了一计，老陈后来说那小简当时说:“法人志在扰乱军心，而其真正目的是不让我国飞机上天，我们就散出谣言，说中国的飞行器已从某处装好，不日抵汉，法人当顾及真正目标，舍人而取飞机。此乃调虎离山之计，若有可能将法人调向下游，越远越好，待发觉上当，朔江而上行速必慢，我等可从容休息，杀他个措手不及。”老陈当时就在心里叫了声“好计谋”，立马通知少爷，少爷闻知精神大振，于是暗伏不动，却让丁老四到法租界外面散布谣言。此计果然极妙，姓杜的当即撤船匆匆赶向下游。我们后来问丁老四说你把法兰西人给骗到哪了？丁老四说我让他们去镇江了。众人哄堂大笑，少爷笑骂了几句倒头便睡。

当下我们重谢了简氏父子，重振棋鼓只用两天就把整个飞机扎好。少爷吸取杜皮埃居的教训，在飞机的尾巴上安了面舵，舵下绑了跟竹梁，要拐弯用手推竹梁就行了。

二滩头试飞日，众人一个个缩头藏颈的都怕赴万户后尘。我已经吃过苦头躲得远远的。方少爷又在那宣扬“人类第一荣誉”，德先生咳嗽了一声道:“方生说的没错，我等中华儿女当不怕牺牲争取胜利，我等已经见过法人之飞机，此次机会难得我建议咱们当效仿法人之壮举，由设计者本人亲自驾驶，以赢此殊荣。”这番话深得民心，我等众人欢呼雀跃，方生少爷面如土色，林寡妇脸色惨白，两股战战。德先生正色道:“阿生，我两相交几十年，现在你可有什么后话？”方少爷惨笑一声言道:“德康此言深得我心，此次试飞我责无旁贷，无奈腚下暗疮发作，咦？德康，你与我一同设计，除我之外你最熟悉此飞行器，尊架向来信仰民主自由，无一处不领中华先锋，何不请仁兄代劳一番？”这番话说的德先生汗如雨下，言道:“老兄言重了。”少爷不待他多说，拉着他就走道:“休要推辞，请，请。”二人你推我让，在飞机下几作扭打状。我见了不由心花怒放，捂嘴“吃”的笑起来。这下可坏了，众人一起扭过头来盯着作乐之人。那几作扭打者一起身出手臂感恩戴德的扑将过来，一个道:“哈哈，想必方大哥心有所欢。”一个道:“哎呀，想不到还有自投罗网之人，钦佩钦佩。”抓住我的两只手就架过去了。吓的我哭爹叫妈的。德康这小人说:“啊呀，想不到方大哥竟然喜极而泣，我等亦为你骄傲哩。”方生狗头道:“我等争此荣耀不可得，阁下竟然轻易取之，他日前途大放异彩，可喜可贺噢。”不由分说按在座位上拿绳子绑了，一声令下，为虎作伥的老呱呱打开阀门，酒精喷入喷火筒，便听“轰”的一声，坐下飞机往前就冲。我大叫一声:“木四清，老子记你一辈子。”老呱呱果然心中有愧，向我三鞠躬，从口袋里掏出一迭纸钱就扬了出来。又听“轰”的一声响，身后稀哩哗啦掉东西了，飞机跑了十几丈远就停下来。我还没回过神，就听有人喊:“哎呀，蹦掉了蹦掉了。”我一回头，不由大喜过望，原来喷火筒上用来紧固的麻绳让火给烧断了，整个掉地上。我嘴里“呸”了一声，解开捆腰的绳子跳下飞机过去冲着那喷火筒就是一脚。哪想到里面还有没烧完的酒精，六只喷火筒有四只发响，炸的我呀……

第八章 万国大菜

大赛的日子来到了，地点就设在天兴洲。参加的飞行器有中、法、英、俄、日、美、德、意大利八国共十八架；法兰西的杜皮埃居已经到镇江去了，现在只剩下另一架“飞跃号”。英国四架，俄国两架，日本两架，美国四架，德国两架，意大利一架，中国一架。

自打喷火筒出事后，少爷就改进了紧固方式，让老呱呱用铁皮把家伙焊在机身上。看着我满脑袋的白布，少爷终于天良发现，鼓起万

丈雄心要亲自驾驶。

到了天兴洲，飞机从排帮的大船上运下来，给拉到场子上。洋人一见就轰动了，纷纷来见识中国之飞机及其设计师。少爷告诉林寡妇说让手下护好，别让闲杂人等靠近，以防有人搞破坏。青云白虎带着二十几个人往飞机四周一站，一个个凶神恶煞就像洋人歉他们钱似的。这下该着东洋人占便宜，仗着长的像，一个个捉着万儿就想往里钻。青云白虎一指他们脑袋上写着“必胜”的白布条子说少他妈的装孙子。把东洋人臊够呛。英国领事跟法兰西领事俩老家伙过来打招呼，说很高兴看见中国的飞机，并对中国产的动力装置感到非常好奇。少爷就跟他们讲了一遍自己的思路，正讲着排帮的弟兄在一边轰人呢。英国领事看了一下说被轰的那人是德国的一位侨民叫冯·D 万·布劳恩的怪人，不用理会他，我们这次大赛对各参赛国一视同人，大家都有保护自己设计的权利，任何破坏或意图破坏的人都将受到严厉的制裁。少爷说谢谢大赛的举办者，就继续讲。听少爷讲完，英国领事说亲爱的方，各国的飞机都有一个自己的名字，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给自己的发明取个名字呢？我们在向各国介绍时可以更加详细，而且这也是一种惯例，就像父亲给自己的孩子冠名一样。少爷一愣，说名字啊？还没想到呢。德先生就把少爷拉到一边，低声说：“方生，此飞行器参与万国大赛实在是振奋人心之事，若成功就可扬我国威，使万民吐气，我看就叫‘咸与扬威’吧，意思就是大家一起来扬威吐气。”少爷点点头说很好，就这么报吧。

过了会场子上一阵轰响，洋人们嗷嗷叫起来，我们跑过去一看，一架美国飞机开始发动了。那上面的机器呼哧呼哧喘着白气儿，后面的大桨叶子哗啦哗啦飞转。瘦个子飞行员很潇洒的向两边的美女抛着飞吻，几个助手在下面帮着推。少爷认得美国字，告诉我们这飞机叫“推进号”。那“推进号”被几个助手帮着推了几步就向前冲去众人哇哇的吼着给鼓劲儿。“推进号”跑了十几丈远速度变慢，上面的瘦高个又喊又叫的打手势，几个助手一看不对劲赶紧跑上去又推。

这边还没完，那边俄国的飞机也起动了。老俄的飞机是人力的，驾驶者是叫“费多布朗登”的，抄着俩粗腿儿踩脚蹬，通过一根链条带动后面的桨叶子，那桨叶子哗啦哗啦转的山响，飞机愣是纹丝不动，急的费多布朗登汗也下来了。方少爷一看当时就把脸儿给拉下来了，说德康，我怕跟他们一样就丢脸了。德先生也紧张，说没事没事，又不是没试过，你家院墙上不都给撞了道口子吗？这么一说少爷轻松了。

东洋人有心在世人面前显派，找了十几个东洋婆子穿的花枝招展的给自己人打气儿。开飞机的一个叫堪本旗拓，一个叫桥本旗雾，分别驾驶夕阳武士号与招魂号。桥本旗雾发动招魂号，让那些东洋婆子一吆喝，还行，竟然窜起十几丈高，然后一个倒栽葱撞将下来，到土地爷那儿守了半个月大门。堪本旗拓见自己人丢了面子，将头上的"必胜"二字紧了紧，闭着嘴铁青着脸窜上飞机。说实话，东洋人确有过人之处，夕阳武士号在众东洋婆子的娇喝声中窜向天空，飞向白沙洲方向去者……

美国人还在那儿推着呢。

德国飞机是有很多翅膀的那种，长的像只蝙蝠，发动以后这蝙蝠一边跑一边往下掉东西。我见了又捂着嘴乐，还没乐完呢，那蝙蝠就剩一木头架子了，开架子的洋人抱着根木头就在地上打滚儿。

英国人的第一架飞机叫"诚实号"，用的是蒸汽机，开飞机的听说还是个爵士。跟领事拥抱后让人给拍了张照片留念，过了会发动机器带动俩桨叶子，那桨叶子转的有气无力的连苍蝇也轰不动。爵士颜面无光，跳下坐骑忽悠忽悠的直摇帽子，还没摇两下，身后那坐骑轰的一响就飞跑着窜上天，急的英国人在后面乱追。"诚实号"像喝高了似的在天上摇了两摇转身就扑了下来，吓的地面上的人鸡飞狗跳。法兰西人没躲开，剩下的"飞跃号"正好给撞上。法领大怒，卷袖子就要跟英国人决斗。梅华西尔居中调停，让法领赏了耳刮子。英领见自己乡亲捱揍冲上去就动手，俩老家伙从旁边中国人手中抢过锄头扁担的就干上了。刹那间，二十几个法兰西人就与三十几个英国人战在一处。

费多布朗登蹬的大喘气儿，旁边的教练给递上水壶。美国人已经绕场一周了。

少爷对我们说该准备了，就带我们回到"咸与扬威"号。他看了一下周围，说德康，我老婆就交给你了。德先生泪流满面，说方生你就去吧，你爹以后就是我爹。林寡妇不愧是一帮之主，说方郎只管放心，见不对头我们排帮二十几把斧头就扔过去，你只管回跑，我不怕你丢面子。少爷一愣说你这都说什么呢？以为是去打架吗？林寡妇哇的就哭了，说方郎啊方郎，当真是打架到好了，只这次都不知道该跟谁拼命？我说习惯了只好这么安慰你了。少爷把她往怀里一抱英雄落泪。我们皆哭的要死不活的。我念着方少爷平时对我的好，凄凄惨惨的叫了声："少爷啊……"众人眼前一亮，复又都盯住我，吓的我连忙转舵："有几个洋人盯着咱看笑话呢。"少爷最听不得这句话，怒道："放屁，有

我方生在谁敢看不起中国人？走，上机。”让青云白虎把飞机往场子中间调。

法兰西人眼看敌不住了，正在此时，江边靠上一只小火轮，杜皮埃居带着十好几个老外下来了，一见自己人在跟英国人干仗，转身从小火轮上抢了十几把铁锹就杀进重围。

“推进号”的助手们实在推不动了，在大桨叶子后面铺了块布躺着凉快呢。费多布朗登越蹬越快，教练在旁边拿扇子给他扇风。

萨齐格赶来了，少爷说你怎么也来了？萨齐格说来看他的意大利朋友费米尼多先生的。少爷说哦？你还认得意大利人？萨齐格说他是跟费米尼多在一个学校的，只是费米尼多学的是神学。少爷说是吗？我认得教会的朋友，到想会会这位费米尼多先生。萨齐格笑道你马上就能见到他，今天意大利的飞行员就是他。少爷大吃一惊，萨齐格说这位费米尼多什么都好，就是太刻板了，那些酒精本来是要给他的，可他认为用这种方法会亵渎上天，不肯用机器。少爷奇道:“那他怎么飞，难道跟俄国人一样吗？”萨齐格笑着说这到不用，他有自己的方法。我想学神学，该不会掐指念咒什么的吧？这样我到想起孙猴子翻跟斗云的事儿了。但听一声鞭响，几匹快马鸣叫着跑过来。萨齐格一指说他来了。只见一黑衣大胡子壮汉坐在一架飞机之上，左手握着缰绳，右手持马鞭正跑的欢。萨齐格向他一挥手，那大胡子“吁”了一声将“马车”停在我们身边一举头上的帽子说:“嘿，齐格。萨，又见到你了，你还好吗？请原谅我现在必须让这东西飞起来，我们待会再聊好吗？”不待回答，又吆喝一声打马向前了。

老呱呱开始检查飞机的发动机了，正在这时，德国的另一架飞机“勃格堡”轰鸣着冲过去，追上费米尼多的马车，贴着水面就飞起来了。德国的侨民们一阵狂呼，那“勃格堡”号甚是得意，它竟然可以拐弯的，绕着场子上面打转转，充份享受这美妙时刻。少爷心动不已，告诉大家散开，只留下老呱呱、德先生和林寡妇加我跟青云白虎几个人。我也不想少爷有事，前后帮着检查。

费多布朗登体力极为充沛，我想让他从这儿跑到京里准没问题。美国人围在“推进号”后面边凉快边打牌，越看越叫人生气。

法兰西人得了杜皮埃居十几把铁锹的帮助士气大振，杀的英国侨民节节后退。英国领事见势不妙，从腰后面掏出把手枪对空鸣警，众人一听枪响果然不敢动了。“勃格堡”号中弹，拉着白气儿冲到东洋侨

民堆里。日本领事到也没生气，只让把驾驶员臭揍一顿扔回去，飞机没收了事。德国领事当即向英国领事写了照会向他提出最最最强烈的抗议，英国领事一副“老子谁也不怕”的架势，拿照会在反面给法兰西领事写了张欠条，法兰西领事得了银子立马就把十几把铁锹扔给了英国人。

美国后面两架飞机跟着飞，“飞毛腿”号一头扎进江里，驾驶员游回来，机身没沉，顺水往下漂，美国人追了三天三夜，到黄石让码头帮的兄弟捞起来劈了生炉子了。“亲吻”号冲到意大利侨民旁边的草垛子上，飞行员让坐草垛子上的意大利美女救下，二天俩人就私奔了——我怀疑那开飞机小子是故意这么干的。

杜皮埃居一见少爷眼睛就发亮，大叫着跑过来说方，一个多星期没见我很想念你啊。少爷大惊失色，青云白虎往前一站就把姓杜的给拦下了。杜皮埃居故作神秘状大叫:“方，我要告诉你一个消息，这消息对阁下至关重要，您快让我过去说话。”少爷把鼻子都气歪了，走过去说杜先生，我过来听您说吧。杜皮埃居神色紧张道:“这里人多，不方便说话，我跟你到飞机那儿说去。”青云白虎一拉他衣领子，这无赖就往地上一躺喊中国人打人了。法兰西侨民听的真切，呼啦的围过来蠢蠢欲动。林寡妇一见边冷笑连声，一声呼哨，排帮一下子冲出二十几个会家子迎将上去。双方剑拔弩张势成群殴之态。美国领事跑上来调停，让法兰西美女丢了个媚眼给摆平了。东洋人适才吃了中国人的骂，暗伏几名打手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德国人看法兰西人见利忘义，早已气不愤了，暗中使绊，派出数名强壮侨民将那东瀛打手盯的死死的。英国领事见矛盾转化，故意火上加油，令梅华西尔充当说客挑拨法、德关系。费米尼多把鞭子抽的山响，嘴里大叫洋话，我估计是“借光”之意。法兰西人正没好气，众侨民扭头就骂。梅华西尔乘机大叫一声，萨齐格说坏了，这老东西说我朋友压了法兰西美女的纤纤玉脚了。众法侨齐声大骂，舍排帮而取费米尼多。意大利侨民人数虽少，却个个骁勇，未等法侨拢上，早已经扔了无数砖瓦石块过去。俄人见实在不象话，套出手枪对空鸣警。法侨今日受了很多委屈，心中将那一口恶气撒向俄人，蜂拥而上与俄领事理论。

费多不朗登脱了只剩条大裤衩子，端过一桶水淋脑袋上继续蹬。一个年轻人往“推进号”的蒸汽机里加了点水，那帮人不知道从哪里变了美酒美食拉着几个东洋婆子正米西呢。

少爷说乘此时机赶快试飞拉倒。转身直奔“咸与扬威”号。我爬到

座位上整理绑绳，却听场子上众洋人发了声喊，抬头一看，见那厢儿砖头瓦片儿横飞，已然杀的尘土飞扬。少爷怕跑道被占，对老呱呱说道:“起动。”就往飞机上窜。东洋打手见场面混乱，便乘机偷袭，将手中暗藏的砖块扔了过来，德国壮侨见日本人动手了，追着便打。少爷还没窜上来，老呱呱已经打开酒精阀门，只听“嘭”的一声,“咸与扬威”往前猛的窜出。少爷大叫一声:“小心!”我一下子就趴在坐位上了。只听“嘭嘭”声不绝，少爷在下面高喊:“阿福……”还没说完就听林寡妇一声娇喝:“给我揍!”便乱成一锅粥了。我只听得耳边呼呼风响，扭头定睛细看,“咸与扬威”以无比极速向前飞奔，到得江边这东西弹了两下，我惊叫一声便贴着水面飞起来了。

各位,当时我抱着坐子大头向后,见后面的场子上万马奔腾也似,只杀声震天，便如回到楚汉相争的战场。那停在一边的白色飞机当是费多不朗登之坐骑,费米尼多阁下挥舞马鞭左冲右突架机向前痴心不改。“推进号”后面又多了些男女好似过节般哐筹交错。另外尚有数架飞机上占据多名英雄好汉正在大打出手。

飞到白沙洲附近江面，我见下面漂着一物，上书东洋大字，我只认得一个“夕”字，不远处是一渡江英雄正在力争上游。我想别跟这一样下场才好，抓住舵面下的竹梁左摇右摆,“咸与扬威”果真改变方向,飞向汉口租界上空。

在江面上我还不怕，一到陆地，我看见下面的房子就有些晕，就想回到江上去，心想掉下去还不会完蛋。还没到江边呢，喷火筒就炸了两个，煤渣滓往下面直掉，吓的我腿也软了。真是屋漏偏遭雨，酒精洒了出来被点着了，飞机屁股后头就开了餐会了。我依稀仿佛见一头戴纱帽之人在向我打招呼，那纱帽上分明写了“万户”两个字。当下听得又是几声响，喷火筒炸了个一塌糊涂，几个大铁疙瘩掉下去，将一艘渔船砸了几个大洞，那渔船多了几块压舱物转眼就沉了，众虾蟹莫不欢欣鼓舞重回龙宫去者。

待飘至天兴洲上空，下面的人先爆发一阵狂呼，后又持物续斗。“咸与扬威”行速已慢无力再飞，呼的砸将下来。我大喊一声:“下面众人且小心了!”只见下面骚然大动，一个个又是鸡飞狗跳一番。我跟飞机轰然落地，机身上的竹子“吱吱”作响，复弹了数次将我掀下来。我得着性命，爬将起来，众好汉立止殴斗，一个个向我道喜。少爷跟林寡妇等人冲上来围住我,少爷感恩待德的说:“阿福,你真是我的知己。”排帮的弟兄面露嘉奖之色，重又围住“咸与扬威”。杜皮埃居眼珠子通

红，费米尼多将马车停在我们身边道:“哦？”遂打马又前。梅华西尔大叫一声，萨齐格说坏了，这老东西说我朋友压了法兰西壮士的贵足了。霎挪间，几国侨民砖来石往，复又战在一处。

汇丰洋行此次派了专人前来裁判，说这次打赌是老太爷赢了，要留个证据，就叫我们站在“咸与扬威”的前面排一排照像。少爷自是大喜，指挥我们前面一排蹲着后一排站立照了张合照。这照片如今在方少爷的少爷的少爷手里，虽然已经泛黄了，但仍有可观之处——若使放大镜，当可隐约看见我等身后砖木横飞之势。

最终章

杜皮埃居终是输了一万英镑，他虽然第一起飞，但中途落水，就如同德国与日本的飞机一样。我是飞的起落的下的唯一之人，因此本次大赛是中国胜出。无奈在大赛之中出现不体面的事，所以谁也不愿意提，到是几年后让莱特兄弟占了便宜。

德先生要少爷这就完婚，少爷死活不干，暗令我知会林寡妇打包裹准备开溜。德先生窜通青褂子小娟和青云白虎故做留念貌，暗中将《心印集》二版而再版，并由萨齐格译成英文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情事》，趁着原形正在，与各租界广为传播，大赚了一笔银子。少爷知道了又发脾气，骂我无能吃里扒外。他怕我留在汉口乱说话，待铁厂的事儿完毕后就立马将我带着打道回上海。我一肚子火想我这是得罪谁了？

上船那天众人前来送行，大少奶奶就是不肯露面。德先生赚了少爷无数银子，此刻说话嗓门也低三度，只讪讪陪笑，将一切责任推到萨齐格身上。少爷说对了，萨齐格怎么没来？德先生面色大变。青云道萨先生正在续写《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情事续集》。少爷大吼一声:“德康。”德先生边退边道:“这这，不关我事儿，老萨让一个美国人缠上了，要他给《花花太岁》写些中国情话……”还没说完扭头就跑了。少爷趴在栏杆上大骂他是“无耻赖汉卑鄙小人下三滥无聊杂嘴子……”，青云白虎赶紧劝:“方少爷休跟这种小人执气儿，我哥儿两也瞧他不起，骗我们说出无数秘密赚了钱却未分一文，我哥儿两最痛恨此种人等。”少爷脸儿发白，盯着这二人，这二人讪讪的说:“我、我，我二人……我二人视金钱如粪土。”转身便跑。青褂子小娟冲他们背后“呸”了一口道:“男人没一个可靠的，光顾着自己发财将女人丢在一边，当我是傻子吗？哼，老虎不发威还当我是病猫，想写林帮主没我怎么成？方少爷，您放心，我只是这么一说，我跟咱帮主情同姐妹，无话

不谈，我只是怕他们乱写，我这就警告他们一下。”说完登登登也跑了。方少爷闭着眼睛哼哼哼的运气儿，一转身看见我了，我吓一跳，说:“方、方少爷，我、我不走，我不走。”少爷没给我好脸儿，甩手就进去了。我也感觉挺尴尬的，就没跟进去，溜到船尾待着。等船过天兴洲时，我听见下面有人说中国话:“知道吗我的妹妹？中国人给俄国的费多不朗登先生起了个外号，叫‘肥腿不能蹬’，说他把腿蹬细了也没能把飞机蹬起来。”我低头一看，下面一层站着一对男女，那男的原来是杜皮埃居，年轻的女人正在吃吃笑，她也会说中国话的，道:“我亲爱的哥哥，您这次打赌输了一万英镑有什么感想呢？”杜皮埃居笑道:“方先生我是很佩服的，但要我输银子我就不佩服了，这次去上海，我想以后还有机会见面的，那时我决不放过他。”我闻听心中大怒，心想你这无赖还想玩什么花式？老子现在就教训你。我大喝一声:“姓杜的听真。”杜皮埃居没防着上面有熟人，跟那女的一起抬头看将上来，我指着他们将那些骂人的法兰西话如同到水般泼出。杜皮埃居脸皮极厚，向我伸出一根手指。那女的到是有修养，被我骂的面红耳赤……

后记:《飞呀飞》已经终结了，其中有些时间是不很对的，汉阳铁厂是在 1896 年就给了盛宣怀的，我把他移到 1899 年，但幻想小说只是虚构的情节，我想不需要太过于注重某些地方罢。小说中除张之洞、盛宣怀之外其它一切皆为虚构。

（完）

小星体天才

詹姆斯·范·佩尔特

达斯丁将皮卡布放在桌子上的电脑旁。那个垒球大小的金属圆球滚动了一英寸，然后“哒”的一声轻碰到键盘上，发出这座阒寂房屋中唯一的声响。如今，这里几乎总是这样静悄悄的，就像一个空荡荡的厨房，紧闭的橱柜中，灰尘渐渐积满了碟盘。把皮卡布发送到哪儿去呢？如果坚持尝试的话，这一次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他的电脑列出了若干选项，从大家伙到小个头。买回皮卡布的头几周里，他一个劲儿地将它发送到大家伙那儿去：星系、星云、超新星的气体残余、星团。他检查了两遍电池，确认镜头方向正确，然后选择了一个预先设定好的目标。有时候，他会将那个仪器放在手心里，希望能感受到那一微秒的变化在这短短的一瞬，皮卡布会骤然消失，前往许多光年之外，然后又倏地返回到他手中但他从没有成功过，甚至连一丁点刺痛的感觉都没有。它紧贴着皮肤，冰凉、坚硬、沉重。电光火石间，它便去而复返，让人难以察觉。

过了一会儿，他的电脑发出“叮”的一声，“图像已获取”的图标忽红忽绿地闪烁起来，随后收到了来自“皮卡布工程”网站的一条确认信息：“谢谢您的参与。”而如果他走运的话，那条信息会是：“新天体！您为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做出了贡献。”而他的脸上便会泛出喜悦的红晕。

他从朋友那儿听说，还有这两种之外的其他信息，但他从没有见过。

当然，大多数时候，显示屏上都空空如也。一片漆黑之中，只偶尔有零碎的星光乍明乍灭。可是，总有那么几次，皮卡布会十分精确地出现在遥远的太空，捕捉到壮丽的景象。他过去最喜欢星云。电脑上方的书架中摆放着装满星云图片的 DVD，其中有一整盘都是玫瑰星云花瓣由朱红色气体构成，长达好几秒差距那是他花了两周的时间从各个角度拍摄下来的。不过，后来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小星体身上：单个的恒星、行星和卫星。

屏幕上，电脑给出了数百个预先设定好的选项。他谨慎地键入一个围绕猎户座γ星运行的行星的坐标，发送了皮卡布。猎户座γ星是一颗位于猎户座右上方的巨星，距地球约二百四十光年。“图像已获取”的图标闪烁起来。屏幕上渐渐显示出图像。达斯丁将身子靠到椅背上，

双手叠放在胸前。

他身后的卧室门打开了。他听见门把扭动的声音，感觉门开了条缝，接着传来薰衣草的味道。是妈妈。她站在他身后，有几秒钟都没说话，而后叹了口气。

“怎么了？”达斯丁问。

她又叹了口气。

他转动椅子，朝向妈妈。她手握门把，手指纤细非常，他甚至都怀疑她能否拿得起比钢笔和书本更重的东西。

“你来吃饭么？”她眼圈发黑，薄薄的嘴唇没有血色，声音细若游丝。他想不起妈妈上次看起来睡眠充足是在什么时候了。

“现在么？”

她眨眨眼，似乎他的语气很无情。

“要不你可以晚点再吃。你爸爸也会过阵子才吃。”

“我不饿。”屏幕上的图像快显示出一半了。他几乎能够看见那个行星的轮廓了。如果他小心措辞的话，或许妈妈就会不再管他，“我觉得自己还不想吃什么。能再等等么？”

她摇摇头，缓缓退出去，顺手拉上门。“我会留一盘食物在冰箱里。”她边说边关了门。

房间里的寂静让达斯丁禁不住打了个冷战。妈妈如同这座房子里的幽灵一样，从一个房间飘到另一个。他不知道她最后一次触摸他是多久之前的事。可能她已经丧失这种能力了吧。如果他拥抱她，他的手臂会从她的身子中穿过去么？

屏幕上的行星图像完全形成了。蓝紫色的球体上有一圈圈深色的带状纹路，跟木星一样；弧形的明暗界线【3】将星球表面的三分之一隐藏了起来。“谢谢您的参与。”确认信息显示道。他摇摇头，关掉窗口。他没有“为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做出贡献”。别人已经拍下了类似的图片，并将其上传到了数据库里。他没发现这颗行星有光环。也没有卫星。可是，这真罕见啊，他想。完美的交易品。星体越小，他的朋友拥有它的可能性就越低。太空不是很空旷，而是无比空旷，空旷得让人绝望。如果把整个太空比作他的卧室，那么所有星系、恒星和

行星加在一块儿也没有一个顶针大。能拍到二百四十光年外的一个小如行星的天体，这让他又惊又喜。他调整了坐标参数，将皮卡布再次发送出去，以获得更清晰的图像，可返回来的却是一团漆黑。可能仪器离行星更近了些，但镜头的方向却错了。也可能坐标参数中某个深得他无法想象的小数位上的数字差之毫厘，于是皮卡布的位置便谬以千里，无法拍摄到行星的影像。

他又把皮卡布发送了出去。黑屏。

又一次。黑屏。

又一次。

他的房门打开了。爸爸说:“达斯丁，我四十分钟后吃饭。你要和我一道吃么？”

“我不饿，爸爸。我正忙着呢。”

达斯丁几乎能听见爸爸无奈的叹息:“你不会已经吃过了吧？”他走到达斯丁的转椅旁边。达斯丁瞥见了爸爸光着的脚，脚趾甲修剪得很整齐，尽管它们看上去比以前更长了,“你不会是同妈妈一起吃过了吧？”爸爸说。

“没有，真的。我正在玩电脑……”慌忙中，达斯丁的呼吸急促起来,“……但如果您坚持的话，我马上就下去。”达斯丁对坐标进行了些许调整，又将皮卡布发送了出去。

爸爸弯下身子，靠近屏幕，一只手扶在达斯丁肩膀后面的椅背上。“你知道，这都是骗人的把戏。这个玩具哪儿都去不了。它只不过是随机生成一些图片而已。每个人都知道，你不可能比光速更快，更何况靠的只是半磅塑料和一对 AA 电池。”

电脑显示坐标已经调整完毕。达斯丁按下了发送键。“是铝，不是塑料，而且这也不是骗人的把戏。您难道没有读过我给您看的关于皮卡布理论的资料么？星际距离是某种数学概念。他们称它是褶皱空间。只要恰当地施加一个很小的力，皮卡布就会在褶皱空间中完成一个来回。”

“这都是玄而又玄的物理，儿子。没人相信它。”

“科学家们相信。每次我拍下一张图片，它就会上传到 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数据库里。我们正在扩展人类的宇宙知识！全

世界有许多人参与其中！天文观测的主力军是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

爸爸哼了一声。“你知道这场骗局的关键是什么吗？不定时强化。只要时不时地对你加以鼓励，你就会一直痴迷下去。这个道理就跟渔夫捕鱼一样。你不会相信我小时候买了多少张皮卡丘【1】游戏卡，只是为了能得到头一批全息限量版。为此我花了几百美元的冤枉钱。”

“这些图片是真的，爸爸。”他说。同时一张新图像在屏幕上形成了。屏幕下端，一条蓝紫色的弧线若隐若现，“看见了吗？是同一个星球。我反复调试坐标数据好几天了。”那张图像看起来真实极了，达斯丁想。它不可能是伪造的。绝不可能！

爸爸耸耸肩。“待会儿我会热个比萨饼。想吃的话就下楼来吧。”

“今晚不行。对不起。”达斯丁又敲击了发送键。或许他能拍到一张这个星球的高清晰照片，明天拿去卖吧。

达斯丁房间拉开的窗帘外，枫树树影婆娑。枫树后，群星在西方地平线上闪烁着光芒。那轮几乎是满月的月亮在十一月里仅存的枝叶间缓缓滑落，越来越低。在它就要触及邻居家的房顶前，火星也开始逐渐下沉。火星和月亮在空中挨得很近，但他知道，这只不过是幻觉。即便二者碰到一块儿，它们实际上也相差了数百万英里。不过，他喜欢看它们紧靠在一起。要是他能够把皮卡布发送到那儿去该多好啊！那样他能看见什么奇妙的景象呢？可是，褶皱空间不会在如此短的距离内发生褶皱至少需要大约一百光年。

双鱼座的星星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白羊座的星光包裹着战神玛尔斯【2】，也加入了西沉的行列中。

床边钟表的指针指向凌晨四点。达斯丁侧耳倾听，房间中没有半点生物发出的声音。他父母的房间就在他房间的正下方。一年前，他还能听见他们谈话。尽管字词难辨，但那起伏有致的声调却让他很安心。有时候，他还能听见笑声。可是，六个月前，争吵开始了。先是怒吼，再是啜泣，最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妈妈仍睡在楼下。如果她的窗帘也同样拉开的话，月光就会洒满她的房间。但达斯丁已经好几个月没看见她的窗户打开过了。就算是在大白天，她也会躺在那个黑黢黢的房间的床上，或者用小吸尘器打扫房间。吸尘器的工作指示灯是房间里唯一的光源，这让它看上去仿佛是沿着地毯滚动的、目光昏暗的独眼怪。

爸爸则睡在车库旁边的书房里。

达斯丁掀开被子，溜进厨房，吃了一块冷比萨饼。牛奶尝起来酸酸的，一看标签，原来已经超过保质期六天了。他只好又灌下几口橙汁。

“我这儿有一张马头星云【3】内部的照片，我愿意用它交换你手中的那张行星图片。”斯莱德说。他留着莫霍克发型【4】，一周前把头发染成了蓝色，从此就没有碰过，如今已经变成了铜绿色。他面前的桌子上铺满了照片，他的 CD 盒放在照片旁的黑箱子里。CD 盒里的几千张照片都是他自己拍的，或者交换来的，“别犹豫了，这是笔划算的买卖。所有的紫外波段都被表现了出来。把它挂到博物馆去都不为过。”教室门外的走廊里，人声此起彼伏。在学校的午饭时间，那儿总是人流如织。

达斯丁拿起照片仔细观看。照片上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粉红色和朱红色的星云，看上去如同精致的帷幕一般，十分可爱。照片的底部印有一串数字，显示出斯莱德拍了多少张照片，以及这一张有多么稀有。底部数字的大小、照片的稀有程度，以及拍摄者声望的高低，这三者共同决定了照片的市场价值。对于那些捕捉到最精彩、最罕见图像的人，《皮卡布月刊》都会加以报道介绍。斯莱德和达斯丁两人均曾进过月刊的“荣誉推荐榜”，这使他们的照片更有价值。达斯丁将照片放下来。“不错，但太普通了。皮卡布的默认拍摄对象就是星云。连我奶奶都能搞到这样的货色。”

“话虽如此，但你看看这张的质量。”

这间空教室里还有其他三个男孩。他们将饭盒放在大腿上，正在吃饭。每人都有一个装满自己拍摄照片的文件夹和 CD 盒。“我跟你交换。”其中一个孩子对斯莱德说。那个孩子的 T 恤衫上写着一行字：即使我是外星人，我也不会同人类说话。

斯莱德根本就没有搭理他。达斯丁知道，斯莱德已经将那个男孩手中所有有趣的照片都搞到手了。这所学校唯一有可能吸引斯莱德的只有达斯丁的照片。

“我从来都没有拍到过比恒星更小的天体的近距离照片。你简直可以说是小星体天才。你是怎么找到的？”

达斯丁想起了连续几小时反复敲击发送键，想起了一盒盒电池，

想起了让他几乎怀疑显示器是否坏掉的无用的长条纹，想起了他身后传来的爸爸妈妈上楼查看他时的开门声他总是弓身凑到屏幕前，假装没有听见。达斯丁很小的时候，爸爸曾告诉过他:“接受你无法改变的事情，改变那些你可以改变的事情。”虽然不能让爸爸妈妈重新交谈，但他却可以拍摄星星的照片，于是他就一遍又一遍地敲击发送键。

“不断尝试。”他回答说。

“这是什么星的照片？”

“猎户座γ星。今晚上我打算拍摄双鱼座的星星，可能是双鱼座o星吧。”

“那太小，也太远了。”

达斯丁将他的行星照片放进文件夹。“我拍到了这张，对吧？天道酬勤。”

一个黑发女孩打开了教室的门，外面的吵闹声随之传了进来。另一个女孩站在她身后。两人的头发都耷拉在眼前，将眼睛几乎都盖住了。“哦，”黑发女孩说，“我还以为这间屋子午饭时是空着的呢。”达斯丁手拿照片，从座位上转过头，好看清来者。黑发女孩说:“唔，原来是‘拍星族’啊。你们去年不是还沉溺于角色扮演游戏么？”

两个女孩大笑起来，关上了门。

放学后，达斯丁不情愿地将他集中精力拍摄了几个月的星体（大熊座α星、长蛇座α星、仙后座α星）放在一边，开始关注 G、F 和 K 类恒星 【1】。这些恒星的行星如果位置恰当的话，就可能孕育生命。他用数字和字母将它们标示出来。阳光穿过窗户，照暖了书桌。他原本打算拉上窗帘，但暖洋洋的光线让他的手和胳膊感觉很舒服。

皮卡布数据库中包含有两百万个以上的星体。他随机挑选了一颗 G 类恒星，设定好坐标，然后敲下发送键。皮卡布就放在他电脑键盘旁边的显示基座上，圆滑的表面沾有些许微尘。它一点跳跃晃动都没有。几秒钟后，显示屏上出现了数点针尖大小的亮光。“谢谢您的参与。”弹出的窗口信息说。他又将皮卡布发送了出去。这回完全没有拍下任何东西。他把下巴搁在前臂上，不停地按动发送键。太阳终于滑到地平线之下。枫树的影子印在黄昏的天幕中。但没过多久，树影也消失了，天空中只能看见那些傍晚出现的星星。织女星和牵牛星在窗户上部闪着明亮的光。

他想到了地球轨道。如果有一颗地球一样的行星围绕他选择的恒星运行（他还没有看见这颗恒星，有可能皮卡布的位置偏离了几十光年），那么这就如同夜晚在校园的跑道上寻找一枚一角钱硬币。他又按了一下发送键。

楼下，前门打开了。达斯丁没有动。那是他妈妈。她比爸爸先回家。“当”一声，她的钥匙被扔进大衣柜旁桌子上的碗里。她上楼时，第三节和第七节楼梯发出“吱吱”的声响。他不用抬头也知道，妈妈站在了他身后的走廊里。

“嗨，妈妈。您回来晚了。”

“你爸爸打电话回来查看你了吗？”

“没有。”

“今天轮到他了。”

达斯丁转过转椅。妈妈的手放在门框上。她身上的一切她的头发，她的化妆品，她的蓝色套装的整齐折线把她打扮成一名干练的房地产经纪人。一个与套装配套的手提包挂在她的臂弯里。

“您卖出房子了吗？”

“他今天应该检查你是否回家。我们都定好了的。”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达斯丁捏着椅子的后背，却弄疼了指关节，“或许他打过电话了，而我没有听到。我一直待在电脑边。”

车道上传来了爸爸汽车引擎的轰鸣声，然后是车门开合的声音。妈妈一时间有些惊慌，但很快镇定下来。她走进达斯丁的房间，坐在床沿边，手提包放在膝上。

“你在做什么呢？”她边说边瞟了一眼门的方向。

“一颗新的恒星。”达斯丁说，“我以前还没拍过呢。”屏幕上突然弹出一条信息：“新天体！您为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做出了贡献。”他关闭了窗口，心怦怦直跳。窗口后面的屏幕正中，是一个大小有如银币的白色圆盘。“我找到了。”他说。

“那是一颗恒星？”她带着怀疑的口气问。

“一颗新发现的恒星。或者说，我拍下了一张别人从没拍过的照

片。那条弹出的消息就是这个意思。瞧，我还能对图片进行处理操作呢。”他敲击了工具栏上“效果”菜单，然后选择了“遮光”。圆盘忽地消失了，但恒星的气冕保留了下来。那是一圈明亮的光环，在右下方还有一处突出的亮斑，“这颗恒星很像太阳。”

“它很可能就是太阳。”爸爸说。

妈妈吃惊地往后一缩。

“我希望你的学习成绩没有因为这个游戏而有所下降。”爸爸经过妈妈，却没有正眼瞧她，然后对达斯丁说，“我带回了中国菜，饿的话就一块儿吃吧。”

达斯丁保留下图像，微调了坐标，然后又将皮卡布发送了出去。

爸爸把皮卡布拾起来，在两手之间扔来扔去。“我办公室有个家伙，他把这种玩意儿带到上班的地方来了。”达斯丁刚从椅子上站起来，却忍不住又坐了下去。

“皮卡布很容易打碎的。”

“那家伙工作的时候也在玩，后来被人发现了。”爸爸把球扔给了达斯丁。达斯丁用双手稳稳地接住，然后捧着它，重新放到基座上。爸爸说：“他被炒了鱿鱼。大好的前程被小孩儿玩具给毁了。不过我早就看出来那家伙做不长久。他总在谈论《星际迷航》，就像那是莎士比亚戏剧似的。白痴。”

妈妈说：“等会儿我会做些东西给自己吃。你要一点么，达斯丁？”爸爸将眼睛闭上片刻。她站起来，动作很不自然地走出了房间。达斯丁希望她能留下来，但他没有开口。爸爸和妈妈待在一起的时候，就如同是屏幕上的两幅分画面：都在动，都会给你反应，但却从不理会对方。

“你没有让这些生产皮卡布的家伙继续在你身上赚钱吧？”

“爸爸，唯一的费用只是网络连接费。我交了那笔钱。”

“是啊，你是用我给你的零花钱交的。儿子，没人能证明你拍下来的图片有什么价值。今天的《新闻周刊》上就有篇文章说这是个骗局。你怎么就不能像正常的小孩那样，喜欢网络游戏呢？”

达斯丁注视着电脑屏幕。左上角出现了三颗星，而屏幕的其他部

分都是漆黑一片。他将指尖放在键盘上。“我能邀请妈妈和我们一起吃饭么？”

“你不能拍下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爸爸朝门口走去，开始伸手解领带。他停下来，领带结刚解到一半，一根手指还缠绕在丝带里，“她讨厌中国菜。”

这天晚上的剩余时间里，达斯丁反复发送着皮卡布。他在两点钟更换了电池。这时他猛然意识到，如果连续二十次返回来的都是黑屏，并且没有“谢谢您的参与”的弹出信息，那就意味着皮卡布出现的位置根本就没有变化。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达斯丁不仅不知道那颗恒星是否有行星环绕其运行，而且也不知道那些行星的轨道平面。他可以把皮卡布送到距恒星合适的位置上，却仍一无所获，因为行星很可能位于相同轨道平面上非常遥远的某个地方。何况，皮卡布的镜头朝向还可能发生错误。所以，他此刻能做的只是继续不停地尝试。

不过，他还是获得了几张不错的图片。他花了一个小时对其中最好的几张进行效果处理：气冕分析、蓝移、红移【1】、射线成像、电磁波成像、各种亮度的谱线强化、所有光栅。在每一方面，那个恒星都与太阳有一定的相似度。有两次，他收到的信息是：“新天体！您为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做出了贡献。”

斯莱德看上去闷闷不乐。“你遗失过皮卡布吗？”他没有打开文件夹，也没有打开饭盒。看样子今天不适合做交易。

“没有。”达斯丁说。他的眼皮像灌了铅一般沉重。昨天晚上熬了一宿，最后躺下睡觉的时候，太阳都升起来了，“你把它放到哪儿去了？”

“我不是说放错了地方。我是说遗失了那个该死的东西！我将它发送出去，它却再也没有回来。上一秒它还在那儿，下一秒却没了。”

达斯丁坐直了身子。“丢了？你是说，完全找不回来了？”

“是的。‘砰’的一声，我的耳朵都差点被震聋了，然后它就不见了，只有‘皮卡布工程’发来的一条弹出信息：‘传送过程中发生了意外。您必须更换您的设备。谢谢您的参与。’我还获得了百分之十的折价优惠。你说这不是在敲诈么？”

“那你做什么了呢？”

“我当然给他们打了电话！不是说二十四小时服务么？我先听到语音提示，然后是无数个选项。没办法，我只好耐着性子选下去。但到最后，你猜他们说什么？‘尽管十分罕见，但意外也可能发生，比如，您的皮卡布出现在与一个实体物质相同的空间内。’我姑姑告诉我，这是个圈套，目的是哄骗小孩子继续购买皮卡布。她还说，皮卡布根本就没有拍下什么照片。”

达斯丁看着斯莱德的文件夹。他拥有的照片的确相当漂亮。“你要放弃么？”

斯莱德将身子推离了桌面。他用一只手抚摸着莫霍克发型的一侧，检查它是否还是直的。“即便是假的又有什么关系？我喜欢那些图片。我会趁我后妈心情好的时候哄她给我钱的。”他憨笑道，“再说了，我的自然科学课成绩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其他平常在午饭时间从事交易的孩子今天都没来教室。达斯丁用手盖住自己的文件夹，里面的新恒星照片没露出来。他脑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你把残骸捡起来了么？”

“什么？”斯莱德将文件夹夹在胳膊下面，一边打开午餐盒。

“你的皮卡布的残骸。它不是爆炸了么？”

斯莱德笑道：“啥都没剩下。连一点烟都没有。它就这么炸没了。你说怪不怪？”

后来，教室里只剩下达斯丁一个人，他听见的唯一声响只有走廊里孩子们的对骂。这时，他露出了微笑。

妈妈坐在床沿上，如同前一个晚上一样，只不过这次穿着与手提包相配的淡棕色套装。“达斯丁，可能不久后我们必须做出一些改变。”

达斯丁小心地望着她。“什么改变？”

她拨弄着手提包的扣钩。“比方说，学校。可能换另一座房子。或许是公寓。我办公室附近有一些低于市场价格的公寓房。”她抬起头，眼睛干涩，接着又迅速垂下了目光。

达斯丁感觉胸口发闷，好不容易才吐出一句话来：“这是暂时的，对么？过一阵子，情况就会好起来的，对么？”

她的身子软了下来。“当然，如果这么想能让你感觉好一点的话。”

妈妈离开后的空余时间里，达斯丁不停地按动着发送键。他心不在焉地盯着屏幕。即使获得了一张很好的照片，他也没有半点喜悦，只是机械性地将它保存了下来。没有行星。发送。发送。发送。

半个小时后，爸爸又上来跟他说了同一番话，只不过这次他听见的是一套能欣赏到秀美山景的公寓。

达斯丁将尚未使用的 AA 电池排放在桌子上，就像子弹似的。每隔两个小时，他就会从皮卡布中取出两节耗尽的电池。打剩的弹壳，他想。然后将它们丢在地毯上。

他的手在键盘上微微颤抖。他干咽了一口唾沫。这个恒星周围可能真的存在一颗行星，它与恒星的距离跟地日距离一样。他在晚上十一点发现了该星系的类木行星①该类行星体积庞大，与星系中心的距离总是大体相当。星系不断诞生，但它们的进化之路却惊人地雷同。许多恒星都有自己的行星，而这些行星的形成方式却十分类似，而且，正是类木行星保护了内行星【2】。类木行星“吞掉”了那些可能对内行星造成灭顶之灾的彗星，并将松散的星际残骸导入安全轨道，避免其轨道平面发生不受控制的严重倾斜。可是，由于类木行星个头太大，引力太强，它们也干扰了皮卡布。

内行星的微弱光芒到哪里去了？达斯丁对坐标进行了微调，将皮卡布从恒星的一头转移到另一头，但每次变换前都会在同一个坐标上拍摄六张照片。不过，即使输入的坐标保持不变，仪器实际出现的地点也可能会与上一个相差数百万英里。通过多次拍摄，最终会形成一个位置周围的三维图像。但他无法精确地对仪器加以控制。他只能不断地尝试。

凌晨三点，他手指下的皮卡布又滑又冷。他的手一抖，又将皮卡布发送了出去。屏幕上露出了星光。“谢谢您的参与。”他又将它发送出去。皮卡布从来都没有让他失望过。它回来了。（但斯莱德的没有！）房间里像墓地一般死寂。窗外，云层覆盖着夜空。他在窗户里只能看见自己模糊的身影，仿佛那是另一个人：一个男孩的幽灵，手肘放在幽灵世界的幽灵桌子上，盯着他的幽灵电脑。达斯丁差点就要朝那个影子挥手致意了，但他看见窗户倒影中，自己的身后突然有了什么动静。可他太累了，甚至都没有力气吃惊。他爸爸正站在门口往里看，显示屏微弱的亮光照在他的睡衣上。他的脸上没有血色，也没有生气，原本应该是眼睛的地方变成了两个藏在阴影下的凹坑。爸爸靠在门框上，注视着达斯丁。但也许他正看着达斯丁身后，也许他的眼睛是闭

着的。他保持着这一姿势，一动不动。

达斯丁眨了眨眼，幻象消失了。他真的看见爸爸了吗？几秒钟之后，楼梯上传来了嘎吱声。爸爸下楼了。

达斯丁心里直打鼓。他瞪着窗户中的影像，目光穿过那个幽灵男孩，穿过男孩身后的枫树，穿过遮蔽了天空的云层，直达群星之间。他努力思考着。从爸爸出现到消失，整个过程没有发出半点响动，除了楼梯的嘎吱声。在这个似乎将永远沉寂下去的房间里，任何噪音都是达斯丁自己发出的。他再次按下发送键。在令人窒息的寂静中，就连键盘这一声“哒”的轻响都犹如雷鸣。

窗户中自己的影子，以及对身后出现的爸爸的朦胧印象，这两者便构成了达斯丁的宇宙。除此之外便一无所有。这时，一幅新图像开始在屏幕上由上至下地显现出来。不是一团漆黑。边缘都是黄色的，如同蜡烛的火焰。不是恒星。甚至不是悬挂在深邃天幕上的一颗遥远的行星。屏幕左侧，某种红色的东西露出了一小块斑点。靠近屏幕底部的地方，一条直线逐渐成形。接着，屏幕的右侧又显现出一个粉红色的球体。电脑响了三声，然后一条新信息弹了出来:“不要触碰你的皮卡布，也不要关掉你的电脑!”同时，他的电话叫起来。一秒钟后，他放在床头柜上充电的手机也响了。

达斯丁身子一震。谁会在凌晨三点钟打电话来？他们会吵醒父母的！他拿起电话听筒。一个事先录制好的声音传来:“现在播放皮卡布优先通讯。您的皮卡布所获取的信息显示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接触。请您不要尝试再次发送您的皮卡布，也不要更改您电脑上的程序。‘皮卡布工程’的代表将会立即与您取得联系……现在播放皮卡布优先通讯……”

电话里，爸爸的声音插了进来:“你在干什么，达斯丁？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电话那头的妈妈听上去还未清醒:“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显示屏上，弹出信息背后的图像终于完全显露出来。达斯丁将电话放在耳边，犹豫不决。“请您不要尝试再次发送您的皮卡布，也不要更改您电脑上的程序。”那个声音重复道。达斯丁关闭了弹出窗口。屏幕上显现出波浪般的线条和图形，黄色的、橙色的、红色的都有。

“我什么也没做啊。”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马上上楼来。”

楼梯被妈妈光滑的双脚踩得吱呀作响。

妈妈首先到达，然后是爸爸。他们聚集在他的转椅背后。

爸爸说:“为什么他们会在半夜给你打电话？”

“我不知道，爸爸。可能与这个东西有关。”他指了指显示屏。

妈妈说:“这是屏保么？”

警车的警笛声从远处传来，越来越近。

达斯丁满脸通红。电话仍然攥在他手里，那段语音依旧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不是的。这是我的皮卡布拍下来的图像。”

“那是什么？”爸爸的头探过了达斯丁的肩膀。显示屏上半部是各种颜色的复杂几何图案，而下半部则充斥着黄灰相间的纹路。不过，所有图形的角度都是倾斜的，使整个画面看上去似乎在向屏幕左侧倾滑。

警笛声来到达斯丁所在的街道，不断交替的蓝色和红色的闪光照射在附近的树木上。最后，车子停在了达斯丁家的车道里，警笛的长鸣停了下来。几秒钟后，前门传来了沉重的敲门声。

他的父母先是看着达斯丁，然后又朝“咚咚”直响的楼下望去。“别碰你的电脑，儿子。”爸爸说。

另一辆没有警笛和闪光灯的车子停到了车道上。车门打开了。门外人声嘈杂。

几分钟后，他的房间里站满了陌生人。达斯丁坐在床沿上，说:“我只是不停地发送它罢了。”一个年纪较大、神色严肃的男子将达斯丁的话记录在笔记本上，男子的衬衣只扎了一半。

“在那个坐标上，你以前有没有发现过行星呢？”男子问。达斯丁摇了摇头。两个女人站在达斯丁的电脑桌边，一个穿着浴衣，一个穿着漂亮的套装。她们正激烈地小声议论着显示屏上的图像。“我们需要检查硬盘。这个图像可能是伪造的。”穿套装的女人说。“我看不像是伪造的。”穿浴衣的女人说。

一个穿制服、但明显不是警察的男子将达斯丁的皮卡布放进塑料

袋里。仪器刚落到袋底，他便拉上了袋口的拉链。

走廊上传来了妈妈的声音:“他从来就是一个锲而不舍的孩子。”

爸爸说:“你们觉得他真的发现了什么东西，对吧？”他的声调听上去还半信半疑。

走廊中的一个人说:“他很快会名声大噪的。”

“瞧瞧这个。”穿浴衣的女人说。她将光标移动到屏幕顶端的菜单栏，点击几下后，图像改变了方向。现在，灰黄色的纹路移到上方，变成了天空。达斯丁眨了眨眼，接着又眨了眨眼。原来抽象难辨的图案突然有了意义。“难道……”他说，然后咽下一口唾沫,“难道那是一座建筑么？”

穿套装的女人指着原来是红色圆斑的东西。“是的。在我看来，这玩意儿像是一棵树……”她弯下身子，凑到屏幕跟前,“……下面还有一条公园长椅。它是一块黄色石板，似乎立在混凝土椅腿上。但这不是长椅又会是什么呢？”

“我简直不敢相信。”穿浴衣的女人说。但她的语气却清楚地表明，她是打心眼儿里相信的。

那名年纪较大的男子同达斯丁一道坐在床上，自言自语道:“宇宙是如此地广阔，可这个皮卡布却不偏不倚地出现在一颗行星的表面，位置恰恰够近，方向刚好够准，并拍摄下了一张公园长椅的照片，这样的事比芝麻掉进针眼里还难发生啊!”

达斯丁躺在床上。云已散开，窗外的晨曦消隐了星光，照射在昨晚他电脑摆放的地方。现在，那儿已经空无一物，只剩下桌面上一块灰尘较少的方形痕迹，表明那里曾经有东西存在过。

“我们会为你换一台新电脑。”带走 CPU 时，穿浴衣的女人这样说。穿套装的女人补充道：“你还会拥有一个新的皮卡布，比你原来的那个要好得多。今天下午，我们将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

那个年纪较大的男子拍着达斯丁的脑袋说:“我想，会有许多新闻发布会的。因为你的发现指明了探索的方向。”

这阵闹腾终于结束了。达斯丁听见楼下的门“砰”地关上，车子也都跟着开走了。达斯丁爬到床上，但他始终无法入睡。他将床单拉到下巴下，双手枕在脑后，长时间地凝视着窗外。几天前，月亮还是跟

在火星后面沉入地平线，但今天却是那颗红色星球首先隐没，接着才是月亮，昴星团紧随其后，仿佛月亮带着的一群孩子。在他眼中，那些从他窗口滑过的星星都是他的朋友：白羊座α星，鲸鱼座α星，然后是鲸鱼座o星、ε 星、φ星，接着是金牛座α星、英仙座β星，以及最后消失在越来越亮的天空中的猎户座α星。它们令达斯丁感到心情平静舒畅，以至于没能及时察觉这座房子中的变化不仅仅是电脑没了，也不仅仅是昨晚的诸多怪事，还有别的一些状况。

他惊讶地倒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以便能够听得分明。他听见楼下父母的房间中传来的声音：爸爸和妈妈正在谈话。他们的声调时起时伏。那些人离开之后，对话便开始了，一直持续到现在。他甚至敢发誓，自己有一次听见了笑声。达斯丁继续聆听着，直到明亮的天空一碧如洗，直到枫树的影子投映到邻居家的栅栏和房屋上。整整一个早晨，他的父母都没有中断对话，一次都没有甚至在厨房做饭时都没停，甚至在开始吃早饭时都没停。他们的对话打破了这座房子里长久的沉默。达斯丁知道，在这个家里，他并不是孤单的。

他并不孤单。现在该吃饭了。

带上她的眼睛

刘慈欣

连续工作了两个多月，我实在累了，便请求主任给我两天假，出去短暂旅游一下，散散心。主任答应了，条件是我再带一双眼睛去，我也答应了，于是他带我去拿眼睛。眼睛放在控制中心走廊尽头的一个小房间里，现在还剩下十几双。

主任递给我一双眼睛，指指前面的大屏幕，把眼睛的主人介绍给我，是一个好像刚毕业的小姑娘，呆呆地看着我。在肥大的太空服中，她更显得娇小，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显然刚刚体会到太空不是她在大学图书馆中想象的浪漫天堂，某些方面可能比地狱还稍差些。

“麻烦您了，真不好意思。”她连连向我鞠躬。这是我听到过最轻柔的声音， 我想象这声音从外太空飘来，像一阵微风吹过轨道上那些庞大粗陋的钢结构，使它们立刻变得像橡皮泥一样软。

“一点都不，我很高兴有个伴儿的。你想去那儿？”我豪爽地说。

“什么？您自己还没决定去哪儿？”她看上去很高兴。但我立刻感到两个异样的地方，其一，地面与外太空通讯都有延时，即使在月球，延时也有两秒钟，小行星带延时更长，但她的回答几乎感觉不到延时，这就是说，她现在在近地轨道，那里回地面不用中转，费用和时间都不需多少，没必要托别人带眼睛去度假。其二是她身上的太空服，作为航天个人装备工程师，我觉得这种太空服很奇怪， 在服装上看不到防辐射系统，放在她旁边的头盔面罩上也没有强光防护系统，我还注意到，这套服装的隔热和冷却系统异常发达。

“她在哪个空间站？”我扭头问主任。

“先别问这个吧。”主任的脸色很阴沉。

“别问好吗？”屏幕上的她也说，还是那副让人心软的小可怜样儿。

“你不会是被关禁闭吧？”我开玩笑说，因为她所在的舱室十分窄小，显然是一个航行体的驾驶舱，各种复杂的导航系统此起彼伏地闪烁着，但没有窗子， 也没有观察屏幕，只有一支在她头顶打转、失重的铅笔说明她是在太空中。听了我的话，她和主任似乎都愣了一下，我赶紧说：“好，我不问自己不该知道的事，你还是决定我们去哪儿

吧。”

这个决定对她很艰难，她的双手在太空服的手套里握在胸前，双眼半闭着， 似乎在决定是生存还是死亡，或者认为地球在我们这次短暂的旅行后就要爆炸了。我不由笑出声来。

“哦，这对我来说不容易，您要是看过海伦·凯勒的《三天所见》的话，就能明白这多难了！”

“我们没有三天，只有两天。在时间上，这个时代的人都是穷光蛋。但比那个二十世纪盲人的幸运的是，我和你的眼睛在三小时内可到达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

“那就去我们起航前去过的地方吧！”她告诉了我那个地方，于是我带着她的眼睛去了。

草原

这是高山与平原，草原与森林的交接处，距我工作的航天中心有两千多公里，乘电离层飞机用了十五分钟就到了这儿。面前的塔克拉玛干，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由沙漠变成了草原，又经过几代强有力的人口控制，这儿再次变成了人迹罕至的地方。现在大草原从我面前一直延伸到天边，背后的天山覆盖着暗绿色的森林，几座山顶还有银色的雪冠。

我掏出她的眼睛戴上。

所谓眼睛就是一副传感眼镜，当你戴上它时，你所看到的一切图像由超高频信息波发射出去，可以被远方的另一个戴同样传感眼镜的人接收到，于是他就能看到你所看到的一切，就像你带着他的眼睛一样。

现在，长年在月球和小行星带工作的人已有上百万，他们回地球度假的费用是惊人的，于是吝啬的宇航局就设计了这玩意儿，于是每个生活在外太空的宇航员在地球上都有了另一双眼睛，由这里真正能去度假的幸运儿带上这双眼睛，让身处外太空的那个思乡者分享他的快乐。这个小玩意开始被当作笑柄，但后来由于用它“度假”的人能得到可观的补助，竟流行开来。最尖端的技术被采用，这人造眼睛越做越精致，现在，它竟能通过采集戴着它的人的脑电波，

把他（她）的触觉和味觉一同发射出去。多带一双眼睛去度假成

了宇航系统地面工作人员从事的一项公益活动，由于度假中的隐私等原因，并不是每个人都乐意再带双眼睛，但我这次无所谓。

我对眼前的景色大发感叹，但从她的眼睛中，我听到了一阵轻轻的抽泣声。

“上次离开后，我常梦到这里，现在回到梦里来了！”她细细的声音从她的眼睛中传出来，“就像从很深很深的水底冲出来呼吸到空气，我太怕封闭了。”

我从中真的听到她在做深呼吸。

我说：“你现在并不封闭，同你周围的太空比起来，这草原太小了。”

她沉默了，似乎连呼吸都停止了。

“啊，当然，太空中的人还是封闭的，二十世纪的一个叫耶格尔的飞行员曾有一句话，是描述飞船中的宇航员的，说他们像……”

“罐头中的肉。”

我们都笑了起来。她突然惊叫：“呀，花儿，有花啊！上次我来时没有的！”

是的，广阔的草原上到处点缀着星星点点的小花。“能近些看看那朵花吗？”，我蹲下来看，“呀，真美耶！能闻闻她吗？不，别拔下她！”，我只好半趴到地上闻，一缕淡淡的清香，“啊，我也闻到了，真像一首隐隐传来的小夜曲呢！”

我笑着摇摇头，这是一个闪电变幻疯狂追逐的时代，女孩子们都浮躁到了极点，像这样见花落泪的林妹妹真是太少了。

“我们给这朵小花起个名字好吗？嗯……叫她梦梦吧。我们再看看那一朵好吗？他该叫什么呢？嗯，叫小雨吧；再到那一朵那儿去，啊，谢谢，看她的淡蓝色，她的名字应该是月月……”

我们就这样一朵朵地看花，闻花，然后再给它起名字。她陶醉于其中，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忘记了一切。我对这套小女孩的游戏实在厌烦了，到我坚持停止时，我们已给上百朵花起了名字。

一抬头，我发现已走出了好远，便回去拿丢在后面的背包，当我拾起草地上的背包时，又听到了她的惊叫：“天啊，你把小雪踩住了！”

我扶起那朵白色的野花，觉得很可笑，就用两只手各捂住一朵小花，问她：“她们都叫什么？　　什么样儿？”

“左边那朵叫水晶，也是白色的，它的茎上有分开的三片叶儿；右边那朵叫火苗，粉红色，茎上有四片叶子，上面两片是单的，下面两片连在一起。”

她说地都对，我有些感动了。

“你看，我和她们都互相认识了，以后漫长的日子里，我会好多次一遍遍地想她们每一个的样儿，像背一本美丽的童话书。你那儿的世界真好!”

“我这儿的世界？要是你再这么孩子气地多愁善感下去，这也是你的世界了，那些挑剔的太空心理医生会让你永远待在地球上。”

我在草原上无目标地漫步，很快来到一条隐没在草丛中的小溪旁。我迈过去继续向前走，她叫住了我，说:“我真想把手伸到小河里。”我蹲下来把手伸进溪水，一股清凉流遍全身，她的眼睛用超高频信息波把这感觉传给远在太空中的她，我又听到了她的感叹。

“那儿很热吧？”我想起了她那窄小的控制舱和隔热系统异常发达的太空服。

“热，热得像……地狱。呀，天啊，这是什么？草原的风!”这时我刚把手从水中拿出来，微风吹在湿手上凉丝丝的,“不，别动，这是真是天国的风呀!”

我把双手举在草原的微风中，真到手被吹干。然后应她的要求，我又把手在溪水中打湿，再举到风中把天国的感觉传给她。我们就这样又消磨了很长时间。

再次上路后，沉默地走了一段，她又轻轻地说:“你那儿的世界真好。”

我说:“我不知道，灰色的生活把我这方面的感觉都磨钝了。”

“怎么会呢？！这世界能给人多少感觉啊！谁要能说清这些感觉，就如同说清大雷雨有多少雨点一样。看天边那大团的白云，银白银白的，我这时觉得它们好像是固态的，像发光玉石构成的高山。下面的草原，这时倒像是气态的，好像所有的绿草都飞离了大地，成了一片绿色的云海。看！当那片云遮住太阳又飘开时，草原上光和影的变幻

是多么气势磅礴啊！看看这些，您真的感受不到什么吗？”

……

我带着她的眼睛在草原上转了一天，她渴望地看草原上的每一朵野花，每一棵小草，看草丛中跃动的每一缕阳光，渴望地听草原上的每一种声音。一条突然出现的小溪，小溪中的一条小鱼，都会令她激动不已；一阵不期而至的微风，风中一缕绿草的清香都会让她落泪……我感到，她对这个世界的情感已丰富到病态的程度。

日落前，我走到了草原中一间孤零零的白色小屋，那是为旅游者准备的一间小旅店， 似乎好久没人光顾了， 只有一个迟钝的老式机器人照看着旅店里的一切。我又累又饿， 可晚饭只吃到一半， 她又提议我们立刻去看日落。

“看着晚霞渐渐消失，夜幕慢慢降临森林，就像在听一首宇宙间最美的交响曲。”她陶醉地说。我暗暗叫苦，但还是拖着沉重的双腿去了。

草原的落日确实很美，但她对这种美倾泻的情感使这一切有了一种异样的色彩。“你很珍视这些平凡的东西。”回去的路上我对她说，这时夜色已很重，星星已在夜空中出现。

“你为什么不呢，这才像在生活。”她说。

“我，还有其他的大部分人，不可能做到这样。在这个时代，得到太容易了。物质的东西自不必说，蓝天绿水的优美环境、乡村和孤岛的宁静等等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甚至以前人们认为最难寻觅的爱情，在虚拟现实网上至少也可以暂时体会到。所以人们不再珍视什么了，面对着一大堆伸手可得的水果，他们把拿起的每一个咬一口就扔掉。

“但也有人面前没有这些水果。”她低声说。

我感觉自己刺痛了她，但不知为什么。回去的路上，我们都没再说话。

这天夜里的梦境中，我看到了她，穿着太空服在那间小控制舱中，眼里含泪，向我伸出手来喊：“快带我出去，我怕封闭！”我惊醒了，发现她真在喊我，我是戴着她的眼睛仰躺着睡的。

“请带我出去好吗？我们去看月亮，月亮该升起来了！”

我脑袋发沉，迷迷糊糊很不情愿地起了床。到外面后发现月亮真地刚升起来，草原上的夜雾使它有些发红。月光下的草原也在沉睡，有无数点萤火虫的幽光在朦朦胧胧的草海上浮动，仿佛是草原的梦在显形。

我伸了个懒腰对着夜空说:“喂，你是不是从轨道上看到月光照到这里？告诉我你的飞船的大概方位，说不定我还能看到呢，我肯定它是在近地轨道上。”

她没有回答我的话，而是自己轻轻哼起了一首曲子，一小段旋律过后，她说:“ 这是德彪西的《月光》。”又接着哼下去，陶醉于其中，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月光》的旋律同月光一起从太空降落到草原上。我想象着太空中的那个娇弱的女孩，她的上方是银色的月球，下面是蓝色的地球，小小的她从中间飞过，把音乐融入月光……

直到一个小时后我回去躺到床上，她还在哼着音乐，是不是德彪西的我就不知道了，那轻柔的乐声一直在我的梦中飘荡着。

不知过了多久，音乐变成了呼唤，她又叫醒了我，还要出去。

“你不是看过月亮了吗？”我生气地说。

“可现在不一样了，记得吗，刚才西边有云的，现在那些云可能飘过来了，现在月亮正在云中时隐时现呢，想想草原上的光和影，多美啊，那是另一种音乐了，求你带我的眼睛出去吧!”

我十分恼火，但还是出去了。云真的飘过来了，月亮在云中穿行，草原上大块的光斑在缓缓浮动，如同大地深处浮现的远古的记忆。

“你像是来自十八世纪的多愁善感的诗人，完全不适合这个时代，更不适合当宇航员。”我对着夜空说，然后摘下她的眼睛，挂到旁边一棵红柳的枝上,“你自己看月亮吧，我真的得睡觉去了，明天还要赶回航天中心，继续我那毫无诗意的生活呢。”

她的眼睛中传出了她细细的声音，我听不清说什么，径自回去了。

我醒来时天已大亮，阴云已布满了天空，草原笼罩在蒙蒙的小雨中。她的眼睛仍挂在红柳枝上，镜片上蒙上了一层水雾。我小心地擦干镜片，戴上它。原以为她看了一夜月亮，现在还在睡觉，却从眼睛中听到了她低低的抽泣声，我的心一下子软下来。

“真对不起，我昨天晚上实在太累了。”

“不，不是因为你，呜呜，天从三点半就阴了，五点多又下起雨……”

“你一夜都没睡？”

“……呜呜，下起雨，我，我看不到日出了，我好想看草原的日出，呜呜，好想看的，呜……”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溶化了，脑海中出现她眼泪汪汪，小鼻子一抽一抽的样儿，眼睛竟有些湿润。不得不承认，在过去的一天一夜里，她教会了我某种东西，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月夜中草原上的光影一样朦胧，由于它，以后我眼中的世界与以前会有些不同的。

“草原上总还会有日出的，以后我一定会再带你的眼睛来，或者，带你本人来看，好吗？”

她不哭了，突然，她低声说：

“听……”

我没听见什么，但紧张起来。

“这是今天的第一声鸟叫，雨中也有鸟呢！”她激动地说，那口气如同听到世纪钟声一样庄严。

落日六号

又回到了灰色的生活和忙碌的工作中，以上的经历很快就淡忘了。很长时间后，当我想起还要洗那次旅行时穿的衣服时，在裤脚上发现了两三棵草籽。同时，在我的意识深处，也有一棵小小的种子留了下来。在我孤独寂寞的精神沙漠中，那棵种子已长出了令人难以察觉的绿芽。虽然是无意识地，当一天的劳累结束后，我已能感觉到晚风吹到脸上时那淡淡的诗意，鸟儿的鸣叫已能引起我的注意，我甚至黄昏时站在天桥上，看着夜幕降临城市……世界在我的眼中仍是灰色的，但星星点点的嫩绿在其中出现，并在增多。当这种变化发展到让我觉察出来时，我又想起了她。

也是无意识地，在闲暇时甚至睡梦中，她身处的环境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那封闭窄小的控制舱，奇怪的隔热太空服……后来这些东西在我的意识中都隐去了，只有一样东西凸现出来，这就是那在她头顶上打转的、失重的铅笔，不知为什么，一闭上眼睛，这只铅笔总在我的眼前飘浮。终于有一天，上班时我走进航天中心高大的门厅，一幅见过无数次的巨大壁画把我吸引住了，壁画上是从太空中拍摄的蔚

蓝色的地球。那只飘浮的铅笔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同壁画叠印在一起，我又听到了她的声音:“我怕封闭……”一道闪电在我的脑海里出现。

除了太空，还有一个地方会失重!

我发疯似地跑上楼，猛砸主任办公室的门，他不在，我心有灵犀地知道他在哪儿，就飞跑到存放眼睛的那个小房间，他果然在里面，看着大屏幕。她在大屏幕上，还在那个封闭的控制舱中，穿着那件“太空服”，画面凝固着，是以前录下来的。“是为了她来的吧。”主任说，眼睛还看着屏幕。

“她到底在哪儿？!”我大声问。

“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她是‘落日六号’的领航员。”

一切都明白了，我无力地跌坐在地毯上。

“落日工程”原计划发射十艘飞船，它们是“落日一号”到“落日十号”，但计划由于“落日六号”的失事而中断了。“落日工程”是一次标准的探险航行，它的航行程序同航天中心的其他航行几乎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落日”飞船不是飞向太空，而是潜入地球深处。

第一次太空飞行一个半世纪后，人类开始了向相反方向的探险，“落日”系列地航飞船就是这种探险的首次尝试。

四年前，我在电视中看到过“落日一号”发射时的情景。那时正是深夜，吐鲁番盆地的中央出现了一个如太阳般耀眼的火球，火球的光芒使新疆夜空中的云层变成了绚丽的朝霞。当火球暗下来时,“落日一号”已潜入地层。大地被烧红了一大片，这片圆形的发着红光的区域中央，是一个岩浆的湖泊，白热化的岩浆沸腾着，激起一根根雪亮的浪柱……那一夜，远至乌鲁木奇，都能感到飞船穿过地层时传到大地上的微微振动。

“落日工程”的前五艘飞船都成功地完成了地层航行，安全返回地面。其中“落日五号”创造了迄今为止人类在地层中航行深度的记录:海平面下三千一百公里。“落日六号”不打算突破这个记录。因为据地球物理学家的结论， 在地层三千四百公里至三千五百公里的深处，存在着地幔和地核的交界面，学术上把它叫作“古腾堡不连续面”，一旦通过这个交界面，便进入地球的液态铁镍核心，那里物质密度骤然

增大，“落日六号”的设计强度是不允许在如此大的密度中航行的。

“落日六号”的航行开始很顺利，飞船只用了两个小时便穿过了地表和地幔的交界面——莫霍不连续面，并在大陆板块漂移的滑动面上停留了五个小时，然后开始了在地幔中三千多公里的漫长航行。宇宙航行是寂寞的，但宇航员们能看到无限的太空和壮丽的星群，而地航飞船上的地航员们，只能凭感觉触摸飞船周围不断向上移去的高密度物质。从飞船上的全息后视电视中能看到这样的情景，炽热的岩浆刺目地闪亮着，翻滚着，随着飞船的下潜，在船尾飞快地合拢起来，瞬间充满了飞船通过的空间。有一名地航员回忆，他们一闭上眼睛，就看到了飞快合拢并压下来的岩浆，这个幻象使航行者意识到压在他们上方那巨量的并不断增厚的物质，一种地面上的人难以理解的压抑感折磨着地航飞船中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受到这种封闭恐惧症的袭击。

“落日六号”出色地完成着航行中的各项研究工作。飞船的速度大约是每小时十五公里，飞船需要航行二十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深度。但在飞船航行十五小时四十分钟时，警报出现了。从地层雷达的探测中得知，航行区的物质密度由每立方厘米 6.3 克猛增到 9.5 克，物质成分由硅酸盐类突然变为以铁镍为主的金属，物质状态也由固态变为液态。尽管“落日六号当时只到达了两千五百公里的深度，目前所有的迹象却冷酷地表明，他们闯入了地核！后来得知，这是地幔中一条通向地核的裂隙，地核中的高压液态铁镍充满了这条裂隙，使得在“落日六号”的航线上，古腾堡不连续面向上延伸了近一千公里！飞船立刻紧急转向，企图冲出这条裂隙，不幸就在这时发生了：由中子材料制造的船体顶住了突然增加到每平方厘米一千六吨的巨大压力，但是，飞船分为前部烧熔发动机、中部主舱和后部推进发动机三大部分，当飞船在远大于设计密度和设计压力的液态铁镍中转向时，烧熔发动机与主舱结合部断裂，从“落日六号”用中微子通讯发回的画面中我们看到， 已与船体分离的烧熔发动机在一瞬间被发着暗红光的液态铁镍吞没了。地层飞船的烧熔发动机用超高温射流为飞船切开航行方向的物质，没有它， 只剩下一台推进发动机的“落日六号”在地层中是寸步难行的。地核的密度很惊人，但构成飞船的中子材料密度更大，液态铁镍对飞船产生的浮力小于它的自重，于是，“落日六号”便向地心沉下去。

人类登月后，用了一个半世纪才有能力航行到土星。在地层探险方面，人类也要用同样的时间才有能力从地幔航行到地核。现在的地航飞船误入地核，就如同二十世纪中期的登月飞船偏离月球迷失于外

太空，获救的希望是丝毫不存在的。

好在“落日六号”主舱的船体是可靠的，船上的中微子通讯系统仍和地面控制中心保持着完好的联系。以后的一年中，“落日六号”航行组坚持工作，把从地核中得到了大量宝贵资料发送到地面。他们被裹在几千公里厚的物质中，这里别说空气和生命，连空间都没有，周围是温度高达五千度，压力可以把碳在一秒钟内变成金刚石的液态铁镍！它们密密地挤在“落日六号”的周围，密得只有中微子才能穿过，“落日六号”是处于一个巨大的炼钢炉中！在这样的世界里，《神曲》中的《地狱篇》像是在描写天堂了，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命算什么？仅仅能用脆弱来描写它吗？

沉重的心理压力像毒蛇一样撕裂着“落日六号”地航员们的神经。一天，船上的地质工程师从睡梦中突然跃起，竟打开了他所在的密封舱的绝热门！虽然这只是四道绝热门中的第一道，但瞬间涌入的热浪立刻把他烧成了一段木炭。指令长在一个密封舱飞快地关上了绝热门，避免了“落日六号”的彻底毁灭。他自己被严重烧伤，在写完最后一页航行日志后死去了。

从那以后，在这个星球的最深处，在“落日六号”上，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现在，“落日六号”内部已完全处于失重状态，飞船已下沉到六千八百公里深处，那里是地球的最深处，她是第一个到达地心的人。

她在地心的世界是那个活动范围不到十平方米的、闷热的控制舱。飞船上有一个中微子传感眼镜，这个装置使她同地面世界多少保持着一些感性的联系。但这种如同生命线的联系不能长时间延续下去，飞船里中微子通讯设备的能量很快就要耗尽，现有的能量已不能维持传感眼镜的超高速数据传输，这种联系在三个月前就中断了，具体时间是在我从草原返回航天中心的飞机上，当时我已把她的眼睛摘下来放到旅行包中。

那个没有日出的、细雨蒙蒙的草原早晨，竟是她最后看到的地面世界。

后来“落日六号”同地面只能保持着语音和数据通讯，而这个联系也在一天深夜中断了，她被永远孤独地封闭于地心中。

“落日六号”的中子材料外壳足以抵抗地心的巨大压力，而飞船上

的生命循环系统还可以运行五十至八十年，她将在这不到十平方米的地心世界里度过自己的余生。

我不敢想象她同地面世界最后告别的情形，但主任让我听的录音出乎我的意料。这时来自地心的中微子波束已很弱， 她的声音时断时续，但这声音很平静。

“……你们发来的最后一份补充建议已经收到，今后，我会按照整个研究计划努力工作的。将来， 可能是几代人以后吧， 也许会有地心飞船找到‘落日六号’并同它对接，有人会再次进入这里，但愿那时我留下的资料会有用。请你们放心，我会在这里安排好自己生活的。我现在已适应这里，不再觉得狭窄和封闭了，整个世界都围着我呀，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上面的大草原， 还可以清楚地看见每一朵我起了名字的小花呢。再见。”

透明地球

在以后的岁月中，我到过很多地方，每到一个处，我都喜欢躺在那里的大地上。我曾经躺在海南岛的海滩上、阿拉斯加的冰雪上、俄罗斯的白桦林中、撒哈拉烫人的沙漠上……每到那个时刻，地球在我脑海中就变得透明了，在我下面六千多公里深处，在这巨大的水晶球中心，我看到了停汨在那里的“落日六号”地航飞船，感受到了从几千公里深的地球中心传出的她的心跳。我想象着金色的阳光和银色的月光透射到这个星球的中心， 我听到了那里传出的她吟唱的《月光》，还听到她那轻柔的话音:

“……多美啊，这又是另一种音乐了……”

有一个想法安慰着我: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我离她都不会再远了。

真名实姓

弗诺·文奇

第一章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魔法时代，任何一位谨慎的巫师都把自己的真名实姓看作最值得珍视的密藏，同时也是对自己生命的最大威胁。因为——故事里都这么说——一旦巫师的对头掌握他的真名实姓，随便用哪种人人皆知的普通魔法都能杀死他，或是使他成为自己的奴隶，无论这位巫师的魔力多么高强，而他的对头又是多么虚弱、笨拙。

世易时移，我们人类成长了，进入理智时代，随之而来的是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魔法时代的陈腐观念被抛弃了。

可是现在，时代的轮子好像转了一整圈，我们的观念又转回魔法时代（这个时代究竟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个姑且不论）——我们又重新担心起自己的真名实姓来。

滑溜先生觉察到一丝迹象，他本人的真名实姓被人发现了，而且，发现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死对头。

这个迹象的首次表现形式是两辆黑色林肯轿车，嗡嗡低鸣，开上那条长长的、夹在从 29 号公路一直蔓延过来的湿淋淋的松林间的泥土车道。当时罗杰·波拉克正在他的花园里除草。他整个早上差不多都待在那里，在阴云天的几乎看不出来的毛毛细雨自得其乐，自始至终都想给自己找点动力，进屋里去做些能真正挣钱的工作。他一抬头，正望见那两辆闯进来的汽车一个转弯，车轮尖叫着开上他自家的车道。三十秒钟后，汽车钻出人工种植的三代林，停在一旁，紧靠波拉克的那辆本田车后。四个大块头男人、一个长相冷冰冰的女人，一个接一个，故意踏过波拉克精心照料的卷心菜地，满不在乎的将柔嫩的菜苗踩得稀烂。

罗杰明白了，这些人不是来作社交拜访的。

波拉克仓皇四顾，想一头逃进松林。可别人已经散开堵截，他被一把揪住，反剪双臂带进自己的家。（幸好门开着。罗杰有个感觉，这些人不会管他要钥匙，宁愿砸开大门闯进去。）他被粗暴的搡进一把椅子里，来者中块头最大、长相最凶恶的两人在他身旁一边一个守着。波拉克这时才发出声音，表示抗议。

毫无反应。那个女人和岁数较大的男人在他的摆设中间来回打量。

“嘿，艾尔，瞧见吗？这是《1965》的手稿。”那女人一边说，一边翻弄装饰内墙的全息风景照。

岁数较大的男人点点头，“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这个人写的热门游戏可不少，比世上其余任何三个人加起来还多，说不定比有些公司还多。罗杰·波拉克算得上是个天才了。”

那是小说，混帐东西，不是游戏！波拉克最讨厌别人管他的作品叫游戏，一听此言，这股情绪不请自来，又冒了出来。说出口的话却是：“是呀。可我的绝大多数读者没你们几个逼得这么紧。”

“你的绝大多数读者不知道你是个罪犯，波拉克先生。”

“罪犯？我不是罪犯——我知道自己的权利。你们 FBI 想抓人，必须先证明自己的身份，还要让我打个电话，还要……”

那女人第一次露出笑容。笑得不善。她大约三十五岁，瘦脸，头发扎成一根独辫拖在脑后，军人型的都喜欢这种发式。就算她长着这副尊容，本来也可以笑得更和善些。波拉克感到脊梁上升起一股寒意。

“如果我们是 FBI，如果你不是这么一个坏蛋，也许你说得对。波拉克，这是社会安全署抓人，你涉嫌，这是说得客气点，涉嫌破坏关系到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的设施。”

波拉克偶尔也接政府的合同，见识过蠢头蠢脑的官话套话。这个女人的话就是那一类，只是现在听上去一点也不可笑。波拉克两个肩胛之间的寒意扩散到全身。

屋外的毛毛细雨已经变成一片烟雨蒙蒙，笼罩着加利福尼亚北部林区。平常他总觉得这种雾雨蒙蒙很舒服，可是现在，阴冷的天气使屋里的气氛更加阴冷沉重。即使这样，只要能够脱身，他还是想尽力试一试。

“好啊，这么说几位手里攥着骚扰清白百姓的执照。不过你们迟早会发现，我是清白无辜的。到那时你们就会知道媒体报道有多狠了。”（感谢上帝，我昨晚备份了文件。走运的话，他们只找得到些过时的股市资料。）

“你不是清白无辜，波拉克。清白公民会满足于这里这种普普通通的数据资料机。”她一指起居室对面那台 40×50 厘米的数据机。它

是老式 CRT 显示器的曾孙，高彩、高解析度、超清晰，政府部门和比较落后的公司都是这种配置。波拉克这台机器上能看见落了厚厚一层灰。

那个女警几步跨过起居室，拨弄彩图视窗下的几个抽屉，栗色套装显出的身体线条瘦骨嶙峋。

“清白公民满足于标准的处理器，加上几千 G 的内存。”凭着超人的直觉，她一把拉开中间那个抽屉，露出里面至少五百立方厘米的光子储存器，列得整整齐齐，用线缆与另一个抽屉中功率与之相匹配的超强处理器相联。这些配置虽然高级，却与他埋藏在屋子下面的设备有天壤之别。

她缓步踱进厨房，一会儿工夫便转身回来。

这套房子是典型的厂房里完工、直接拉到居住点安装的走廊平房。房子不大，搜查起来很容易。波拉克的钱大多花在地皮和他的……嗜好上。

“最后，”带着胜利的语气，“清白公民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她终于发现了“通向另一世界之门”，搜到的脑关电极握在手里，在波拉克脸前挥舞。

“听着，不管你们怎么说，这些仍旧是合法的。说实话，那些小配件，功能比普通游戏界面也强不了多少。”他毕竟是个小说家，这个解释编得不错。

岁数较大的男人用几乎有点抱歉的语气说：“恐怕弗吉尼亚有点喜欢玩猫抓老鼠的把戏。波拉克先生，我们知道，在‘另一世界’里，你是滑溜先生。”

“哦。”

长时间的静默，连“弗吉尼亚”也闭上了嘴。

自然，这件事始终是罗杰•波拉克最大的恐惧：他们发现了滑溜先生的“真名实姓”，即罗杰•波拉克，TIN/SSAN0959-34-2861.他被抓在他们手里了，再也逃不掉，无论他有多少遁术，能编多么巧妙的程序，有多少资源。“你们怎么发现的？”

第三个警察是个技术型，他开口道：“相当不容易。我们一直想抓个真正的厉害角色，不是搞点小破坏的小玩闹，那种你们巫师会里称

为小巫的小喽罗。”

小伙子看来懂点切口行话，不过这些容易学，看看每天的报纸就行。“最近三个月里，安全署一直在努力，想发现那些厉害角色的真正身份，就是你、罗宾汉、埃莉斯琳娜，或者黏糊英国佬那种级别的人物。可惜没那个运气。后来我们绕开难题，开始留意画家和小说家。我们推想，他们中间至少有一小部分会对网络破坏活动产生兴趣，而且这些人有才华，干这个肯定在行。你写的读者参与小说是全世界最棒的。”他的语气中流露出真正的钦佩之情。（总是在最稀奇古怪的地方发现崇拜者。）“所以，我们第一批监视的人中就有你。一旦开始怀疑，拿到证据只是个时间问题。”

这就是他一直提心吊胆的事：成功的大巫不应该在现实世界里同样取得成功，风险太大了。他总是贪心不足，两个世界都爱，爱得太过。

技术员的话几乎有点诚惶诚恐，老警察接过话头，“不管怎么说，只要联邦政府集中所有资源追踪特定的某一个破坏分子，我们最后总能抓到。波拉克先生，这你也清楚。破坏分子的能量在于他们的数量，单独一个是没什么作为的。”

波拉克强忍住一个微笑。政府人员普遍持这种观点，或者说具有这种信念。他曾经切入大量 FBI 机密文档，从文件中认识到，联邦特工们当真相信这一点。问题是这种信念离事实差得太远了。他远不如埃莉斯琳娜那样的人聪明，每周又只能在巫师圈子里花十五到二十个小时。其他巫师中肯定有些人靠救济金过日子，他们的生活完全投入“另一世界”，一天到晚都在圈子里。警察之所以能逮住他，原因很简单，相比之下他更容易被抓住。

“这么说，除了监狱，你们对我还有什么别的安排？”

“波拉克先生，你是否听说过‘邮件人’这个名字？”

“在‘另一世界’？”

“当然。迄今为止，他在，呃，现实世界没有什么名气。”

从这一刻起，再也没有必要撒谎了。警察们肯定也知道，圈子，或者说巫师会里，没有谁会把自己的真名实姓泄露给另一个成员。他无法出卖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他希望如此。

“听说过，他是变形金刚里头最怪的一个。”

“变形金刚？”

“圈子里人人都运用图像技术，以另外的面目出现。可有些人觉得单换张脸不合口味，想找点新花样。变形金刚是人，但能把自己转化成机器，这个调调儿很合他们的胃口。我觉得那种玩法太没人情味。比如说这个邮件人，他从来不用实时交流手段。你要想问他点什么，通常总得等个一两天才有回复，像老式的邮件递送一样。”

“就是这个人。你对他有什么印象？”

“啊，我们知道他已经有些年了。他慢得要死，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当他是个只有一台低级数据机的乡巴佬。但最近，他搞了些非常，绝对——”波拉克蓦地想起跟他唠家常的是些什么人，当即闭嘴。

“绝对‘炫’的绝活儿，是不是，波拉克？”女警“弗吉尼亚”重新加入对话。她拖过一把带脚轮的椅子，紧靠波拉克坐下，近得快抵上他的膝盖。她伸出一根指头戳在他胸口，“‘炫’到什么程度你可能还不太清楚。你们这伙破坏分子给社会保险记录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去年，罗宾汉把国内税务署的税收砍掉了百分之三。你和你的朋友们比任何敌对国家都危险。不过跟这个邮件人相比，你们还算不了什么。”

波拉克大吃一惊，邮件人的恶作剧他肯定只见识过一小部分。“你们怕这个人。”他轻描淡写的说。

弗吉尼亚的脸色变得跟她的套装颜色有点接近。还没等她开口，老警察说话了：“是的，吓坏了。这个世上，罗宾汉和滑溜先生这种人我们还勉强能对付。幸好大多数破坏分子只想自己得点好处，或者证明他们有多么机灵。他们心里明白，如果弄出大乱子，必定会被我们识别出来。没有侦破的福利金与税务欺诈数以万计，据我猜测，这些都是一小撮只有简单设备的人做下的案子。他们能逃脱，仅仅是因为偷得不多，也许只逃了点所得税，而且他们不像你们这些大巫，想追求名声。如果他们不是各自单干，揩点油水就心满意足，加在一起，可以给国家造成极大的威胁，比手握原子弹的恐怖分子更加危险。这个邮件人却不是这样。他好像具有某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知识极其广博，能量极大。他不满足于搞点破坏，想要控制……联邦特工并不清楚此人的活动持续了多久，只知道至少一年。如果不是政府里有几个部门把它们的主要文档以纸张形式留下了硬拷贝，至今还不会发现他的活动。这些部门发现下级以该部门名义呈报送审的决策与原始

记录不符，查询于是开始，接着便发现电脑记录与硬拷贝不一致。更多的查询接踵而至，仅仅出于运气，调查者们发现做出决策的电脑模块以及数据资料与备份的硬拷贝有差别。问题严重了：三十年来，政府的运转以自动化的中央计划系统为基础，决策运筹越来越依赖电脑程序，这些程序直接调用数据，分配资源，提出立法建议，勾画军事战略。邮件人接管了权力，手法相当狡猾，极难察觉。目前还不清楚他的接管活动进行到什么程度，而这正是最可怕的地方。他修改了对联邦法律的解释，重新分配国家资源，但不清楚国内（或国外）哪些团体因此得到了好处。调查者可以直接着手追查的只有那些比较落后的部门，结果表明，部门决策模块中被做了手脚的高达百分之三十。……这个比例吓得我们魂飞魄散，光是修正做过手脚部分——我们查出来的部分——就需要大批技术人员和律师干上好多个月。”

“军事机关的情况怎么样？”波拉克想的是被称为“上帝的手指”的系统。这个系统控制着数以千计的导弹，其打击面覆盖全球所有国家。如果他滑溜先生想要接管世界，这个系统就是他下手的对象。搞搞社会保险记录算个屁。

“还没有渗透到那个方面。我直说吧，”老警察有点拿不定主意的瞥了弗吉尼亚一眼，波拉克明白了这次行动的头目是谁。

“此人曾经试图切进国安局，正是因为那次活动我们才确定了肇事者的身份：邮件人。这以前无法确定，他跟一般的破坏高手不同，毫不招摇。军方和国安局所用的系统跟其他部门不一样，很不方便，不过这一次总算起了好作用。”

波拉克点点头。

圈子里向来避开军方系统，尤其是国安局。

“这个人既然有本事轻而易举骗过社会安全署和司法部，却没有一举突破国安局？你们不知道自己有多么走运……我想我现在明白了，你们需要我帮你们一把，希望找个巫师会内部的人当你们的内线。”

“不是希望，波拉克。”弗吉尼亚道，“我们吃定你了。监狱的事咱们暂且不提，哦，顺便说说，单凭滑溜先生干下的那些恶作剧，我们大可以让你在牢里待一辈子。就算放你一马，还可以勾销你的网络使用执照。意味着什么你心里清楚。”

弗吉尼亚的话不是发问，但波拉克还是知道答案：现代社会里，百分之九十八的工作涉及使用数据资料机，没有执照实际上等于永远失业，这还没有考虑社会安全署的起诉，坐在牢房里数监狱高墙上的花瓣的前景。

弗吉尼亚一定从波拉克的眼睛里看出他已经认输告负，“老实说，我不像雷，不觉得你有多厉害。不过我们能抓到的人里，你是最好的一个。国安局认为，如果我们能在巫师会里安插一个眼线，就有机会揭露邮件人的真实身份。从现在起，你继续参加巫师会的活动，现在的目的不是搞破坏，而是搜集有关邮件人的情报。你可以找人帮忙，但不能说出你是为政府工作——你甚至可以编个故事，说邮件人是政府安插进去的。相信你也看得出来，他的某些活动特征很像是个使用普通数据机的联邦特工。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时刻与我们保持联系，只要我们吩咐，你就得马上合作。我说得够清楚了吗，波拉克先生？”

他发现自己不敢与她目光相接，以前他还从来没有被人勒索过呢。要习惯这类事情，真是……真不是人做得到的。“好吧。”他终于说。

“好。”她站起身来，其他人也随着起立。“只要呢老老实实，这一次也是我们最后一次面对面接触。”

波拉克也站了起来。“那……以后呢？如果你们……对我的表现满意的话？”

弗吉尼亚笑了。波拉克懂了，自己不可能喜欢她的回答。

“之后，我们再回头考虑你的案子。如果你表现得好，我不反对让你继续保留一台标准的普通数据机，也许还能给你留下点互动式图像设备。不过告诉你，要不是为了邮件人，逮住滑溜先生能让我这个月过得心满意足。我决不会让你还有机会继续破坏我们的系统。”

三分钟后，两辆不祥的黑色林肯开下车道，消失在松林里。

第二章

直到车声消失之后很久，波拉克还站在细雨中望着。冷雨打湿了他的肩膀和后背，他却几乎没有察觉。猛然间他一抬头，感到雨点落在脸上。

波拉克心想，不知联邦特工有没有这么聪明，来他家时特意考虑了天气因素：这种乌云当然无法阻止军方的侦察卫星监视这两辆车，

却能挡住圈子内部成员切入的民用卫星。这样一来，就算圈子里有人知道滑溜先生的真名实姓，他们也不可能知道联邦特工来拜访过。

波拉克的目光越过院子，落在花园里。（前后不过一个小时，自己的境况却已决然不同。）

下午晚些时候雨过天晴。阳光照耀下，树丛枝叶上千万颗水珠仿佛一粒粒珍珠。

波拉克等到太阳隐没在树梢后，只给廊屋东边的高树间留下一抹金辉，这才坐在他的设备前，准备进入“另一层面”。他采取的步骤比以往复杂得多，想在联邦特工的容忍范围内尽可能做好准备。要是能有一个星期作先期研究就好了，但弗吉尼亚和她那一伙人显然没有那么多耐性。

他启动处理器阵列，在他最喜爱的那把椅子里坐得更加舒服些，仔细的将五个脑关电极贴在头部。

长长的几分钟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想进入“另一层面”必须达到某种程度的忘我状态，或者至少某种自我催眠状态。有些专家建议使用药物或其它隔断感觉器官的手段，以强化用户对于脑关电极读取的种种微弱模糊信号的感应。波拉克的经验自然比所有热门专家都丰富得多，他发现，只需凝望树林、静听掠过树梢的飒飒风声，自己便能进入状态。

做白日梦的人忘记了周遭事物，眼睛所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波拉克就像这样，他的意识飘浮起来，遗世独立。潜意识中，西岸通讯与数据服务系统化为一片模模糊糊的灌木丛，潜意识之上的清醒知觉再对这片信号丛林详加检视，查询检索，找出最安全的小径，通向一块不受打扰调制空间。

和大多数家住郊外的远程办公者一样，波拉克租用的是标准光纤联接：贝尔、波音、日本电气，加上西海岸当地的数据通讯公司，这些路径已经足以使他连通地球上任何接收处理器，几乎不存在被察觉的可能。几分钟内，他已经试探、变换了三条线路，在网上找到一块地盘进行调制计算。卫星通讯公司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租处理器时间，低到与地面通讯线路差不多的价钱，还接受自动转帐。

过去几年中波拉克设立了好几个匿名帐户，以匿名的付款的方式获得一大块数据空间的独占控制权，只要提出请求，几毫秒后便可以

使用。整个过程几乎完全在潜意识层面上完成——巫师的大量日常事务全都用这种方式处理。这套方法是他与别的人在过去四年中逐步发明并完善的。现在他已经成为滑溜先生，别的名字不再提及，连想都不想。

滑溜先生来到“另一层面”外缘，通过一颗低轨道气象卫星的眼睛飞快的一瞥：下面铺开的是北美大陆，在西部，明暗分界线弯弯曲曲，大平原地区大部为阴云覆盖。这些都是信息。有些信息看上去无关紧要，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派上用场。所有这些本来都可以在下意识层面自动完成，无需清醒意识参与，但滑溜先生向来对太空的事独具衷情。

休息片刻之后，滑溜先生检查间接通讯线路，运转正常。还有加密方面（这是常规了），一切正常，看来没有被人破解。与其他大巫还有很多老百姓一样，他信不过国颁标准加密程序，十五年来一直使用从学术界泄露出来的高级算法（国安局的偏执狂始终执意反对这种算法的外泄）。

滑溜先生确信自己的保护措施做得很好，别人无法追踪，这才直奔巫师会。他循着标志前进，速度飞快。走这一趟难度相当大，因为标志设得非常隐蔽。圈子里的人不喜欢受不高明的低段位选手打扰。

具体说来，踏上这一段旅途的行者必须能够感应极其微弱的信号、暗示，在圈子成员的想象力生成环境中将它们识别出来。窄窄的一行石块标示出正确的路线，穿过一潭灰绿色的沼地。空气寒冷而潮湿，高大奇异的植物上，水珠滴滴答答落进微光闪动的水潭，或是滴落在大朵大朵的百合花上。旅行者的潜意识明白那些石块的含义，同时通过一个个数据网络处理连续不断的网上日常事务，但要做出种种决策，以便最终抵达巫师会的入口，这个方面必须依靠技巧高超的旅行者的清醒意识。否则的话，死亡便会降临。

网上的死亡是象征性的，指被甩回现实世界。从远的说，这与四十年前电脑上的探险游戏有些相似之处。如果要举近期的例子，那就是广为流行的读者参与小说，这两者颇为相近。不过还是存在两个巨大区别：这场游戏远为复杂，没有脑电图输入/输出设备无法完成。这种设备被大巫们和公共数据库称作脑关。

关于脑关的谣传与误解非常多。像“洛山矶时报”和“CBS 新闻”这种比较负责的数据库明确表示，无论脑关还是“另一层面”，都没有什

么超自然的神奇，至于那些富于魔幻气息的切口行话，不过是人们为了方便起见胡乱添加的。说得好听点，给它们平添一层传奇色彩，有时更堕落为混淆视听的愚民手段。问题是数据库的这些文章常常说不到点子上，既保守拘谨，同时又夸大其辞。比如有人或许会以为，必须有极大的带宽才能使滑溜先生穿越的沼地栩栩如生。其实不是这样。如果对带宽真的有这么大需求，联邦特工不久便能查出大巫和变形金刚们的一切活动。一条典型的脑关链接只有约五万波特，带宽甚至赶不上单纯的视频传送。

滑溜先生能感到沼地的湿气渗进皮靴，虽然天气很冷，他还是开始冒汗。实际上，这些感觉并不完全来自带宽。脑关电极传送的只是某种暗示，相当于舞台上的提词，滑溜先生的想象力与潜意识对这些暗示做出反应，形成与现实世界毫无二致的真是感受。这种从暗示到感受的转化过程相当于翻译，不能想怎么译解就怎么译解，任意而为的结果便是被甩回现实世界，永远别想找到巫师会的入口。对于另一层面的旅行者来说，只要存在暗示，周围环境的细节便历历在目。这种事情并不新奇，古已有之。例如小说，哪怕是个蹩脚的作者，只要善解人意，加上情节抓人，他也能只用几句描写便唤起读者心中的全幅想象场景。现在的区别是想象有了互动性，就像在真实世界里人们可以用自己的感官与周围环境互动一样。单凭想象便能调动事物，在人类数千年形成的语汇中，要描述这种现象，说到底还是魔法行话最为合适。

石块与石块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滑溜先生使出浑身解数，惟恐一个失足，掉进石块周围哗啦啦作响的水潭。幸好小径只有几百米，之后便离开水潭。

第三章

现在他走在浅水洼的泥浆里，周遭是浓密的树林与灌木丛。闪闪发亮的大蛛网横张在小路前方和路旁的树丛间。

头顶上方的枝丫丛中，一只拳头大小的红斑蜘蛛突然的滑落到他眼前，动作像个溜溜球。“小心，小心。”蜘蛛湿漉漉的嘴巴里发出细细的声音，“小心，小心。”翻来覆去就是这个词儿，在滑溜先生脸畔来回晃悠。

他仔细看看蜘蛛斑纹状的腹部。这个地方有许多杀人蛛，必须以不同方式对付，旅行者才能活命。滑溜先生看了半晌，这才抬起手背，

举到蜘蛛的高度，让它爬上来。

这东西爬过他潮乎乎的外套，爬到赤裸的颈部，在那里悄声说了句什么。

滑溜先生听完，不等蜘蛛重复便一把抓住，朝身体左方扔去，同时奔下小路，朝路旁蛛网密布的灌木丛飞奔。

啪的一声，什么又湿又重的东西狠狠砸在他刚刚的立足之地。这时他已经跑远了，面前忽然拱起一道山坡，他以最高速度冲上坡去。

他在坡顶停步，山坡那边能望见一座阴沉沉的巨大城堡，离这里不到五百米，那就是巫师会的所在地。

和刚才的沼地一样，城堡也被隐隐约约映照得半明半暗。光源只有部分天光，其余则道不清来历。通向城堡的小路比沼泽地里宽多了，但滑溜先生还是和刚才一样谨慎：大巫们用不少怪物看守这个地方。这些东西预先设置了程序，有个要命的习惯，经常变更往来规定，旅行者只要违反便必死无疑。

先是下坡路，之后路面变得崎岖不平，弯弯曲曲再次上坡，通向城堡的各种石质、铁质入口。地面比刚才干燥，树木也稀疏了些。

头顶传来阵阵拍翅声，滑溜先生知道不能向上看。离护城河只有三十米了，温度越来越高，热得让人受不了。能听见壕沟里的岩浆噗噗哧哧阵阵作响，不时还蹿上一股火苗，舔着残存的植物。

壕沟里倏地冒出一颗漆黑的头颅，两眼灼灼发光。一秒钟后，头颅下面的身体也钻了出来，朝来人喷出一股红光闪闪的岩浆。

滑溜先生稍稍抬起一只手，致命的喷流才到眼前，突地一跃，落在他身后，一点也没伤着他。

滑溜先生镇定自若，看着这头庞大的怪兽跨前一步，震得地面咚咚作响，居高临下俯视自己。

阿兰——这头怪兽最喜欢这个名字——近视似的眯缝起眼睛打量来人，大脑袋轻轻左摇右晃。

“啊，我想是滑溜先生大驾光临。”它终于开口道，咧开嘴笑起来，嘴里火光闪闪。它的鼻孔倒没有随着呼吸喷出火苗，只散发出一股股灼人的热气，像敞开的锅炉口。它在石棉丁恤上来回搓着爪子，一副

巴不得认错人的神情。离开自己岩浆翻腾的壕沟，它觉得有点冷，黑漆漆的后背于是变成炽热的暗红色以保持体温。它这副模样看上去活像变温类的爬行动物。

“是我。给我最喜欢的朋友带来点小礼物。”滑溜先生扔出一颗沉甸甸的圆弹子。

怪兽张嘴接住，享受那种融化于口的乐趣，高兴得嘴巴都咧开了。

双方盘桓几分钟，对话、较量魔法。

阿兰的主要工作就是确保来人是巫师会的一位已知成员，它会试试来人的手段（比如刚才招待滑溜先生的那场岩浆淋浴），还要拿城堡近期的活动盘问对方一番。当然，阿兰只是个类人模拟器，独立运行，那张火光灼灼的没牙笑脸背后没有藏着一个真人实时操纵，滑溜先生对这一点相当有把握。不过阿兰肯定是同类中最棒的，很可能编入了数千段情景对话程序，比现在市面上出售的所谓“伴聊”小程序高明得太多了。后者只要进行几个小时对话，其语言便会进入重复模式。它们不会智能学习，一遇到逸出常轨的古怪对话便不知如何应付。阿兰为巫师会和这座城堡效力已经很久了，来得比滑溜先生还早。

没有人公开声称自己是它的创造者（尽管大家都怀疑是威利·J）。今年之前它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埃莉斯琳娜把那件石棉T恤送给它，上面印着阿兰·图灵，于是它便有了名字。

滑溜先生玩着阿兰的游戏，很放松，但也很小心。“死”在阿兰爪子里，这种体验不好受。说不定还会抹掉一部分没有备份的资料，他可不愿意受这种损失。

不少申请加入巫师会的人都死在阿兰手里，就在这道护城河前。这些死者很久以后才会在这个层面再次露面。

阿兰满意了，把爪子握成拳头，朝塔楼上的观察者一挥，青铜搭扣串联起来的陶制吊桥迅速放下。

滑溜先生快步走过护城河，尽量不去理会下面翻波吐沫的熔浆。

阿兰现在态度非常恭敬，直等到滑溜先生走进城堡院子里，这才一头跳进自己那个岩浆滚滚的游泳池，肚皮先撞上“水”面，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第四章

其他人大多已经先到了，只有埃莉斯琳娜引人注目的不在场。

罗宾汉穿了一身绿，看上去像那个表演夸张的演员埃罗尔·弗林。他正坐在大厅另一头，与一个美貌惊人的女性交头接耳。这里的人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变得美貌惊人。这个女人好像有点拿不准该把自己弄成金发还是褐发，于是干脆介于两者之间。

壁炉旁，杂种威利·J、黏糊英国佬和唐·麦克正围着一堆地图说得热火朝天。

壁炉另一边的屋角暗处放着一台老式遥控打印终端，显然没有动过。滑溜先生走过大厅，尽量不去理会那台电传打印机。

“哟，老滑来了。”唐·麦克从地图堆里一抬头，打着手势让他过来，“瞧这儿，看英国佬打算搞什么明堂。”

“嗯？”滑溜先生冲大家点点头，倾过身子研究最上面那张图。

图的四边空白处看上去像年头很久的上等小牛皮纸，“地图”本身却是三维立体的，竖起来，下端浸入纸面。这是一份典型的银行防卫及现金流向图。说它典型是针对圈子内部成员而言。大多数银行并没有这么聪明，用这么直观的方式显示其资产自动化防御系统。滑溜先生估计，在这个方面，大多数银行巴不得重新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大家都用信用卡，用 COBOL 语言编制程序。

罗宾汉最喜欢这种事，但英国佬居然也会插一脚，这就怪了。他探询的抬起头，“什么玩意儿？”

“标准的挂羊头卖狗肉，老滑。好好瞧瞧这儿，看出来没有？不是普普通通的防卫图。照我看这就是你们这些伙计所谓的黑手党，把这个银行系统里沿海各州接管了。干得不赖，肯定用上了脑关，花了老子好长时间才捉摸出是这些家伙耍的花招。现在既然落进我的手里……看这儿，从正常帐户里挪用资金、洗钱，瞧出手法没有？”

“真聪明呀，可还是玩不过咱英国佬。”他手指一戳，图上顿时出现一条发光的红线，穿过迷宫似的画面，“这些家伙要是运气好，明年秋天或许能发现我这一招分流术，只不过到时候短了三十亿，而且休想弄清这笔钱上哪儿去了。”

其他人点头称是。

这个层面里还有其他小圈子，远没有他们这个巫师会出名。本世

纪几件最出名的大型恶作剧都出自巫师会的手笔。其他小圈子大多只能勉强算个社交俱乐部。还有一些是与时俱进的犯罪集团，之所以在这个层面栖身，其目的完全是功利性的，想找到发大财的新途径。大巫们通常不费什么心思便能将这些集团玩弄于股掌之上，黏糊英国佬便是个中高手。

“可是，黏糊呀，这些家伙的玩法可辣得很哪，比咱们的死对头辣多了。”死对头指的是政府，“要是让他们发现你的真实身份，非把你在现实世界里弄得死翘翘不可。”

“我虽说黏黏糊糊，却没疯疯癫癫。我可没那么大胃口，吞不下三十个亿。连三百万都装不下。硬撑下去肯定露馅。我的玩法跟那边的罗宾汉一样，钱分进欧美三百万个寻常帐户，里头正好有一个是本人的。”

滑溜先生耳朵一竖，“你是说三百万个户头？每一个都平添一笔小数目？黏糊，我敢打赌，单凭这个，我就能发现你的真名实姓。”

英国佬满不在乎的一挥手，“当然啰，实际做法比我说的要复杂那么一丁点儿。直说吧伙计们，你们当中从来没有谁盯得上我，你们可比黑手党的本事强多了。”

这是实话。这个层面上的每个人都花过不少时间，想找出其他人的真名实姓。这不是毫无意义的消遣，只要知道另一个人的真名实姓，这个人就算攥在你手心里了。凭自己极不愉快的亲身经历，滑溜先生刚刚证明了这一点。如此以来，大巫们不断侦测彼此的真实身份，编写了大量程序，以自己发现的对方特征为条件，过滤政府掌握的个人信息数据库，希望发现相吻合之处。

一眼看去，英国佬应该最容易被揭穿。他的怪癖极多，英国腔古怪过时，常常不经意间变成北美口音。所有大巫中，只有他既不英俊又不奇幻。那张脸实在太平凡、太现实，滑溜先生怀疑说不定这就是他的真实相貌。他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搞了一项工程，搜索美国与欧盟的照片档案，想把那张脸揪出来。结果一无所获。最后大家都得出相同结论：英国佬肯定给自己搞了双重掩护，甚至三重掩护。

杂种威利•J 却不怎么佩服，他笑道：“是不错，黏糊，我也承认风险可能非常小，可说到底，你得到的是什么？形象飙升外加一笔小钱。而我们，”他朝大家比划一下，“我们的本事远不止这个，值钱多了。只要咱们稍稍合作一把，就能成为现实世界中最有权有势的一群。

对吗，唐？”

唐·麦克点点头，怪脸挤出一丝傻笑。他这个人从上到下只有这张钢灰色的脸还算有个人样，有点弹性，做得出表情。身体的其余部分完全是按照标准的梅塞德斯－奔驰牌全天候机器人的模子打制的。

滑溜先生反应过来了，“这么说你现在也跟邮件人一块儿干了，威利？”他朝那台电传打印机扫了一眼。

“嗯哼。”

“还是不告诉咱们这里头是怎么回事？”

威利摇摇头，“除非你加入。只告诉你们一件事：唐事第一个跟邮件人合伙的，现在已经腰缠万贯，富得流油了。”

唐·麦克又点点头，脸上还挂着那个傻笑。

“唔。”发财容易。从理论上说，单单英国佬最近这一击，他便已经从黑手党手里夺了三十亿美元。麻烦的是发达到这个地步，却又不能引起别人注意，不让别人察觉，还有不遭报复。连罗宾汉都没这种本事。但唐和威利显然认为邮件人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而且不止于此。

跟弗吉尼亚聊过那一番后，现在他也相信了。滑溜先生转身，走近些打量那台电传打印机。

打印机嗡嗡低吟，跟平常一样储备着大量备用纸。打印机卡着的纸的上端被整整齐齐撕掉了，能看见的只有邮件人的提示符，一个星号。大家只有凭借这种方式跟圈子里这名名气最大的成员联系：在打印机终端上敲出一段话，一小时或一星期之后，这台机器会格格作响，打印出长达几千字的回复。

一开始大家并不喜欢这种办法，点子倒不错，但延迟受不了，这样对话太乏味了。他还记得从前邮件人打出数米长的信息，松松垮垮散落在石头地板上，大多数根本没人读过。可是现在，邮件人每发一道圣旨，他的门徒便迫不及待的吞下去，还要谨慎的撕掉每一条输出信息，不给别人留下任何线索。

第五章

“埃莉！”他望着向下直通院子的宽大的石阶，红女巫埃莉斯琳娜来了。她步下石阶，服装发着微光，一时春光乍现，一时又遮蔽得严

严实实。她身材极佳，对服装也有绝高品位。这些还不是她最迷人的地方。虽说她十分健谈，让与她交谈的人如沐春风，埃莉斯琳娜实际上却是那种知道得多、说得少的女人。她的有些未经大事声张的活动可以与罗宾汉媲美。

滑溜先生认识她已经一年多了，觉得她是这个层面最有意思的人物。她使他恨不能没有这一切神神秘秘，大家可以公开互换真名实姓、电话号码。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埃莉斯琳娜对罗宾汉点了点头，穿过大厅，朝对她打招呼的唐·麦克走去。唐·麦克道："我们刚刚正劝黏糊和老滑来着。他们大可以有财有势，却把时间浪费在瞎胡闹上。"

威利好像对她加入谈话有点恼火，埃莉斯琳娜飞快的盯了他一眼。"'我们'指的是你、威利和邮件人吧？"

威利点点头，"上周我入伙了，埃莉。"好像在说，（看你有什么本事拦住我。）

"你说的有道理，唐。咱们大家开始时都是业余水平，只想做点什么事，让这个系统官僚老爷们呆着不舒服。可咱们现在已经是专家了，对系统的了解可能比世上任何人都深。这种知识应该转化成权力。"那两个人过去也一直这么说，但同样的话她说出来却更有说服力。要不是跟联邦特工有过那一番接触，他说不定也就入伙了。他早就知道，只要自己把巫师会的活动延伸到现实世界、试图在现实世界里捞取好处，从那一天起，这场游戏便不再有趣，不再是让生活多姿多彩的小乐趣，变成了耗时耗精力的另一项工作。可就算知道这些，他估计自己到头来还是顶不住诱惑。

埃莉斯琳娜的目光扫过滑溜先生，落到英国佬身上。

英国佬本来挺随和，可现在大家都不在意他搞的小项目，他有点恼火。"我不干，谢了。"回答简洁，说完便收拾起地图来。

她那一双形状有点像东方人的绿色眸子注视着滑溜先生，"你怎么说，老滑？跟邮件人合伙吗？"

他踌躇着。（或许真该入伙。）看来邮件人的同伙至少会参与他的部分活动，说不定几个小时之内，他就能了解足够内情，打发掉弗吉尼亚，让联邦特工别来烦他。外加彻底毁掉他的朋友们。这个买卖真他妈的！（老天在上，这些人干吗非得搅进这些事里去呢？只要他们

真想接管政权，只要他们的活动越出破坏式的恶作剧一步，难道他们不明白政府会怎么对付他们吗？）

“还……还没有这个打算。”他终于开口了，“但我承认极受诱惑。”

她笑了，玉齿乍现，脸上平添光彩。“我跟你一样。要不再好好谈谈，就咱们俩？”她伸出纤手拉着他的手肘，“各位，我们暂时告退。说不定等我们回来，你们就新添了两支同盟军了。”

滑溜先生觉得手肘上被轻轻一推，推向通往埃莉斯琳娜私人隐身处的那道暗沉沉散发霉味的楼梯。

她点燃手里的火炬，火焰腾腾升起，一点烟也没有。黄色的火苗一闪一闪，照亮两人前方数米远的路。

楼梯很陡，略呈螺旋形。他有个感觉，这楼梯每下数百级便转一整圈，一定直旋进城堡下方的岩石深处。

这地方宛如活物，霉味和腐臭越来越重，头顶上有水滴不住滴下，声音越来越响，在磨损的楼梯上积成的水洼也越来越深。四周的石壁随着他们的脚步适时成形，每前进一步，石壁的形状便随之改变。

埃莉斯琳娜把属于她的这部分城堡警界得极其严密，森严程度不逊于城堡本身针对外部世界所设置的各种防御措施。滑溜先生毫不怀疑，只要她愿意，完全能做到将他永远囚禁在这里，让他跟蜥蜴与岩石精灵作伴。当然，他也可以“逃亡”，只需回到现实世界就行。但除非她大发慈悲，或是他识破其魔法，他永远也不可能再度光临城堡的其余部分。

以前跟她合作时，滑溜先生也拜访过她的地穴，但从来没有下到这么深的地方。

他眼看走在前头的苗条身影一步步向下、向下、向下。整个巫师会里，也许除了罗宾汉，当然还有邮件人，就数她的本事最为高强。他猜想埃莉斯琳娜说不定是这个圈子的创始人之一。如果能想办法劝说她相信邮件人的危险性（在不透露消息来源的前提下）就好了。要是她能出手合作，揭穿邮件人的真名实姓，那该多好！

埃莉斯琳娜停住脚步，滑溜先生幸福的撞在她身上。从她肩头能望见她身后有一扇门，这里就是走道的尽头。

埃莉斯琳娜用身体挡住滑溜先生的视线，比划一下，悄声吐出一

句开锁的暗语。大门中分，无声无息的平平打开。他瞥见门内黑影里有几点红光。

“留神脚下。”她说完一跃，跳过高门槛后一个黑乎乎的水坑。

门在两人身后闭合。埃莉斯琳娜将手中火炬化为一束白光，好像老式白炽灯泡。

屋里摆放着宽大舒适的皮椅，黑砖漫地，四壁是黑曜石。黑色砖石上蚀着红色花纹，微微发光。房间里的空气与楼梯里截然不同，清新洁净，觉不出一丝流动。

她向背朝灯光处的一把椅子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自己坐在一张大书案桌沿上。灯光反射在她眸子里，令人捉摸不透。

埃莉斯琳娜的脸庞容长，小骨骼，几乎像亚洲人，除了那一对尖尖的耳朵。不过她的皮肤不像亚洲人，是深色的，头发颜色带点红，像北美洲有些黑人的发色。她的脸上稍带点笑意，滑溜先生不禁再度巴望自己能找个什么办法，说服她鼎力相助。

“老滑，我很害怕。”她开口了，脸上的笑意消失了。

（你害怕了！）他有一会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怕邮件人？”他满怀期望的问。

她点点头，“我一生中，这是头一次觉得自己远远不是对手。我需要别人帮助。罗宾汉也许最有本事，可他太自恋了。除了他自己，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他感兴趣。剩下的就只有你和英国佬了。我觉得你有些非常特别的地方，咱们俩联手干过的几件事我还记得。”

想起往事，她禁不住露出微笑，“事情虽说不大，但我对你有了解。我觉得你能分清这儿哪些事真正要紧，哪些事只不过是傻乎乎的瞎胡闹。如果真遇上要紧事，我想你会做的，即使事情非常……复杂。”

这些话从埃莉这样的人嘴里吐出来大不一样，效果非常奇特，既让人害怕，又使人受宠若惊。滑溜先生讷讷半晌，道：“威利•J 怎么样？我觉得你对他好像有点……特别的影响力。”

“你猜到了？”

“只是怀疑。”

“猜得没错，他被我降服了。已经六个月了。可怜的威利原来是皮奥里亚市一个保险推销员。跟好多大巫一样，他在现实生活里只不过是个漫画中的小人物，胆小怕事，总幻想干一番英雄业绩，做个江洋大盗什么的。只有今天这个时代，他这类人才有可能美梦成真……简单说吧，他没有我的背景，也没有我那么多时间，技术水平也不如我，结果被我发现了真名实姓。我只喜欢追逐狩猎，不喜欢敲诈勒索，所以也没怎么榨他。真希望当时狠狠敲打敲打他，这小子，自从跟上了邮件人，掉过头朝我狂起来了。威利不知怎么的，觉得他们能保护他，就算我把他的真名实姓告诉警察也没关系。”

“这么说来，邮件人当真有个计划，要把现实世界的政权夺过来？”

她笑了，“威利觉得是。告诉你，可怜的威利以为真名实姓只能用来勒索人，根本不知道别的用途。他的数据链接上来往的一切我一清二楚，邮件人告诉他什么我都指导。”

“他们有什么打算？”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急切。（也许这条信息就足够打发弗吉尼亚和她的手下了。）

埃莉斯琳娜仿佛定格了一两秒钟。他明白了，对方一定与他一样，使用低轨道通讯卫星网络处理信息。她的任务刚刚被一颗卫星转交给另一颗较近的卫星，于是出现了停顿。通常这种情况很容易掩饰过去，她一定是太紧张了。

她终于开口了，但说出的话不能算一句回答。“你知道威利为什么相信邮件人能兑现他的诺言？说服他的是唐·麦克，还有委内瑞拉的政变。看来在威利入伙之前，唐已经和邮件人策划好几个月了。委内瑞拉是邮件人第一次真正动手，证明只要控制数据与信息系统，就能夺取一个国家的政权。他们说委内瑞拉这个国家的条件好极了：数据信息处理的基础设施极其庞大，都是那个国家在经济繁荣期购买的，所以现在有点落后了。”

“但那是一场国内政变啊，现在的领导集团应该是——”

“表面现象罢了。这当儿，唐应该是那个地方真正的领袖人物了。他这辈子头一次在现实世界中享受到我们在‘另一层面’所拥有的地位。国家都是你的，你再也不是个小虾米，还担心什么真名实姓。不用再捡面包渣，放开肚子大嚼吧。”

“你刚才说唐‘应该’在那个地方？”

“老滑，你没注意到唐最近有点不对劲吗？”

滑溜先生寻思起来。唐·麦克是那种最极端的变形金刚——除开邮件人之外。他算不上什么不得了的天才，一直极力维护自己半人半机器的形象。另一层面中任何时候都能见到他的角色，但至少半数时间里这个角色只是个模拟器，就像城堡外头岩浆里的阿兰一样。他那个模拟器相当不错，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编出一个可以通过图灵测验的程序，即，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使别人误将这个程序当作真正的人。滑溜先生想起仿佛贴在唐脸上的傻笑，还有他为邮件人大唱赞歌时的单调语气，“你是说唐背后的真人不在了，留在这里的只是一具躯壳？”

“老滑，我觉得真正的唐已经死了。我是说真正的死亡。”

“也许他觉得现实世界比这里好玩得多呢？你不是才说他吞了一个国家吗？”

“我说呀，他说不定什么东西都没吞下去。说邮件人与那些政变有关，只是存在这种可能。也许只不过是巧合罢了，他们事先告诉威利的和事后发生的正好碰对了。我在委内瑞拉的数据库里花了不少时间，如果真有外来者操纵政变、控制新政府，我一定会知道。我觉得邮件人是在一个一个干掉我们，从最弱的开始。先引我们上钩，诱出真名实姓，再干掉咱们。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干掉了一个，唐·麦克。自从那场政变开始，我就一直监视唐，有时直接监视，有时用程序间接监视。两千个小时，那具躯壳后面根本没有真人。连一次都没有！下一个是威利。可怜虫，人家连以后把他的王国建在什么地方都没告诉他。说明邮件人并没有他宣称拥有的的力量。可威利还是上了钩，只要邮件人吩咐，他什么都肯干，叫他对付我们都行。老滑，咱们一定得揭穿这家伙的身份，这个邮件人。动作稍慢一步他就会先毁了咱们。”

她比弗吉尼亚和联邦特工更加紧张不安。而且，她是对的。

生平头一次，滑溜先生更害怕邮件人，而不是政府特工。他两手一抬，“我被你说服了。但咱们从哪里着手？你对付威利大占优势，邮件人还不知道你识破了他的身份，是不是？”

她摇摇头，“威利是个孬种，不敢告诉他。这家伙还不知道我有了他的真名实姓会怎么收拾他。我已经搜集了很多资料，这些信息资料和分析推测我想和你共享。咱们两个人合计，或许能发现什么新东

西。”

“这个，我先说说我的想法。邮件人那种奇特的通讯方法，我是说交流时间的滞后，显然是个掩人耳目的花招。我知道他一直在监听巫师会议事厅里的谈话，而且手下还有一帮可以适时行动的精灵，就是自动化模拟器。”

滑溜先生想起了邮件人——或者说他的电传打印机——抵达城堡那天的情景。一个做成美国汽运公司送货卡车形象的模拟器驶近护城河，差点把阿兰吓坏了。司机和卸货人也是模拟器，做得相当不错。他们正确回答了阿兰的盘问，将装货的板条箱拖进了议事厅。到了之后还没走，一定要等到大巫们迁下收货单，保证为那台机器“在墙上设一个插座”。这个对手显然知道如何勾起大家的好奇心。无论是谁控制那台打印机，他的行为举止都十分正常，没有什么怪诞之处。(也许就是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好像侦探小说里的谋杀犯，乔装打扮混在牺牲者里。罗宾汉？)

“这个我也知道。他做很多事情都大可以比我更快，手里肯定有些功率强大的处理器。不过你说的也不完全对：躲在打印机背后暗中操纵的那个活生生的人，他行动起来至少需要一个小时的周转时间。他的很多高速反应都是事先编好的程序。”

滑溜先生刚想反对，蓦地意识到她可能说得对。“老天，这意味着什么？他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添那么多麻烦？”

埃莉斯琳娜有些得意的笑了，“我相信，只要我们弄清楚这一点，就能盯死这个人。如果单纯是个障眼法，造成的不便太大，不合算。这一点我也同意。我觉得他最初或许真的有某种时间之后方面的不利条件，于是——”

“——于是他有意夸大这个困难？”

但即使邮件人住在澳大利亚，使用低轨道卫星造成的滞后时间也非常短，跟欧洲人或日本人没什么区别。地球上根本没有什么地方会……地球之外还有其它地方！大型同步空间站会造成长达 120 毫秒的时间延迟，那里有大约两百个人。更高处的 L5 还住着至少四百人。有些人几乎可以算定居在近地太空。这个想法有点荒诞，但的确有这种可能。

“我不认为他有意夸大，老滑。我想，这个邮件人居住的地方—

—我是指他本人，不是他的处理器和模拟器——信号传输至少需要半个小时才能到达地球。也许他的位置在小行星带。”

埃莉斯琳娜突然笑起来，滑溜先生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的下巴准已经掉到了胸脯上。除了那一次联合火星调查，人类没有谁去过那么远的地方。(人类中没有谁。)滑溜先生觉得自己平平常常的每日生活仿佛变成了科幻小说。这真是太荒唐了。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也是好半天才说服自己。也是他太显眼，所以不得不加上点时间延迟，让我们摸不透他的位置。不过我的分析还是一种说得通的可能性。这几个星期我切进政府有关小行星探测的绝密报告，东闻西嗅。告诉你，里头真有不少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好好，就算你可以自圆其说，但请你放明白点，你说的可是星际入侵！先说咱们这边：就算太空总署有这笔经费，造出最小号的星际飞船也得花好几十年时间，还有，飞行时间也得好几十年。就凭这种后勤设施还想入侵谁？笑话！再说外星人：它们真要有了拿得出的星际推进器，为什么还要费心思装神弄鬼藏头露脚的？干脆直接入住，把咱们人类一把扫一边儿去。”

“哈，关键就在这儿，老滑。我想象的星际入侵不需要什么‘星际推进器’，只要有个跟咱们技术水平相当的种族，这条策略就行得通。你听我说：通常一提起星际大战，马上联想起眼花缭乱的技术装备、巨额资金，还得有几十年的先期准备时间。但对一个技术发达的帝国主义种族来说，还有一种更好的办法：静悄悄一声不吭，潜伏起来，侦察宇宙中是否存在比自己稍差的文明体系。一旦发现，它们只需派出单独一艘飞船，计算耗飞船的抵达时间，让它进入猎物所处的星系时正赶上对方的电脑时代高度繁荣。我们巫师会的人知道现在这个电脑网络体系有多么脆弱，要不是担心暴露身份，有些大巫早就把政权接过来了。你想想，如果有个种族比人类的经验更加丰富，已经有了数千年的数据处理历史，咱们现在这种不堪一击的现状对它们来说是多大的诱惑。它们那一小批飞船船员接近到不被人类军事侦察设施发现的距离，逐渐渗透进猎物的系统，消灭该系统中较为突出的个体——也就是咱们这类人，接下来再对付政府机构和军队。十到二十年内，咱们地球可就变成了一块采邑，恭候主宰种族大驾光临。”

她不说话了。好长一段时间，两人四目相对。这种荒诞推论的确符合逻辑。“那，我们该怎么办？”

“可不就是这个问题吗？”她意气消沉的摇摇头，走过房间，坐到他身旁。心中积郁既已出口，她的激情仿佛也随之而去。自从他认识认识她以来，第一次看到埃莉斯琳娜垂头丧气。“我们可以放弃这个层面，老老实实待在现实世界。邮件人还是有办法追踪到我们，但到那个时候，对他来说我们已经没多大价值，跟其他人一样了。走运的话，他接管一切之前我们还是能活上很多年。”她要被一挺，“我跟你说：如果咱俩还想继续当大巫，就要迅速阻止他——最迟不超过几天。等他弄倒威利，说不定会抛掉伪装，来点更直接的手段。要是我对他的分析没错，咱们就应该把赌注押在揭穿他的通讯手段上，这是他最薄弱的致命要害，是他的阿喀琉斯之踵——从那么老远的地方发信号，他不可能躲在人堆里不暴露。咱们肯定得冒些风险，以前从没冒过的大风险。我觉得如果咱们俩联手，各自被识别出来的危险都会大为降低。”

他点点头。一般情况下，谨慎的大巫只使用有限带宽，只够应付线性处理，提供个人感知信息。如果攫取数千 G 的通讯空间，在出租的处理器上占据更大份额，一方面，处理、搜索文件的能力当然会大幅度飙升，能把女警弗吉尼亚这号人吓得一愣一愣的。当然另一方面也会使自己更容易被识别出来。但如果两个人联手，能玩出的花样更多，政府与邮件人短时间内肯定摸不着头脑，两人可以安安全全放手大干。“坦白说吧，你的话中外星人那部分我不买帐，但其它的说得有理，我被说服了。就是你那句话，咱们肯定得冒些大风险。”

“太好了！”她揽着他的后颈，把他的脸搂近自己。她很会接吻。（这一手不是人人都做得到。在网络空间，打扮得漂漂亮亮是一回事，可接吻这种互动性极强的行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必须精于发出大量感官暗示，还要对另一方的暗示、提词作出适当反应。）

双方都是互动高手，滑溜先生正抖擞精神，准备向对方显显自己的本领时，埃莉斯琳娜突然中断了这个过程。

“最好现在就开始。其他人以为我们留在下面，几个小时之内如果出什么事，邮件人不大可能怀疑到咱们。”

她伸臂将那个光球擎在手里，刺眼的白炽光骤然从指缝间泄出，紧接着便是一片漆黑。

他觉得周遭微有气息流动，这是她的两只手，启动了另一个魔法，吐出几个模糊不清的字眼。亮光又回来了，再次化为一支火炬。还有

一扇门——另一扇门，在另一堵墙上徐徐敞开。

他跟在她身后走进巷道。从火炬照亮的地方看，这条巷道笔直向前，缓缓上升。

巫师会的成员们绝不会相信还存在这样一条通道。

这座城堡基本上只存在于思维之中，大巫们接受了程序作出的感官提示，城堡于是外化“成形”，大巫们也可以在里面四处游荡，和在真正的城堡中没有两样。护城河与石墙也是这座存在于意识中的城堡的一部分，运行程序的各种处理器提供线索、提示，除此之外，各部分建筑根本没有物理意义上的存在。有了建筑、摆设等等东西，这一层面的居民便不至于产生背离现实世界的“非真实感”。

埃莉斯琳娜和滑溜先生要逃离那个地穴，只需回到现实世界就行。但如果这样做，他们便会留下一系列残余链接，圈子里每个成员都能一眼发现两人离开了，甚至阿兰和精灵们都有这个本事。有了这条巷道，两人就是正常离开。

这条秘密巷道的存在，只能说明埃莉斯琳娜手段高超，根本无需他插手相助；要不然，他就必定是这座城堡的原创者之一，那已经是四年多之前的事了。用英国佬的话来说，早已迷失在时间的迷雾之中。

他们现在是两只野狗。说小不小，不会被人随便欺负；说大也不大，很容易被当成业余用户——脑关价格下跌，加上一般人技巧日渐提高，于是另一层面上的业余用户现在越来越多。

第六章

滑溜先生尾随着埃莉斯琳娜，穿行在一条条狭窄的小径上，在代表商业和政府数据空间的沼地深处越走越远。他不时发现路旁潜伏着精灵和模拟器，朝他们射来不怀好意的目光。这些东西很多没什么意思，不过是编程小组设计出来捉弄来到这个层面的访客，或是为他们逗乐开心的小玩意儿。不过也有许多有特定用途:看守储藏的信息、窥探他人隐秘，或是保卫其他小圈子的地盘。巫师会成员也许是这个层面里技巧最高明的，但层面中远不止他们，来往人群数不胜数。

灌木丛变得高起来，枝条垂在小径上方，把水滴洒在两人脊背上。这里的水很清澈，小道两旁一汪一汪小水塘。水塘发光，光线来自水本身，像珍珠发出的淡淡的光，向上照亮水畔的树干。林间青苔与枝叶上不时坠下水珠，滴进水洼，水面的光便忽闪一下。这种亮光代表

由政府或大企业掌握的巨型数据库。它们并不专指设在某一特定的地理位置的数据库——从火奴鲁鲁到牛津的大批数据库都将它们的链接指向横跨大洋东西岸主干网上的集中点。这样一来便可分散不同时区用户的使用时间，减轻网络负担。

“往前再走一点。”埃莉斯琳娜扭头道。她发出的是与外形相符的狗吠。

网上人们所用的语言往往经过加密，发出的声音也与用户选择的动物形式相吻合。

几分钟后，他们钻进树丛，避开道上两个顶盔贯甲呼啸而来的黑客。这两位一前一后，驾着两辆大得无以复加的八缸大马力摩托，喷火冒烟轰隆隆驶来。后面那位扛着一把老式无后坐力来复枪，枪身镀铬，饰着万字徽记。两个骑士黑色面甲下暗红色的火光闪烁。两只狗一副与目前身份相符的模样，胆怯的望着摩托冲过。

滑溜先生心中暗忖，眼前这两位纯属业余分子，贴了个威猛形象，远远高于自己现实世界里的地位。

内行一望便知，摩托车轮时时浮了起来，没有紧贴地面，留下的车辙印也和轮胎上的花纹不大一致。在这个层面里，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扮成一副英雄模样，或者打扮成吓死人的怪兽。遇上行家多半会被打回原形，说不定连上网的路子都被人家断了。没本事的话，最好还是本分一点，不起眼一点，别在人前横冲直撞。

（现代社会的数据空间之所以发展成现在这个“魔法世界”，仅仅是因为有高清晰度脑电图扫描仪用作输入/输出设备？就这么简单？滑溜先生常常觉得这种发展方向有些离奇。英国佬和埃莉斯琳娜则反驳说，精灵、轮回、法术和城堡等观念存在于这个空间，再正常不过了。要说不正常，原子时代的二十世纪那些老观念，像数据结构呀、程序呀、文档呀、通讯协议呀，那些才真的有悖常理。他们认为，用魔法的概念代表这个崭新环境中的诸般事物，这种语言体系更符合人类思维习惯，便于人类使用这个网络空间。他们说的也有道理。还有，各国政府的网上技术之所以赶不上大多数大巫，其实原因很简单：政府放不下架子，不愿意疯疯傻傻的玩网上那套玄幻把戏。滑溜先生低头看看身旁水洼里的倒影：一张狗脸，耷拉着舌头。他朝倒影挤了挤眼，心里明白，不管自己的朋友们把这个问题抬升到多么高的理论高度，其实还有一个更为简单的解释，与“电脑纪元的破晓时分”人们之

所以玩“登月者”和其它冒险游戏的原因相同：好玩。在一个可以随着想象无限延伸的世界里生活，实在太好玩了。）

摩托车手驶出视线，埃莉斯琳娜穿过小道，来到水塘边，透过塘边的百合花丛仔细打量那一潭深不可测的碧水。

“好了，咱们做点交叉查询。你查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数据库，我查哈佛广谱巡航项目。从十个天文距离以外的探测器开始，查它们发回的资料。我有个感觉，邮件人要伪装他的信号源，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航天总署哪艘飞船资料里设下特洛伊木马。”

滑溜先生点点头。不管从哪里入手，首先得排除她那套外星人入侵理论。

“我需要半小时才能进去，之后咱们就开始查询相关数据。嗯……出什么事的话，我们在三号大众传输卫星碰头。”

她拿出一份口令表。她说的是紧急情况处置手段，如果他们三四个小时还不能返回城堡，其他人肯定能猜出还存在一条不为人知的秘道。

埃莉斯琳娜绷紧身体，一个箭步跃进水中。水中溅起一个小水花，水波荡漾，百合花的倒影也晃个不住。

滑溜先生望望水中，心里也知道不可能再看见她的踪影。他在水边吧哒吧哒四处乱走，想找出哪一条亮光代表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数据库。

高大的百合花丛中哗啦一响，他认出那个地方代表国安局与东西岸主干网的链接点。

好大一只牛蛙从水里蹦了出来，转了个身冲着他，“哈，逮住你了。你这个混蛋！”

是弗吉尼亚。身体变了，声音还是一样。

滑溜先生急急“嘘”了一声，慌忙四下张望，看有没有别人偷听。什么都没发现，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他将自己最好的保密魔咒施放在她周围，匍匐爬近百合花。

狗与牛蛙蹲坐着，怒目相向，活像拉·封丹的狗与青蛙的寓言。他真想一跃而起，一口咬掉对方那颗小肥脑袋。可惜那种胜利只能逞

一时之快。

“你怎么找到我的？”滑溜先生咆哮道。

连联邦特工这种蹩脚货都能识破他的伪装，邮件人就更不用提了。

“你忘了，”牛蛙呱呱呱回答道，一股自鸣得意的劲头，“我们知道你的真名实姓。监控你家里的处理器易如反掌，你一举一动都逃不脱我们的手掌心。”

滑溜先生喉咙里一声哀鸣。（攥在一只牛蛙的手掌心！连威利都没低级到这个地步。）

“好好，算你找到我了。想干什么？”

“想让你明白我们要结果，还要你的进展报告。”

他低下狗头，眼睛平视弗吉尼亚的牛蛙眼睛，“行啊行啊，我就给你份进展报告，可惜你是不会喜欢的。”

他一五一十把埃莉斯琳娜的想法告诉她，即，邮件人是个外星入侵分子。

“屁话。”牛蛙听完后道，“纯粹幻想。你得拿出点比这个强的东西才行啊，波——呃，先生。”

他不由得打个寒噤，她险些说出他的真名实姓！这是威胁吗？或许她就有这么蠢头蠢脑，跟她那副蠢模样相配？

他又问道：“那，还有委内瑞拉的事，又怎么说？”

埃莉斯琳娜说委内瑞拉政变是邮件人的杰作，他把她提供的证据告诉弗吉尼亚。

这回牛蛙没吭声。眼睛变得呆滞无神，好像大受震动。他知道弗吉尼亚准是正在那头跟什么人商量呢。

差不多过了十五分钟，牛蛙眼睛才又活了过来，态度也和气多了。

“这件事我们会着手调查。你说的情况有可能，只是有这种可能。如果真是这样……唔，如果真是这样，我们面对的就是本世纪最大的威胁。”

（而且你也明白过来了，说不定我是惟一能救你们逃过这一劫的

人。）滑溜先生松了口气。只要他们认识到这一点，至少短时间内，他们就算攥在他的手掌心里了，跟他被他们攥在手掌心里一样。跟着他又想起埃莉斯琳娜的计划：短时间内最大限度攫取能量，以毁掉邮件人。现在联邦特工跟他们成了一伙，能做的事情远远超出埃莉的想象。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弗吉尼亚。

牛蛙呱呱呱叫起来:“你……你想……要我们，给你调度联邦数据系统的全权？给你一张空白授权书，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不干脆这样，起步阶段，先随便弄个总统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干干？”

“喂，我可没这么说。我也知道这种要求很过分，可现在的局势就有那么过分。再说，你知道我的真名实姓，我还能耍什么花样？”

牛蛙又翻白眼儿了，这一次只过了几分钟。“这件事我们回头再谈。采取任何措施之前，我们先得好好核查核查你那套理论。没接到我们的通知，你哪儿都别去。”

“等等!”要是埃莉回来，他却没露面，那该如何是好？如果他三四个小时之内不回城堡，别人肯定会发现那条暗道。

牛蛙不为所动,“我说了，先生，你哪儿都别去。我们命令你立刻返回现实世界。老老实实呆着，等我们通知。懂了吗？”

狗朝地上一趴,“懂了。”

“那就好。”

牛蛙吃力的爬上枝条下垂的百合花，普通一声，笨手笨脚跳进水里。滑溜先生也跟着跃下。

第七章

回到现实世界的感觉好像从一场无知无觉的白日梦中醒来。醒来时已是夜半时分。

罗杰•波拉克站起来，舒展肢体，松松发紧的筋骨。这一趟去了将近四个小时，以前他从来没有去这么久。通常两三小时后注意力就集中不起来了。他不想借助药物手段，所以在另一层面消磨的时光有个限度。

廊屋视窗外，银河星光照耀下，松林恰似一幅剪影。他扭开一扇窗，谛听树梢夜鸟的啁啾。已经春末了。他喜欢想象自己望见的是极

北处北极星淡淡的星光，其实可能是新奥尔良城市灯火的反光。波拉克倚在窗前，仰望夜空。苍穹深处，火星与木星相偎相依。真难以想象，对他个人生命的威胁竟会来自那么遥远的地方。

波拉克备份上一趟旅行期间使用过的符咒，关掉系统，跌跌撞撞爬上床去。

第二天上午和下午是罗杰·波拉克一生中度过的最漫长的一段时间。他们会通过什么途径联系他？和上一次一样，驾着黑色林肯，一帮打手前呼后拥？他没去接头，埃莉斯琳娜怎么办？她不会出事吧？

想查都无从查起。他在窄小的起居室里来回踱步，构思小说没有灵感时他常这么做。（对了，有一个办法。）他如梦初醒的瞪着那台老式数据机。弗吉尼亚叫他离开另一层面，在现实世界里老实呆着。他们总不至于连这么一台全世界数以百万上班族都用的简单数据机都不准他碰了吧。

他在数据机前坐下，掸掉掌垫和屏幕上的灰尘，笨拙的键入好长时间没用过的登录识别符，看着屏幕上滚过一行行新闻。

几次查询之后，他知道二十四小时内世上没发生什么不得了的大灾难，印度尼西亚的叛乱好像也暂时平息下去了（看来威利·J 一时半会儿还不能称王称霸），也没有数据大盗一败涂地的报道。

波拉克不屑的哼哼着。

通过数据机了解世界真是个单调冗长的无聊过程，就算加上声音也一样。这个滋味他已经好长时间没尝过了。在另一层面里，这一类新闻他几秒钟内就能弄到手，跟普通人望望窗外看下雨没有一样，不费吹灰之力。他把二十四小时内的环球 BBS 下载到自己家的数据机里，开始本地检索。BBS 的好处是既能检索信息，又不留下踪迹。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留一段信息，按主题、收件人和发件人分类。如果用户拷贝下整个 BBS，在自己机器上作本地检索，外人决不会查出他感兴趣的是哪方面信息。想在 BBS 上留下无法查出来源的信息也很容易。

和平常一样，有十多条发给滑溜先生的信息，大多发自崇拜者。巫师会的知名度比其他网络破坏分子组成的小圈子高得多。还有几条信息是发给滑溜先生的同名者。世界人口那么多，这类事难免。

其中一条信息发自邮件人，发件人署名域里这么写着。波拉克将

这条信息调上屏幕。全文黑体，没有语音。直接出自邮件人手笔的全是这样。看上去好像最老式的 I/O 系统的输出文字：

你本当富可敌国。你本当权倾一时。但你却密谋对抗我。我知道那条暗道。我知道狗钻狗洞。你和那位红女巫死定了。只要你们胆敢溜回这个层面，你们的下场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只差一步，我就会知道你的真名实姓。

等着看新闻里的消息吧，笨蛋。

虚张声势。罗杰心想。他要是真有那种力量，就不会发这种威胁。可他心里还是沉甸甸的直往下坠。邮件人不应该知道他们扮成狗的事。他切进了滑溜先生与联邦特工的通讯流？要是这样的话，说不定他真能发现滑溜先生的真名实姓。还有埃莉，她会有什么危险？他没有在三号大众传输卫星和她碰头，她会怎么办？

他迅速搜检，没有来自埃莉斯琳娜的消息。她或者正在另一层面找他，或者跟他一样，被困住了，动弹不得。

左思右想间，电话铃响了。

他发话道："接受来电，不要送出图象。"

数据机清屏，成了单调的灰色：发电方也没有送出图象。

"还留在家里？好。"是弗吉尼亚。

她的声音和平常不大一样，挺客气的，还有点紧张。也许只是加密变频电话的效果。但愿她别太相信这种加密手段。他从没费心思在自己电话上做手脚。电话嘛，有个普通保险系数就行。（他见过威利·J 和罗宾汉的一幅图纸，他们俩的发明可以实时破解数以千计的商业电话通讯，还可以监听关键词，一旦发现监听者可能感兴趣的词句便立刻显示。这项技术那两个人用起来不大方便，太耗处理器了。但邮件人的手段更多，很可能不像他们那样受限制。）

弗吉尼亚道："我们不提名字，行了吧？你通报的情况我们查过了，嗯，看样子你是对的。说到他的来历，我们觉得你的理论不大说得通。不过你说的那个国际局势已经得到证实。"

这么说委内瑞拉政变的确是外来者夺权。

"还有，我们认为他已经渗透进我们中间，比原来所想象的深得

多。我原来跟你提过他想切入我们，但没成功。现在看来，所谓的不成功，只是掩人耳目的障眼法。”

波拉克听出来了，她的声音里饱含惧意。显然联邦特工们总算明白了，他们面临的是一场闻所未闻的大灾难，无可抵御，只能束手待毙。惟一能指望的只有波拉克这种靠不住的人。

“一句话，你提出的那项建议，我们同意了。我们将向你们两人提供你所要求的东西。请你马上赶到另一……个地点，越快越好。我们到那里再详谈。”

“我马上动身。到那里后我先跟我的朋友联系，再和你碰面。”不待对方回话他便切断通讯。

波拉克向后一靠，本想品位一番胜利的滋味，把玩把玩警察近乎哀求的语气，但不知为什么，他做不到。他知道那个女警察手里这案子有多么棘手：能让她匍匐哀告的东西必定可怕之极，他可一点儿也不想跟这种东西正面对决。

第八章

第一站先到三号大众传输卫星。

从物理意义上说，重达两千吨的三号卫星在印度洋上方的地球同步轨道上运行。这个星球上所有非交互式通讯大多由大众卫星系统处理。所谓非交互式，其实涵盖了大多数人视为交互式的许多通讯手段，如人/人通讯、简单的人/机对话等。这个系统传输信号有 240 到 900 毫秒的数据延迟，所以它的带宽与处理器空间租用费比较低廉。

种种因素加在一起的结果是，三号卫星成了绝佳的碰头点，很偏僻，不引人注目。在另一层面中，它的外形表现为一道五米宽的岩石平台，突出在一面峭壁上，接近山顶。山脚是片片森林与沼泽地，按高度分别代表较低轨道上的卫星和地面通讯网。远处还有两座与之类似的山峰，背后映衬着青苍色的天空。

山风不大，但寒气袭人。滑溜先生探头下望，目光扫过植物到此止步的林木线，越过常绿林。透过笼罩山脚的怪异迷雾，他觉得自己好像能望见巫师会的城堡。

也许该到城堡去，要不下到沼地。埃莉斯琳娜连个影子都没有，四下里见到的只有化身为蝙蝠和鹰首狮身的精灵。这些东西在他周围

飞来飞去，时时呼的一声，朝山巅处振翅翱翔。

此时的滑溜先生把自己打扮成个带翼飞人。这个形象颇为夸张，但点业余味儿。他希望这个形象能瞒过对头的眼睛和耳朵。

他笨手笨脚鼓动双翼，飞过岩石平台，朝一个小山洞飞去，指望在那里好歹能避避寒气。

风把细小雪片刮进动口，在入口处积了小小一块雪。山洞里还有些小昆虫，一看就知道是业余水平的转发器。

他转身准备离开，看来只好一个人单干了。刚踏过那片积雪，一阵风起，雪花片片飞舞，细小的结晶体打在他的脸上手上鼻子上。他向后一跳，逃离咒已到唇边，同时心里咒骂自己没有提前设置这个符咒。这里的时间滞后实在太长，人家既然早已在三号卫星设下陷阱，反应速度肯定比他的咒语来得快。雪花卷成一道飞旋的立柱，每一片结晶体都在吟唱着什么，参差不齐汇成一个调子:“别——动——手——!”

内部设置的识别模式认出了这个声音，是埃莉斯琳娜。

三百毫秒过去，那股风呼的一声，将地上的雪花一把卷起，转成一根更坚固、更高的立柱。

滑溜先生明白了，这个设置不单是个陷阱，它更是个报警器，一旦识别出他的身份便会把埃莉斯琳娜带来。她来得很快，一定早就到了这个层面，在别的地方忙着什么。

“你上哪儿去——去——了!”雪妖的歌声既生气，又担心。

滑溜先生识别出她施放的符咒，自己也放了一个，和她对话。

事到如今，没有别的路子好走，只好把一切都告诉她：联邦特工知道了他的真名实姓;还有弗吉尼亚证实了委内瑞拉政变的事;最后，联邦特工准备与他们合作。

埃莉斯琳娜没有立即作出反应，时区差异不可能导致这么长的延迟。终于，代表她的雪花飞扬起来，拂过他身旁。

“这么说来，无论结果怎么样，你都是个输家。真为你难过，老滑。”

滑溜先生的翅膀一耷拉,“是啊。可我现在开始相信了，如果我们挡不住邮件人，等着咱们大伙儿的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他是真的想接管——一切。你想会弄成什么样子？世上所有国家政府里那些大大小小的半疯狂人全部换掉，取而代之的是单独一个巨型自大狂。会有什么后果？”

和刚才一样，半晌停顿。接着，雪妖似乎打了个寒噤。“你说得对。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阻止他，哪怕为社会安全署和好心的山姆大叔打工也在所不惜。”

她轻声笑起来，笑声仿佛音乐，几不可闻,“到头来也许是他们为咱们打工。”

她当然笑得出来，被联邦特工掌握了真名实姓的又不是她。

“咱们怎么插进他们的系统，你那些特工朋友们怎么说的？”她的形状起了变化，变成一只带翼的实体，一只白鹰，只有眼睛两点殷红，闪闪发光。

“去从前那个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的网络，从劳雷尔端口进去。那个地方和司法部的国内情报我们可以随意调用，几乎相当于给了咱们一张空白授权书。只是我们必须通过一个实实在在的特定入口进去，在那儿递交他们给我们的口令表。”

他和埃莉斯琳娜将成为具有极大威力的人物，比网络史上任何破坏分子的能量都大得多。但还是不能为所欲为，必须受制于政府。

他拍拍翅膀飞起来，那头鹰和刚才一样顿了顿，跟着飞来。他们飞到接近峰顶处，再展开翅膀，迎着尖啸的寒风，朝下面的沼地缓缓滑翔。

从理论上说，他们可以瞬间抵达劳雷尔端口。但欲速则不达，很多新手大吃苦头以后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这种小心翼翼的行动方式不单单为了表现潇洒派头。

表面上看，两人正以各自的清醒意识探查气流，寻找合适的滑翔航道。其实在近乎下意识的层次，各种程序正展开工作，一步步从租用的三号卫星转入低轨道卫星，再转入地面基站。这一套做法非常复杂，大耗时间，但有了这个步骤，别人再也无法追踪两人的信号源。最可能被人查出源头的地方将是劳雷尔，在那里他们不得不通过一个单独的输入端进入系统。

第九章

天空中红光乍现。一秒钟之后，两人后背仿佛着了一记重拳。冲击力撞得他们在空中连打几个滚，坠向下面的森林。

滑溜先生拼命收起双翅，头朝下向下方急窜。他扭过头一看——以目前的姿势，做出这个动作真是不容易——三号卫星那座高山已成为一片红热，岩浆瀑布滚滚而下，蒸气冲天而起。即使在这么远的地方，他还是能望见那一片炼狱之上，几星细小的微粒不住旋转。（袭击者在搜寻逃脱的猎物？）只要晚一步动身，他们大部分程序还锁定在三号卫星上运行，那场不知其性质的灾难肯定会将两人甩出这个层面。虽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但足可以将他们困住很长时间。

他朝右侧一瞥，见那只白鹰也稳住了身子，正急速下滑。他们的通讯线路刚好脱离三号卫星。生死只在一线，算是捡了条命。

两人进入低地的湿气流，滑溜先生在新闻频道里扫了一翅：《洛山矶时报》的报道已经出来了——北海道航天中心发生大事故，其激光束击中三号卫星的透镜。激光束的能量很弱，照射时间只有几微秒，所以造成的损失……怎么说呢，跟“上帝的手指”这种杀伤系统可能造成的破坏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没有人员伤亡，但宽频带通讯会关闭一段时间，价值高达数亿美元的信息流发生大堵赛。将会有进一步的调查，外加大批怒气冲天的消费者。

不是意外。滑溜先生百分之百肯定。邮件人露出了牙齿，其渗透程度之广之深，超出任何人的想象。他肯定猜出了对手们的意图。

他们在沼泽地附近的松林上方十多米处平飞。这里空气厚重潮湿。远处的山峰几乎遥不可见。黑云幢幢，暴风雨将至。

两人现在安全了，锁定在低轨道卫星网络中。这个网络现在拥挤不堪，三号卫星关闭后这里平添数千位新用户，吵吵嚷嚷要求进入。几个星期内另一层面中必定天下打乱，许多密集型用户都会将信息流转向这里。

他一个陡降，飞临沼地，寻找那个特定的水塘，塘边有一株特别大的百合花，那就是弗吉尼亚指定给他们的惟一入口。

在那儿！他掉头侧飞，埃莉斯琳娜紧随其后，仔细搜索下面水塘四周脏兮兮的空地，看有没有邮件人及其同伙的踪迹。

这么小心其实没有必要。如果水塘附近有埋伏，他们这样飞来飞去，别人一下子就能发现。（决心既定，最好速战速决。）他向那头红睛白鹰发了个信号，朝那一潭止水疾冲下去。

静止的水面表示该数据库已切换为观测模式。他发现自己已不再是身负双翼的飞人，虽然进入了水塘，上下左右却没有水——政府的系统没有直观形象，进入该系统的人自然也丧失了形象。现在他仅仅通过 I/O 协议与马里兰州劳累尔附近一台中央计算机进行互动，同时觉察到埃莉也在附近四处探查。这里不是高研署网络。

他溜进一条“支巷”钻进一幢老式政府办公大楼。这个系统用的肯定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机器，那种“感觉”错不了。一份份备忘录被写下，被编辑，储存器里，一份份报告甩进又抽出。这些活动仿佛就在他周遭流动。有一种网络破坏分子特别喜爱的把戏，不需要多高深的技巧都能玩，就是渗入这样一幢办公楼，切进高级管理人员的终端，向下级发布荒唐、难以实行的命令。

眼下不是玩这一套的时候，这幢楼也不是预先说定的入口。他从这个地方抽身而退，搜索其它年代久远的目录。

高研署网络有大半个世纪的历史，简称阿帕网，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数据网络。套用一句老话，它现在已经是“抖擞不尽旧尘埃”。

还好目录尚在。他向埃莉斯琳娜发个信号，两人来到登录点，交出弗吉尼亚给他们的口令。

……他们进去了。两人贪婪的吸取成 G 的口令秘钥，进入弗吉尼亚的人留下的数据资料。他俩都有个感觉，政府正密切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把这么珍贵的数据留在这里，政府实在冒了巨大风险，当然会竭尽全力控制这两个临时性的破坏分子盟友。

十五秒内，两人已经掌握了大批司法部、社会安全署的内部运转情报，比巫师会十五个月内所能打探的情报多得多。

滑溜先生猜想，埃莉斯琳娜心里准在不停策划，想象手里这么多数据，今后能搞出多少轰轰烈烈的大事。这些当然他是再也不可能做了。

两人浮出阿帕网这个“地窖”，进入保存司法部文档的更大的数据空间。他看得出来，政府没有藏藏掖掖把什么东西瞒着他们。两人也很领情，将所有卷宗随机索引全部拜读一遍，速度之快，就算政府想

玩花样也赶不上。这里是他们的地盘，可以予夺予取，通行无阻。

“老滑，去别的地方搜？”在这个无法呈现形象的地方，她的声音很空洞，不似人声。（政府什么时候才能跟另一层面一样，给它的数据赋予形象？政府自然会觉得那种搞法有失尊严，但却可以大大改进它的行动效率。当然，从巫师会的角度看，这可不是件好事。）

滑溜先生“点点头”。以他们目前拥有的力量，干起事先计划好的事来真如牛刀杀鸡，几秒钟内便将太空探测器发回的所有资料搜索尽净。

接着两人脱离司法部网络，滑溜先生前往帕萨迪纳，查看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档案；埃莉斯琳娜去坎布里奇的哈佛广谱巡航项目。

两人开始翻看记录，想在飞船发回的资料中查出哪一份埋藏着木马，据埃莉斯琳娜估计，这些木马表明外星人入侵地球。

滑溜先生正要开始搜寻，突然发现自己手边还有数十个处理器。只要他运用联邦政府赋予他的新权力，大可以将这些处理器的数据处理力量一把抓过来。他先仔细检查一遍，确信不会干扰空中管制和医院的生命维持系统，然后便静悄悄下手，将数百位不知名用户的计算资源收入囊中，这些用户的数据机则自动转调其它资源。从前他决不敢如此冒些大肆攫取。现在他手中的力量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他意识到，埃莉斯琳娜也正在北美大陆另一头干着类似勾当。

只花五分钟，他们已经看了太空飞船五年内发回的全部资料，比预想的详尽得多。

“没发现。”他叹了口气，“望着”埃莉斯琳娜。

哈佛资料中有许多不明不白的地方，但跟太空轨道没有关系。太空总署飞船发回的全部信息都是合法的。

“是啊。”她的脸，深色皮肤细长眼睛，仿佛浮在他身旁。看来新近威力大增之后，在这种地方她居然也能以直观形象现身。

“要知道，其实咱们做的比联邦特工多不到哪儿去。他们在数据机上忙活几个月，这些一样能做。我明白，现在做的已经比原来安排的多得多。但他们给咱们开放了那么多资源，简直还没怎么用上呢。”

对呀。他四下望望，突然产生了小男孩走进糖果铺、想做什么都行那种感觉。他察觉到巨大的数据库、无限的计算资源，这些东西全

都敞开大门等着他。或许警察没打算让他们利用这一切，但如果把这些全都用起来，没有哪个对手能逃过如此威力无穷的搜索。

“好吧。”他终于道，“咱们大吃大喝一顿。”

埃莉大笑起来，学着猪的声音响亮的呼噜一声。两人睁大眼睛，下手飞快，将东西岸一连串网络中非要害部门的计算资源大把大把直抓过来。几秒钟后，两人一变而为北美最大的网络用户。系统监控者一眼便能发现资源枯竭，普通用户却只能察觉到计算周期越来越长。现代数据网络具有极强弹性，至少不逊于过去的电力网。当然，与电力网一样，弹力总有尽头，有崩溃点。他和埃莉斯琳娜现在远没走到那一步——但已经足以使他们体验到从古至今从未有人体验过的巨大威力。

带宽数千倍于常人，几秒钟长得似乎永无尽头，意识中资料充盈，几近于痛苦。

资料极度庞杂：数据而非信息、信息而非知识。同时听到千万个电话交谈，同时看到整个大陆的全部视频输出。声频视频的这种冲击本来应该在脑海中化为一片噪音，但是却不。这是一片无数细节组成的大潮，向他们渺不足道的意识输入孔席卷而来。痛苦迅速加强，无法忍受。滑溜先生惊慌失措：随之而来的必将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感觉器官被彻底烧毁——

怒潮之上隐约传来埃莉斯琳娜的声音：“调动全部意识，不要单用于输入！”

残存的一丝知觉使他还能明白她的意思。他拥有的资源足以处理这一切数据，只要他善加运用，整个大陆的全部电脑都可以为他所用，替他处理这排山倒海的数据巨潮。用这些电脑进行数据预处理，和人脑处理输入信息的模式一样。

几秒钟过去了。他现在能够意识到时间流逝。这几秒钟内，他竭尽全力，将自己的知觉向整个系统延伸。

之后便结束了，他又一次掌握了控制权。现在的他已经永远告别了瞬间之前的他：他的意识化为一座无比恢宏的大教堂，而过去的滑溜先生仿佛这座教堂中营营飞绕的一只青蝇，所感所知与从前幡然不同。整个北美大陆上气息的一丝流动，哪怕麻雀振翅，都逃不过他的知觉；银行网络中任何一张支票都躲不开他的眼睛。在他现在的意识

中，三亿多人的生活徐徐展开。

在他身体四周，在他意识内部，他感知到另一个巨人的存在——埃莉斯琳娜，和他一样成长壮大起来。

两人对视一眼，不到一秒，这一瞬长得无尽无涯。他们不需要语言，他们的交流可以纯凭知觉。终于，她笑了。笑容中寓意无穷，从前的形象绝对传达不出如此深意。

“邮件人，真可怜那个小家伙。”

他们再一次搜索，这一次穷尽一切数据库。如此威力常人只能在梦中空想。

在那儿！隐身在寻常罪犯和破坏活动之后，是一系列几乎难以觉察的小活动。

有人在北美这一端操纵委内瑞拉的系统。线索很难跟踪，看来对手的能量与他们目前的威力至少有些接近。但他们还是盯住了这条线索，跟着它折回联邦政府的迷宫，看它的一切隐蔽勾当：转移资源、提拔调动某人，只与政府自动化下发的命令稍有偏差，变化之小，普通雇员永远也猜不出真相，连警察也只稍有觉察。但是经过多少个月之后，一系列变化的后果累加起来，形成不稳定因素。这种因素两个搜索者都捉摸不透，只知道它是被人蓄意安排的，对现状没有任何好处。

“老滑，他太鬼了，逮不住。咱们已经把民用网络搜了个遍，还是发现不了他。只知道他在地面和低轨道卫星上搞了不少密集运算。”

“看样子他要不就是离开了北美，要不就是……渗透了军方网络。”

“两种事他都做过，我敢打赌。现在的关键是，咱们必须跟踪追击。”

意味着至少部分接管美利坚合众国的军队系统。就算能做到，弗吉尼亚那伙人事先可绝没有这种打算。站在警察的角度考虑，这等于把政府面临的危险扩大了三倍。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警察试图阻止他们的搜索，但他也注意到了，弗吉尼亚和她的上司正躲在兰利某个深深的地堡里，紧张的注视着一整面墙的监视器，试图确认他们俩的意图，看到没到动手拔掉他的插头的地步。

念头才起，埃莉斯琳娜便发现了他的不情不愿。

“老滑，咱们别无选择，只有接过控制权。盯着我们的不止联邦政府。如果这一次不抓住邮件人，他百分之百会找到咱们头上。”

她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她的真名实姓没有哪一个对头知道，滑溜先生却得想方设法躲开两个对头。但话又说回来，他觉得两个人中邮件人是最要命的一个。

“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是吗？好吧，我奉陪，玩到底。”

两个人这一次行动熟练多了，跟刚才一样，仍是攫取越来越多的计算资源，但这一次连欧洲和亚洲也一并包了进来。同时着手克服更大的难关：切入各种北美军事网络。

两大任务都是常人或任何一般团体所无法想象的，但他们现在手握的力量远远大于全世界任何一个平民组织。

不出几分钟，国外数据中心便缴械投降。易如反掌。但军队却是另一回事。政府为了保障军队指挥与控制系统的安全，多年苦心经营，投入了数千亿美元的资金。但却从未想到会遭遇现在这种来自四面八方的狂轰滥炸。

片刻之后，两个搜索者发现自己已经置身国安局控制系统内部——同时置身外来攻击之下！

滑溜先生突觉十多个滑腻腻、具有致命威胁的形体向他们俩攒击，一下子便损失了许多支撑自身系统的处理器。他与埃莉斯琳娜发疯般狂挥乱打一气。两个笨重的巨人砍杀迅捷的鹰群。这里的形象与另一层面一样栩栩如生，纤毫毕现。来者是斗士，运用着大巫们开发出来的某些战斗技巧——而且更具威力。但这毕竟是一场一边倒的战斗。他和埃莉斯琳娜经验太丰富了，又有过于巨大的计算威力支持。一个接一个，斗士们被打散成一片白光。

他几乎立时发现来者不是邮件人手下。他们虽然力道十足，技巧却只相当于寻常巫师。两人遭遇的其实是政府的一支秘密队伍，专用于保卫军事指挥与控制系统。

公务员系统固步自封，抱着落伍的数据机和老式数据处理语言不放，军队尖端部门却更富于创新精神。它们同样开发出了某种类似于大巫的系统，也许没有像另一层面用魔法术语描述自己的人机共生体，但技术手段、观点看法却与另一层面没什么两样。那些动作迅疾的斗士搏杀其间的环境就像是个国防绿的另一层面。

和他现在的力量相比，他们不值一提。甚至就在他和埃莉斯琳娜打发那批守卫者同时，他的系统仍在不断将越来越多的军事系统包容进来，他的意识进一步扩张了，伸张至百万公里。在这个范围内，任何一点动静都清清楚楚浮现在他的意识之前。不到一秒钟时间，他已经完成分类穷举，遍历一切与外星智慧生物有关的线索。没有邮件人的踪迹。

第十章

他们的意识洞察烛照五十年间全部军事外交通讯交流。

在审查卫星数据的同时，滑溜先生与埃莉斯琳娜横扫军政机关通讯记录，事无巨细，事事关心：从申请厕纸到秘密宣战，从一张张旅行单据到推动国家机器吱呀前行的数以亿计的“文件”每一份都详加审核，其势快如闪电。

在这里，邮件人的痕迹明显多了：大块大块的数据被巧妙的动了手脚，其效果好像人眼的盲区——不觉得有什么模糊之处，一切都清清楚楚，其实有些东西就在眼皮底下不见了。有些地方改变很小，另外有些地方，政策的扭曲程度达到惊人的地步。

在他们烛照万物洞见秋毫的慧眼观照下，真相一步步暴露——委内瑞拉全国、阿拉斯加的大部分和极大部分低轨道卫星网络已经落入某个利益集团之手，这个利益集团本身又与它名义上的拥有者几乎毫无关系。

具体的敌人是谁还不清楚，但越来越发现他的势力惊人，周围触目所见桩桩皆有他的手笔。

在他无比广阔的意识深处一个遥远的角落里，一小撮蚊蚋满腔杀机营营嗡嗡。这一小撮蚊蚋知道滑溜先生的真名实姓，知道他和埃莉斯琳娜的所作所为，对这两位大巫怕得要死，连邮件人都从来没有让它们如此恐惧。

他一面和埃莉斯琳娜继续搜索，一边倾听着兰利指挥所发出的命令信号。

随着命令，一队武装直升飞机被派往北加州某座郊外廊屋。

滑溜先生对发往直升飞机的加密命令稍作调整，突击直升机群随即转而将死亡之火尽数倾泻在太平洋岸边一块无人地带。

仍然只凭极小一星意识，滑溜先生注意到弗吉尼亚的举动。准确的说，她上司的举动。行动早已由上司直接指挥。这批人仍然可以通过军用卫星实时接收图像，于是知道了攻击未遂。

他通知埃莉斯琳娜自己要暂且退出一会儿。此后几秒钟她只能单干了，他要腾出手来收拾那些顽冥不化、胆敢对抗的家伙。

他的感觉与某个被一群狗崽儿攻击的人相似：这些东西挺烦人的，说不定真会伤着你，只好费点手脚打发掉，其实它们根本不值得操心。他不得不阻止这些人徒劳无功的尝试，免得他们伤人不成反害己。

他可以彻底冻结西海岸军队，锁死一切可以触及自己肉身的发射装置。另外，封锁侦察卫星与加利福尼亚地区的通讯联系也是个好主意。当然最好还是用用“上帝的手指”，那个系统正在加州上方。他能感知那套重型激光武器，其中的一尊已经在一万公里的轨道上运行就位，进入瞄准模式，充电，准备开火。他的时间充裕得很，还有足足两三秒钟，激光武器的能量才能加注到最低开火值。虽说还有那么长时间，这个武器系统已经算是对他最直接的威胁了。

滑溜先生的意识伸出一根细细的触须，伸进上帝的手指卫星系统中那块小小的处理器——

——倏地缩手，受伤了！（那里已经有人了。）不是埃莉斯琳娜，也不是军方那批不怎么样的巫师。（别的人。）一个威力强大的人，连他都无法制服。

“埃莉！我发现他了！”脱口而出的是一声惊呼。

激光武器的枪口已经瞄准数千公里之下的一个点，一座小房子。不到一秒钟，这座小房子便会被大气层中降下的一道火柱炸成一团炽热的气体。

就在这最后一秒钟内，滑溜先生全力扑击，向挡在那块小小的军用处理器前的屏障发起一次次猛冲。无法突破。他追查那道屏障的控制源，跟踪到低轨道卫星网络中功率更大的处理器——周围同样有屏障保护！

到现在他对自己的对手有了一点感受。和他习惯的另一层面不同，这种感受不是形象。对手没有形象，他仿佛蒙着双眼与虚无搏斗。他能察觉对手的打法，这个敌人几乎完全隐匿起来，暴露在外的只有必要的手段，以控制“上帝的手指”，再控制最后几百毫秒就行。

滑溜先生大杀大砍，企图切断敌人的通讯流。但对手实在太强，他现在明白了，比自己强大得多。他模模糊糊意识到，对方联结的计算资源就处于他和埃莉斯琳娜刚才发现的那些盲区之中。对手虽然强大，他仍能奋力一搏，虽不能胜也相去不远。原因在于对方好像少了些什么，缺乏某些至关重要的想象力和主动性。

要是埃莉斯琳娜能赶来就好了！两人联手就能顶住他。真正的死亡离他只剩下几毫秒。他绝望的寻找着，（她到底在哪里？）

军方数据显示，轨道激光武器中的一具已经发射。他不由得一缩身子，超高速运行的知觉同时还没忘记数着毫秒，计算他本人毁灭的那一刻。就在这时，他看到一团炽热气体迸出一道白光，位置就在上帝的一根手指——那根笔直指向他的手指。

他现在弄清了事情的缘由。就在他与敌人厮杀时，埃莉斯琳娜夺取了激光系统中另一尊已经十分接近发射阈值的卫星激光发射器，击毁了瞄准他的那根手指。

第十一章

就在他弄清缘由那一刹那，敌人猛扑上来。这一次使用的是传统战法，企图摧毁滑溜先生的通讯与运算空间。但他现在要对付的是滑溜先生与埃莉斯琳娜两个人。对手想象力和创造性方面的缺陷现在彻底暴露了。力道虽然强劲，但他的资源正慢慢的被原本较弱的两个敌手夺走。两人都觉察到，此人的行为方式中有些他们很熟悉。

滑溜先生确信，只要再多点时间，他一定能把这些眼熟的地方识别出来。

敌人突然间脱离战团。双方长时间对峙，不敢有半点大意。

好像暂停厮咬的猫，只要对手露出丝毫破绽便再一次猛扑上去。不同之处在于，新一轮进攻可以来自上万个不同方向，他们可以从组成身体与意识的千万个通讯节点中的任一处发起攻击。

他感到身旁埃莉斯琳娜向前迈了一步，仿佛要用她那对碧绿眸子中放出的光芒锁死对手。

“老滑，知道咱们这儿这一位是谁吗？”

他看得出，埃莉全神贯注集中于对手，身体绷得紧紧的，几乎颤抖起来。

“是咱们的老朋友唐·麦克呀。个子长成了个超人，拼命遮遮掩掩，生怕露出本来面目。”

对方好像紧张起来，朝他的方向更靠近了些。可稍过片刻，他开始现形了。

对面站着唐·麦克，是他的脸没错，还有梅塞德斯－奔驰牌机器人身子，全是老样子。

唐·麦克。第一个皈依邮件人，埃莉斯琳娜原以为早已被害、被一个模拟器取代的人。

“原来邮件人就是他。这个邮件人的第一位牺牲品，我们最不可能怀疑的人。”

唐向前滚动了半米，马达呜呜作响，液压驱动的双拳紧握。他没有否认滑溜先生的话。半晌，他好像松了劲。“你们真是……聪明。但说到底，你们两个有帮手。我从没想到你们会和警察合作。要对付‘邮件人’，唯有这一种组合还有点指望。”

他笑了，脸上机器似的一扭。两人对这个表情全都非常熟悉。

“可是难道你们看不出来？这种组合天生夹带着死亡基因。比起你们和政府，我们三个人的共同点多得多。张开眼睛四下看看吧。从前我们是大巫，现在我们是上帝。看呀！”

两人中心注意力毫不分散，只以部分意识随着他的眼光看去。

和刚才一样，百亿人生数以亿计的方方面面一览无余。也有不同之处：在方才的搏斗中，三个人已将全人类一切互联资源尽数攫到手中。图像传输与电话通讯完全中断，公共数据库临死前才觉察到极大、极大的灾难降临了。它们的最后一批头条报道产于搏斗高潮之前一秒钟，通栏标题大书：有史以来最彻底的数据中断。近十亿人目瞪口呆的盯着一片空白的数据机，惊恐不已，远甚于任何停电之类的单纯动力故障。数据及工时的重大损失已经造成了一次经济大衰退。

“这些人还算走运，过去的军备竞赛结束了。不然的话，自主程度较高的部队肯定已经发动战争。就算我们现在立即交回控制权，他们得花上一年多时间才能把事情大致理顺。”

唐·麦克一声傻笑，和前一天他向英国佬大吹法螺时的笑声一模一样。“现在死的人还不算多，医院和机场很多都有些独立设施。”

即使如此……滑溜先生能看见，从英国伦敦到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全世界主要空港上空都有大批待降飞机层层叠叠盘旋不已。当地电脑系统不可能在这些飞机耗尽燃油之前引导它们全部安全降落。

“这些都是我们一手造成的，是我们战斗的附带伤亡。”唐继续说道，“要是我们针对他们下手，我敢说，咱们有本事把全人类一笔勾销。”

为了加强语气，他引爆了犹他州导弹发射井里的三颗核弹头。

滑溜先生和埃莉斯琳娜用自己的数十个视频镜头组成的眼睛看着毁灭的暴风席卷爆心。

“想想看：我们和神话中的天神有什么区别？和天神一样，我们可以统治全人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要大家自己伙里不要厮杀起来。”满怀期待的目光看看滑溜先生，又看看埃莉斯琳娜。红女巫深色面庞上秀眉紧蹙，和刚才一样，她的注意力仍然高度集中在对手身上。

唐·麦克转身对滑溜先生道：“老滑，尤其是你，更应当明白咱们别无选择，只有合作。他们知道你的真名实姓。我们三个人中，你的老命最不保险，必须时时保护住肉身，免得那个把你当成叛徒的政府伺机下手。要不是你记起你的新威力，刚才一千秒内你早死了十几回了。还有，你现在没有回头路可走。就算你大公无私忠心报国，杀掉我，再去当个听话的顺民，他们一样会杀了你。他们知道你有多么危险，说不定危险性比我还大。让你继续活下去？他们可担不起那个风险。”

这家伙当然是个自大狂。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他说的有道理。

就在说话时，滑溜先生还得调动部分知觉，为政府在完全失控前空降于北加州阿凯德地区的一个步兵战斗群设置障碍，让他们晕头转向。这个战斗群的上级知道他随随便便就能改变军队指挥链上传达的命令，于是明确指示部队不理睬一切外来命令，直至消灭一个名为罗杰·波拉克的人为止。幸好这支部队必须依赖电子化的城市指南和电子地图。他引着他们大兜圈子已经好长时间了，但这支部队总是他的肉中刺，迟早得下定决心，将它一劳永逸的解决掉。

以他的现状而言这是根小小的肉中刺，但只要他回归正常形态，这根刺立即会要了他的命。他眼巴巴望着埃莉斯琳娜：除了唐的说法，真的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吗？

她的眼睛差不多全合上了，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感应到她正将越来越多资源用于某种模式分析，说不定压根没听见唐说些什么。

过了片刻，她的眼睛重新睁开，闪烁着胜利的光彩。“知道吗？老滑，我早知道，我看人类模拟器向来不会走眼，这种玩意儿最多能蒙我几分钟。”

滑溜先生点点头，话题一转，他有点转不过弯来。“那是当然。只要跟模拟器谈上相当长时间，到头来它总会变得有点僵硬，不够灵活。我想，咱们恐怕永远写不出能通过图灵测试的程序。”

“说得对。有点僵硬，有点缺乏想象力。就是在这些地方露馅。我们这位唐身为变形金刚，一贯把自己打扮成机器、程序，所以很难看出来。但是我敢肯定，最近几个月来，这张面具后面绝对没有活人……”

“在往深里说，我认为就是现在，面具背后也不存在活生生的人。”滑溜先生猛的将注意力转向唐·麦克。

面对埃莉的断语，此人只顾咧嘴傻笑。适当的反应怎么说也不该是这种样子。

滑溜先生又想起战斗中唐的打法，古怪，机器味儿十足。

时间太短，埃莉的判断不可能出自实据。这几秒钟时间里，她依靠的只是她的直觉，加上某种深入分析程序。

“这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发现邮件人。”

“是的。我们面对的只是他最棒的工具。我敢说，邮件人害死唐·麦克后盗用了他的模式，以此为基础打制这个跟我们格斗的自动化防御系统。邮件人的确存在时间滞后，完全不是障眼法。要揭穿他的真面目，这就是关键。不管怎么说，知道这一点，咱们现在动起手来便当多了。”她朝唐·麦克微微一笑，好像它是个真正的人。

跟模拟器打交道最好用这种方式。但这一次，这是个胜利的微笑。

“你差一点就为你的主子打赢了这一仗，唐。差一点就让我们相信你了。但现在我们既然知道了在跟什么东西打交道，那就容易……”

她的形象突地一闪，不见了。

唐暴起发难，格开滑溜先生，争夺埃莉掌控的资源。在整个近地空间，两个人大打出手，争夺刚才还在埃莉手中的武器系统控制权。

单枪匹马，滑溜先生不是对手。慢慢的，他觉得自己渐渐为人所制。就像一个角斗士，骨头一根一根被可怕的对手折断。他竭尽全力，仅能勉力自保，不让这个名为唐·麦克东西把他的家、那幢小房子炸成灰烬。为了保全肉身，他只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资源一点点被对手夺去。

第十二章

埃莉斯琳娜不见了，好像她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她真的走了？滑溜先生分出一缕意识搜索她的下落。虽说只有一丝半缕，却威力无穷，远非任何一个寻常大巫所能想象。这一缕游丝迅速发觉罗德岛南部一处电力中断。最近几分钟内，因为数据崩溃，电力中断到处都是，但这一处不同寻常。中断的不仅是电力，地面通讯也完全死灭，连他都无法重新唤醒这里的线路。这个地方一片漆黑，彻底死了。不可能是事故，有人蓄意关闭了这个地区。

……传出一个声音，勉强只有电话线路的传输质量，几乎淹没在他手中处理的一片数据汪洋里。

埃莉斯琳娜！她不知怎么绕来绕去，终于掌握了一条可以对外通话的线路。

他的目光扫过黑沉沉的罗德岛首府普罗维登斯市郊，那里是大片大片的城郊公寓楼，大约有十多万户。埃莉斯琳娜就在这一片茫茫人海之中。就在她全力分析唐·麦克的同时，对方一定也使出了吃奶的劲头，想查出她的真名实姓。虽说唐目前还不确知她的真名实姓，但已经发现她居住的片区，并将这一正片地区的电力供应彻底掐断。

思维过程越来越困难了——唐正有条不紊的将他大卸八块。意图已经摆在桌面上：他要杀人。先将滑溜先生削弱到一定程度，再调动空间轨道上的激光武器，毁掉他的肉身。接着再毁掉埃莉斯琳娜。然后，邮件人这位忠实仆人将一统天下，将整个地球双手奉献给它那位神秘莫测的主子。

他侧耳谛听从普罗维登斯透出的那一丝若有若无的声音。

埃莉的话颠三倒四，歇斯底里，显然已经接近恐怖的极点。

滑溜先生一点也不觉得意外。骤然间丧失全部通讯链接，相当于普通人突然中风。这种情况下她居然还能说出话来，已经是奇迹了。对她来说，整个世界遽然收缩，只有从钥匙孔望出去一般大小。她只能窥见一斑，对世间事懵然无知，天地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

“还有个机会，我们只有一个机会。”这个声音道，急匆匆的，模糊不清，“北面有座军队的旧通讯塔。该死，我不知道编号，也不知道坐标值，但从我住的地方能看见。你可以通过天线打进来，带宽足够，我这里还有储电池提供电源……赶快！”

最后一句不用她说，正被一口一口活生生吞掉的人是他。他现在几乎已经动弹不得，敌人正砍杀着他，撕咬着他，挤压他，窒息他。在对手压迫下，他拼死挣扎，稍稍腾出手来够到普罗维登斯北部的通讯塔。通讯塔很多，但位于那片动力彻底中断地区的只有一座，它的可变角天线频带极窄，只有极细、极细一缕信号。

“埃莉，我需要你的住宅电话，说不定还要你的无线 ID.”

一秒钟过去，两秒钟。对滑溜先生来说，这两秒钟长得看不到尽头。他的问题其实等于要她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把真名实姓告诉他这个联邦政府知道身份的人。只要回到现实世界，他不可能不向政府交代她的身份。他能想象她的顾虑：从此之后再没有自由。易地而处，他自己也会犹豫不决，但现在——

“埃莉！我们两个全都死到临头了，真正的死亡！快告诉我。顶不住了！”

这一次她几乎毫不迟疑。“我叫戴－－戴比·夏特利，电话号码罗温诺区 4448，我不知道无线 ID，名字和宅电够了吗？”

话还没出口，他已经查实这个名字的无线 ID，将 ID 所属天线与那座军队通讯塔的天线联接起来，再转身对付唐·麦克。

接通！确认信号转发回来。幸好敌人没发现刚才的对话，现在必须分散他的注意力。

滑溜先生奋不顾身扑向对手，切断同时向双方提供数据流的通讯节点。

唐猛地一颤，立即转调其它资源，再次杀向滑溜先生。

唐拥有的资源一开始就多得多，力量也更大，滑溜先生这一招虽然同时削弱双方实力，但己方损失实在更大。

敌人虽然一时被打了个冷不防，但再交手时强弱立判。结局就要来临。

他周遭的空间，方才充斥着世间万物，当真是五色纷呈、历历在目。但现在，诸般色彩渐渐消退，细微之处渐渐模糊，只剩下一种真切的感受：他的身体，满怀纯生理的恐惧，蜷缩在加利福尼亚一所小房子里觳觫不已。与广大世界的联系几乎被完全切断，唐将上帝的手指指向他时，他几乎没有觉察到——突然，不知不觉间，意识又回来了。刚才那种超人的意识。陡然降临，他根本没有发觉。

仿佛窒息将死者突地被人从死亡的深渊中拉回人世，滑溜先生茫然四顾，全然没有意识到战斗仍在继续。

但现在，强弱之势已截然不同。

唐·麦克正要结果他眼中惟一的对手，却突遭袭击，被打得措手不及。

埃莉斯琳娜将袭击的突然性发挥到最大限度，从一个日本数据中心一跃而起，没等唐回过神来便击破了他一大批高级运算中心。大型处理单元散落一地，唐又正陷入与埃莉斯琳娜的殊死搏斗，来不及抢占，滑溜先生眼明手快，一声不吭将能拿到手的资源尽数收为己用。

即使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一对一，唐仍然可以取胜。但滑溜先生已经重回战团，两人牢牢占据了上风。

唐同样认清了局势。也不知道是天才的灵机一动还是纯粹没脑子，他突然使出厚脸皮，再一次发出刚才的呼吁：“你们现在住手还不晚，邮件人会原谅你们的！”

滑溜先生与埃莉斯琳娜两面夹击撕裂对手，将大块大块的通讯单元、处理与数据资源从唐手中切割下来。他们切断了他与大众传输卫星的联系，又将低轨道卫星一个个剥离出他的数据同步处理系统。

现在唐已被困死在地面线路中，陷在单独一个从华盛顿延伸至丹佛的军用网络中作困兽斗。他不顾一切的四面挥击，掷出手边所有破坏工具。

在美国整个腹地，导弹点火，四面开花，反导弹激光束向天空来

回横扫——搏斗的开始让世界为之屏息停顿，搏斗的结束却似乎要将全球撕个粉碎。

滑溜先生和埃莉斯琳娜却没有多大损失，这种随机打击不大可能给他们造成什么重大伤害。两人置唐对人间的破坏于不顾，一心一意支解对手。

他们破解了唐这个模拟器的主代码，来了个直捣黄龙。

但唐——或者说它的作者——极为聪明，在网上安插了许多个拷贝。两人刚击毁一个运行中的拷贝，另一份拷贝立即唤醒。但几分钟之后，模拟器能调用的东西越来越少，现在它的能量比当初在巫师会时也强不了多少。

“蠢材！邮件人是你们的天然盟友。政府会要你们的命！难道你们不明——”

埃莉斯琳娜直取运行中的模拟器，尖叫声拦腰而断。再也没有拷贝继续运行。一片沉寂，彻底的……虚无。

埃莉斯琳娜望望滑溜先生，两人继续在敌巢中来回搜剿。

唐的老巢是一片广阔的数据空间，其中可能埋藏着它的更多拷贝。但现在所有资源尽归二人掌握，他们不用担心这片未曾涉足的荒凉地带可能暗藏的伏兵。就算有埋伏，没有资源，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了。

他们彻查了唐·麦克模拟器的备份，轻轻松松便明白了它对网络的感染程度。两人有条不紊循迹清理，复原被改变的数据、程序，使其按设计者的本意工作。

这一番清理极其彻底，政府也许永远不会意识到邮件人及其党羽的入侵有多么深入，也意识不到他距离全面夺权有多么近。

在他们清查的大部分区域，邮件人所作的改动很小，稍加调校即可复原。但深入军事网络底层后，两人发现数万亿比特的程序与唐·麦克的活动有关，一时又看不出它们的明确功用。这些代码显然与某种目的相联，其数量极其庞大，就连他们也一时无法细细推敲。稍作商量后，两人打乱代码的排列顺序，将它们化为一片无意义的乱码。

之后，一切都结束了。

第十三章

滑溜先生和埃莉斯琳娜独立天地间，手中控制着地球及其周边的全部互联运算资源。这一片广袤空间中敌人无可藏匿，也没有外星智慧生物干预的迹象。

成长为巨人之后头一次，他们终于可以毫无惧意的巡视这个世界。（美国军队仍在可怜巴巴的试图杀死他的肉身，滑溜先生却毫不在意。）运用千百万个感知器官，他举目四望，整个星球一派宁静气象。单以可视图像而论，地球在他看来仿佛常人眼中的千百幅图片，奔来眼底。如果用紫外线镜头远望，他的目光可以远眺地球之外数千公里，拂过他氢气构成的行星光环。通过不同高度卫星上的高能探测器，他能分辨出能量谱系中数以千计的放射带，在太阳风吹拂下振荡不已。他可以感受到各大洋上空气流的温度、流动变迁的速度。

他与埃莉斯琳娜轻手轻脚扶起全人类通讯系统，轻轻拍打，让它重新运转起来。于是骤然间千百万个细小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大海中每一艘船舶都在寻找避风港，天空中每一架飞机都在平安下降。

每一笔借贷，每一笔支付，人类整个种族的一啄一饮，都占据着他意识的一个角落。伴随着知觉，权力感油然而生。触目算见的一切，他都可以改变、摧毁，或者加强。如果用巫师会的术语描绘，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他们的现状：他们是上帝。

“……我们可以君临天下，一统众生。”埃莉斯琳娜的声音近乎耳语，充满崔对自身的恐惧，“开始可能会费点事，得先保全咱们的肉身，但我们真的能号令万物。”

“还有邮件人——”

她扫开什么东西似的一挥手，“也许有这个人，也许没有。我们跟过去一样，还不知道他是谁，这是实话。但咱们已经摧毁了他的全部力量。这一点千真万确。要是他想借尸还魂重回系统，咱们事先必能察觉。”

她热切的望着他。过了一瞬他才意识到，她正在悄悄做着什么小动作，隐瞒着他。

她的话的确不假：只要肉身存活，他们大可以统治天下。但唐•麦克说的话看来也有道理：他们俩是“法律与秩序”有史以来所面临的最大威胁，连邮件人都没有这么危险。如果两人交出手中的权力，政府岂敢冒险，让他们自由自在？连让他们活下去的风险都不肯冒。但是

——“如果咱们接手，许许多多人会因此丧命。世界上还有不少独立程度很高的部队，要让它们就范，咱们一开始便只能用核武器威胁。”

“是啊。”她的声音比方才还低，一脸伤感。“刚才几秒钟里我做了点模拟运算。要号令全球的话，咱们不得不灭掉四到六个主要城市。如果还存在没被我们发现的指挥中心，破坏程度肯定更大。还有，咱们还必须开发一支人类组成的秘密警察，以防有人在系统之外搞抵抗活动……真该死，到头来咱俩还不如人类组成的现存政府哩。”

她从他脸上看出了同样的结论，嘴一歪，笑了。“这些事你下不了手，我也一样。看来这回政府又赢了。”

他点点头，伸出手轻轻抚摸了她一下。两人用最后一分钟君临寰宇，纵览万物。然后，静静的，他们分手了，各寻归路。

第十四章

重回凡间并不是一蹴而就。

滑溜先生仔细准备退路。

先为那支企图消灭他肉身的部队设下迷宫，让他们找不着出路，好几小时之后才能发现他。这段时间足够政府下令召回他们了。

接着他同那批一直企图削弱自己权力的政府程序交流，通过它们知会联邦政府，表示他决心向政府投诚，条件是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几秒钟之后他便会再次与人类对话，也许就是弗吉尼亚，但在这之前，必须通过程序商定基本前提。

达成初步协议后，他一个接一个关闭最近获取的机能。这就像先塞住耳朵，再蒙上眼睛，只不过程度更甚，感觉更糟。因为他主动终止的不是别的，而是他的思维。他仿佛是一个接受脑白质切除手术的病人，模模糊糊还能意识到自己正丧失的是什么。在他身后，政府尽力填补他留下的空白，以免他突然改变心意。

在距他很远很远的地方，他察觉到埃莉斯琳娜也正作着相同的举动，但速度比他慢得多。奇怪呀。他现在的功能大为减弱，有点拿不准。但看上去她的确像有意落在后头，做的事也比重返凡间所需活动远为复杂。这时，他想起说到还没有发现邮件人的身份时她那种奇怪的表情。

两个人可以一统天下，一个人又未尝不可？！

恐惧蓦地涌上心头，他被恐惧淹没了，加上被自己最信任的人所出卖，这种感觉更让人难以忍受。

他翻身攻打在他允许下政府跟进设置的屏障。但是已经太迟了。这时的他已经比联邦特工还弱。

滑溜先生绝望的回望那一片在身后渐渐闭合的暗影，他看见了……埃莉紧随他返回现实世界，放弃了她的一切力量。他不知道耽搁她的是什么，只知道她没有背叛自己。陡然间他感到极度宽慰，远胜于自己保全性命大难不死——埃莉还是那个他心目中的埃莉。

最近这段时间他见过弗吉尼亚许多次，当然不是社交聚会。她那一帮人在阿凯德地区专设了个办事处。每个星期她来他家两次，随身带着一个打手。

这种面对面的谈话在政府活动中为数极少。看来她和她的上司也意识到电话很不可靠。（这倒是真的，只要花上几个星期，波拉克大可以搞出个自动化电话联接，带上假身份证和伪造的优先旅行证明直飞达科塔，在那儿跟找不着他下落的特工们聊天解闷。）

从表面上看，这些会面与春天里两人头一次见面的情况颇为相似：波拉克走到门外，望着那辆黑色林肯开上车道。每次都一样，车子总是直接开进车库，司机也总是迅速跳下车，两眼冷冷的在波拉克身上一扫而过，弗吉尼亚总是以军人的精确步伐迈步上前。（他以前就发现了，她是从军队里直接提拔到目前社会安全署情报机关这个位子上来的。）这两位目标明确的笔直走向廊屋，毫不理会夏日艳阳与青翠欲滴的草地和松林。他替他们拉开门，他们一声不吭走进房间，一股傲慢自大的派头。每次都一样。

他笑了。从一方面看，什么都没有改变。他们还是掌握着他的生杀大权，还是可以随时将他和他喜爱的事物分开。但从另一方面来看……

“今天的问题很轻松，波拉克。”她将公文包放在咖啡桌上，打开数据机，“但我想你不会喜欢这个问题。”

“哦？”他坐下来，探询的望着她。

“最近两三个月里，我们要求清除了邮件人的一切残余碎片，让

国策程序和数据库重新恢复运转。”

事情虽已过去，邮件人的威胁却依然存在。

那场搏斗已经过去了十个星期(按弗吉尼亚的说法,那是场战争),但公众还是被蒙在鼓里，只知道网络遭到破坏分子袭击。和历史上各次大战一样，交战各国落了个满目疮痍。战后，美国和全世界经济一片昏乱。

事实上，如果不是他和埃莉斯琳娜，他估计美国政府逃不过邮件人战这一劫。至于敌方，几乎可以肯定，邮件人的力量已经被彻底摧毁。

过去三周时间，滑溜先生只发现了一份唐•麦克核心程序的拷贝，还是个非执行程序。但邮件人背后那个具体的人——或者东西，不管他究竟是什么——还是没有发现，和从前一样隐匿无踪。弗吉尼亚、政府、波拉克，谁都不知道，和公众一样一无所知。

“现在我们还有些小事,”弗吉尼亚接着道,“你可能会称之为清剿行动。近二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和网络破坏活动作斗争。那些破坏分子毫无责任感，将一己私利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现在有了你，我们希望能彻底消灭这种现象:我们要求你提供目前在网上活动的破坏分子的真名实姓，尤其是你过去所属的那个团体的成员，那个所谓的巫师会。”

他早就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会提出这个要求，但事先知道也罢，这一刻还是一样难过。“对不起，我做不到。”

“做不到？是不愿意做吧？放明白点儿，波拉克，我们给你自由，但你要为这个自由付出代价。代价就是听我们吩咐。你犯下的罪行足够在牢里呆一辈子，而且我们都知道，你这个人太危险，理应终身监禁。有些人的想法还不止这个呢，波拉克，并不是人人都有我这么好心肠。他们的打算很简单，一了百了，把你跟你那位普罗维登斯的女朋友一块送上西天。”

这番威胁直截了当，符合她的个性，但说话时她却没有直视波拉克的眼睛。自从他从战场回来，虽说她还是跟从前一样气势汹汹，却总有点底气不足。

她掩饰得很好，但波拉克看得明白，她自己都不知道应当如何是好，该畏惧他呢，还是尊敬他？或者二者兼具？

不管想法如何，有一点很清楚：波拉克这个人很神秘，她捉摸不透。他对她的看法也跟当初不同，这个女人颇有想象力。

这就有点好玩了，因为这个人，罗杰•波拉克，毫无特别可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觉得自己仿佛是当初那个巨人遗下的空壳，虽然再三追忆，却只能模模糊糊回想起那时的壮举。

罗杰微微一笑，几乎有点可怜她。“做不到，也不愿做。我想你也不会因为这个整我，弗吉尼亚——先让我说完。只有一件事比我和埃莉斯琳娜更让你的上司担惊受怕，他们害怕还有其他拥有同样威力的不知姓名的人，也许就是邮件人，从他消失的地方再度冒出来，重回系统。要对付这种颠覆活动，你们只有埃莉和我这两个专家。你们的人不会训练一批背景干净的网络人才取代我们，就算有这个本事，你们也不肯。我敢打赌。一个安全部门越是担心，越不会把这种权力交给任何一个人。滑溜先生和埃莉斯琳娜你们了解，是可知因素。这两个专家掌握了权力，走到边缘，又回来了。只有一个原因，使我们没有推翻现存政权、独揽大权，这就是我们的自制力。”

有一会儿工夫，弗吉尼亚哑口无言。

波拉克看出，她对他的态度之所以与从前不同，这就是症结所在。个体必然被无限权力所腐蚀，她毕生所受的都是这种教育。但波拉克却在大有机会统治全人类的情况下拒绝了权力，她对这一点大惑不解。

最后她笑了。笑容一闪即逝，还没等他留意就消失了。

“好吧，你的话我会通报给上头。也许你说得对。从长远看，网络破坏活动威胁着自由精神，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但目前只不过让人有点头疼。我在社会安全署的上司或许会继续用从前的法子和破坏分子斗争，容忍你在，呃，这个单独事件上不服从，只要你和埃莉斯琳娜继续忠心耿耿保卫我们免受超人威胁。”

波拉克大松一口气。他十分害怕安全署会因为这个抗命不从而毁掉他。幸好政府永远不会打消对邮件人的惧意，看来他和戴比•夏特利——埃莉斯琳娜——再也不会受人威逼出卖他们的朋友了。

“但是，”警察接着道，“这并不是说你再也不用理会巫师会的事。最有可能再次出现超人威胁的地方就是那里。有关系统的事，破坏分子最有经验。这一点连军队也看到了。就算将来的超人产自巫师会外，单单出于自负，他也会在那个圈子里露面，跟邮件人一样。除开别的

工作，我们要求你每个星期必须在各主要圈子里花几个小时，成为圈子里的一员。只不过现在你受我们的指挥，任务就是发现类似邮件人威胁的任何迹象。”

“我想再见见埃莉。”

“不行。那条规定不可变更。你本该感激我们才是。一个人勉强还受得了，两个人在一块儿，我们绝对无法容忍。你们两个只能分头前往另一层面。去了一个，我们手里还有另一个作为后备武器。只要你们俩不在另一层面碰头，就有办法对付你们，让你们无法合谋对付我们。罗杰，我们决不是开玩笑：一旦发现你们两个或者你们的代理程序在另一层面碰头，你们就完了。”

“嗯。”

她凶神恶煞瞪了他半晌，看来把他的沉默当成了默许。

此后半小时里，她向波拉克详细布置本周任务。

这种事在另一层面安排起来便当得多，但弗吉尼亚（或许还有安全署）活像跟老办法结了婚，觉得还是老法子稳妥可靠。他这一周的任务是继续恢复社会保险记录，监视南美洲各数据网。要做的事难以胜数，他的力量又受限于安全署，简直做不完。很可能要拖到十月大选期间，社会安全机器才会运转入前。

第十五章

本周晚些时候，他们要他去一趟巫师会。罗杰知道他会数着时间。等待真难熬啊。

弗吉尼亚还是老样子，语气严厉，一本正经，直到她和司机准备动身时，这种态度才有了改变。

站在门口，她几乎有点难为情的开了口：“上个星期我读了你写的《安娜·波利恩》……写得挺好的。”

“听上去你好像有点意外似的。”

“不不。嗯，我是说，是的。可能是有点出乎意料。说实话，我读了好几次，都是用的安娜这个角色。我觉得你写的比我从前读的所有读者参与游戏更有深度。我有个感觉，如果更聪明点儿，说不定哪天我真会保住自己的脑袋，阻止亨利的阴谋。”

事实上，也许哪一天，她真的会变成一个挺不错的人。

但当他转身回屋时，弗吉尼亚已经被他抛到了脑后，他将重返巫师会！

浓雾深重，寒意袭人。雾浓得几乎成了细雨，吹过山坡。远处景物全都笼罩在迷雾中，只有当雾气稍散才一小片一小片露个影子。站在沼地上方的山脊，城堡看上去跟以往有些不同，更沉重、更厚实、更阴暗。

滑溜先生走下熟悉的山坡。肩上蹲着的牛蛙仿佛感应到他的不安，爪子将他的皮夹克抓得更紧了。它黄色的泡泡眼转来转去，把周围一切记录在案。（总的来看，这只牛蛙的本事大大长进了，现在几乎已经超出业余水平。）

陷阱也跟以前不一样了。战后十周时间，巫师会对陷阱所作的改变之多，甚于过去两年间所作的调整。

他时不时摇晃摇晃脸，甩掉滴落的水珠，更仔细的朝某一丛灌木或路旁哪块大石头张望。他走得很慢，绕来绕去，不时比划或说出一道符咒。

总算来到城堡瞭望塔前。岩浆翻腾的护城壕里爬出一头黑色怪兽，红光闪烁的眼睛瞪着他。

连阿兰的模样都变了：那件石棉T恤没有了，盘问来客时也没有过去的幽默感。滑溜先生不得不仰起头来，直视他那颗其大无比的头颅。

怪兽将熔岩泼向他们时，牛蛙吓得在他脖子与衣领间来回乱窜，它的皮肤贴在他身上，又冷又黏。口令不一样了，问题中的敌意更重，但滑溜先生还是应付裕如。

几分钟后，阿兰愠怒的回到热气腾腾的池子里。吊桥放了下来。

大厅和过去没多大区别，或许更干燥了些，更亮堂了些。人却比从前多得多。

滑溜先生来到门口时，所有人都抬头盯着他。他将自己的旅行外套和帽子递给一个穿制服的仆役，步下石阶，一面辨认大厅里的人，一面心里嘀咕：气氛怎么如此紧张、满怀敌意？

“黏糊!”英国佬走出人群，蓄着络腮胡的脸上展开一个熟悉的笑容。

“老滑！真是你吗？”(在某些环境中，这句话并不单纯起修饰作用。)

滑溜先生点了点头，稍过片刻，对方也点点头。

英国佬几乎跑过两人中间的空地,伸出一只手,拍打着对方肩膀。“来呀，来呀，咱们可有不少话得好好聊聊。”

其他人好像接到暗号似的，回头继续方才的交谈，不再理会这一对朋友。两人走进大厅外一间起居室。

滑溜先生的感受好像一个人毕业十年后重回母校:过去的熟人再也不可能融入这里。只过了十个星期啊，不是十年。

黏糊英国佬关上厚重的大门，大厅里说话的声音听不见了。他示意老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自己忙着调制饮料。

“外头全是模拟器，对不对？”老滑轻声问。

“嗯？”英国佬不聊闲天了，闷闷不乐的摇摇头,“也不全是。我招了四五个徒弟，尽力让这个地方有点人气，看上去旺一点。你可能注意到了，我们的安全措施作了不少改进。”

“看上去更强，但都是表皮功夫，骨子里没什么大变。”

黏糊耸耸肩,“本来也不指望蒙过你这种高手。”

滑溜先生倾过身子,“黏糊，老伙计里还剩下谁？”

“唐不见了，邮件人也不见了。杂种威利·J一个月来上一两次，也不像从前爱逗乐了。我想埃莉斯琳娜还在系统里，但没上这儿来。要不是这会儿，我还当你也不见了呢。”

“罗宾汉呢？”

“没影儿啦。”

顶尖高手就这几个人。

那只牛蛙，弗吉尼亚，他原本以为不逼他出卖巫师会是她大大退让了一步，看来她其实没作出多少实质性的让步。牛蛙脸上凝固着一

个看不见嘴唇的笑意，滑溜先生心想，不知是不是表示出她的洋洋得意。

“到底出什么事了？”

对方叹了口气，“您老还没注意到吧，现实世界里经济大萧条，人人都把责任推到我们网络破坏分子头上。”

“——我也知道，单是这一点只能解释小巫消失的原因，可罗宾汉居然也不在了。老滑，照我看，咱们那帮老伙计要不然死了——我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要不然就是吓坏了，担心只要一回另一层面，他们也会落个真正死亡的下场。”

这些话听起来真是耳熟，历史好像重演了。“你这话什么意思？”

英国佬靠得更拢，“老滑，政府明显在大萧条的原因上撒了谎。他们说是一系列程序错误，加上破坏分子的活动，两者共同引发网络故障。真实情况不可能是这么回事，咱们知道得一清二楚。没有哪个寻常破坏分子能引起这种大崩溃。就在大崩溃前一刻，我看了当时政府还剩下的数据库。干出这种事的人，能量可比破坏分子大多了。我还问过威利，或许该用审讯这个词儿。我认为，发生的是一场该死的大战，现实世界的现状、在这个层面的现状，都是这场大战造成的后果。”

“战争？谁跟谁打？”

“远超过我的人之间打，超过我的程度就跟我超过黑猩猩的程度一样。这些人物，按我们的叫法，是：邮件人，埃莉斯琳娜，另外，有这个可能……滑溜先生。”

“我？”老滑紧张起来，对面的人是个潜在对手。

他当即放出侦测程序，探查对方的通讯线路。他眼下的力量虽说受到政府限制，仍远高于任何普通的大巫，理当轻易测出对方有多大能量。但英国佬的力量却像云雾般弥散开来，揣摩不透。滑溜先生说不清此人是否跟自己同属一个量级，事实上，他对英国佬的能量一无所知。这实在不是个好兆头。

英国佬好像没注意他的侦察。“我是这么想来着。但现在又说不准了。我敢肯定你被参战的某一方利用了，就像威利，或许还有唐一样。我现在才知道，你被某个人攥在手掌心里了。”他伸出手指一捅蹲在滑溜先生肩头的黄眼睛牛蛙，一星威士忌溅上那东西的脸。

弗吉尼亚——或者别的控制牛蛙的人——不知如何是好，牛蛙先一呆，这才回过神来，喷出一小股火苗。

英国佬大笑起来，“控制你的人没多大本事啊。我猜是政府。怎么回事？他们查出你的真名实姓？还是你把自个儿卖给他们了？”

“这东西是我的一个熟人，黏糊。跟你一样，我也有几个徒弟。要是你怀疑我跟政府一头儿的，为什么还要放我们进来？”

另一个人耸耸肩，“因为敌人的种类很多，老滑。从前我们管政府叫死对头、大敌。现在嘛，我得说，政府只是一帮小坏蛋中的一个。经过那场大崩溃之后，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更坚强了，也比从前大气多了。再也不把这些事当成恶作剧了。我们现在招的门徒更有组织性，比起从前当然没那么好玩了。现在的巫师会里，说到叛徒，我们指的是真正的、生死攸关的背叛行为。这些都是必要的。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如果我们小人物不保卫自己，就会被政府吞掉，或是被我更加害怕的别的东西吞掉。”

牛蛙焦躁的在滑溜先生肩膀上动来动去，他猜想得出，弗吉尼亚肯定已经准备好大发演讲，高谈阔论一番只有人民遵纪守法社会才能长保太平的大道理。他伸手拍拍牛蛙冷冰冰、疙里疙瘩的后背，现在可不是争论这些的时候。

“老滑，这个地方你是最正直的一个。就算你不再是我们中的一员，我还是不会把你彻底看作敌人。你和你的……朋友当然会对我们这个集体有某种特别兴趣。这儿有些事你应该知道——如果你到现在还不知道的话。我现在帮助你们，也许有一天你们也同样会帮助我。”

滑溜先生感到政府对他的限制放松了些。弗吉尼亚准是说服她的上级，说这样做有好处。

“好吧，你说得对。确实有一场战争，敌人是邮件人。他打输了，我们正着手恢复。”

“嘿，我要说的正是这个，老伙计。我不觉得战争已经结束了。我承认，在政府所有程序空间里，邮件人的组件已经被炸了个粉身碎骨。但有的东西还活着，跟他差不多的某种东西。”他从滑溜先生脸上看出不相信的表情，“我知道，你和你的朋友们比我们中间任何人都更有威力。但我们人数更多，我指的不仅是巫师会，过去十周里我们发现了不少事情。迹象是有的，很小的迹象，照你们的话说只有一星半

点。但就是这些迹象告诉我们，有某种跟邮件人相似的东西还活着。结构跟邮件人不太一样，但这种东西确实存在。我能感觉得到。”

滑溜先生点点头。他不需要别人向他具体解释那是一种什么感觉。（真该死！如果政府没有把我拘得这么紧，我准能早在几周前就自己瞧出来了，不需要像现在这样，让别人告诉，捡这种二手资料。）

他的思绪又回到他们由上帝重堕凡间的最后几分钟，心中掠过一股寒意。他知道自己现在应该问什么，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担心对方的回答和他猜想的一样。他必须想个办法不让弗吉尼亚听到英国佬的回答。风险很大，但他还有几个安全署不知道的绝招。他沿着通向阿凯德和华盛顿特区的通讯链接一路摸索，感应着一个个互联网络、一次次冗余核查。走运的话，下面几秒钟的信息他只消改动几百比特，监控者接到的将是动过手脚的信息。“照你看，这个活着东西，是谁在背后主使？”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可能是你。现在咱们既然见了面，我又，唔，作了点测试。我知道你比以前强大得多，可能比我现在还强大，但还没有强到超人的地步。”

“说不定我伪装得好呢？”

“有这个可能，但我不大相信。”

英国佬即将吐出那几个最关键的字眼，滑溜先生必须对这些话做手脚。他开始改动通过牛蛙传输的信号中的冗余比特，如果监控者没有察觉这个骗术，他就能修改英国佬所说的关键字眼的前后记录。

“不是你。我所说的这个东西有些地方很眼熟，让我想起咱们的老朋友罗－埃莉斯－宾－琳娜－汉。”

他说出口的名字，也是滑溜先生听到的名字，是“埃莉斯琳娜”。而他神不知鬼不觉插进了几百比特，牛蛙听到的、上报的名字变成了“罗宾汉”。

“唔，有可能。他对权力一向很热衷。”这个“他”字让英国佬的眉毛微微一挑，再说，罗宾汉热衷的是网络破坏，而不是权力。

黏糊的眼睛朝牛蛙方向眨巴一下，滑溜先生不由得祈祷上帝，但愿黏糊配合点儿。“你当真认为他有邮件人那么危险？”

“谁说得准？那东西的分布不像邮件人那么广，自打大崩溃之后，

咱们中间再也没有别人失踪。还有，我也吃不准这类东西是不是只剩下……他，说不定邮件人的原始版本还在。”

（我想蒙骗的是谁，这你同样吃不准。对不对？）

交谈又持续了半个小时。这是一场奇特的三方交锋，实际的参与者只有两个人。一方面，他和英国佬极力绕过牛蛙交换意见。另一方面，英国佬不断试图作出判断，说不定滑溜先生才是他真正的敌人，而牛蛙则是自己潜在的盟友。见他的鬼，滑溜先生自己都无力解开这个谜团。

黏糊陪着他走向吊桥。两人站在铺着雕花地砖的壕沟旁又谈了一会儿。

脚下的壕沟里，阿兰来回扑腾，提心吊胆望着他们俩。浓雾已化为细雨，护城河的熔浆里不时发出咝咝咝咝的喷气声。

黏糊英国佬点着头。滑溜先生盼望他明白了自己传出的信息：他将单枪匹马和埃莉一较高下。

“那好吧，希望这一次不是永别，老伙计。”

老滑向山坡走去，感到身后的英国佬目送自己远去，目光中带着同情。

怎么找到她？

怎么才能跟她交谈？并且从中全身而退。

弗吉尼亚毫不含糊的用死亡作为威胁，严禁他与埃莉在这个层面碰头。就算他成功的做到与埃莉交谈，他仍然是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埃莉拖后那几分钟里做了些什么？

她为什么骗他，让他先她一步返回尘世？

当时他还以为她背叛了，此后又将这个谜置诸脑后。现在，他再一次怀疑起来。发生在那几分钟的事太复杂了，他无法理解。也许搏斗开始时她的力量受到重大削弱，这才把他骗回凡间？

又或许她当时的力量还不够大，不够夺权？

这可能吗？

现在她又在缓慢的、秘密的蓄积力量，和当初邮件人的举动一样？

他不愿意相信，他也知道，一旦弗吉尼亚知道他的疑虑，政府会当即下手，杀死她。绝不会有审判，甚至不会进行深入调查。

他一定得想个办法绕开弗吉尼亚，和埃莉面对面交锋——只要发现她成了新的邮件人，他会当场杀死她。（确实有个办法！）他差一点大笑起来。

太简单了，简单到荒唐的地步。而且只有这个办法才行得通。各方面都把眼睛注视着另一层面，注视着这个人人都手握魔法、手握权力的地方。他却要反其道而行之，从下面动手，在没什么魔法的现实世界里动手！

他还要最后使一招法术以绕过弗吉尼亚。为了在现实世界与埃莉斯琳娜会面，这个法术绝对是必需的。

他登上山脊，开始循路而下，走向沼泽地。虽说心里有事，他的一举一动还是无懈可击。在这里守卫的精灵对离开城堡的人远没有对来的人警觉。来到那一簇湿漉漉的灌木丛，熟悉的红黑蜘蛛——也许是原来那只的表亲——荡了下来。

“小心，小心。”细细的声音道。从它腹部的金色斑点上，他看得出正确的处置方法：抬起左手，将蜘蛛弹开。滑溜先生没有这样做，他抬起右手，砸向蜘蛛。

蜘蛛一荡，向上升起，发出一声微弱的尖叫，接着向下一坠扑向滑溜先生的脖子。不偏不倚，正落在牛蛙身上。两只动物顾不上别的，在他颈背抓咬起来。一个喷烟吐火，一个毒液四溅，乱纷纷打成一团。

滑溜先生一面伸手援救牛蛙，一面分出部分注意力，切进一条为蒙特利尔一家体育用品商店提供服务的数据线。

商店里多了一份订单。当天晚些时候，一个十分特别的包裹将邮到波士顿国际铁路车站。

滑溜先生经过一番表演，赶走蜘蛛。牛蛙再度在他肩头蹲好。

从牛蛙的模样看，他可能骗过了弗吉尼亚。这个结果不出他的意料，但要骗过埃莉却将困难得多，也危险得多。

第十六章

普罗维登斯六月的下午如果都像这天一样，这里夏季的气温准跟地狱相差不远。

罗杰·波拉克在市郊下了地铁，要走近他找的那座通讯塔，他不得不步行四百米。他的衬衫从腰带到衣领浸透了汗水，外套口袋里他从火车站取来的包裹沉甸甸的坠着，每走一步就在他腰边磕打一下，让他对正午的炎热更加不耐。

波拉克快步横穿反射着日光、晃得人两眼发花的水泥广场，走进高层建筑在正午阳光中投下的阴影里。

在他身周，人流挤来挤去，对没有一丝风的湿热空气毫不在乎。看来人真是什么都能适应。

虽然这里是普罗维登斯市郊，建筑却没有波拉克所想象的那么破败。有点办法的工人早已成为依赖网络的远程上班族，住得离城市远远的。当然，居住在这里的人也有很多在使用数据机，同样可以算作远程上班族。和家住远郊的人一样，这里很多人的工作地点离家也非常远。只不过和住在远郊的人有一点区别，这些人的薪水少得可怜（如果他们能找到工作的话），只得住在近郊公寓里，这里企业密布，他们只能依靠规模经济所提供的机会谋生。

电梯就在前面，波拉克绕开前面玩少年棒球的一群孩子，走上前去。

电梯里人不多，他只扬了扬手，电梯便停在面前，他走了进去。

没有人尾随他，周围的人全都普普通通，没什么人特别留意他。

波拉克没有被这种假象骗倒。从严格意义上说，他并没有违反弗吉尼亚的命令，没有试图在数据网上和埃莉斯琳娜见面。他要见的是戴比·夏特利。当然，这差不多是一回事。

他想象着特工们争执不休，最终决定让这两个没什么大法力的小神祇会面。

在现实世界这个层面，联邦政府才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上帝，威力无比。会有人密切监视他和戴比。即使这样，他终将想出办法，判断她会不会就是英国佬所发现的潜在威胁。如果她不是的话，政府永远不会知道他的怀疑。但如果埃莉真的背叛了所有人，自己取代邮

件人的位置，或者跟邮件人联手，那么，几分钟后，他们两人中必将有一人死去。

高速电梯停下，动作轻柔，让人难以察觉，只微微有点失重感。波拉克付清电梯费，走了出来。

二十五层的大部分是家商场，他只好自己寻找通向二十五到三十五层的居住区的楼梯。

波拉克在商场里逛着，对整个事件的感觉渐渐好起来。（我到现在还好端端的活着。>埃莉真要是变成了英国佬和他滑溜先生所恐惧的东西，那么，不用等到现在这个时候，恐怕他早就出了点小小的“意外”。在横穿大陆的旅行中，他的心始终悬在嗓子眼里。他知道，如果谁拥有邮件人那样的威力，搞掉一架航班真是易如反掌，根本无需动用军队的激光武器。随便改改航线，动动空中交通管制信号，需要多少意外就能制造多少。但什么意外都没有发生。这意味着要么埃莉是清白的，要么就是她没有察觉他的行动。（如果她真是又一个邮件人，后一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对自己短暂的上帝生涯已经不大想得起来了，只有一点他还清清楚楚的记得，那就是自己的全知全能：包容万物的同时对每件小事都洞若观火。）

楼梯原来在商场对面，有个破旧的标志，像过去高速公路上的指示牌：步行梯）

26-30，他打量着楼梯上污迹斑斑但大致还说得过去的地毯，觉得这地方还不算太遭。

每个楼梯拐角处还有段走廊，让他回想起世纪交替时的汽车旅馆。当时他还是个孩子哩。

地上几乎看不见什么垃圾，来往的人穿着也不算敝旧，空气中也没有多少异味，只有淡淡一股消毒剂的气味儿。28355 单元，戴比就住在那里，在这个住宅区里，那儿说不定是个高档单元哩。他知道，那种单元房看不到外面的景色。或许埃莉斯琳娜－戴比喜欢住在这种地方，跟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住在一起。否则的话，以政府现在对她的兴趣，他乐意搬到什么地方就能搬到什么地方。

可当他来到 28 层后，发现这一层跟他见过的其它楼层毫无区别：黯淡的灯光下，铺着地毯的走廊一直向前延伸，好像没个尽头，两边是一个个一模一样的套间门。

戴比·埃莉斯琳娜竟然会住在这种地方，她到底瞧上了这地方哪一点？

“站住。”三个十几岁的少年从楼梯后面跨了出来。

波拉克的手不由自主伸向他的外套口袋。帮伙的事儿他也听说过，这三个长得像无赖，穿着打扮倒是挺好，规规矩矩的。岁数最小的那个居然还扎了根辫子。看上去他们极力让自己显得像专业人士。

个子较矮的一个把一块银质证章朝他一亮，“楼警。”

波拉克想起自己看过的新闻：联邦城市管理委员会向年轻人支付佣金，雇他们维护城郊安全。“该项目既可节约资金与人员，同时又给予城市年轻人一个机会，使他们对公民责任具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波拉克咽了口唾沫，最好还是拿他们当真正的警察看待。他掏出身份证给他们看，“我是外地来的，看望一个朋友。”

另外两个走近了些，矮个子笑了起来，“没错儿。但有件事儿，波拉克先生。山米手里这个小工具说你违反了大楼管理条例。”

波拉克左边那个人拿着个轻轻发出吱吱叫声的小圆筒在他外套前一扫，伸手从他外套里抽出那把小手枪，陶瓷制成，发射圆形弹丸，远足打猎最合适不过——同时非常容易避开大楼安装的武器探测装置。

山米低头冲着那把武器笑了。

矮个子接着道：“有件事你不知道，波拉克先生，联邦法律规定，这类陶瓷武器手柄上必须嵌进一枚金属标牌。让它们易于检测。”他一面说，一面扯下那块标牌。

波拉克怀疑，这几位恐怕不会把这个事件向上汇报。

三人向后一退，给波拉克让开一条路。“就这些？我可以走了？”

少年警察笑起来，“当然。你是外地来的，不知者不怪么。”

波拉克朝走廊深处走去，那三个人并没有跟来。波拉克反倒有些奇怪，莫非联邦城管委这项措施当真行得通？早在世纪交替的时候，像这样的三个半大小子少说会把他洗劫一空。现在这几个人的举动却像真正的警察。

（也许，他们是埃莉的手下。）这个新念头差点让他绊了一跤。或许这就是全面征服人类的第一批先兆：新的上帝自己打造一个全新的政府。而他，这个新政权最后的威胁，特蒙恩准，成为朝见胜利者尊容的最后一个人。

波拉克挺直腰背，加快步伐。反正到现在已经无法回头，他不愿露出半分怯意。再说，事已至此，早已不是他管得了的了。一念及此，轻松与欣慰的暖流注满全身。如果埃莉真是个魔头，他也无可奈何，连杀死她的尝试都不必了。如果她不是，他就会活下来，而他的生还还正是证据，他再也不需要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测试她是否清白。

他现在几乎步履匆匆了。他一直希望知道，埃莉斯琳娜背后那个活生生的人长得什么模样。这一番侦探工作他迟早会作。

几周前他便搜索了罗德岛州的官方数据库，发现的东西没有多少：琳达和戴布拉•夏特利住址是格罗温诺区 4448，28355 单元。公共数据库里连她们的“职业与爱好”都没有列出。

28313，315，317……

他的大脑想象着戴比•夏特利的种种可能的相貌。当然不可能是她在另一层面中显示的那种绝代佳人，这种希望未免太过分了。其它各种可能性在他脑海中来往奔突。他掂量着每一种可能，希望让自己相信：无论她是什么模样，他都会接受。

最可能的是，她长得极其寻常，住在廉价城郊公寓里，省下钱来购买高质量处理系统，租用大批通讯线路。也许她长得不好看，所以不愿在公共数据库里透露过多个人信息。

同样可能的是，她身患严重残疾。在他知道真名实姓的大巫中，这种情况他见得很多。这类人的医疗福利金比普通人多，他们的余钱都用来购买跟自己疾病有关的设备，这些疾病可能是截瘫、四肢瘫痪、感官障碍，等等。本来，这些人在职场上与常人一样有竞争力，但传统的歧视将他们隔离在正常社会之外。于是，这种人很多退缩进了另一层面，在那里可以随心所欲彻底改变自己的外貌。

还有一些人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不喜欢现实世界。这种情况古已有之。他们向往另一个世界，情愿永远生活在那个世界，乐不思蜀。波拉克估计有些最优秀的大巫就是这种类型。这种人心满意足的住在便宜的公寓楼，所有金钱都用来购买处理系统和生命维持系统，一次

能在另一层面逗留好几天，从来不移动、不运动他们处于现实世界里的肉身。他们的技艺一天天炉火纯青，知识日益广博，其肉身却渐渐磨损萎缩。波拉克能够想象出这样一个人最终走向邪恶，取代了邮件人的角色。就像一只一动不动盘踞在蛛网中央的蜘蛛，以全人类为猎物。

他想起从前，埃莉得知他从来不使用药物以增强注意力的集中度、使自己在另一层面的逗留时间更长时的轻蔑态度。波拉克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最终，同时又来得太快，28355 这个号码出现在他面前的墙上。

黯淡的走廊灯给墙面镀上一层青铜色。他的意识长时间游荡于恐惧与期冀两极。终于，他伸出手，按响了门铃。

十五秒钟过去了。附近走廊里没有别人。用眼角的余光，他瞥见那三个“警察”在楼梯边懒洋洋踱来踱去。

一百米外的另一头发生了一场争执，争吵双方转过拐角，声音消失了。

现在他只有一个人，立在一小块地方化为透明，单元房里打开了一扇窥视窗。窗内那人不可能是戴比或琳达·夏特利。

“谁呀？”声音很微弱，因为年岁关系有些嘶哑。

波拉克望见门里有个女人，个头只到门内扬声器的高度。满头稀疏的白发。他只能望见她的头顶，那一块头发特别稀少。

“我……我找戴比·夏特利。”

“我的孙女呀，她上外头买东西去了。就在下面的商场，我想。”脑袋动了动，好像心不在焉的点着头。

“哦，你能不能告诉我——”

戴布拉，戴比。他蓦地想起，这是个非常老派的名字，更像老奶奶的名字，不像是哪个孙女儿的。他朝门口迈近一步，从窥视窗往下看，能看到门内人的大半截身子。

那女人穿着老式裙子、宽松上衣，衣服上织着几道耀眼的红线。

波拉克猛推纹丝不动的大门，“埃莉，求求你，让我进去。”

窥视窗合上了。过了一会，门慢慢打开。

“好吧。”她的声音很疲惫，认输了。全然不似胜利女神的欢呼。

屋里的摆设很朴素，显示出良好的品位，除了一点：红色之上堆叠着红色，有些艳得过分。

波拉克记得自己在什么地方读过，上了年纪的人对色彩的感觉渐渐钝化。在埃莉斯琳娜背后这位活生生的人看来，这间房子里的色彩可能很柔和。

老妪拖着步子走过窄小的起居室，招呼他坐下。她很单薄，弯腰曲背，走起路来小心翼翼、颤颤巍巍。

他注意到，房间窗台下放着一台做工精湛的 GE 处理系统。

波拉克坐了下来，发觉自己有点不敢看她的脸，目光不由自主的望向她脸的上方。

“老滑呀——或许我应该叫你罗杰——你总是带点傻头傻脑的浪漫劲儿。”她顿了顿，喘口气。也许她的思绪游荡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我本来以为你更聪明点儿，不会找到这里来。”

“你……你是说，你不知道我来了？”知道这个，他胸口轻松了不少。

“进大楼之前我不知道。”她转过身，小心的坐在沙发上。

“我非来看看不可，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真话，“经过上个春天，除了你我，这世上再也没有跟咱们一样的人了。”

她的脸皱了起来，显出一丝笑意，“现在你终于发现了咱们之间有多大差别。我本来指望你永远也别发现，将来，他们又会让咱们在另一层面重新碰面……但话说到底，其实这也没多大关系。”

她停下来，摸了摸鬓角，好像忘了想说什么话，又好像突然间想起了别的什么。

“我从来不是你见过的埃莉斯琳娜的样子。当然了，我个子不高，头发也从来没有红过。但我也没有像可怜的威利一样，把一辈子花在卖人寿保险上。”

“你……肯定从刚有电脑时就……就……”

她又笑了,“差不多，差不多吧。高中毕业时，我是个打孔纸带操作员。你知道打孔纸带是什么吗？”

他犹豫不决的点点头，闹好里浮现出某种送纸机的形象。

“那种工作没什么前途，那个时候，如果你不是自己奋斗另谋出路，他们就让你一辈子操作打孔纸带。我奋斗过，尽自己的努力，以最快速度考上大学，有了这段经历，我总算可以说自己从电脑的石器时代起就干这一行了。大学毕业后我就再也没有回顾以前的生活，前面总有那么多的事不断发生。九十年代里，我参与设计过反弹道导弹控制系统。最初我们那一整队人马，还有整个国防部，都是用最原始的语言为那个系统编程，那种搞法需要上千年时间才能完成。最后他们也明白了。是我让他们抛弃了旧语言，用新的大脑扫描的互动手段编程，现在称之为脑关编程。有时候……有时候我想为自己鼓鼓劲儿，我就想，如果没有我，反弹道导弹系统就不能成功，千百万人就会因此送命，我们很多城市现在早就被炸成了一片结晶体。这期间还有一次婚姻……”

她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她微笑着，陷入波拉克无从知晓的回忆。

第十七章

他打量着这个单元房。除了那台处理器，还有设施齐全的小厨房，此外再没有别的奢侈品。她的钱肯定都花在了设备上，还有买下这套能看到外面风景的房子。

在格罗温诺区林立的高楼之外，他看到一片通讯塔。那就是春天里他们最后关头的救星。

他的目光转回她时，发现她正专心致志望着他，脸上的表情好像觉得这一切挺好玩的。这种表情他很熟悉。

“你肯定在想，像我这么一个白日梦型的人怎么会成为你在另一层面认识的埃莉斯琳娜。”

“哦，不。”他撒谎道,“我觉得你的思维非常清晰。”

“清晰，这倒是。感谢上帝，我的头脑还算清醒。但不需要别人告诉我，我自己知道，我已经不能像过去一样，长时间连续思考了。最近两三年里，我发现自己时常走神，不知不觉就想起从前的事来。还往往是在最不应当的时候走神。我又一次中风，就连‘现代医疗技

术的奇迹’也帮不了什么忙，能告诉我的只有一点，那次中风不可能是最后一次。但在另一层面，我可以弥补我的缺陷。注意力中断很容易被大脑扫描发现。我编了一个程序包，能备份三十秒内的思维活动。只要大脑扫描发现注意力分散，程序立即运行，载入最近一次记忆备份。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方法让我的注意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集中。如果注意力分散的情况过分严重，程序包还可以插进几秒钟的空档。你可能也注意到了，不过多半勿以为通讯条件不好。”

她把一只干瘦的、青筋绽露的手伸向他。

他用自己的手握住它，这只枯干的手非常轻，几乎没什么分量。但这只手回应着他的握力，“真的是我呀。我是埃莉，在我的内心深处。是我呀，老滑。”

他点着头，嗓子里有点哽咽。

“我还是个孩子时，有一首歌，好像是说哪怕我们到了耄耋之年，也只是上了岁数的孩子。说得对，太对了。在我的内心，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年轻人。但在现实这个层面里，没有别人能看出来……”

“但我知道，埃莉。我们是在另一层面彼此了解，我真正了解你这个人。我们两个，在另一层面，我们能充分实现自我，在现实中却永远不能完全实现。”

这些话千真万确。在政府强加于他的重重束缚下，他简直难于理解自己当初在另一层面的所作所为。回到现实世界之后，春天里那一切仿佛是一场捉摸不定的春梦。一条鱼怎么可能想象坐在飞机里的人所体验的东西，他的感受有时就像这样。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告诉弗吉尼亚和她的朋友，他们肯定会以为他发了疯。身处现实世界，怎么可能体验当大巫时的感受，而他们春天里那片刻时光所体验到的一切却又远远高于任何大巫的感受。

“是啊，我也觉得你真正能够理解我，老滑。我们将永远是……好朋友，只要咱们肉身尚存。等我不在人世——”

“我会记住你，我会永远记住你的，埃莉。”

她笑了，又捏了捏他的手，“谢谢你。但我现在想的不是这个……”她的目光又散开了，“我想出了邮件人是谁，我想告诉你。”

波拉克想得出弗吉尼亚和那伙监听者一下子聚到他们的监听设

备前。

“我希望你查出了些什么。”接着他把黏糊英国佬所说的情况告诉了她：系统中仍然存在与邮件人相类的程序。他的话很谨慎，知道听众不只眼前这一位。

埃莉——即使到现在他还是无法将她看作戴比——点着头。

“我也一直在注意巫师会的情况。这几个月里他们大大发展起来了。我觉得他们对自己的使命理解更深了。要是放在过去，英国佬警告你的这些情况他们根本不会留意。但是，老滑，他发现的不是邮件人。”

“你怎么能确定，埃莉？我们杀死的只是他的侍服程序和模拟器，就是唐·麦克那种。他的真名实姓我们一直没查出来。连他究竟是个人还是科幻小说中的外星异物都不清楚。”

“你错了，老滑。我知道英国佬发现的是什么，我也知道邮件人是什么，或者说，过去是什么。”

她的声音不大，但坚定自信，“邮件人只不过是电脑时代一个老掉牙的陈词滥调，也许放在整个科学时代里都算是陈词滥调。”

“啊？”

“在另一层面里你见识的类人模拟器够多的了，比如唐·麦克，至少邮件人将原型程序改编后他就成了个模拟器。唐做得非常好，能骗过一般大巫。连巫师会那个守门怪兽阿兰都可以表现出许多人类情感，还挺狡猾的。”

波拉克想起现在的阿兰，怒气冲冲，让人不寒而栗，现在成了个大有面子的怪兽了，再也不穿图灵T恤，有伤它的尊严，“可就算这样，你肯定觉得自己不可能很长时间还识别不出一个模拟器，对不对？”

“等等。难道你想告诉我邮件人只不过是个模拟器？那个时间滞后的把戏就是为了隐瞒这一点？这太荒唐了。你也知道，他的威力之大，远超过人类，跟我们自己成长之后相比也差得不远。”

“还是那句话，你觉得模拟器能骗过你吗？”

“老实说，不可能。只要跟这类东西交谈相当长一段时间，它们

总免不了重复，露出缺乏灵活性的马脚。也许今后会出现能通过图灵测试的程序，我不知道。但人的本质，使人所以为人的东西，复杂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靠模拟不可能做得出来，因为人不仅仅有外在表现。一个程序如果想做出人的反应，它要调用的数据库将大到无可比拟的地步，就算有这种数据库，还有个根据它作出运算的处理器的问题。以我们现有的处理器，根本不可能依靠它与外部世界适时互动。”

一个念头突地闪过，他有点明白了她的想法。

“这就是关键，老滑：如果适时互动的话。但邮件人——那个感知外部世界，与我们对话的组件——从来没有实时运行。我们从前以为它的时间滞后是通讯方面的延迟，表明操纵者位于我们这个星球之外。实际上，它自始至终都在现场。只不过它需要数小事运算才能维持哪怕几秒钟的自我意识。”

波拉克张开嘴，却发不出声音。这种想法与他的全部直觉相悖，甚至为他的宗教观念所不容，但它的确有一丝道理。邮件人曾经控制着无比巨大的资源，它的全部快速反应都是通过类似于唐·麦克这种模拟器和普通程序表现出来的，但作为人，其直接表现却只有打印机上打出来的对话——时间滞后长达数小时。

“好，纯粹从理论上探讨，我们先假定有这个可能。但邮件人的原型一定是某人在某时写出来的。这个人是谁？”

“还能有谁？政府呗。时间大约是在十年前。当时国安局的一个研究小组想开发一个自动化的防御体系。这些人真是绝顶天才，但还是搞不出能实际运用的系统来。他们写了个内核程序作为开发工具，这个程序本身并没有什么威力，也不存在自觉意识。其设计目的就是让它在大规模系统中生存，逐渐成长，一步步积蓄力量，获取自觉意识，也就是独立性——不受一时政策的干扰，也不受操纵系统的人可能犯下的错误的影响。程序设计者们后来认识到这个系统可能发展成为新的弗兰肯斯坦，具有掉头反噬的能力。至少看出它是对他们个人权力的威胁。于是取消了项目。再说这个项目也实在过于昂贵。但这个核心程序却继续缓慢生长，一步步吞食大得难以置信数据空间。”

“你是说，某个人顺手把一份程序拷贝扔进网络，由它生长，自己却一无所知？”

她仿佛没听出他嘲讽的语气，“这并不是特别难以想象的事。搞研究的人有很多相当粗心，只要不是他们眼下的研究焦点，他们就看不

见。我在国防部时，研究小组就把数千兆数据‘掉进了数据库地板缝里’。在那个时候，几千兆可是个相当大的数字。那个核心程序不会太大，我的猜测是有一份拷贝遗忘在了系统里。别忘了，那个核心程序的设计意图就是要它不需要照料，独自成长——只要它开始运行。这些年里它慢慢成长起来，一方面是因为它天生有成长发展的趋势，还因为它生长其间的网络日渐发达。”

波拉克跌坐在沙发上。她的声音又小又弱，完全不同于他记忆中另一层面里埃莉斯琳娜热烈、浑厚的声音，但那种无可争辩的权威性却是相同的。

戴比——埃莉斯琳娜——那双无神的眼睛在四壁间游移不定，她像在梦中一般道:“知道吗？他们那么害怕，他们是对的。他们的时代结束了。就算没有我们，还有英国佬，巫师会——总有一天，人类中大多数都会拥有那种让他们恐惧的力量。”

（该死!）波拉克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极力想说点什么，缓和埃莉话中那层会让监听者感到大受威胁的意思。（安全署永远不会让我们两人不受监听、自由交谈，难道她不明白？难道她不知道政府那些大头头们现在会有多么害怕吗？那些人巴不得有个扣下扳机的理由呢。）

还没等他想出话来，埃莉的目光又转回他脸上，看出他惊恐不安的神色，她笑了。那只小手拍了拍他的手,“别担心，老滑。政府在监听不假，但他们听到的只是咱们抱头痛哭闲聊天：你克服了发现我的真面目后的失望情绪，我则尽力安慰我们两个，等等等等。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我在这儿真正跟你说的是什么，他们永远不会知道那几个孩子拿走了你的枪的事。”

“什么？”

“你瞧，我说了点谎话。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我知道你以为我可能是个新魔头。但是现在，我不想再对你撒谎了。本来你大可以把怀疑告诉政府，你却情愿自己冒生命危险来发掘真相。”

趁他目瞪口呆，她接着说道:“你想没想过，春天里我们投诚后最后几分钟我做了什么？当时我在另一层面有意拉在你后面。我们摧毁了邮件人，这一点千真万确，就在那片我们没弄明白的数据空间里，我们把那些代码搅了个乱七八糟。但我确信，这里那里，还残存着那个核心程序的其他拷贝，就像系统的癌细胞一样除之不尽。但是，只

要它一露头，我们就能消灭它。看到那片数据空间时，我猜出了这一切。我有足够时间研究剩下的数据，甚至追踪溯源，直查到最初那个研究项目。可怜的邮件人哪，那个小家伙，一副科幻小说里的怪物样子，其实它做的不过是人家原本设计时让它做的那些事：接管系统，保护系统，使它免遭任何人破坏，包括系统的拥有者。我猜想它最后会公开自己的身份，再用核武器威胁，让整个世界老老实实。它这个程序运行已经有好多年了，真正获得人类一样的自我意识不过只有十五到二十小时，接着便被我们杀死。程序人格化的速度就有这么慢。它从未达到我俩控制系统时那种意识高度。但它确实生长出了自觉意识，这就是它的大成功。在那最后几分钟里，我想出了办法，可以改变其基本内核，接受人格特征的输入……我真正想告诉你的就是这个。”

“那，英国佬发现的是——”

她点点头，“是我……”

她笑了起来，笑得很开朗，又夹着一丝狡黠，是他极为熟悉的笑容。

“伯特兰·罗素老年时可能也跟我现在一样，有点头脑不正常。说什么要把他的头脑和关注焦点剥离自己的身躯，撒向广阔世界。这样一来，即使他的身体死去，他却毫不在意，因为他的全部意识早已融入身体之外的全世界。对他来说，这当然完全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可我不同。我的核心程序在身体之外，存在于系统里。每当我进入系统，我就把自己的一部分输入给它。那个核心正成长为真正的埃莉斯琳娜，这个人同时也就是我，是真正的我。等这具躯壳死亡的时候，”

她的手仅仅握住他的手，“即使这具躯壳死亡，我还会继续存在，那时候你还是可以和我聊天，跟现在一样。”

“用和邮件人交谈的方式？”

“最初也会同样慢，可是，等我设计出更快的处理器……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我的确就是你和英国佬害怕的那个东西。现在你还有时间，可以阻止我，老滑。”

他感觉到她正静候自己的裁决，这也是人类最后一次有机会将自己的裁决加诸于她。

滑溜先生摇摇头，冲着她笑了。他想着那个行动迟缓的护卫天使，总有一天，她将成长为那样一个天使。

猛然间他意识到，每一个种族终究都会发展到这个程度。几年之后，或者几十年后，这个种族是备受奴役还是走向辉煌，其前景终究会取决于一两个人。本来可能是邮件人，结果是埃莉斯琳娜。感谢上帝。

几十年后，再以后呢……波拉克忽地恍然大悟：处理器的速度越来越快，储存空间越来越大，今天需要集中全球资源才能具备的能力，未来将为每一个人所拥有。其中包括他自己。

几年、几十年、上百年之后……是千年盛世和埃莉。

祖母家的夏天

郝景芳

他默默地凝思着，承认他的命定劫数的一连串没有联系的动作，正是他自己创造的。

经历这个夏天，我终于开始明白加缪说西西弗斯的话。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看待进“命运”这个词。以前的我一直以为，命运要么是已经被设定好只等我们遵循，要么是根本不存在而需要我们自行规划。

我没想过还有其他可能。

A

八月，我来到郊外祖母家，躲避喧嚣就像牛顿躲避瘟疫。我什么都不想，只想要一个安静的夏天。

车子开出城市，行驶在烟尘漫卷的公路上。我把又大又空的背包塞在座位底下，斜靠着窗户。

其实我试图逃避的事很简单，大学延期毕业，跟女朋友分手，再加上一点点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的倦怠。除了最后一条让我有点恐慌以外，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喜欢哭天喊地。

妈妈很赞同，她说找个地方好好整理心情，重振旗鼓。她以为我很痛苦，但其实不是。只是我没办法向她解释清楚。

祖母家在山脚下，下一座二层小别墅，红色屋顶藏进浓密的树丛。

木门上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一行字：“战战，我去买些东西，门没锁，你来了就自己进去吧。冰箱里有吃的。”

我试着拉了拉门把手，没拉动，转也转不动，加了一点力也还是不行。我只好在台阶上坐下来等。

奶奶这是老糊涂了，我想，准是出门时顺手锁上了自己都不记得。

祖父去世得早，祖母退休以后一直住在这里，爸爸妈妈想给她在城里买房子，她却执意不肯。祖母说自己独来独往惯了，不喜欢城里

的吵闹。

祖母一直是大学老师，头脑身体都还好，于是爸爸也就答应了。我们常说来这里度假日，但不是爸爸要开会，就是我自己和同学聚会走不开。

不知道奶奶一个人能不能照顾好自己，我坐在台阶上暗暗地想。

傍晚的时候，祖母终于回来了，她远远看到我就加快了步子，微笑着问:“战战，几点来的？怎么不进屋？”

我拍拍屁股站起身来，祖母走上台阶，把大包小包都交到右手，同时用左手推门轴那一侧——就是与门把手相反的那一侧——结果门就那么轻描淡写地开了。祖母先进去，给我拉着门。

我的脸微微有点发红，连忙跟了进去。看来自己之前是多虑了。

夜晚降临。郊外的夜寂静无声，只有月亮照着树影婆娑。

祖母很快做好了饭，浓郁的牛肉香充满小屋，让颠簸一天的我食指大动。

“战战，替我到厨房把沙拉酱拿来。”祖母小心翼翼的把蘑菇蛋羹摆上桌子。

祖母的厨房大而色彩柔和，炉子上面烧着汤，热气氤氲。

我拉开冰箱，却大惊失色：冰箱里是烧盘，四壁已经烧得红彤彤，一排苹果派正在扑扑的起疏，黄油和蜂蜜的甜香味扑面而来。

原来这是烤箱。我连忙关门。

那么冰箱是哪一个呢？我转过身，炉子下面有一个镶玻璃的铁门，我原本以为那是烤箱。我走过去，拉开，发现那是洗碗机。

于是我拉开洗碗机，发现是净水器；拉开净水器，发现是垃圾桶；打开垃圾桶，发现里面干净整齐的摆满了各种 CD。

最后我才发现，原来窗户底下的暖气——我最初以为是暖气的条纹柜——里面才是冰箱。我找到沙拉酱，特意打开闻了闻，生怕其中装着的是炼乳，确定没有问题，才回到客厅。

祖母已经摆好了碗筷，我一坐下就开始狼吞虎咽。

B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在为认清东西而努力斗争。

祖母家几乎没有几样东西能和他们通常的外表对应，咖啡壶是笔筒，笔筒是打火机，打火机是手电筒，手电筒是果酱瓶。

最后一条让我吃了点苦头。当时是半夜，我起床上厕所，随手抓起客厅里的手电筒，结果抓了一手果酱，黑暗中黏黏湿湿，吓得我睡意全无。待我弄明白原委，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拿手纸盒里面是白糖，我想去开灯，谁知台灯是假的，开关原来是老鼠夹。

只听“啪”的一声，我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左手是果酱蘸白糖，右手是涂着奶酪的台灯。

“奶奶！”我唤了一声，但没有回答。我只好举着两只手上楼。她的卧室黑着灯，柠檬黄色的光从走廊尽头的一个小房间透出来。

一阵细碎的桌椅声之后，祖母出现在门口。她看到我的样子，一下子笑了，说：“这边来吧。”

房间很大，灯光很明亮，我的眼睛适应了一会儿，才看清这是一个实验室。

祖母从一个小抽屉里拿出一把形状怪异的小钥匙，将我从台灯老鼠夹里解放出来，我舔舔手指，奶酪味依然香气扑鼻。

“您这么晚了还在做实验？”我忍不住问。

“做细菌群落繁衍，每个小时都要作记录。”祖母微微笑着，把我领到一个乳白色的台面跟前。台面上整齐的摆放着一排圆圆的培养皿，每一个里面都有一层半透明的乳膏似的东西。

“这是……牛肉蛋白胨吗？”我在学校做过类似的试验。

祖母点点头，说：“我在观察转座子在细菌里的活动。”

“转座子？”

祖母打开靠边的一个培养皿，拿在手上：“就是一些基因小片断，能编码反转录酶，可以在 DNA 间游走，脱离或整合。我想利用它们把一些人工抗药基因整合进去。”

说着，祖母又把盖子盖上:“但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这个是接触空气的干燥环境，旁边那个是糖水浸润，在旁边一个注入了额外的ATP。”

我学着她的样子打开最靠近的一个培养皿，问:“那这里面是什么条件呢？”

我把占了奶酪的手指在琼脂上点了点，我知道足够的营养物质可以促进细胞繁衍，从而促进基因整合。

“战战!”祖母迟疑了一下说:“那个是对照，隔绝了一切外加条件的空白组。”

我总是这样，做事想当然，而且漫不经心。

静静和我吵架的时候，曾经说我做事莫名其妙，考虑不周，太不成熟。我想她是对的。尽管她是指我总忘掉应该给她打电话，但我明白，我的问题决不仅是这一件事。静静是一个有无数计划而且每一个都能稳妥执行的人，而我恰好相反。我所有的计划执行起来都会出错，就像面包片掉在地上一定是黄油落地。

由于缺少了对照，祖母的这一组实验只能重做。虽然理论上讲观察还可以继续，但至少不能用来发表正式结果了。

我很惶恐，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但祖母却似乎并没有生气。

“没关系，”祖母说，“我刚好缺少一组胆固醇环境。”

然后祖母就真的用马克笔在培养皿外面作了记号，继续观察。

C

第二天早上，祖母熬了香甜的桂花粥，郊外的清晨阳光明媚，四下里只听见鸟的声音。

祖母问我这几天有什么计划。我说没有。这是真话。如果我有什么想做的，那就是想想我想做什么。“你妈妈说你毕业的问题是因为英语，怎么会呢？你转系之前不就是在英语系么？英语应该挺好的呀。”

“四级没考，忘了时间。”我咕哝着说，“大三忘了报名，大四忘了考试日期。”

我低着头喝粥，用三明治把嘴塞满。

我的确不怕考英语，但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自己压根没上心。至于转系，现在想想可能也是个错误。转到环境系却发现自己不太热衷于环境，大三跑去学了些硬件技术，还听了一年生物系的课，然而结果就是现在：什么都学了，却又好像什么都没学。

祖母又给我切了半片培根，问:“那你来以前，妈妈怎么说？”

“没说什么。就是让我在这儿安静安静，有空念点经济学的书。”

“你妈妈想让你学经济学？”

“嗯，她说将来不管进什么公司，懂点经济学也总有帮助。”

妈妈的逻辑是定好一个目标然后需要什么就学什么。然而这对我来说这是最缺乏的。我定下的大目标总是过不了几天就被自己否定，于是手头的事就没了动力。

“你也不用太担心以后。”祖母见我吃完，开始收拾桌子,“就好像鼻子不是为了戴眼镜才长出来的。”

这话静静也说过。“鼻子可是为了呼吸才长的。”她说上帝把我们每个人塑造成了独特的形状，所以我们不要在乎别人的观念，而是应该坚持自己的个性。所以静静出国了，很适合她。然而，这也同样是我所缺乏的，我从来就没听见上帝把我的个性告诉我。

收拾餐桌的时候我心不在焉，锅里剩下的粥都洒在了地上。我的脸一下子烫了起来。

“没关系，没关系。”祖母结果我手里的锅，拿来拖把。

“……流到墙角了，不好擦吧？您有擦地的抹布吗？我来吧。”我讪讪的说。

我想起妈妈每次蹲在墙边细心擦拭的样子。我家非常干净，妈妈最反感我这样的毛手毛脚。

“真的没关系。”祖母把餐厅中央擦拭干净,“墙边上的就留在那就行了。”

她看我一脸茫然，又笑笑说:“我自己就总是不小心，把东西洒得到处都是。所以我在墙边都铺了培养基，可以生长真菌的。这样做实验就有材料了。”

我到墙边俯身看下，果然一圈淡绿色的细茸一直延伸，远远看着只像地板的装饰线。

“其实甜粥最好，说不准能长出蘑菇。”

祖母看我还是呆呆站着，又加上一句:“这样吧，你这几天要是没什么特别的事，就帮我一起培养真菌怎么样？”

我不假思索的点点头。

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接连闯祸想要弥补，更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生活需要一些变化。到目前为止，我的生活基本上支离破碎，我无法让自己投身于任何一条康庄大道，也规划不出方向。也许我需要一些机会，甚至一些突发事件。

D

祖母很喜欢说一句话：功能是后成的。

祖母否认一切形式的目的论，无论是“万物有灵”还是“生机论”。她不赞同进化有方向，不喜欢“为了遮挡沙尘，所以眼睛上长出了睫毛”这样的说法，甚至不认为细胞膜是细胞为保护自身而构造的。

“先有了闭合的细胞膜，才有细胞这回事。”祖母说。“还有 G 蛋白偶联受体。在眼睛里是感光视紫红质，在鼻子里就是嗅觉受体。”

我想这是一种达尔文主义，先变异，再选择。先有了某种蛋白质，才有了它参与的反应。先有了能被编码的酶，才有这种酶起作用的器官。

存在限于本质？是这么说的吧？

在接下来的一个晚上，祖母的实验传来好消息：期待中的能被 NTL 试剂染色的蛋白质终于在胞质中出现了。离心机的分子量测定也证实了这一点。转座子反转录成功了。

经过了连续几天的追踪和观察，这样的结果实在令人长出一口气。我帮祖母打扫实验室，问东问西。

“这次整合的究竟是什么基因呢？”

“自杀信号。”祖母语调一如既往。

“啊？”

祖母俯下身，清扫实验台下面的碎屑:“其实我这一次主要是想做癌症治疗的研究。你知道，癌细胞是不死的细胞。”

“这样啊？”我拿来簸箕,“那么是不是可以申报专利了？”

祖母摇摇头:“暂时还不想。”

“为什么？”

“我还不知道这样的翻录有什么后续效应。”

“这是什么意思？”

祖母没有马上回答。她把用过的试剂管收拾了，台面擦干净，我系好垃圾袋，跟着祖母来到楼下的花园里。

“你大概没听说过病毒的起源假说吧？转座子在细胞里活动可以促进基因重组，但一旦在细胞之间活动，就可能成为病毒，比如 HIV。”

夏夜的风温暖干燥，但我还是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原来病毒是从细胞自身分离出来的，这样我想起王小波写的用来杀人的开根号机器。一样的黑色幽默。

我明白了祖母的态度，只是心里还隐隐觉得不甘。

“可是，毕竟是能治疗癌症的重大技术，您就不怕有其他人抢先注册吗？”

祖母摇摇头:“那有什么关系呢？”

“砰”，就在这时，一声闷响从花园的另一侧传来。

我和奶奶赶过去，只见一个胖胖的脑袋从蔷薇墙上伸了出来，额头满是汗珠。

“您好……这是对不起，我想收拾我的花架子，但不小心手滑了，把您家的花砸坏了。”

我低头一看，一盆菊花摔在地上，花盆四分五裂，地下躺着祖母的杜鹃，同样惨不忍睹。

“噢，对了，我是新搬来的，以后就和您是邻居了。”那个胖大叔

不住地点头,“这是太对不起了，第一天来就给您添麻烦了。”

“没关系没关系。”祖母和气地笑笑。

“对不起啊。明天我一定上门赔您一盆。”

“真的没关系。我正好可以提取一些叶绿体和花青素。您别介意。”祖母说着，就开始俯身收拾碎片。

夏夜微凉，我站在院子里，头脑有点乱。

我发觉祖母最常说的一个词就是没关系。可能很多事情在祖母看来真的没关系，名也好利也好，自己的财产也好，到了祖母这个阶段的确都没什么关系了。一切只图个有趣，自得其乐就够了。

然而，我暗暗想，我呢?

过了这个夏天我该怎么样呢？重新直接回学校，一切和以前一样，再晃悠一年到毕业？

我知道我不想这样。

E

转天上午，我帮祖母把前一天香消玉殒的花收拾妥当，用丙酮提取了叶绿素，祖母又兴致勃勃地为自己庞大的实验队伍增加了新成员。

整个一个上午我都在做心里斗争，临近中午时终于做出了个决定。我想，无论如何，先去专利局问问再说。刚好下午隔壁的胖大叔来家里赔礼道歉，我于是瞅个空子一个人跑了出来。

专利局的位置在网站上说明得很清楚，很好找。四层楼庄严而不张扬，大厅清静明亮，一个清秀的女孩子坐在服务台看书。

“你，你好。我想申报专利。”

她抬起头笑笑:“你好。请到那边填一张表。请问是什么项目？”

“呃，生物抗癌因子。”

“那就是３号厅，生物化学办公室。”她用手指了指右侧。我转身时，她自言自语地加上一句:“奇怪了，今天怎么那么多报抗癌因子的？”

听了这话，我立刻回头:“怎么，刚才还有吗？”

“嗯，上午刚来了个大叔。”

我心里咯噔一下。隐隐觉得情况不大对。

“那你知道是什么技术吗？”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是一种药还是什么？”

“哎，我就是在这里打工的学生，不管审技术。你自己进去问吧。”说着，女孩又把头低下，写写画画。

我探头一看，是一本英语词汇，就套近乎地说:“你也在背单词啊？我也是。”

“噢？你是大学生？”她抬起头，好奇的打量我,“就有专利了？不简单呀。”

“嗯……不是,”我有点脸红,“我给导师打听的。你还记不记得上午那位大叔长什么样？我怕是我的导师来过了。”

“嗯……个子不高，有点胖，有一点秃顶，好像穿黄色。其他我也想不起来了。”

果然。怪不得我出门的时候觉得什么地方不对了。

当时隔壁的大叔带来了花，我主动替他搬，而他直接用手推向门轴那一侧。第一次来的人决不会这样。原来如此。前一天晚上肯定不单纯是事故。一定是偷听我们说话才不小心砸到了花。

也亏得他还好意思上门，我想，我一定得赶快告诉奶奶。大概他以为我们不会报专利，也就不会发现了吧。幸亏我来了。

“这就走了呀？”我转身向门口走去，女孩在背后叫住我,“给你个小册子吧。专利局的介绍、申请流程、联系方法都在上面了。”

我勉强笑了一下，接过来放进口袋，大步流星走了出去。

F

当我仓皇奔回家时，祖母还在她的实验室，安静地看着显微镜，

宛如纷乱湍急的河流中一座沉静的岛。

“奶奶……”我忍住自己的气喘,“他偷了你的培养皿……”

“回来了？去哪儿了？跑了一身土？”祖母抬起头来，微笑着拍拍我的外衣。

“我去……”我突然顿住，不知道怎么解释自己去了专利局，换了口气,“奶奶，隔壁那个胖子偷了您的培养皿，还申报了专利。”

出乎我的意料，祖母只是笑了一下:“没关系。我的研究都可以继续。而且我之前不是也说过，前两天的实验很粗糙，根本没法直接应用的。”

我看着祖母，有点哑然。人真的可以这么淡然么？祖母仿佛完全不想考虑知识产权经济利益一类的事情。我偷偷掏出口袋里的小册子,攥在手里，叠了又展开。

“先别管这件事了。先来看这个。”祖母指了指面前的显微镜。

我随意地向里面瞅了瞅，心不在焉地问:“这是什么？”

“人工合成的光合细菌。”

我心里一动，这听起来很有趣。“怎么做到的？”

“很见到，把叶绿素基因反转录到细菌里。很多蛋白质已经表达出来了，不过肯定还有问题。如果能克服，也许可以用来作替代能源。”

我听着祖母平和而欢愉的声音，忽然有一种奇怪的不真实地感觉。仿佛眼前罩了一层雾，而那声音来自远方。我低下头，小册子在手里摩挲。我需要做一个决定。

祖母的话还在继续:“……你知道，我在地上铺了很多培养基，我打算改造材料，用房子培养细菌。如果成功了，吃剩的甜粥什么的都可以用了。至于发电问题，还是你提醒了我。细胞膜流动性很强，叶绿素反应中心生成的高能电子很难捕捉，不过，添加大量胆固醇小分子以后，膜就基本上可以固定了，理论上可以用微电极定位……”

我呆呆地站着，并不真能听进去祖母的话，只零星地抓到只言片语。这似乎是个更有应用前景的创造。我的脑袋更乱了。我没办法集中精力听祖母的话，讪讪地说:“您倒是把我做错的事又都提醒了一遍

呀。”

祖母摇摇头:“战战，我的话你还不明白吗？”她停下来，看着我的眼睛,“每天每个时刻都会发生无数偶然的事情，你可能在任何一家餐厅吃饭，也可能上任何一辆公交车，看到任何一个广告，而所有的事件在发生的时刻都没有好坏之分。它们产生价值的时刻是未来。是我们现在这一刻做的事给过去的某一刻赋予了意义……”

祖母的声音听起来飘飘悠悠，我来不及反应。偶然，时刻，事件的意义，未来，各种词汇在我的脑袋里盘旋。我想起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我想余准的心情应该和我一样吧，一个决定在心里游移酝酿，而耳边飘来缥缈的关于神秘的话语……

“……生物学只有一套原则：无序事件，有向选择。那么是什么在做选择呢？是什么样的事件最终能留下来成为有利事件呢？答案只有延续性。一个蛋白质如果能留下来，那么它就留下来了，它在历史中将会有个位置，而其他蛋白质随机生成又随机消失了。想让某一步正确，唯一的方法就是在这个方向上再踏一步……”

我想到自己，想到邻居的胖子，想到妈妈和静静，想到我之前混乱的四年，想到我的忧郁与挣扎，想到专利局明亮的大厅。我知道我需要一个机会。

“……所以，如果能利用上，那么奶酪、洒在地上的粥和折断的花就都不是坏事了。”

于是我决定了。

G

在那个夏天之后，我到专利局找了份实习的工作。我在小册子上读到的。

在哪里找正式工作不太容易，但他们总会找一些在校的学生做些零碎工作——还好我没有毕业。专利局的工作并不难，但每个方向的知识都要一点——还好，我在大学学习也是漫无目的。

安安——我第一次来这里遇到的女孩——已经成了我的女朋友。我们的爱情来自一同准备英语考试——还好我没考过四级。安安说她对我的第一印象是礼貌而羞涩，感觉很好——我没告诉她那是因为做亏心事心理紧张——一切都像魔力安排的，连亏心事都帮了我的忙。

再进一步，我甚至可以说之前的心乱如麻都是好事——如果不是那样，我不会来到祖母家，而后面的一切也都不会发生。现在看来，过去的所有的事都连成了串。

我知道这不是任何人的安排。没有命运存在。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总以为我们能选择未来，然而不是，我们真正能选择的是过去。

是我的选择把几年前的某一顿午饭挑选出来，成为和其它一千顿午饭不一样的一顿饭，而同样也是我的选择决定了我的大学是正确还是错误。

也许，承认事实就叫做听从自我吧。因为除了已经发生的所有事件的总和，还有什么是自我呢？

一年过去了，由于心情好，所有的工作做得都很好。现在专利局已经愿意接受我做正式员工，从秋天开始上班。

我喜欢这里。我喜欢从四面八方了解零星的知识。而且，我不善于制定长远计划，也不善于执行长远计划，而这里刚好是一个一个案例，不需要长远计划。更何况，像爱因斯坦一样的工作，很酷。

经过一年的反复实验和观察，祖母的抗癌因子和光合墙壁都申请了专利。已经有好几家大公司表示了兴趣。祖母没有心情和他们谈判，我便充当了中间人的重任。幸亏我在专利局。

说到这里还忘了提，祖母隔壁的胖子根本没有偷走祖母的抗癌因子培养皿。他自以为找到了恒温箱，却不知道那只是普通的壁橱，真正的恒温箱看上去是梳妆柜。

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一样东西真正的用处是什么，祖母说。原来她早知道。原来她一直什么都知道。

（完）

最后的原生生物

詹姆斯·范·佩尔特

在大卡车敞开的窗户外边，密西西比河平原在黑暗中滚滚而过。沼泽地把月亮挂在低矮的地平线上，它就像是一只银色的硬币，在绵延数英里的路程中，它的光线要么在高地的黑森林中闪烁，要么从围栏开裂的篱笆间渗透过来。空气闻起来既潮湿，又有一股陈腐的死鱼味，沉重得如同一条湿漉漉的手巾。然而这比炎热午后的动物圈里要强得多，在那个时候，太阳炙烤着遮篷，展出的动物们都缩在微弱的阴影里。在夜间上路才是走下去的办法。每隔几分钟特莱文就计算一下距离。他们很快就会离开罗克西，随后到达汉堡、麦克奈尔和哈里斯顿，并很快离开。在费特，有一个不错的餐车饭店，他们可以在那儿吃早餐，可是那意味着要驶下高速公路，而且，如果他们停下来就会碰上维克斯堡早上最差的交通。不，应该一直行驶下去，驶向下一座城镇，在那里他们可以赶上时间进行一次展出。

他伸手越过座位去够放在他和凯普莱斯之间的杂物袋。她睡着了，婴儿般白肤金发的头部靠在车门上。她的小手握着一本打开的希腊文版《奥德赛》。如果她醒着，她可能会看一眼地图，然后准确地告诉他里梅厄斯韦尔还有多少英里，以当前的速度他们要用多少分钟才能到达，在油箱里会剩下多少盎司的汽油。她小女孩一样的眼睛会逼得他无路可退：“你为什么不能自己计算出这些数据？”也许她看上去只有 2 岁，可她实际是 12 岁，而且还具有一名中年税务代理的心智。

在袋子的底部，他找到了牛肉干。它尝起来多半是胡椒味，在里边，它具有一种金属的风味，他却试图不去这么想。谁知道这种牛肉干是由什么制成的呢？他不相信还有可以屠宰的原始形态的牛，即原生牛。

在一个长长的拐弯之后，城市限速标志隐约出现在黑暗中。特莱文踩了刹车，又换成了慢档。罗克西的警察因为他们的速度监视而臭名昭著，而且他的钱袋里已经没有足够的行贿资金帮他摆脱一张罚单。在他的后视镜中可以看见另一辆卡车和一辆小汽车紧紧跟在后面，那里载着杂役哈代和他的一队工人。

在一个空旷的十字路口罗克西的交通信号灯闪耀着黄光，而关门的店铺则默默地立在几盏路灯下。向市中心行驶了几个街区之后，又

有一英里长的道路，两旁满是残破的房屋和拖车；在煤渣砖砌成的路上，破洗衣机和皮卡点缀着月光笼罩下沿街的庭院。有什么东西在锁链连接的篱笆后面朝他叫个不停。为了看个清楚，特莱文放慢了车速。这是出于职业的好奇心。那家伙在门灯下看起来像一只原生狗，一只原生动物，一只年迈的动物，如果它僵硬的步态能说明什么的话。这种动物存活下来的已经不多了，倒不是因为基因突变的影响。特莱文想知道，如果邻居们心存嫉妒，那么在自家后院养了一只原生狗的主人们是否会和他们产生纠纷。

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的声音说道:“爸爸，如果我们不能在梅厄斯韦尔赚 2600 美元，我们就得卖掉一辆卡车。”

“永远不要叫我爸爸,”他沉默着开过一大段弯路。双向行驶的公路通常没有路肩，保持安全需要专心致志,“我刚才不知道你醒了。此外，1000 美元就够了。”

凯普莱斯合上了书。在驾驶室的黑暗中，特莱文看不见她的眼睛，可是他知道那双眼睛像极地的冰一样蓝。她说:“1000 美元买柴油当然够了，可我们已经拖了几周的工资，工人们不会容忍再一次的推迟了，不要晚过你在加尔夫港承诺的时间。季度税收的延期也过去了，而且我们不能像对付其他债权人那样通过抵押几个月额外的物品来应付政府工作人员。我们已经有了供应大多数动物十天左右的食物，但是我们不得不给虎羚和鳄鼠买新鲜的肉，否则它们就会死。有了 2600 块我们才能渡过难关，可那只是勉强够用。”

特莱文沉下脸。自从他发现她的嗓音和发音特别可爱以来已经很多年了，而且几乎她说的每件事都有讽刺和批评的意味，这好像是为了他自己的自我怀疑而与一个小个的律师生活在一起。“那么我们需要的观众是……”他皱起了眉头,“2600 美元除以 4.5……”

“578 个人，这会留给你额外的一美元去喝一杯咖啡。”凯普莱丝说，“从去年秋天在弗瑞迪开始，我们就从没挣过那么多钱了，那是因为纳齐兹的啤酒节提前结束了，幸亏有路易斯安那州的酒水法令！我们得承认展出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还得分割财产、卖掉货物，然后付清帮工的薪水。”

她打开了从仪表板上伸出来的曲颈阅读灯，并且翻开了那本书。

“如果我们能坚持到罗斯代尔……”他想起了上次在罗斯代尔摆脱困境。那是在七年以前，那个城市征召他去工作，让他发送信件和

电子邮件。他们以一个委员会在新奥尔良见他，那里边有一个黑美人在出去吃饭时曾在桌子底下紧按住他的大腿。

“我们办不到。”凯普莱丝说。

特莱文回忆起放在腿上的手感觉起来既舒适又温暖。当时他几乎从桌子旁跳起来，脸也涨得通红。

“大豆节会把人们吸引过来。每样东西都由大豆制成，大豆派、大豆啤酒、大豆冰淇淋。”他暗自笑道，“我们在那儿赚过钱，我曾和罗斯代尔的大豆女皇沿着中央大街一起行驶。”

“我们完了，收起你的豆子吧。”她头也不抬。

罗斯代尔的大豆女皇也曾是那么的友好，而且特别令人喜欢，所以他把动物园带到了城里。他想知道她是否还在那儿，他可以去拜访她。“不对，如果我们赶上大豆节就会干得不错。一场完美的展出，随后我们就会再次上路了。我会重新装饰我们的卡车。当我们播放着音乐来到城镇时，人们会爱上我们的。世界上最大的新奇动物园！你记得《新闻周刊》在什么时候发表的那篇报道吗？天哪，那真是个重要的日子！”他又朝窗外瞥了一眼，月亮正在地平线上随着他们前行，它足有一只沙滩充气球那么大，就像擦亮的轮毂罩随着他们在黑暗中滚动。沿着密西西比河向西行进 32 公里，他可以闻到流向大海的那条河流的气味。她怎么能怀疑他们会赚到大钱呢？我会在梅厄斯韦尔和罗斯代尔做给她看的，他想，让她脸上的傻笑一扫而光。钱会多得从桌子掉下来，我们得用麻袋来装。他一边咧嘴笑，一边在袋子的深处又挖出一块牛肉干。

10：30，特莱文把卡车开进了梅厄斯韦尔。他睁大了眼睛找寻他们的宣传海报和传单。两周前他送来了一箱子的海报和传单，假如他雇来的那个男孩完成了任务，它们应该被贴得到处都是。可他只看见了一张，而且还被撕去了一半。有几条标语欢迎垒球队来参加中南部春季垒球赛。旅馆打出了“客满”的标志，由此可见，人们注意力集中于此。他放上音乐，乐声从卡车顶上的扬声器里传了出去。动物园进城了，他想，来动物园观赏吧。但是，除了几个坐在理发店前的老人在他们经过时冷漠地看着他们，似乎没有人注意他们的到来。

“凯普莱斯，他们不会一整天都打球的，嗯。在比赛的间隙他们得干点什么。”

她不屑地哼了一声。她的膝上电脑开着放在她旁边的座位上，她正在傲账记录收入和支出情况。

集市位于城镇北部的边缘，紧靠着球场。一名停车场的管理员在门口迎住了他，然后又登上了行驶的汽车，于是他的脑袋正好出现在窗户的下方。

“停车的费用是 100 美元。”他说道。他的脸藏在一顶宽边草帽下，那草帽看起来旧得如同周游了几次世界一样。

特莱文用手指敲打着方向盘，同时也保持着冷静:“我们先前为这地方付过钱了。”

管理员耸耸肩:“交 100 美元，否则就去其他地方安顿自己。”

跪在座位上的凯普莱丝倾身越过了特莱文。她加粗了嗓音，尽量模仿特莱文:“我们把那张支票付给梅厄斯韦尔停车场还是伊萨克纳郡？”

管理员大吃一惊。在凯普莱丝藏起来之前，他抬起了头。他的脸足有 60 岁那么老，而且和他的草帽一样脏。“现金。不收支票。”

“我也是这么想的。”她从窗前退回去的时候对特莱文说,“给他 20 块。那里最好有便携的尿壶和我们要的电气连接端口。”

特莱文朝他亮出一张钞票。

管理员在跳下行驶的汽车时干净利落地抓过钞票。“嗨，先生,”他说,“你的小女孩多大了？”

“老得不成样子，傻瓜。”特莱文说着踩下了离合器，大卡车向前驶去。“我告诉过你别露面。如果当地人知道我带着一个还保存着图书的突变异种，我们会麻烦不断的。他们有劳动法，你是知道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告诉我给他多少钱？我们可以用那些钱买来可供消耗一两天的肉。”

凯普莱丝跪着朝窗外看去:“他真是个名副其实的看门人。永远不要惹恼一个看门人。嗨，他们对这个地方清理了一番，上一次在我们和那条河之间曾经有一小片树林。”

特莱文倚在方向盘上:“你想要在你打垒球的地方附近有树林和灌木丛吗？你去追逐一个落进矮树丛的界外球就永远也回不来

了……”

在集市的另一边，地势向大堤倾斜，越过大堤是流淌着的密西西比河，离这里不超过 100 米远的地方是一块巨大泥泞的平原。在 10 点钟左右的太阳底下，平原上点缀着数行缓慢漂流的泡沫。一条黑色驳船位于很远的地方，他听不见它逆流而上时发出的喀嚓声。在他们和河流之间，特莱文怀着赞许的心情注意到，一条 3 米左右高、用锁链连接的围栏延伸到无穷远处。谁知道从河里会爬出什么令神都感到敬畏的东西呢？

像往常一样，准备工作花去了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在约 2．4 米的动物圈里，大型动物滚热的毛皮和未曾清洗的笼子底都散发着臭气。它们第一批下了半挂拖车。看起来既无精打采又虚弱不堪的虎羚是一只长腿、有蹄的动物，基因突变使它令人印象深刻的脸上长着马刀形状的牙齿，下面几乎没有脖子。当它的笼子被放在湿漉漉的地上，它几乎都抬不起头来。它轻轻地叫着。特莱文查看了一下。

“立即给它遮上一层帆布。”他对杂役哈勃说。

哈勃是一个爱发牢骚的大个子，他把一件摇滚音乐会的旧 T 恤里朝外穿在身上。

特莱文加了一句：“那拖车里有 120 度。”

他爱怜地看着那只动物，想起了他从伊利诺斯州的一个农场里得到它时的情形。在基因突变被认识和命名并成为一种瘟疫之前，它是美国第一批突变体幼种之一。这只虎羚的姐姐几乎是怪物：粗壮的腿、鳞状皮肤和又细又长的脑袋使它活像一只杂交的赛狗。可是特莱文到达那里时，那个农夫已经把它杀了。它们的母亲就像你曾看过的普通的母牛，它怀着迷惑的心情呆滞地看着它的孩子们。

“我的牛到底怎么了？”农夫问了好几次，直到他开始讨价还价。

特莱文一付了钱，那个人就说道：“假如我有其他看起来怪异的动物，你想要我打电话给你吗？”

特莱文嗅到了其中的利益。

6 月和 7 月，他在皮卡的后面展示虎羚，向每位观众收取 20 美元，每星期净赚 1 万美元。他认为，我也许不太聪明，但我确实知道如何挣钱。夏季结束时，特莱文博士的奇异动物旅行展览馆诞生了。

就在那一年，凯普莱丝在他旁边的儿童车座里随车同行，她妈妈在分娩的时候死掉了。

在 8 月，他们从西纳托比亚出发，向北到达孟斐斯。

凯普莱丝在 11 个月大的时候说出了第一句话：“80 英里（约 28 公里）没有超过速度限制吗？”甚至从那时起，她的声音里就带有嘲讽挖苦的语气。特莱文当时差点撞坏了卡车。

那只鳄鼠出来的时候，一边咆哮着，一边咬那些栏杆，它长有皮毛的鼻子有力地顶在金属上。它用自己 200 磅的身体撞击着门，几乎使笼子从搬运工的手里翻倒。

“把你们的手放远点。”哈勃对他的手下厉声说道，“否则你们给妈妈写信时就得用铅笔敲打一支残指了。”

随后，其他的动物都被卸了下来。豪猪蟒，一只牛蛙发生变异的孩子，它在每一块阴影下都会抖动潮湿多棘的皮肤；大约有一只野生火鸡那么大的独角鹅靠四条腿支撑着身体，在它珍珠一样闪光的角状物下边的周围，残破的羽毛正在脱落。其他的每一只动物都是突变异种，猫、松鼠、猴子和海豹们已经面目全非的后代，以及特莱文可以收集到的动物园里的其他所有动物。大型和小型的笼子、鱼缸和动物培养箱、小畜栏和鸟笼，以及拴动物的桩子——都卸了下来供展览使用。

到日落时，最后一只动物已经被安放好并且喂了食物。马戏团的旗帜在半挂卡车的顶部飘扬，扬声器就安放在他们的海报上方。

停车场的管理员在笼子间闲逛，他的双手深深地插在衣袋里，他友好和随便得如同在早晨时不曾想骗他们的钱。“如果你们在这里扎营住宿，那么太阳一落山，你们所有人最好呆在卡车里。”

特莱文怀疑地问：“为什么要那么做？”

那个人朝着河抬起了下巴，在落日的映照下，河流发出的红光像一块血污。“几天前水位上涨了，现在已经高过了那些围栏。大坝还在支持着，不过现在某种长满牙齿的突变异种也许正在我们这一带四处走动。既然如此，你们就不能走进那片泥塘，免得被什么东西咬上一口。民防志愿者每天在岸上巡逻，以寻找脾气更暴躁的生物，可是这条古老的河流太长了。你有枪支吗？”

特莱文耸了耸肩膀:“有棒球棒。也许我们运气好得能够在这个动物园里添些动物。你期望人们都来看垒球比赛?”

“有 32 支球队呢。我们额外又用船运来了看台。”

特莱文点点头。如果他在上午的早些时候播放音乐,也许会吸引等待比赛的人们,在炎热到来之前不如消遣一下嘛。几分钟后,停车场管理员离开了。特莱文很高兴他走开,特莱文获得的清晰印象是:他在找一些可以偷走的东西。

吃过饭,凯普莱丝爬到了上层的铺位上。她的短腿差点儿使她完不成这样的动作。特莱文把自己的毯子踢到了一边,即使已经过了 10 点,气温仍在 90 度以上,而且还没有一丝的微风。大多数动物在笼子里安歇了,只有虎羚在叫,一声接着一声,如同猫头鹰一样颤抖而又冗长的叫声,却柔和而又充满旋律,这几乎和它凶猛的外表搭不上边。

“明天你躺下边。我不是在开玩笑。”特莱文在熄灯之后说道,“我不想你把人们赶走。”

凯普莱丝嗤之以鼻:“在一个变种动物园里我却不能霹面,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我厌倦了像一个怪物一样躲得远远的。不管怎样,再过 50 年将不会有你这样的人存在。你也应该接受这不可避免的事实,我就是未来,他们应该能够接受。”

特莱文把手放在脑后,盯着上面凯普莱丝的铺位。透过他安装在窗户上的纱窗,他可以听见密西西比河的河水在拍打着堤岸。一只动物在远处刺耳地尖叫着。特莱文试图想象出是什么动物会发出那种声音。

最后,他说:“人们不喜欢人类的变种,至少不喜欢那些看起来像人类的变种。”

“为什么会这样?”她问道,所有的挖苦和讽刺一扫而光,“我不是一个坏人,假如他们逐渐了解我的话。我们可以谈论书籍,或者哲学。我具有思想,不仅仅是一副身躯。”

那只动物又在黑暗中叫了起来,声音延续着,直到不再尖利,它才停下。一个伴随着水花飞溅的沉重的落水声表明那个动物离开了。“我猜人类的变异令他们感到悲伤,凯普莱丝。”

“我令你感到悲伤吗？”在卡车驾驶室黯淡的内部空间里，她听起来确实像一个两岁大的小女孩。特莱文知道她不是正常人，她永远不会“长大”，她的 DNA 表明她不是人类。她曾傲慢地讲话并用布娃娃一样的眼睛使他觉得自己的愚蠢，他曾禁止她叫自己“爸爸”。他回忆起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她的小时候，然后他想，她有点儿像她母亲。他仍然保留着关于她的印象：她梳头、睡觉和张着嘴呼吸时的情形，就如同她的母亲一样。从他喉咙流露出的话语也镌刻着对那些时光的回忆。

“不，凯普莱丝，你没有令我感到悲伤。”

几个小时过去了，凯普莱丝早就睡着了，特莱文也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一连串的梦中。他被一条土耳其蒸气浴巾憋得透不过气来，当他把浴巾抛开时，他的债主们又把他围在了当中。他们拿着过期未付的债务通知，其中大多数是人类。

天亮前，特莱文就起床去给动物们喂食了。经营这个动物园的窍门多半在于分辨出那些动物们吃什么，这恰恰是因为，父辈是一只原生马并不意味着干草可以像预期的那样被当做饲料。凯普莱丝为他维护着一张详细的图表：动物的体重，消耗多少食物，以及补充哪些维他命最有用，这对管理一个动物园很有实用性。他往猪驼的笼子里倒了一桶玉米棒，猪驼喷着鼻息，蹒跚地从栖身的窝里爬出来。它看起来不像一只猪或者特莱文认识的其他动物。它把脸埋进食槽之前，感激地朝特莱文看了一眼，它的眼睛大得如同碟子一样。

特莱文沿着成排的笼子走过去。喂鸟的虫子装在一只笼子里，旁边是谷物，还有从屠夫那儿弄来的骨头，以及狗食、已经腐坏的鱼、面包、谷制品、不新鲜的蔬菜和燕麦片。虎羚品尝着他扔进去的一块烤牛臀肉，在撕下一小块细细咀嚼之前，它用猫一样灵巧的舌头舔了舔那块肉，还满足地发出咕咕声。

在这一排靠近河流的尽头，有两只笼子从展台上被撞倒在地，而且被砸了个稀巴烂，黑色的血和几小块肉还粘在扭曲的铁条上，笼子里装着的两只暗色皮质皮肤的鸟状生物都不见了。特莱文叹着气在笼子旁边走来走去，察看着四周的情况。在一块泥土地上，一个单独的带有四个深深的爪痕的蹼状脚印显示了穿过那里的肇事者的行踪。几个不完整的脚印从河那边延伸过来。特莱文把手指放进脚印里，它足有半英寸深。地面潮湿却很坚实，需要用力地向下压他才能把手指插进去半英寸。他惊异于那只动物的体重，同时还作了一个记录以提醒

自己今晚得把小一些的笼子放在卡车里存放。这将意味着更多的劳动，他再一次叹了一口气。

8 点的时候，停车场对面的垒球场已经挤满了人。比赛开始时，球员在围栏外做着热身运动。给他们提供住处和用来放食品的帐篷就坐落在附近。特莱文笑了笑，放出了音乐。挂在卡车上的横幅上写着：特莱文博士的奇异动物旅行展览馆。欣赏自然的奇迹！寓教于乐！到中午时，已经有 15 位顾客付钱参观了。

特莱文让哈代负责卖票，自己则装了一箱传单，又把一支射钉枪别在了腰带上，然后朝球场的方向走去，边走边散发传单。太阳像一个潮湿的炉子在散发着热量，只有球场上的运动员没有呆在帐篷里或遮阳伞下面。他们有几个人给他买了一杯啤酒——他喝了一口——可是由于潮湿而有些褶皱的传单却被扔在了椅子下边或者是冰箱后面。

“我们正在举行首个比赛日的特别优惠活动。”他说，“每人 2 元，交 3 元钱就可以和一个朋友一起参观。”他的衬衫紧贴在后背上，“我们将在太阳落山后开始营业，那时候会凉快一些。展览的动物不容错过啊，朋友们！”

有一个 20 多岁的女人，她的脸颊被太阳晒得通红，金色的头发绑在脑后，她说：“该死，我没必要花钱去看一个暗示！”她把传单团成一团扔掉了。

她的一个队友坐在地上，两腿间放着一杯啤酒，他说：“祝他好运吧，多丽丝，他只是为了谋生。”

特莱文说：“《新闻周刊》报道过我们，你们也许读过。”

“也许我们过会儿会去，伙计。”坐在地上的球员说。

多丽丝打开一个易拉罐：“也许今天下午还会下雨呢！”

“也许吧。”特莱文迎合着说道。他又朝着集市另一边的城镇走去。太阳用灼人的炎热折磨着他的头顶。他走了 100 米的时候就希望自己能戴上一顶帽子，可是天气热得使他无法回去取。

他把一张传单钉在了他遇到的第一根电线杆上。“好吧，”他对自己说，“一些小小的宣传，我们会把这些钱赚回来的！”

他走过一根又一根的电线杆的同时，人行道也在刺目的热浪中闪烁。他走过了五金店、酒馆、浸礼会教堂（它的大帐篷上写着“让孩

子们来吧”）、撞球场，以及自助商店。他走进每个店铺请求老板张贴他的海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同意了。在中央大街后边坐落着几条街区的住宅，特莱文走过一条又一条的街道，张贴着海报，同时也认同地注意到布满窗口的铁丝网。

“现如今没法更加小心了。”他说。在炎热中，他觉得头晕目眩，太阳光一浪接一浪地冲击着他的后背。展出取得成功需要的观众是578 个，他想。它像一首歌一样在他心中打着节拍。把它当成 600 吧，600 个人来参观动物园，来参观动物园，来参观动物园……

当他终于转身向集市走去时，太阳开始下山了。特莱文拖着沉重的双脚，而传单却一张也没有剩。

夜幕降临了，特莱文穿着动物园主人的制服等在剪票口，那件制服是带有金色肩章的红色宽肩礼服。零钱箱在叮叮当当的欢乐声中“砰”的一声弹开了，装门票的滚筒也准备好了。随着萤火虫开始在河流上空的黑暗里闪烁，扬声器里里轻柔地传出马戏团的音乐。有趣，他想，基因突变怎么会只影响较大型的脊椎动物，却不影响老鼠般大小的哺乳动物和小蜥蜴，也不影响小鱼、昆虫或者植物。一只昆虫又能突变成什么呢？它们本来就很怪异了。他嗤笑了两声，走在人行道上时唱的歌还在脑海里回响：600 个人，来参观动物园，来参观动物园，来参观动物园。

特莱文盯着从公路上经过的每一辆车，等待着能有一辆驶向集市。

从日落到午夜，只有 20 几个人买票入场，大多数是发现梅厄斯韦尔没有多少夜生活的球员们。云彩飘了过来，远处的闪电放着光，如同闪亮的钢丝绒。

特莱文拨弄着装门票的转筒，使它在轴上来回地转动。一对穿着工装裤的年迈夫妇出来时拖着脚步从他身边经过，他们的衣裤上粘着富饶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泥土。

“你这里的一些动物很新奇，先生，”那位老先生说，他的妻子点点头，“却没有过去几年我在自己的田地里发现的动物奇怪，这都使我记不起原生动物什么样了。”

“离河流很近的那个地方，”她妻子说，“我们家就在那儿。”她指向一盏孤零零的灯下边的小型农舍，就在最后一块球场的旁边。特莱文奇怪他们是否曾在自家的门廊上拾到过本垒打击出的球。

钱箱里稀少的几张钞票在特莱文手指的拨弄下沙沙作响。钱应该多得桌子上都放不下，他想，我们应该被淹没在钱堆里。那对老年夫妇站在他旁边回头看着动物园。他们使他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表，而是他们纯粹的耐性。

他没有理由同他们交谈，可是手头又无事可做，于是他问:“我几年前来过这儿，以前的生活相当富足。到底发生了什么？”

妻子拉着丈夫的手，她说:“这个城镇正在消亡，先生，彻底地消亡。去年秋天他们关闭了小学，没有处在小学年龄的孩子了。如果你想看一场真正的动物展览，直接去伊萨克纳郡医院的小儿科好了。那都是对父母的惩罚，不过已经没有多少人有孩子了。”

“或者不管你把他们叫成什么。”老先生又加了一句,“你的动物园也在每况愈下啊。”

“可是我听说你有什么特殊的动物。”那女人胆怯地说道。

“你看到鳄鼠了吗？”特莱文问道,“关于它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呢。还有虎羚，你们看见了吗？”

“看见了。”她看起来失望地说道。

老年夫妇登上了他们的皮卡，启动了好几次它才突突地打着了火。

“我在维克斯堡为卡车找到了买主。”凯普莱丝说。

特莱文急忙转过身。她正站在检票口旁边的阴影里，腋下还夹着一个笔记本。“我叫你不要露面的。”

“谁会看到我呢？即使打折你都无法招徕顾客!”她盯着那一片空地,“我们不用把卡车送过去，他下个星期来镇上办其他事。我会做好这笔交易的，交车、拿钱，全都通过互联网。”

那位农夫的皮卡有一只尾灯熄灭了，它从集市拐上一条土路，这条路通往他们不到 200 米远的房子。“我们怎么处理那些动物？”他想哭。

“把不会伤人的动物放生，杀掉那些危险的。”

特莱文揉揉眼睛。

凯普莱丝跺着脚说:“瞧，没时间感伤了！动物园失败了，无论如

何，你会很快失去这一切。假如你太固执而无法完全放弃，那就先卖掉一辆卡车，你就能再维持几个星期。如果我们节俭一些，或许能挨过整个夏天。”

特莱文不再看她，萤火虫依旧在河流上闪闪发光。“我得做一些决定了。”他沉重地说。

她掏出笔记本：“我已经做过了，这是一辆半挂卡车的配件，我已经让哈代和工人们按实物列一份配件清单，过后再填上日期。”

“工具和笼子怎么处理？”

“垃圾场就在这儿的北边。”

特莱文从她的声音中听出了一种取得胜利的腔调吗？他接过笔记本，凯普莱丝把手放回到身体两侧，仰起头注视着他。动物园的灯光在她的脸上映射出长长的影子。我该踢她一脚，他想。他的腿也随着这个想法颤抖了一秒钟。

他把笔记本塞进腋下：“上床睡觉。”

凯普莱丝张嘴想说些什么，然后又把话吞了下去，一转身离开了。

她消失在驾驶室里，良久，特莱文坐在凳子上，下巴枕在手中，膝盖支着臂肘，看昆虫围绕着灯光飞舞。虎羚用臀部蹲坐在地上，警觉地看着那条河流。特莱文想起他曾看过的一部可怕的动画片，几个干瘪的老太婆坐在一辆装满尸体四轮马车的座位上，一个握着缰绳的转身对另一个说：“你知道，一旦瘟疫不再肆虐，我们就失业了？”

虎羚站了起来，朝河流的方向注视着。它在笼子里目不转睛地踱着步，一直没有把头从那一片黑暗中转向别处。特莱文挺起腰，它在远处看到了什么？很长一段时间，整个场景保持着，没有什么变化：昆虫在周围盘旋，轻声地嗡嗡作响的灯照耀着那些笼子，闪亮的金属映衬着周围的春光夜色，以及那只踱来踱去的虎羚，特莱文手扶着检票口磨光的木头，密西西比河清晰的流水声在背景中轻声地低泣。

在笼子的另一侧，一团来自河流的黑影从夜色中显现出来。特莱文被吸引住了，呆呆地眨着眼睛，所有的头发都在后脖颈上舞动。那只生物的前肢很短，站立着比一个人还要高，它眺望着动物园，然后像熊一样四肢着地，只是它的皮肤由于像蝾螈一样湿润而闪现着光芒。它的三角形脑袋在地面上嗅着，好像随着某种气味爬过了那片湿地。

当河里的生物来到第一个笼子——一个装着鼬蛇的小笼子——时，它把前肢抬离了地面，用指间有蹼的爪子抓住了那只笼。一刹那间笼子就被扯坏了，鼬蛇也不见了踪迹。

“嗨!”从震惊中清醒过来的特莱文喊道。

那只生物看着他。特莱文把手伸到检票口的下边，抓起那只球棒向前走去。那个怪物回身拿起了下一个笼子。

血液涌上特莱文的脸。“不，不，不。该死!”他向前走了两步，然后突然跑了起来，还把球棒举在了头顶,“滚开！滚开!”

随着一声巨大的闷响，特莱文用球棒砸在了那只动物的肩上。

它尖叫起来。

特莱文向后退去，还扔掉球棒，用双手堵住了耳朵。它又叫了一声，响亮得如同火车在鸣笛。很快，它就耸立在特莱文面前，伸展着爪子。接下来它似乎又失去了兴趣，来到第二个笼子旁，它在铁条上猛地一拉，就拆散了那个笼子。

特莱文的耳朵里嗡嗡直响,他从地上捡起球棒,挥舞着再次进攻。怪物用两只后腿站立着，露出了自己的牙齿，它们仿佛是锋芒毕露的针长在三角形的颌骨上。

特莱文向它的一侧打去，它用令人吃惊的灵活性向后躲开了，随后伸出利爪，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特莱文再次挥动球棒却又没有打中。怪物猛击他的腿部，撕破了他的裤子，还几乎扭断了他的双脚。

那家伙笨拙地移动着，随着特莱文再次挥动棒子，它朝山下的大堤围栏跑去。这次还是没有打中。它嚎叫着，试图和特莱文兜圈子。于是他急速地跑向一边，小心地在湿滑的泥地里保持着平衡。然而，他竟然摔倒了！那家伙控制了局面，它张开嘴，却又在特莱文举起球棒时撤了回去，就像是一只受到惊吓的狗。

特莱文一边急促地喘息，一边用球棒的一端指着它，一直通迫着它远离动物园。在他身后，警笛大作，引擎轰鸣，可是他不敢回身看，他只能威胁地移动着并时刻准备好手中的球棒。

一系列佯攻之后，怪兽背靠在围栏上。噩梦停止了。就在特莱文用双手将球棒从头顶砸下来的时候，它弓着背站了起来。通过球棒，

他感觉到头骨碎裂了，那个生物倒在泥浆中抖做一团。特莱文的脉搏狂跳不已，他的身体晃了晃，然后坐在了这只怪物的旁边。

山顶上，人们在动物园的灯光的笼罩下向黑暗中呼喊着。他们是垒球队员？还是市民？一辆警车的灯红蓝相间地闪烁着，还有三四辆警车亮着大灯停在卡车附近。显然他们看不见他，可是他也累得喊不出声音。他不顾地上的泥泞，仰面朝天躺下了。

死去的生物闻起来有一股血腥和河泥的气味。特莱文把一只脚搭在它身上，几乎为它的死感到遗憾。假如他能活捉它，那将会为动物园增加一只多么奇特的动物啊！渐渐地，他剧烈的心跳平和下来。泥浆既暖和又柔软，在头上，有些散开的云彩正在从一轮满月的表面掠过。

从动物园的方向传来了谈话声。特莱文抬头环顾四周，人们都聚在一起，手电筒的光刺穿了天空，他们开始从山上走下来。

特莱文发出一声叹息，他没能挽救动物园，他实在是做不到。

明天即将来临，他们得舍弃一辆卡车，几个月之内，这一切都将失去，另外一辆卡车，那些动物——最让他感到惋惜的是那只虎羚——旗帜招展、乐声悠扬地开车进城的情形和人们排队参观变异动物的场面，他再也没有理由穿上动物园主带有漂亮的金色肩章的制服，《新闻周刊》再也不会采访他，一切都没有了。假如他真的可以沉没在泥浆里并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他就不用眼看着自己的生活烟消云散。

他坐了起来，这样人们就不会认为他死了。当第一束光照在身上时，他挥了挥手，泥浆从他的上衣上滴下来。警察们最先来到了跟前。

“全能的主啊，这可真是只大家伙！”警察把光对准了那只河兽。

“我告诉过你那些围栏不会起作用的。”另一个警察说。

除了警察所有的人都站得远远的。先来的警察把尸体翻了个个儿，它后背着地，手臂落在了一边，远非大得令人感到可怕的样子。

更多的人聚集过来：有他不认识的城里人，来自球场对面农舍的那对老年夫妇，最后是凯普莱丝，手电筒看起来大得几乎令她拿不动。

先来的警察跪在了那个生物的旁边，把前额上的帽子向后推了推，然后用特莱文认为低得只能让另一名警察听到的声音说：“嗨，这不是安德森家的孩子吗？他们说已经把他闷死了。”

“他那时还没有这家伙的一半大，可我认为你是对的。”另一名警察脱下外套盖在了那个生物的脸上，然后站起来，看了它很长时间，“别对他们透露任何消息，好吗？玛吉·安德森是我妻子的表姐。”

“这里没什么好看的，乡亲们。”先来的警察用较大的声音宣布说，“这是一具死尸，你们都可以回家了。”

可是人们的注意力不在他们身上，手电筒都对准了凯普莱丝。

“一个小女孩!”有人说，而且人们靠得更近了。

凯普莱丝用手电筒的光扫过每一张面孔，然后，绝望呈现在她的脸上。她蹒跚地跑向特莱文，把脸埋在了他的怀里。

“我们该怎么办？”她低声说。

“别出声，按我说的做。”特莱文摸摸她的后脑，然后站了起来。腿部的一阵刺痛说明他拉伤了某个部位。四周都是明亮的光，他不能遮住眼睛，只好斜视着他们。

“她是你女儿吗，先生？”有人问。

特莱文把她抱得更紧了，她的小手在他的外套里攥成了一个拳头。

“我已经有 10 年没看过一个小孩了！”另一个声音说。灯光又靠近了一些。

那位老年农妇走进了人群围成的圆圈，她的脸上突然间容光焕发。“我能抱抱你的小女儿吗，年轻人？仅仅是抱一下，可以吗？”她伸出了双臂，手还在颤抖。

“如果你让我抱抱她，我会给你 50 块钱。”在灯光后面，一个声音说道。

灯光聚在四周，特莱文慢慢地转动身体，直到他又一次面对那位老妇人。一幅图景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开始有些模糊，然而渐渐地清晰起来。一辆半挂卡车，拖车布置得如同一个孩子的房间——不，一个托儿所！小熊维尼的壁纸，一张婴儿床，一种和着音乐旋转的玩具，叫什么来着——音乐铃！还有一把小摇椅，伴随着儿歌。他们会经过每个城镇，横幅上会写着“最后一个原生女孩”。他可以向人们收费，是的，他会的，而且人们会排成长队。钱会多得桌子上都放不下！

特莱文把凯普莱丝从身边推开，她的手还牵着他的衣服。“没关系，乖女儿。这位和蔼的女士只是想抱抱你，我就呆在这里。”

凯普莱丝看着他，绝望的神情清楚地写在脸上。她能否已经看到载着托儿所的卡车？能否想象到那个横幅和途经小镇的无尽的旅程吗？

老妇人把凯普莱丝抱在怀里，仿佛她是一只珍贵的花瓶。“没事的，小姑娘，不要害怕。”她面对着特莱文留下了眼泪，“她就像是我一直想要的孙女！她会说话？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小孩的声音了，她会说话吗？”

“说吧，亲爱的凯普莱丝。对这位和蔼的女士说点什么。”

凯普莱丝盯着他。即使是面对这手电筒的光芒，他也能看见极地冰蓝色的眼睛。当他们驾车穿行于整个国家时，他能够夜夜听见她讥讽的话语。“继续这样下去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她用两岁小孩子的声音说，“我们应该接受不可避免的命运。”

她颤抖着嘴唇看着特莱文，同时把拳头举到了面前。人们全都一动也不动，特莱文甚至可以听到他们的呼吸声。

凯普莱丝把拇指放进了嘴里。“爸爸，”她吸着手指说道，“我害怕，爸爸！”

特莱文畏缩了一下，然后挤出了一个笑容：“好姑娘。”

“爸爸，我怕。”

虎羚在山上鸣叫着。就在围栏的另一侧，在手电灯光的映照下，密西西比河在汩汩声中如泣如诉地流淌着。

（耿辉译）

到德克萨斯学汉语

凌晨

走廊上传来一声吆喝:“Quickly，to the bus!”

旅行者紧了紧身上的双肩包，取下一直遮住大半个脸的墨镜，冲出候车室。那辆标号 728 的大巴士已经减速进站，嘎的一声停下，车门缓缓打开。一头栗色卷发的司机很不耐烦，冲着旅行者大声嚷:“快上车！我们要误点了！”

旅行者愣了几秒钟，仿佛做梦般的问:“Is this bus to Chinese language Center?”

司机轻蔑地瞧了他一眼，指了指斜上方的液晶显示牌，那儿正显示着几个大个方块汉字：欢迎来到得克萨斯。

“Ok!”旅行者笑着跳上车。

“To Chinese language center is 50 yuan.”司机面无表情，一串含糊不清的字符从他嘴唇边挤出来。

旅行者爽朗地挥手:“500 yuan to you ，I have waiting too long to Chinese language center.”司机冷笑，简短而干脆地打断旅行者的唠叨:“五十块！”

旅行者将五十块钱放在驾驶台上。巴士腾地起步，旅行者一个踉跄，差点跌到在地板上。“笨蛋，到后面找个位子坐去。”司机头也不回的说。

“Can`t you be polite?”旅行者质问那个司机。车厢里的却都笑了。“在这不用汉语，徐霞客人不会欢迎你的。”靠过道旁边的金发碧眼的中年人说，“小伙子去英语训练的巴士是 872 路。当然，如果这话你听不懂，做好现在就下车。

旅行者脸红:“我…….能听懂……听得懂。只是，我还不大习惯。”

“那你就更应该说了。对吧，徐霞客？”

被称为徐霞客的司机这时才语气和气了:“当然，庄梦蝶，要不我干嘛开 728 路巴士呢。”

“庄梦蝶？”旅行者有点吃惊，“这个名字，你的汉语名字，好像是个典故。”

庄梦蝶不以为然：“每一个汉语名字都要有典故。我的这个是从《庄子·齐物论》里来的——昔日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也与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比有兮伊，此之谓物化。”他摇头晃脑背诵起来。

旅行者显然吃不消这这一大篇上古文字，局促地四下看看。车座说都铺满了印有汉龙和凤的座套，行李箱上贴了红色的剪纸。剪纸图案是得克萨斯州的州鸟——反舌鸟。车里坐的人大概有十四五个，大部分穿着汉服式休闲装。旅行者顿觉的脸红，甚至不敢看自己的T恤和牛仔裤。

“坐我这里吧。”车厢后面的黑人招呼旅行者，“去汉语中心的路可是不近。”

“我是从旧金山来的。我听说那个汉语中心是相当好。”旅行者心慌意乱地解释，穿过狭长的过道，向两旁座椅上的人行注目礼。那些人有的在看速成汉语课本，有的带了耳机跟汉语学习机反复的念着词汇，有的在用汉语聊天——他们以礼貌的笑容回应旅行者，这让他多少有点放松了一些。

“是最好的。”黑人微笑，“是这个星球最好最权威的汉语中心。”

旅行者走到黑人旁边坐下：“我知道，所以我一直在争取。汉语中心的‘汉语历史与文化研修’部，我得到三个月的进修机会。”

“那很好。那会提高你的汉语水平。我叫昆仑。”黑人握住旅行者的手，给他热情的一握，“在唐代史书和笔记小说中，昆仑是用来形容人的脸面乌黑的人。这对我正合适——而且它还是一座大山的名字，”昆仑指指它旅行包上的贴画，“六千米，高大，雄伟，万山之祖！”

“天啊！”那旅行者捂面叹息，“你们都有了这么了不起的名字。”

“不要紧。你也可以为自己起一个更了不起的名字。但《尚书》有云：满招损，谦受益。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好。”前排的大胡子转过头来，语重心长。

昆仑一挑眉毛：“风清扬，那你帮他起一个。”风清扬摸摸他那漂亮

的大胡子:“这是他自己的事情，我还是不要干涉的好。”

“好!”，风清扬斜对面的韩国姑娘朴美珠伸出大拇指,“前辈这个风度，还是真好。”

“我们在加沙地带都和以色列和好了。”风清扬笑道,“要容忍异族文化，否则，这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儿啊?子子孙孙无穷尽！孔老先生的仁爱精神，我们学习得还不够。”

一车人鼓掌起来。庄梦蝶说:“孔子真是了不起啊。明年是孔子诞辰 2666 年祭祀大典，我已经申请巴黎会场的祭祀职位了，希望到时候竞争得不那么激烈。”

因为混血之故而面部轮廓分明、俊美的阿根廷小伙子霍去病急忙站起来，凑到庄梦蝶面前:“我们想在玛雅的太阳金字塔下设立一个分祭点。我这次去汉语中心就是为了这个事情，你觉得有希望吗？”

“我看有希望。”庄梦蝶说。

“可是南美已经有了六个分祭点。”朴美珠摇头,“这对亚洲地区不公平。”

其他人放下手里的事情，交头接耳起来。

那旅行者似乎就这样被人遗忘了，他有点落寞，但同时又感到一种轻松。他的目光越过作为投到车窗外面。那是一望无垠的平原，满眼褐黄，偶尔有几块岩石立在原野中，两三只秃鹫盘踞其上。

旅行者的目光回到车厢中，发现有个小女孩坐在车厢的后排，带着大大的墨镜，看不清他的表情。旅行者冲她挥挥手，小女孩儿没表情，一言不发。

“狼啊!”朴美珠忽然喊叫起来。

顺着她的手指的方向，旅行者看到五条得克萨斯红狼与巴士平行地奔跑着。红狼暗红的身影在褐黄的大地上十分醒目。众人立刻将祭奠设置的话题丢在一旁，拿出全息相机和 DV 狂拍。霍去病开始哼哼:“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昆仑加入他的声音:“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只有咬着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不为别的，只为那美丽草原……”

男人们，包括徐霞客，都加入到这充满阳刚之气的合唱中来。雄

浑的歌声和红狼奔跑的脚步合成衣服天然美景。

旅行者陶醉其中，一时竟然忘记了自己的相机还没有打开。

正午十分，巴士缓缓驶入琉璃河镇徐霞客安排乘客在这里吃午饭。车门刚打开，一群梳了刘海的小姑娘就围了上来，将蓝色矢车菊的花环戴到乘客们的头上，五色的丝线缠在他们的手腕上。乘客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小姑娘已经哄笑着跑开了。

“欢迎你们来到琉璃河。今天是端午节。你们来得真是巧啊。”胖乎乎的镇长走过来。他穿了一件 织黑边的汉服，拄着一根黄杨木的龙头拐杖。旅行者怎么看都觉得他像图片中的土地公公。

“无巧不成书!”徐霞客说,“但我们的午餐……”

“粽子，各种馅料的粽子。”镇长说。见徐霞客微微皱眉，他随即大笑,“当然这不是待客之道。放心，我们不会亏待去汉语中心的人。”

一行人随着他穿过停车场。街上到处是丝节：团锦节、盘厂节、同心结、万字节、吉祥节、梅花节……还有灯笼：宫灯、纸折灯、八宝灯、走马灯……乘客们看得眼花缭乱。

招待他们的餐厅在门厅前插满了艾草和菖蒲，植物的清香唤起了人们的食欲，而自制的菖蒲酒更添加了食趣。当饺子和牛肉馅粽子被一扫而光之后，徐霞客建议大家换上汉服常服，去参加镇上的庆祝活动。这个建议立刻得到大家的赞同。

旅行者终于为自己能更衣舒了一口气。他还不习惯一个人穿上那样大的常服，他折腾了半天，最后还是霍去病给他搞定了。他看到了穿衣镜中的自己：交领、宽袍大袖、博衣裹带，一时间觉得自己洒脱飘逸得不能形容。

庄梦蝶则是正蓝色的直据汉服，昆仑的服装最为豪华，不但系了华胜，镶嵌了玉板的织锦腰带上还加了很长的玉佩饰。朴美珠的曲据深衣，衬得她越发越典雅娴静。

这一小队人依照指点，来到琉璃河滩上。镇子上的人都积聚在这里，祭祀活动已经结束，龙舟比赛就要开始。一串鞭炮已经点燃，噼里啪啦地点燃了观众的热情。

“怎么样，也给你们一条龙舟？”主办方笑眯眯的问徐霞客。众人摩拳擦掌，推嚷着徐霞客。“好哇！我们参加。”

昆仑与霍去病都兴奋起来。旅行者发现那个戴墨镜的小姑娘不在——好像午餐以后就没有见到她。

巴士重新上路，人人都戴着印了龙舟图案的香囊挤上巴士。

“我要是再加把劲，我们就能超过前面的龙舟，做倒数第二!”霍去病说。

“嘿，划龙舟和划赛艇是两码事。”昆仑拍拍他的肩膀,“你要是有能力就应该去牛津队。”

“你的手没事吧？”朴美珠问旅行者。他在划桨的时候把手给碰了一下。

旅行者急忙打消她的担忧:“我没事，我觉得很开心。”他和她并排坐下，心情大好，于是继续问上午的问题,“你觉得我起个什么中文名字好？”

朴美珠俏眉一挑:“端午，这个名字怎么样？很有意义。”

“这名字好!”庄梦蝶赞同。

“朗朗上口，而且好记。“风清扬评价。

旅行者看看昆仑和霍去病，他们都点头。“那我就叫这个名字——端午。”旅行者笑起来,“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真是个好名字。”徐霞客呼哨一声，打开音乐播放器。一首悠扬的乐曲响起。

“《茉莉花》!”朴美珠叫,“这是《茉莉花》。”

此时，不是已经将琉璃河镇最后一个房屋甩在了远方，在 201 高速公路上奔驰。清澈的琉璃河伴随着公路。河岸与公路两旁，蓝色矢车菊在怒放，长长的花穗连缀成柔软的蓝色毯子。在这蓝色的温柔中，点缀着橘红色和粉色的花朵，特别漂亮。

乘客们随着乐曲唱起来:“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草也香不过它，我有心采一朵戴，又怕看花的人骂。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茉莉花开雪也白不过她，我有心采一朵戴，又怕旁人笑话……”

端午这次唱得十分的大声。

然而，角落里却响起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徐霞客关掉播放器，人

们听出那是有人在哭。是那个戴墨镜的小姑娘。她发现所有人都在看着她，急忙擦去满脸的泪水。朴美珠上前抱住她，温柔地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小姑娘嘤嘤啜泣："I am Chinese."